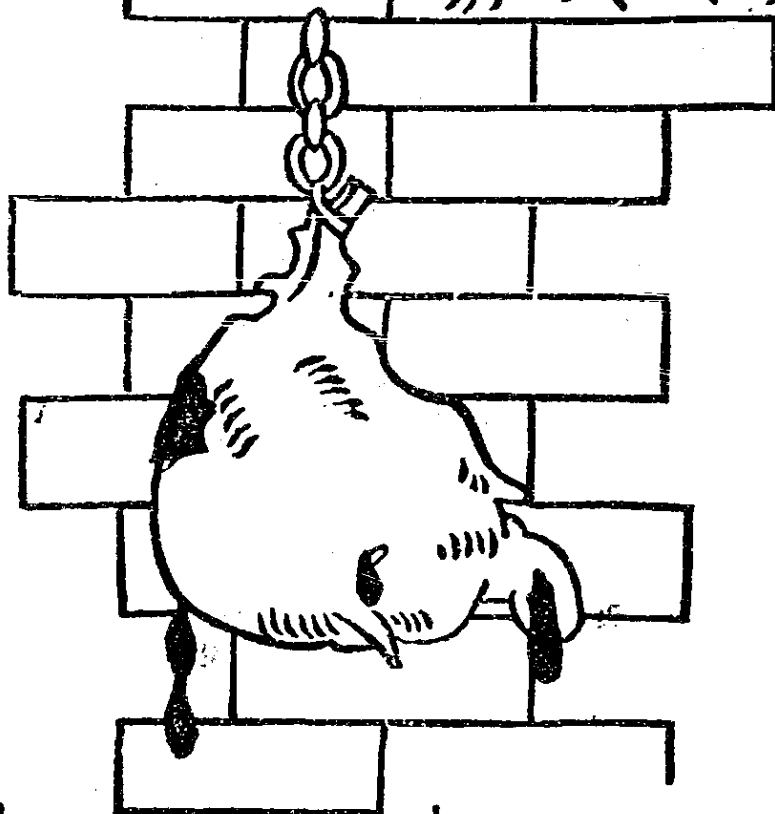


吳濬潢 郭沫若譯

屠場

萃克萃器

易坎人訊



出版——南強書局

屠 場

1947.6.6.

1.

儀式告畢，馬車臨門的時候已是午後四時了。因為瑪利亞·白青司加的鬧嚷，四街都簇擁來了不少的人羣。事情完全是由於瑪利亞的愛管閒事——因為她要想一切的事情都要有秩序的進行，守着很好的規矩；她東跑西跑的用她破了的喉嚨這邊去咆哮幾聲，那邊去責罵幾句，去干涉那些不守禮法的人，瑪利亞她是過於操切了，她想一手一足使一切的人都要循規蹈矩。她最後的離開了教堂，而又想最先的到燕會場上去，她連連的發着命令叫馬車夫趕快一些。馬車夫自然也有他的意見好說，瑪利亞便把車窗推開，伸出頭來要同馬車夫理論，起初用的是立陶宛語，不懂，她又改用波蘭語，這次却聽懂了。馬車夫因為地勢佔得高，居高臨下的便和瑪利亞抗辯；結結是對口戲，愈唱愈烈，唱過了亞緒朗路的一條街，車後又簇擁上一羣頑童，在兩街兩畔，拖延了半英里路遠。

不幸的是門口已經有一羣人聚集着了。音樂已經在彈奏，遠遠你可以聽見一隻舍羅琴的“布弄，布弄”的黃牛一樣的聲音，還有兩隻四弦琴也在殺雞一樣的叫，就好像有兩個拳鬥師出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地苦鬥。瑪利亞一看見門口的人羣，她把關於馬車夫的祖先八代的言論拋棄，馬車還沒有停止她便跳了下來，跳進那人羣裏去，開出一條道路向禮場裏走去了。她一跳進去便橫衝直撞起來，不絕的叫着“喂！喂！你們讓開！”她的聲音使那室內的音樂變成爲汕樂一樣了。

“Z. Graiezunas 商號——洋酒飲料各色俱全——工會本部”——招牌上是這樣寫着的。讀者或許有聽不懂那遠方的立陶宛語的，最好加以說明，那就是在支考哥市中稱爲“屠場背街”的那尾上的一家酒店。這個說明對於事實不消說是千真萬確的；但是假如你已經知道那同時便是上帝所造的最溫良的一人之一生中最榮幸的時候，是溫娜，魯可斯采特小姑娘燕爾於歸的一日，那這說明是怎樣的索然寡味嚶！

她立在門口，由她的表姊瑪利亞扶持着，氣喘吁吁的因爲才從人羣中擠出來，而且忍傷不禁的不敢仰視。她的眼光微微帶些驚疑，眼臉在微微的顫動，她平時總是蒼白瘦削的面孔暈紅着了。身上穿的是一件雪白的毛絲綾的衣裳，硬紗的一張小小的面網垂到她的肩上。面網上有五朵桃紅色的玫瑰的造花，有十一片有光彩的碧綠的花葉。手上一雙新的白線手套，在她立着向周圍注視的時候，她

不住地把兩隻手套在手上扭來扭去。她是差不多不能支持了——你可以看出她的臉上對於那過於強烈的情緒有煎熬着的神情，她的一身都在顫動。她人本年輕——十六歲都還未滿，——而身材又嬌小，完全還是小小的女兒；她又是才結了婚的——而且獨於嫁給了攸斐斯，那偉丈夫的攸斐斯，路德庫士，他在一套新的黑衣上插着一朵白花，他的兩臂如山頭，兩手如熊掌。

溫娜是碧眼金髮的女兒，而攸斐斯則眼黑而大，眉濃而粗，一頭濃厚的黑髮在兩鬢湧着波濤——一言以蔽之，他們是一對不相趁的夫婦。這是自然母親從無窮亙古至未來永劫使一切的預言者所不能理解的一種撮合。攸斐斯能够舉起二百五十磅重的牛排，不打一頓乃至不換一口氣便可以扛上火車；現在他立在裏面的一個角落裏，惶恐得像一個被擒的野獸，他的朋友們來向他賀喜，他要答應一聲每次都不能不把舌頭來潤潤自己的嘴唇。

觀客與來賓之間的區別漸漸有整理的必要了——這個區別在就席的時候至少是要完成的。在儀式的期間，門次和屋角的觀客們是沒有間斷的；你假如逼得太近或者表示出有想嗅的神情，那立地便有一張椅子給你，請你就席。有飯大家喫，這是終身大典的一條法則；在立陶宛的森林中產生出的這種法則在這支考哥屠場地方，有二十五萬人口的區域，雖然很難適用，但他這也盡力的遵守着，凡是從街頭跑進來的小兒們，乃至狗畜，在退出的時候都是得到滿足的。這場婚禮的特徵之一是大家不拘

形迹。男客們戴着禮帽的也有，只要你高興，也可以脫下來，而且外衣也可以脫下；隨時隨地都可以就席，而且只要你喜歡你可以隨意掉移坐位。這兒也有人在演說。也有人在唱歌，但你不願意聽的，也沒人叫你一定要聽；只要你高興，在那時你也可以說起來，唱起來，完全聽隨你的自由自在。這種噪雜的合奏也並不擾鬧人，受了擾鬧的就只有一些吃奶的嬰兒了，那在場的數目有出席的來賓總數之半。這兒沒有特別安置嬰孩們的地方，在當晚的燕會場上就只好在一隅安放着一列的寢台和搖車了。嬰兒們三三兩兩的有的同睡在一道，有的又一齊醒來，那自然是沒有一定的。年紀稍微長一點的他們可以走到燕席旁邊找些骨片和香腸來滿意的啃嚼。

會場有三丈見方的光景，粉牆上只掛着一個月份牌，一張競馬的廣告畫，一張金邊裝表的家系圖，除此而外都是光敞着的。右手有一道側門運遠酒店，有幾個乞丐在那兒徘徊，稍遠的一隅是台櫃，一位掌櫃先生坐在那兒，白色的裝束是有些清巧的。黑髮上着蠟膠，塗着頭油的鬚髮滿漂亮地分貼在頭上。對面的角上放着兩台桌，佔領着全室的三分之一的的光景，桌上都是菜盤和冷食，有些餓得厲害一點的來賓已經是那兒動手鼓舌了。首席上是坐着新婦的，有一盤雪白的點心，做成愛斐爾塔型，上面的裝飾有糖造的玫瑰花和一個天使，還有很多很多的紅燭，綠燭，黃燭。後邊有一道門通向廚房，可以看見有一個

上頭正蒸騰着汽霧，有年青的年老的不少的女人們在那兒走來走去。左手的角上坐着三位音樂家在一個小小的平壇上，他們很拚命地在那喧囂的頭上刻印出一些高山流永的音痕；嬰孩們也是同佔在那一面的，一面大窗開放着，街頭的行人從那兒可以領略室內的風光音樂和香味。

突然的有蓬蓬的蒸氣走攏來了，你過細一看可以看見溫娜的繼母，埃里沙白媽媽——一般稱她為埃爾池邊達太太的——高高地棒着一盤蒸鴨出來。在她後面是柯屈林娜，一樣的棒着一盤蒸鴨，蹣跚跌跌的走着，隔過半分鐘的光景老太婆的馬堯斯基納，棒着一個大黃盆子盛滿了氣蒸蒸的洋山芋，差不多和她的身子一樣大小的。就這樣接二連三的酒席便陳設好了一——一盤火腿和生菜，蒸飯，通桿麵，香腸，大塊的片尼麵包，大碗的牛奶，冒着汽泡的大瓶的皮酒。在你背後隔不五六尺遠不消說是有台櫃，你高興要甚麼竟可到那兒去叫，並不要你付錢。“喂！快加懷呀！”瑪利亞，白青司加叫着，她自己便動起手來——因為廚房裏還有不少的菜，假使不吃那會煮爛的。

就這樣在嬉笑歡呼不斷的戲謔與興高彩烈之中，大家都就了座位了。年青的人們，在前大都在門次拘束着的，也放下了決心走上前去；戰戰兢兢的攸斐斯被長輩們拖的拖，勸的勸，好容易走去坐在了新娘的右邊。其次是一對賓相，頭上戴着紙造的花冠，以下便是老幼男女一切

的客人一同坐下了。燕會的歡樂同時也沾被到了那小心翼翼的一位掌櫃先生，他也得到了一盤蒸鴨：就是那肥胖的警察，他的職分是提防夜深席亂的時候，在好排解的，他也在末座找着了一把椅子。孩子們鬧，嬰兒們叫，大人們發笑唱歌調謔——時而有表姊瑪利亞的驚雷在向那幾位音樂家發號施令。

那幾位音樂家——我們怎樣動手來形容呢？總之在這場可以施諸金石，可以被之絃歌的情境當中，他們是始終都在那兒，狂熱地彈奏着。那正是音樂的力量使如是者化爲如是，那正是音樂的力量使屠場背後的一座店酒的側室化成了仙鄉·幼境，天堂的小小的一隅。

那位矮小的三人合奏的領導者才一位天才。他的四弦琴亂了調子，弓上沒有松膠。然而終竟是位天才——藝術女神的手是加庇在他的身上的。他彈奏得入神之至，就好象着了鬼魔，着了一大羣的鬼魔。那一大羣是鬼魔你可以感覺着在他周圍的空氣裏面亂竄，他們那眼不可見腳在空中亂跳，那位天才的導樂者就是努力想去和他們合拍，所以頭髮完全豎立了起來，眼睛就好象要爆的一樣。

他的名字是佗摩丘士，庫次列加，他是白天在屠場裏，做工晚上無師自通的把四弦琴拉會了的。他是把外衣脫了的，坎肩上有退了色的金色的馬蹄形，襯衫是紅條花布，就像薄荷糖的糖果一樣。淡青色的軍褲有一條黃帶，這很可以表示出他是一團之長的權威。他只有五英尺高，

但後是這樣他的軍褲在脚邊下都還短了八英寸。這東西他究竟是從甚麼地方得來的，你或者會驚奇——但你在他的面前已經够使你興奮，你還有時間來想到這些事情，你或者也會驚異。

因為他是一位天才。他的每英寸都是神興到了的——你或者也可以說他的神興是五零四碎。你看他的脚在蹬，他的頭在點，他的全身在搖擺，他有一個够滑稽的繃眉凹眼的面孔；在他一彈到嘉處，他的眉頭縮緊起來，他的嘴唇動顫，他的眼皮打昏，——連他頸帶的尖端都翹舉了起來。他不住地掉向他的同伴，狂熱地在點頭，在知會，在關照——為應藝術女神之命他的萬段寸屍都是在鞠躬盡瘁的。

其餘的兩位樂師，那到底非佗摩丘士之比。四絃琴的二把手是斯樂瓦克，他很高，很瘦；戴一付黑框眼鏡，好像是筋疲力倦的一匹驢子；你鞭笞它，它也微微應命，但一轉瞬它又回到了它的老調門。第三的一位很肥，有一個圓而紅的感傷的鼻子，他的眼睛白眨着上天，表現着一種對於无窮的憬念。他彈的舍羅琴是低音，所以眼前的激昂於他無用；他不管你顫音的的性質是怎樣，他的職分是有一聲無一聲的拉出一條一條的哀邑的長音。從午後四點鐘拉到第二天清早的四點鐘，一點鐘可拉得一塊“大拉”的三分之一的光景。

在燕會才開到五分鐘的光景，佗摩丘士便已經興奮得站立起來了；再隔過一兩分鐘，你看他差不多要移到燕

席旁邊。他的鼻孔擴張，他的氣息急迫——他的魔神在鞭笞他。他向他的伴奏又在點頭又在搖頭，又在把琴去觸動他們，一直弄到那二把手的長漢子琴師也站立起來了。到後來他們三位終竟一步一步的向着賓客們跳舞起來，舍羅彈手的瓦侖丁納危奇亞，也提着他的大琴撞來撞去的跳。最後他們三位終跳到了席尾上，佗摩丘士便坐上了一隻橙子。

於是乎他更加興高彩烈起來。人們有的在吃，有的在說笑——但你千切不要以為他們是沒有聽的。他的調子雖然總不會正確過，他的提琴低聲的時候像蜂虻，高聲的時候像軋軋，但這些於他們不成問題就和他們周圍的塵垢噪音垃圾一樣——他們的生活是由這種材料建設出來的，他們是不能不以這種材料來表示他們的靈魂。這是他們說話；歡樂與騷攘，悲痛與苦況，叛逆與熱狂，這音樂是他們的音樂，是他們家常的音樂，那伸出臂腕來捉拏他們的，他們也就只好讓它捉拏了。支考哥和它的酒店和它的貧民窟都從眼前消逝了——現出的是碧綠的牧場，陽光溶溶的河水，大的森林，雪蓋着的山丘。他們看見了故鄉的風物和童年的情境恢復了起來：昔時的戀愛和友情又開始蘇醒，住日的歡樂與悲哀又開始笑哭。有的沈下去把眼睛閉了，有的在敲打桌面。時時刻刻總有人叫着跳起來要唱這個或者那個歌；於是佗摩丘士眼中的情熱更加發出一個光輝，他把他的提琴一揮，向他伴侶呼叫，他們又是熱狂的一曲。大家都合唱起來，男的女的都好像着了魔

的一樣叫，有的又跳起來在地板上躍出聲音，交杯的交杯，祝福的祝福。不一會有一個人提倡唱一首古代的結婚歌，那是謳歌新娘的美貌和愛情的歡樂的。在這首傑作的激越中佗摩丘士開始沿着席間走動起來，向新娘坐着的首席走去。客座與客座之間差不多是沒有容足的空隙的，佗摩丘士人很矮，他彈着低聲的音調，弓頭都要觸着客人，他依然衝上前去，他的兩個伴侶也就不能不跟着他。在他們的進行中，不用說那大的舍羅琴是差不多聽不出聲音的；但是這三位到頭走到了席首，佗摩丘士在新娘的右手邊坐着，又傾倒出他的靈魂在那駝宕的音調裏了。

溫娜小娘子興奮得不能吃食了。有時被表姊瑪利亞在手拐上捏了一上注意她，她勉強嘗一些兒甚麼；位大抵是呆坐着，瞪着一雙驚惶的眼睛。埃爾池邊達媽媽簡直就像一隻麻雀，不住的只是在講話；她的姊妹們也跟着她來，說得來連上氣不接下氣。但是溫娜好像沒有聽的光景——音樂繼續着在叫，凝視着空漠處的眼光回轉來了，她把她的兩手緊緊壓在胸上。眼淚流進她的眼裏來了；她怕羞不好去揩，也不好讓它流到頰上，所以她略略把頭掉動了一下，她一看見攸斐斯在望着她，她立地又臉似起來了。等到佗摩丘士走到了她的旁邊，把他的魔杖在她上面揮動着的時候，溫娜的兩頰猩紅起來，她好像很想立起身來逃走的光景。

但是在這個危機之中她却被瑪利亞，白青司加打救了，藝術的女神突然來光顧了她。瑪利亞喜歡一首歌，一

首情人離別的歌；她很想聽，但那三位音樂家不習，她便立起來去教導他們。瑪利亞人很矮，但是身體很壯。她是在一家罐頭工場做工的，白天一天都在做牛肉罐頭，大概有十五磅重的光景。她有一個寬大的斯拉夫人的面孔，兩頰分外的紅。等她一把口張開，那真是有點悲劇的趣味，令你不能不想到一匹嘶風的烈馬。她穿的是一件藍色法蘭絨的上衣，現在把兩袖挽起來了，現出了他的棕色的兩臂；她手裏擎着一個切菜用的叉子，她在桌上敲打着拍子。等她一把歌聲咆哮出來的時候，那真可以是滿室滿堂沒有留着一些縫隙，三位音樂家大抵總是遲得一拍的光景，一拍一拍的努力地唱和着；就那樣他們一節一節地努力地唱完了一首病相思的青年的哀歌。

歌一唱完應該是演說的時候，安達南斯老爹立起來了。這位老爹是攸斐斯的父親，他的年紀還不上六十歲，但你會把他看成八十歲的老人。他到美國來才僅僅六個月，但居處的遷移於他的健康好像很有防礙。在他壯年時分，他是在一家紗廠做工的，但後來得了咳嗽病，使他不能不離開了工作；一走回鄰村裏這病苦又准除了，但他又到達爾罕卑的鹹貨工廠去做工，每天呼吸着那冷的潮濕的空氣，他的病又翻了。現在他從席上站起來，立刻便有一陣的嗆喀襲來，他兩手支持着椅靠，把他蒼白而瘦槁的臉編開，等那發作的平息。

在是種儀式場中的說話大抵是從一本萬應通典裏面暗記下來的，然而安達南斯老爹在他年青時分高低還是

有點墨水的人，好多朋友的情書大概都是託他寫的。這回早聽說他是自出心裁的做了一片祝賀的演說，這是今天的一件重要的節目。就是在食堂中跳躍着的孩子的也走近身來傾聽，婦女們有的在歎歎，在掩着圍腰哭泣的。情詞是很嚴肅，因為安達南斯老爹說到他怕不能夠和他的子女們再能同住好久。老爹的演說太使一般的人悲哀了，於是有一位來賓名叫約庫巴士·采德危拉斯，他在哈斯塔達街開了一引食品店的，人很肥而親切，他又才站起來說凡事不能那樣的悲觀，接着他也做了一篇演說把甚麼宜室宜家連孫桂子所有一切的喜幸話頭就給暴雨一樣洒在新郎新婦的頭上，竟赤裸地說到年青的男子們喝起彩來，但弄得溫娜愈加害羞得厲害。約庫巴士是稟賦着他的老婆所誇講的“詩腸”的。

來賓的興致現在也漸漸減退了，因為並沒有甚麼儀式上的拘執，席次也就漸次稀薄起來，有的走到吧（酒場）上去的；有的一面笑一面唱在室內徘徊；東一處西一處的集着一個小團體在暢談，不管別人怎樣，也不管音樂隊是怎樣。大家多少都有點不穩定——你可以想到他們總有點甚麼在心上的。結果真是那樣。在那最後的食食者剛好把食事用完，餐桌和杯盆都收到角落裏，坐椅和嬰孩們都堆在一道，當晚的真正的祝賀會又才開始起來了。佗摩丘士在他飲了一瓶啤酒之後，又回到他的演壇，立着，把周圍一望；他很內行地敲了敲四絃琴的緣邊，其次是慎重地抵到自己的額下，其次是把提弓顛了一個花樣，又其次

是鏗着琴絃把眼睛閉起，沉浮在瓦爾池舞的夢幻的羽翼上了。他的伴奏跟着他，但是眼睛是睜開的，因為要看着他的脚步；最後是瓦侖丁納危奇亞稍稍等了一會用他的脚蹬起拍子來，把眼睛向着天花板，又開始鏗他的——“布弄！布弄！布弄！”

配偶很快的便分配定了，全堂便立來動搖了起來。那很明白是誰也不會跳瓦爾池，但那是不成問題的——有的是音樂，他們儘可以隨意的跳，就像他們剛才唱歌一樣。大概的人都高興跳“疊步”，特別是年青的人，因為那是很合時宜的。年老一點的人是跳着本鄉的奇怪而複雜的步法的，很莊重的遵守着不敢亂來。甚至也有全然不跳的，只是彼此把手摸着，讓他們的脚表現着動的不羈的快樂。就中是那約庫巴士和他的夫人魯奇雅，他們夫婦同開一家食品店，大約有一半是讓他們吃了的；肥得來不能跳，但只是立在地板的中心。彼此緊緊的捉着手膊，慢慢的從這邊擺到那邊，一面擺一面奇笑，簡直是脫牙脫齒汝五股汗淋的一張恍惚的圖畫。

年紀老一點的人是穿着家鄉的古式的衣裳的——繡花的坎肩或者裹肚，或者是褪了色的手巾，或者是有大的袖口和奇怪的鈕扣的上衣。這樣的穿着在年青人的身上是除掉了的，他們大多數能夠說英國話，能夠追逐最新式的流行。姑娘們穿的是做現成的長衣或者短襖。有些也很有可愛的面孔。有些年青的男子你可以把他們看成美國人，是一位書記的裝束，但是實際上他們在室裏並不脫

帽。這些年青人的配偶各有各的舞風。他們有的緊緊的抱着，有的又離得很遠。有些真像發條一樣在跳，有的慢慢的在滑，有的又莊重的在移動。更有亂暴的配偶，他們在室裏橫衝直撞，每每撞動着別人。被這樣的人駭得來戰戰兢兢的配偶也有；他們待他們一走過身便向他們叫道“活拉！你們幹嗎？”每對配偶通夜都就配合着，你不會看出他們有甚麼變動的。例如亞侖娜·雅賽梯德姑娘和她的未婚夫約塞斯·拉克丘士的跳舞便沒有間斷過一個鐘頭。亞侖娜在當晚是一位美人，只是不免有點過於驕傲。她穿的是一件白色的短衫，那大約是花了半禮拜的畫罐頭所得的工錢換來的。她跳舞的時候用手把裙子掀起，有意識的裝着一位貴婦人的神神。約塞斯是達爾罕車工廠的一位馬車夫，工錢很是不簿，他裝着一個“流氓”的樣子，把帽子偏在一邊，香烟一夜都沒有離開過口。其次是雅杜危迦·馬清苦斯，她也很美貌，但很謙恭。雅杜危迦也是畫罐頭的，但是她有一位半身不遂的母親和三位小妹妹要讓她扶持，所以她不能用她的工錢去買短衫。雅德危迦的身裁很小巧，黑眼黑髮，髮是挽成一個小髻盤在她的頭頂上的。她穿一件白色的舊衣裳，那是她自己做的，每逢有喜慶的時候她已經穿用了五年；那真是短得太厲害——差不多連胸部不能遮掩——然而她却不介意，她在和她的米戈拉斯跳舞。她人小，而米戈拉斯却很大很壯；她掩護在他的臂腕裏就好像她要躲藏着的一樣，她把自已的頭倚在他的肩頭。米戈拉斯也把手緊緊的抱着她，

就像要把她帶起走的光景；就那樣她在跳舞，想跳一個通夜，而且很想永遠的跳舞，在那樣的幸福的惚恍之中。你看見他們那樣的光景或者會笑，但你如曉得他們的歷史，你一定不會笑的。雅杜危迺自和米戈拉斯定婚以來已經五個年頭，她真是得了心病了。他們儘可以在早便結婚，但是米戈斯拉有一位父親，終日只解爛酒；而他一個大家之中除米戈拉斯以外又沒有第二個男子。儘管這樣他們也可以支持得下來（因為米戈拉斯是一位熟練的工人），但是不幸的是連連的起了意外的災難，差不多使他們把結婚的心事放棄了。他是一位刮牛骨的，那是一種危險的職業，特別在你想成家立室，想討得一位新嫁娘的時候。你的手是滑的，你的刀子是滑的，你的工作又忙得要命，傍邊又有時有人和你談話，你有時或者又碰着一個骨頭。在那時你的手一碰着刀身，那立地便是很可怕的一個傷口。單是受重傷，那倒還不怎麼厲害。傷痕些了，但你也不敢担保。就在過去的三年間，米戈拉斯便受傷兩次，中了血毒——一次睡了三個月，一次睡了半年以上。就在這最後一次他把職業失掉了，在凜烈的寒冬積雪盈尺的地上，清早六點鐘起便站在屠場門口等事做，足足等了六個禮拜有多。有些學者他從統計表上會告訴你說刮牛骨的工錢是四角錢一點鐘呢，但這些人或者也可以說是從不知道刮牛骨的是怎麼一回事的工作。

佗摩丘士和他的伴侶們時而要停止一下休息休息，在這時候跳舞者便站着等得很焦燥的樣子。他們好像一

點也不知道疲倦；其實他就想休息也沒有地位給他們坐的。但只消休息得一分點的光景，那指導者不管其餘的兩人怎麼不贊成，他是又要動手了。這回是另外一種跳舞。是立陶宛的跳舞。高興跳壘步的依然跳他的壘步，但大部分的人是開始了一種很繁雜的活動，與其說是跳舞倒寧可說是在滑冰。那跳舞的最高峯是一種最大速度的調子，男女的對偶緊握着兩手，狂人一樣迴旋起來。這是最有魔力的，全堂的人都參加起來，一堂只是衣裙和人體的亂飛，令你的眼光發眩。然而在這時的奇景中之奇景還是要算佗摩丘士。舊的四絃琴已經在力竭聲嘶的反對，然而佗摩丘士却是毫不容情。汗水從他額上湧出，他把背弓着就好像一位腳踏車的選手在奔命的想達到決勝的標點一樣。他的全身就好像出了軌的火車頭一樣劇烈的在動搖，像那樣驚風暴雨的急調你的耳官實在不能追隨——你看他那拉踞着的一隻手就好像化成了一脈淡青的雲霧。以最大的驚人的速度他把調子彈完了，把兩手一揮踉踉蹌蹌的便往後面倒退；跳舞者一聲歡叫把兩手分開，大家也跌跌竄竄的倒退去倚靠着壁頭。

嗣後是大家同飲啤酒，三位音樂家也來參加了；大家可以息一口長氣以好養精蓄銳的舉行當晚的大典，那是“亞克加危麥斯”。這是一種跳舞，只要一起了頭那便要支持三四點鐘，那中間是一點也沒有休息的。來賓構成一個輪形，大家把手連鎖着，等音樂一響便在圓周上迴動起來。新娘是立在中心的，男子們一個二個挨次地去和她跳

舞。每次小概總是幾分鐘聽隨男子的意願；那真是很有趣的一種典禮，大家一面笑一面唱歌，等客人一退下來那他便不能不去和埃爾池邊遠媽媽對面，那老媽媽手裏是拿着一頂帽子的——他向那帽子怎不能不投一點錢進去——或者一個大或者五個人，看他的力量說話，這是作為他和新娘接觸了的贊路禮。燕會的費用是希望來賓負擔的；假使他們都是很正派的客人，那他們很高興集釀得一點金資好讓新郎新婦作為生活的首途。

大家所最關心的其實也就這筆燕會的費用。那計算起來總怕要超過兩百大洋，或者還要三百；三百大洋是比這屋子裏面好多人的一年的收入還要多的。這兒還好多身體結實的男子在冰窖裏面地上有三兩分厚的水濕的地方，從清早一早起來做到斷黑——他們從禮拜日的下午做到第二禮拜日的清早，除此以外便不見陽光的要在那兒工作六七個月——而他們一年所得工資還得不上三百大洋。有些小孩子怕只有十歲的光景，連工場的機頭他們都還看不見——他們的兩親騙他們說是給他們找到了位置——他們一年更連三百元的一半都還做不到，有的怕只有三分之一的光景。然而在你一生一世之中僅僅一天工夫，在結婚的筵席上你要消耗這多的費用！因為不管你是為自己的婚禮而一次消費，或是在長久的期間消費在你友人們婚禮上反正總是一樣。†

那是很無聊的，那是悲劇——但是，啊——是多麼美好的呢！這些窮人他們一點一點的把別的各種東西都丟掉，

但他們却集合了他們全部的心力——來死守着這項終生大典！這件事情的意義不僅是自被征服，而且也是征服人——在這兩者間的差異是世界運行的動力。這終身大典從原始時代傳遞到他們；那意義是一個人儘管蟄伏在陰慘的崖洞裏面，在他一生之中他總有一次把鐵鎖打破，感覺着自己生出了羽翼，得見太陽；在他一生之中他總有一次丟掉一切的心煩和恐怖實行的來慶祝一次人生，儘管並不是甚麼長久的事情。只是如像波頭之一泡沫，或者如像幻術師手裏所轉弄的金球，如像一杯貴重的紅葡萄酒，一口氣便可吸乾。就這樣一生之中有過這樣的解脫，他可以回復到他的苦工，一生一世的把這個回憶來吟味。

跳舞的人不間斷地在室裏旋迴——等他們一有些眩暈的時候又向反對一方面旋迴去。這個運動繼續了一兩點鐘——黑下來了，室裏只有兩盞蒙煙的油燈照着，音樂家的三位已經弄得筋疲力盡了，在這時候，只是沒神打彩地拉着一些單音。歌調是由二十行構成的終而復始的返復着。一次大概有十來分鐘的光景，他們不能再繼續下去，而且竟直消沉了；周圍的神情好像要鬧出亂子的光景，那使那坐在門背後打瞌睡的胖子警察睡得有些不甚安然。

那完全是瑪利亞·白青司加一人的天下了。瑪利亞是那飢餓着的靈魂中之一個，她死力地吊着那快要退位的藝術女神的衣袂。她今天一天都是在興頭上；這個興頭現

在想要消去了，她却不能讓它走。她的靈魂叫出了浮士德所說的話“你真美呀，且請暫停！”無論你用啤酒也好；叫也好，彈奏也好，跳動也好，她是不想讓他逃走。她一定要去把他追索回來——看看她也快要追上了，然而她的馬車却爲那三位瘋神的音樂家顛覆了。每失敗一次瑪利亞一定要狂叫起來飛到他們的身旁，舉起拳頭在他們的臉上漾來漾去，腳在地板上蹬，面孔漲得紫紅而言語突吶，受着迫害的佗摩丘士儘管要辯解，說人的筋力有限，儘管那上氣不接下氣的約庫巴士要反對，儘管埃爾池邊達媽媽來講情，都沒有效果。是利亞總是喂喂的叫。“喂！你們不幹嗎？你們這些忘八蛋，出了錢雇你們來做啥的？”就這樣完全在恐怖的狀態之中那音樂又繼續了起來，瑪利亞又回到他的原位，又活動起來。

他現在把燕會的重任一手担當起來了。溫娜被她的激昂留滯着了，但一切的女人和大多數的男子都是倦了是——只有瑪利亞一人的靈魂是無敵於天下。她鞭笞着跳舞的人——剛才是圓形的現在變成了梨子形，瑪利亞便在那梨子的蒂上，這面去衝那面去撞，一面叫，一面蹬腳，一面唱，簡直是猛烈的一座火山。時而有人進去，門大概是廠着的，夜氣很冷；瑪利亞在過身的時候一定要把腿子伸直去，碰的一聲把門蹴攏。這樣的舉動有一次便種下了禍來，約庫巴士的兒子，灑巴司迭邕納士便是那可憐的犧牲。灑巴司迭邕納士只有三歲，他把一個紅色冰凍糖水的玻璃瓶倒含在口裏做喇叭，在室裏看這看那的走着。在

他走過門口的時候，那門扇劈頭向他飛來，孩子的叫聲把跳舞停止了。一天要說一百遍殺人的兇話，然而事實上連打死一匹蒼蠅也會哭的瑪利亞，她把小小的灑巴司迭營納士抱起來，給他一陣的接吻。在這時候音樂便停了好一陣，樂得有充分的休息，瑪利亞呢她拚命要和那孩子要好，把他坐在櫃台上，立在他的旁邊，把一瓶冒着泡沫的啤酒送到他的嘴唇。

在這時候在另外一隻角落裏，那埃爾池邊達媽媽和安達南斯老麥，以及幾位親族擔心着在那兒討論。有點費手的事情出來了。這終身大典是不成文的契約，但愈見有他的束縛人的力量。每個人的賀儀當然不一致——但每個人都很知道他應該拿出多少，而且總是想多出一點的。但是自從他們走到這新大陸來，一切的情形變了；那好像在這兒大家所呼吸着的空氣裏面有甚麼毒素的一樣——一時之間使一般的青年都同時中了毒。他們來總是一大羣，吃總是滿腹，吃了便陰陰地走了。有人把一頂帽子向窗外投去，一定有兩個人同時去取，結果是兩個人都不會再轉來了。時而還有六七個人集在一道堂堂的走出，他們還凝視着你，在你的面前還當面作弄。還有更壞的跑到櫃台旁邊去，在主人的眼上喝得一個爛醉，絲毫也不管別人的死活，吃了放在那兒就好像他們已經和新娘跳舞過，或者回頭要去跳舞的光景。

這些現象都在眼前表現着，主人的家族無可奈何地在那題商量。他們已經是勞苦了不少的日子，才把這樣的

一項喜事準備了出來的！溫娜立在旁邊，她的兩眼滿含着驚異。那些可怕的賬目——那怎樣地苦惱着她：那每項每項的費用白天盤算了她一天，晚上還纏繞在她的胸上。會場費十五元，鴨價二十二元二角五，音樂費十二元，教會五元還有祈禱費多少在外——就這樣一五一十地沒有盡頭，這是好久以來便苦惱着她，使她在工作時候常常都在盤算着的！更壞的是還要來一筆可怕的賬目，便是那祝賀用的啤酒和飲料。關於這一層那管賬的要多少你除掉一個大略的估計之外是沒有把握的——到時候來了，他總會一面搔着頭一面走到你面前來，他會說他還少算了些，他自己是大虧其本的——你的尊客們醉得那樣厲害了。在這位掌櫃的名下你可以安心你總是沒有虧讓他吃的，不怕你自以為你就是他的一百人中的至友的至友。他開首便只好拿半桶的啤酒款待你的客人，吃完了半桶又再換上半桶，結局是一桶酒你要出兩桶的價錢。而且他可以任意的說他的酒是甚麼招牌甚麼價格，到頭去可以知道你和你客人飲的才是一些可怕的毒汁，那是形容也形容不出的。你也儘可以說話，但你除掉你自己痛苦，除掉得到一夜的不安之外你得不到甚麼；你假如要去找法律說話呢，那你等於是到天國裏要求裁判了。酒店主人和本地的政治家是深相結托的；和這樣的人打交道你假如知道會有麻煩好受，那你頂好是說多少給多少，早早把賬了結。

愈見使人痛苦的是那剩下來的幾位正經的客人還要加上一層負擔。例如那可憐的約庫巴士老人——他是已經出了五塊錢的，但這位約庫巴士因為幾個月的房租停滯了的緣故他最近才把自己的食品店抵押了兩百塊錢，這誰個不知道呢？其次是那位瘦削的亞尼爾，幽克寧媽媽——她是一位寡母，有三個孩子，而且還是得了留麻歇斯病的，她在爲哈斯塔達街坊的人洗衣裳，所得的工資實在可憐得令你不好寫出。亞尼爾媽媽把她養了好幾個月的小鷄子賣了得來的錢通通拿出來了。那一共是八匹小鷄子，她養在一個小小的地方，就在她的後門口是樓梯下面。亞尼爾的孩子們一天到晚便在泥濘裏爲鷄雛們找食物；有時候競爭太厲害了時，你可以看見他們在哈斯塔達街上逼近着水溝走，他們的媽媽便緊挨在他們的後面，怕有人奪取他們所撈得的物什。這些鷄雛對於幽克寧媽媽是無價之寶——她看待他們比銀錢不同，因爲她自己覺得是利用了他們無中生有地得到了一些甚麼東西——她用了他們得以佔到社會上的一些便宜，其實社會上是用了許多別的方法來佔了她的便宜的。所以她一天到晚都留心着她的鷄雛，就在夜間她也像一隻鬼燈哥一樣把他們關照着。有一隻在好久以前被人偷去了，不上一個月便沒有人再能偷第二隻去。爲要防備這件事情她故意的要叫出無數遍的虛驚，像這樣你可以知道那會有怎樣的結果帶到幽克寧媽媽身上來了，因爲才不幾天埃爾池邊達媽媽借了一些錢給她，使她免得被家主放逐。

主人們在凄切的商議的時候，朋友們愈集愈多的集到周圍來。有的他們自己便是罪孽的張本人，却走近身來想聽取那番會話——像那樣不動心的工夫那真是大聖人的行徑。最後是攸斐斯被一個人督促着走來了，話頭又在他的面前重訴起來。攸斐斯把他的闊大的濃眉鎖結着，默默地諦聽。時而他們是像有點冒火的，那他一定要向室內環顧一下。在他的意思或者是想舉起他的鐵拳向那惡作劇的人們打去；但是打了也沒有甚麼益處，那是很明白的。在這時候你就趕逐得一兩個人出去，賬單也不會替你減少；而且結果是受人笑罵——在他現在不想甚麼，只想把溫娜引開讓這個世界去鬼鬧了。於是他的拳頭又鬆解下來，他只平靜的說：“事情已經這樣，那是用不着哭的，埃爾池媽。”於是他的視線轉向溫娜，她是立在他的旁邊的，他看見她的眼睛裏面滿含着惶恐，“小妹”，他低聲的說，“你不要擔心——那沒有什麼的。我們總可以把賬結下來的。我要更加出力！”那是攸斐斯時常愛說的話。溫娜是聽慣了的，只要他說一聲“我要更加出力！”那一切的難題便可以解決。他是立陶宛說過一次，那時有一位官吏沒收了他的旅券，第二位又把他扣留起來，結果那兩個人把他所有的物品分去了三分之一。他到紐約又說過一次，嘴滑如油的接客先生把他們接到手，讓他們花費了不少的費用，儘管他們花了錢差不多就給把他們監禁了的一樣。現在他又說第三次了，溫娜很大的抽了一口氣；她就給一位成年的婦女一樣，得到了一位丈夫——一位天下

無難事的丈夫，他是那樣魁梧那樣強壯，那不是幸事嗎！

灑巴司迭崑納士孩子的啜泣停止了，音樂隊又回憶起了他的責任來。儀式又開場了——但是剩下來跳舞的已經沒有幾個人，釀金也快完了，只是些零碎的跳舞又繼續看。已經是半夜過後了，一切都沒有在前那樣起勁了。跳舞的人也沒精打彩的——大多數是酒喝得太多，興奮的狀態也老早過了。他們只是單調的跳着，打了一個迴轉又打一個迴轉、過了一個鐘頭又是一個鐘頭，大家的眼神都是空空洞洞的，就好像他們自己也一半感覺着無聊的來襲一樣。男子很緊的把捉着女人，但是彼此之間會有三十分鐘不打照面。有的對偶已無心於跳舞，走到一隻角落裏坐着，把手休息着了。又有喝得更醉了的在室裏打迴旋，東倒西歪的亂碰；有的又三兩成羣，各羣唱各羣的調子。隨着時間的進展有千差萬別的醉態出來，特別是在年青的儕輩裏面。有的互相扶持着如像楊柳東風，一面又喃喃的說些不可解的私語——有的又因為些小的事故口角起來，甚至於互相鬥毆，好容易又才被人拉開。現在那胖子警察是徹底的醒來了，他覺得他手裏的哭喪棒現在要準備說話的時候了。行事務須敏捷——因為清早兩點鐘的打架，你假如不早下手解決，那會如烈火燎原鬧到非全區動員不可。密訣是你看見有人在鬥毆的，你便棒打他的腦袋，免使得腦袋增多，你一人棒打不及。在這屠場背街

像棒打腦壳的事情差不多是沒有記錄的，因為男子們一天到晚都在用棒來槌打動物的腦袋，他們是習慣了的，時而他們在朋友間乃至家族間也要練習這項手腕。所以照現代的方式為維持這全部的文明世界起見有極少數的人也就要來擔任這種棒打腦壳的痛心而必要的工作，也覺得是可以感謝的。

當晚沒有什麼鬥毆——這或者是因為攸斐斯的注意也很周到的原故——甚或比那警察還要周到。攸斐斯也喝得多忙，管你喝不喝總一樣要給錢的時候這是誰也會這樣的，但是他很強，不很容易便失掉的本性。只有一次事機是有點緊急的——那是瑪利亞·白青司加的不是。兩個鐘頭以前瑪利亞已經的那兒主張着說，那屋角上的一個神壇所供奉着的一幅污舊了的家系圖假如不是藝術女神的真實的住家，那一定是在這地球上找到那最相近的來代替的。她已經是有點顛倒的時候在耳邊上又側聽得今晚上有不出錢的無賴。她不要經過甚麼口頭的前哨戰，逕直便走馬衝鋒，在她被人解開的時候，她的手裏一邊握着一條無賴漢的衣袖。好在今晚的警察還通方圓，被他趕逐出場的倒還不是瑪利亞。

這全部的事件把那音樂阻碍了的也不過一二分鐘。繼續那無聊的調子又起來了——在那最後的半點鐘那調子竟沒有絲毫的變異。這回的是美國調子，他們大約是在街頭揀得來的；那調子的歌詞好像大家都曉得的一樣——或者至少那頭一行是曉得的，所以其餘的都不管，大家翻

來覆去的只是在唸那一句：“in the good old summer time——in the good old summer time!——In the good old summer time —— In the good old summer time!”（在那可愛的過去了的夏天——在那可愛的過去了的夏天！）像那樣的一句無限的返覆，那好像很有催眠的力量一樣。那使聽的人失掉了精神，就是使彈的人也串起瞌睡。誰也把睡眠驅除不了，或者也竟是誰也不想驅除；清早三點鐘了，他們把全部的快樂都已跳完，把全部的力氣都已跳完了，一切的力氣那無限量的飲酒是可以給他們的，——然而也沒有一個人還有那樣的本事想在這兒逗留了。就在今天這個禮拜一的正規的七點鐘，那每個人都是要穿上工作的衣裳在達爾罕卑，或者布隆，或者約翰的工廠裡去上工的。假使有一個人遲刻一分鐘，那他便要短少一點鐘的工資，假使他要多遲刻幾分鐘，那他青銅製的名牌便在牆上翻轉來了，他便只好落在橋流所去和一些餓孥作伴，每天清早在工場門口等工作做從六點鐘等到夜晚八點半鐘。這條規則上是決無例外的，就是那嬌小的溫娜——在結婚後的第二天她想告一天假，不支工錢，然而都沒有得到允許。理由是和你一樣想做工作的人非常多，不能把他們寄放着讓你一人去閑耍。

溫娜小妹差不多快要暈倒了——一半也是想睡，因為室裏的氣息過於濃重。她是一滴酒也沒沾染的，然而別的人差不多個個都如字面上所說的燒酒一樣，都各各變成了一盞酒精燈；有的人沉在椅上或地板上，那熏天的臭

味讓你不好去接近。攸斐斯如飢似渴的一樣時時望着她，他老早已經不怕羞了；但是羣衆還沒有散，他依然要等着，也守候着那門首會有馬車到來，馬車沒有來的，他不能再等了，但走到面色翻白的戰顫着的溫娜面前。他替她把披肩披上，然後又穿上他自己的外衣。他們的住家相隔不遠，攸斐斯不想再等馬車了。

差不多是沒有向衆人打交涉——跳舞者也沒有人注意到他們，一切的孩子和大部分的老人都已經疲倦得不堪在那兒睡熟了。安達南斯老爹是睡熟了的，采德危拉斯一家人也是一樣。埃爾池邊達媽媽和瑪利亞兩人在大聲的廢泣；夜是悄靜無聲的無聲的，只是東方的星辰已經在漸就稀落。攸斐斯一言不發把溫娜抱起來大踏步的走出門去，溫娜把她的頭倚在他的肩上長嘆息了一聲。他走到了家，他不知道溫娜是斷了氣還是睡熟了，但等他用一手抱着她，一隻手去開門時他才看見她的眼睛是睜開着的。

“小妹，你今天不要到布隆工廠了，”他在上樓的時候，悄悄的說；溫娜很惶恐的捉着他的手腕，喘息着說：“不！不！我不敢！我們活不下去！”

但他又答應她說：“你沒管；你讓我攪幹罷。我要多找些錢——我要更加出力。”

2.

攸斐斯把工作看得很容易，因為他還年青。別人告訴

他在那支考哥屠場街有一些人負傷的故事，以及後來的下落——那一些故事可以使你心折骨驚的，然而攸斐斯却只是一笑付之。他到這兒來才四個月，他還年青。而且又是一位魁梧奇偉的大漢。他的全身真是健康橫溢着的。一個人會零落，他連想像也想像不到。他會說：“哼，像你那樣的人或者會那樣，你們那樣小人國的王子——但是我的肩膀很廣啦。”

攸斐斯像一個小孩子，一個鄉裏來的小孩子。他是工頭兒們所喜歡找的一流人，沒把他抓到手一定會後悔的一流人。你要叫他到甚麼地方去，那他是應命如飛的。他假如沒事情在手裏的時候，他全身橫溢着的筋力找不着地方發洩，他一定要磨拳擦掌的東跳西跳。假使他是和一系列人共同工作的時候，那一系列人的活動總是太慢，你可以立地看出他在那兒焦躁，在那兒無聊。在一個不要不緊的機會上他被人挑選了的也正是這樣；攸斐斯在他到支考哥來的第二天，在布隆公司的“中央大錶台”外邊站了不上半點鐘的光景，他便被一位工頭兒招呼起去了。對於這件事情他很得意，這使他愈見要嘲笑那懷抱悲觀主義的人。你要對他說，在他被挑選出的人羣裏面有守候了一個月，不僅，乃至好幾月——而依然還在守候的，儘管你怎樣說他總是不信。他會說：“唔，但是要看人說話啦！沒中用的糟豆腐，爛草包，有了幾個錢總是拿去濫酒用完了又想多要。你以為我有這樣的兩隻手腕，——他一定要把他的拳頭握起來，舉在空中，讓你好看出他那隆隆的筋肉

——“我有這樣的兩隻手腕，別人定要叫我餓飯嗎？”

“是的，別人會這樣的答應他。”我們曉得你是從鄉裏來，而且是從很遠的鄉裏來。這倒是事實；因為攸斐斯是從不曾看見過城市的，甚至於等到他跑到外邊來碰運氣，他討到了溫娜，他連稍微整齊一點的鄉村都是不曾看見過的。他的父親，他的父親的父親，甚至於僅僅傳說上留存着的遠祖遠宗，都是住居在立陶宛的御林地帶，名叫布勒樂危克茲的。這是有好幾千畝寬的一個大林地，那是從鴻荒時代以來便是貴族們的遊獵處所。那兒只有很少的幾家農人居住，他們的家號是很古的時代傳留下來的；在這樣的農家中之一便是安達南斯，路聽庫士，他自已在那荒林裏面開懇出了一片十來畝寬的地面，就這樣養活着他自已，也養活着他的兒女。攸斐斯之外還有一個兒子和一個妹妹。大兒在十年前被徵去當兵去了，但自從那時候起便杳無消息。妹子嫁了，在安達南斯老爹決心和他的兒子兩人同出遠門的時候，她的丈夫便買去了他們的土地。

攸斐斯之遇着溫娜是在一年半以前，是在離家百英里的一個馬市上。攸斐斯從來不曾想過要討老婆的——一個男子漢要落到那樣一個可憐的陷坑裏他覺得好笑；但在這兒在和她還未交一言，而且連微笑也不過彼此交換了四五遍，他便覺得自己的面孔惶恐得發起燒來，他向她的兩親要他們把她賣給他做老婆——他提出他父親叫他牽到市口上去賣的兩匹馬。但是溫娜的父親才是一個

頑石——姑娘還年青，他自己又有錢，他的女兒是不能那樣的得到手的。於是攸斐斯便邑鬱不樂的回家，自春徂夏他拚命的苦工，想把那件事情忘掉。等到秋收一過後，他看他自己也還是無可如何，他便走了十四天的路程，走去訪問溫娜。

他一去才知道了一件出乎意外的事情——因為她的父親死了，他的財產因為負債的原故完全抵當了；攸斐斯一聽見這個消息，他不禁雀躍起來，他覺得他的目標可以舉到了。溫娜的繼母埃爾池邊達，魯可斯采特是一般稱為“奶奶”的，她有大大小小的六個兒女。她的哥哥約納斯是一位短小的人，從前是做過農夫的。這些人在初從山林裏出來的攸斐斯看來，都好像是高不可攀的；溫娜曉得讀書，她的見識比攸斐斯豐富得多；現在他們的田地是賣了，全家的生計沒有着落——他們所有的全財產僅僅七百盧布，用美金算起來連一半數也沒有。他們本來是還有三倍多的所有的，但他們上了法庭，法官給了他們以不利的判決，為買賄法官的公平起見，餘都消費了。

溫娜儘可以離開他們出嫁，但她不願意，因為她喜歡埃爾池邊達奶奶。約納斯的意思主張大家往美洲去，那兒他有一位朋友是已經成了富翁的。他呢去做工，女人們也去做自己的一份，孩子們呢那不消說——總有方法可以生活的。攸斐斯在前也聽人談過亞美利加。別人說，那兒一個男子一天可以找三盧布；攸斐斯把他本地的生活費來計算一天可找的三盧布的大錢，他決心到美洲去結

婚，而且還要成爲一世的富豪。別人說，在那個國度裏無論你有錢沒錢都是自由；他用不着被徵去當兵，他不必做錢給一些貪官污吏，——他喜歡怎樣便怎樣，和其他的人是全無差別。所以美洲是妙齡情侶所夢想的樂土。只要你能够有動身到旅費，那萬事便不成問題了。

大家準備着到來春啟程，在那期間攸斐斯便把自己短期的賣給一位工頭，他離家要走將近四百英里的路途，和一羣人在斯摩倫司克鐵道上做工。在那兒得到一個怪可怕的經驗，吃的是不乾淨的惡食，受着虐待苛使；然而攸斐斯熬受下來了，等把契約一做完了之後。他在上衣裏縫裹着八十個盧布回來。他不喝酒，也不和人打架，因爲他始終是思念着溫娜的；而且他很有名的，他不多說話，他的身體結實，別人吩咐他做的事情他一定做，他不容易生氣，但他一生了氣，那定要使他的敵人畏縮，二次再不敢犯他。公司一把工錢支銷了他的時候，和公司串通着的博徒和酒徒的圈套他擺脫了，那些人便想殺他；但他逃走了，沿途做些散工，睡時睜開着一隻眼睛，就這樣徒步的走回家去。

於是到了夏天他們全體便同往美洲。快要臨走的時候，溫娜的表姊瑪利亞，白青司加也來參加了。瑪利亞是一位孤兒，她從小時便在危爾納的一位豪農家裏做工，很受了不少的虐打。她到了二十歲的時候才想試試自己的力量，她和那地主反抗起來，把他幾乎打死，又才各自走了。

同行的一共十二人，五位大人和六位孩子——而溫

娜是界乎兩者之間的。他們爲得旅券很吃了不少的虧苦。一位接客先生幫忙他們，然而這位先生結局只是一位騙子，他和一些小吏結托起來敲索他們，使他們破了不少的鈔，那差不多等於是敲索了他們的性命一樣的。這樣的事情到了紐育也碰着一次——因爲他們自然是不通美國的情形的，加以又沒人告訴他們，那正好由一位穿青色制服的人把他們引道起去，安置在一家旅館裏面，使他開了很貴的館賬又才放走了出來。法律上規定着旅館的價格表是要懸在旅館門外的，但它沒有規定着說定要用立陶宛語來寫。

約納斯的朋友是在屠場區找了錢的，所以大家的方向也就決定往支考哥。他們只曉得支考哥這一個字——在他們未到達這兒之前，至少只要曉得這個字也就够了。等他們無可奈何的一下了車，依然是茫無所措；他們呆呆的凝視着迭爾奔街的光景，看見有不少巨大的黑色的建築聳立在遠處，他們不知道究竟是已否到達，最可怪的是他們一說“支考哥”，却再沒有人爲他們指示出甚麼方向；而只是詫異着，或者笑着，不過問地又各自走了。他們那孤立無親的樣子真是可憐；他們所怕死的便是穿着制服的人，所以他們一看見巡捕，總是走過街去惚惚的跑了。在頭一天的一個整天，他們就在那令人矇矓的雜踏中整整昏迷了一天；在晚上他們蟄伏在一家門口，終竟才被一位巡捕發現，把他們引到署裏去了。第二天清早找到了一

位通譯，他們又裝上了一乘電車，告訴了一個新名詞——“屠場街”。他們發現了他們這次的冒險於自己的所有却不曾損失分文，他們的高興那不是紙筆所能形容的。

他們坐着凝視着窗外。他們是在一條街道上，那街道只是在跑，跑了一英里又是一英里的——足足有三四十英里路長——而兩街不間斷的都是一些矮小的兩層の木造房屋。兩街兩岸他們所能看見的都一樣，——再也看不見一座小山，再也看不見一個山洞，但總是那甯靜矮小的木造屋的不間斷的光景。時而要渡過一道，一道骯髒的水道，岸邊是爛泥膠固着的，駢列着一些不乾淨的小屋和倉庫；時而又要遇着一個鐵道的交叉點，縱橫都是轉轍機，叭叭叭的車頭，雜亂的貨車堆積着；時而又會遇着一座大工場，骯髒的建築上有無數的窗眼，蠻多的煙霧由煙囪裏傾吐出來，使上天下地都朦朧暗淡起來。但是在這些穿插之後那百無聊奈的行列又要繼續起來了——那悶人的矮小房屋的行列。

在這一羣人尚未到達這目的地點之前的整整一點鐘，他們已經注意到空氣中的一種淆亂的變化了。天空愈見愈見的黑暗，地上的草好像愈見愈見的減少它的綠色。電車愈前進一分鐘，萬般的色彩便愈加穢穢一分；田地枯燥而翻黃，風光醜惡而童禿。和這逐漸加厚的煤煙同時所感覺着的別一種東西，一種奇異的強烈的氣息。這種氣息是很難受的，他們也說不出一個所以然；有的人會說它是悶人，但他們的嗅覺沒有那麼進步。只是感覺着奇怪而已。

現在他們坐在這電車裏才知道了他們的路途就是朝着這氣息的故鄉來的——他們從立陶宛一路而來的目標就是朝着這個氣息。這現在已經不是那遠颯的撲鼻的微熏了；你不僅可以嗅，你可以嘗——你可以任意的一把捉來檢驗。他們關於這氣味的品評各有各的意見。有的說那是腥膻，有的說那有點像狐燒臭，挑發人的肉感，而且強烈。有的好像把他當成一種酒醴在吸飲，有的又把自己的手巾來把面孔蒙着。這隊新的移民矍然失措的還在吟味着那怪味的時候，電車到了一個停留場，車門跳開了，一聲叫道“屠場街！”

他們在一處的街角下了車。呆呆的立着；下手一道橫街，左右兩列磚房，當中呈出一段街景：六隻摩天的烟囱高聳在那一望的建築之上——從那頭上冒出六條烟柱，濃厚，油膩，和黑夜一樣的墨黑。這烟柱好像是從那地心冒出，那兒有原始的烈火依然在燃燒着的。那好像是一個永恆的爆發，那不可抑制的，把當前的障礙一切都要突破。那是無盡藏的東西；你凝視着他，要等待他的止熄，然而大的洪水又噴湧起來。那些洪流化成一片黑雲瀰漫在你頭上，扭擲着，舒卷着；回頭又匯成一道大河滾滾地在天空之下流瀉，擴散成一張黑色的帷幕，為你的眼光所不能窮極。

一羣人回頭又留意到另外一件奇事了。這也和那氣味一樣是一種單純的東西；那是聲音，是由幾千萬的聲音所聚集成的一種聲音。你起初差不多不甚留意——他潛

沉到你意識的深處，一個空漠的不安，煩亂。那像春日的羣蜂之嗡嗡，像森林之耳語；那暗示着不斷的活動，動的世界之豐隆。那要你用心去聽你才可以知道那自由獸類所發出的聲音，那是成千成萬的牛畜羊遠鳴，成千成萬的豬豚的遠語。

他們很有意思去追尋那聲音的來源，但是可惜的是他們沒有充分的時間去冒險了。站在街角上的警察已經在注意他們；所以他們照例又在街上竄走。但他們走不上一箭路程，約納斯發出了一聲狂叫，滿快心的指着跑過對街去。別人還未知道他那狂叫的意思時，已經看見他跳進了街頭的一家店舖，那招牌是“采德危拉斯食品店”。他又走出來的時候有一位很肥胖的紳士陪着他，穿看襯衫，挽着袖子，拴着圍腰，兩手提着約納斯，嘻嘻的發笑。埃爾池邊達奶奶也就突然記憶起那采德危拉斯便是在美洲找了錢的走運氣的朋友的姓氏。在這時候他們找着一位朋友是開食品店找了錢的，那真是分外的一段佳運；因為時候雖然快要到中午了，而他們還不曾開過早飯，孩子們已經是開始囉唆了。

一段苦痛的旅程如此便告了一個幸運的終結。兩個家族真是如字面所表現的互相交頸而喜——因為約庫巴士。采德危拉斯得見一位人從立陶宛的他的故鄉裏來的真是多歷年所了。相見不上半天，彼此就好像一生一世的舊交一樣。約庫巴士已經是把這新世界一切的缺點都曉得透徹了的，能够把他所有的祕密告訴他們；能够告訴

他在各種情形之下應該做各種各種的事情，特別切要的是告訴他們在目前所應有的處置。他主張把他們引到亞尼爾家去，她是在屠場在那邊開了一爿客棧的；他說，幽克寧老媽家裏雖沒甚麼好的設備，但是暫時他們是該在那兒投宿的。對於這個提議，埃爾池邊達奶奶便急於贊成，在目前只要不花錢便是上選；因為他們花的錢太多，實在是怕够了。在這工價很貴的國土住了幾天是實地經驗使他們才明白了那個殘酷的事實，便是生活費也很高，而且也明白了貧窮人無論到甚麼地方總還是貧窮的；於是從來繚繞着攸斐斯的那想發財的幽夢在一夜之間便全然幻滅了。使這個發現愈加痛心的是他們在工價低廉的本鄉找來的錢要在生活昂貴的美洲花費——所以他們實在是被世界欺騙了！在那最後的兩天他們率性是斷了食的——因為那鐵路上的所賣的食物，那所要的價錢真使他們心痛。

但是儘管是那樣，待他們走去看見了幽克寧寡母的房子。他們也不能不軟勁了。他們沿途以來從不曾看見過有這樣壞的東西。亞尼爾媽媽的客棧的屠場背街的兩樓兩底的一間弄巷房子。這樣的弄巷是由四間房子構成的，而每間房子都是住外國人的客棧——住的是立陶宛人，波蘭人，斯拉夫人，或者波赫米亞人。這種地方有些是私營，有些是合作。每室平均總是要住半打人的——有時甚至於要住上三十四，一間客棧要住五六十人。客人的用具是自備的——就是要一床睡墊和些寢具。睡墊在地板上

成列的舖陳着——除掉一個火爐之外沒有空隙的地方。兩個人共用一床睡墊是並不稀罕的，一個在白天做工的便在晚上用，別個人在晚上做工便在白天用。房主人對於一床睡墊取兩位客人的錢，那也是很尋常的事。

幽克寧寡母是一位乾筋臘骨的矮小的婦人，面孔是起了繃裂的。她的房子是想像以外的骯髒；你是不能夠從前門進去的，因為有睡墊擋着，你要從後門上樓你可以看見她用了不少破板來圈繞了一些雞塢來養她的雞子。房客有一種通套的笑話，是說亞尼爾掃地是把她的雞糞放進客房。這在打倒臭虫虱子上倒是很巧妙的計策。但是全體的情形上看來。那老媽媽與其說是有心打掃，寧可說是有心的養她的雞糞。事情的真相是她患了半身不遂的癱症，已經全然拋去了清理一切的念頭，現在發作了起來把她跼伏在一個屋角裏已經一個禮拜以上了；在這時候她的十一位房客欠了她不少的錢，已經到康塞斯市去求事去了。時候是七月，田地是碧青的。在培京頓附近你沒想看見田疇，也沒任何青翠的東西給你看；但你可以走出去，就是說去“潑潑一下”（原文為“Hobo it”即無錢旅行之意），你可以看見鄉村，你可以得到一個長久的休息，還可以疏暢一下坐坐貨車。

這新來的人所受歡迎的便是這樣的一間房子。他們也不能有過分的奢望——就有也是徒然，因為幽克寧媽媽至少還留下了一室供他自己和三個孩子用的，她現在

就把這一室提供出來和這新來的婦人和女孩兒們分用。她說，他們可以到古物店裏去買些舊的寢具；像這樣熱的天氣，他們恐怕也可以不要甚麼——他們在這樣的晚上一定會到街邊上去睡，就給她的所有的房客一樣。“明天”，攸斐斯一個人的時候這樣說；“天明我想去找事做，約納斯我想也可以找到的；那樣我們便可以自己租一間房子。”

到了午後他和溫娜兩人走出去散步，去觀光，要把目前他們所在的居留地多多觀察一下。在屠場背後，那難堪的二層的陋屋漸漸零星的點綴着了，有很寬的地面是空曠着的——那光景就好像一個在綠野上發展着的都市的大的爛瘡。在這些空地長出一些污穢的黃色的雜草，藏着不少的蕃茄罐頭皮；無數的兒童在那上面遊戲，四處都在你追逐我我追逐你的，叫着，鬥着。在這鄰近最難看的物什便是這許多的小孩子；你會以為是學堂剛好放了學，但你稍住久一點你會知道這兒附近並沒有甚麼學堂，而這些只是這鄰近的小孩子——這兒培京頓就因為有這麼多小孩子，馬和馬車在那街道上除掉徐行之外不敢走快一步！

其實那街道的崎嶇，你就想走快一步也是辦不到的。攸斐斯和溫娜所步着的街道殊不亞於一幅縮小的地圖。道路照例比屋屋的地平是要低好幾尺的，有時候要搭着高的木板橋來做過道；街面是沒有鋪石的——有的是山陵，低谷，河流，灣港，溝渠，滿盛着綠色臭水的大蕩。在這些水蕩裏面孩子們遊戲着；在街上的爛泥中打滾；隨處你

都可以看見他們在潛進水去；他們在爭奪一個彩標。你看見這個光景定然會驚異，同樣你看見那成羣結陣的蒼蠅也會驚異，那真是把天空都蒙黑了，還有怪煞的腐朽的臭味，那一陣陣的襲擊你的鼻官，那是一種屍臭，把全世界的死屍都聚集在一處了。那使你外來觀察的人不能不提出質問——而居住在那兒的人會平靜的向你說明，說那都是“人造”地，那是用都會的垃圾來填塞溝渠所“人造”出的。那是說再隔幾年。這種不愉快的情形一定會消掉；但是在這天氣熱的時候——特別是下過雨——那蒼蠅實在有點令人難受。那豈不是不衛生嗎？外來的客人會問，居民會答道：“或許是；但說不上這些上來。”

再走遠一點，攸斐斯和溫娜瞠目地驚愕着，走到了那個地方。那兒是“人造”地正在創造的途中。一個很大的洞，大概有三百步見方的光景，一長串的垃圾向那洞裏爬進去。這個地方的奇臭那真是沒有適當的話來形容；那兒有無數的小孩子散佈着，在那兒掘來掘去的從清早以至斷黑。有些客人從培京頓走出要來看看這個“垃圾塘”他們立在旁邊會議論着不知道那些孩子們所掘的是自己的食物，還是在為家中的鷄雛採集。却沒有一個走去看他們是否在咀嚼，那倒是很顯然的。

垃圾塘的彼方有一座造磚的大工廠，有多少冒着煙柱的煙囪。第一步他們是採土造磚，第二步他們是用垃圾來填土，這在攸斐斯與溫娜看來是一件廢物利用的工事，正適合於美國這樣企業國的特徵。再遠一點又是另外一

個大洞，那是掘空了還不會填塞所。洞裏有水，一個夏天都是不乾的，鄰近的污瀆都流到這兒來，在太陽光裏發酵蒸沸；一到冬天來水上結了冰，有人又把冰鑿去賣給城裏的人。這對於新來的人也好像是一種經濟的辦法；因為他們沒讀新聞紙，他們的腦筋裏面還不會爲“微菌”的觀念所煩擾。

他們立到太陽落下來了的時候，西天染成血紅，屋頂都像是着了火的一樣。攸斐斯與溫娜但也沒有想到夕陽——他們的背轉向着它了，他們所想着的只是培京頓，那他們遠遠可以看得很分明的。那建築的黑線斬切地和天空劃分出來；從那黑堆中有巨大的煙囪四處聳出，傾吐着黑煙的大河向世界的邊涯海去。這烟霧，現在正好作爲色彩的研究；那在落日的斜暉中由黑而棕黃而灰白而紫紅。目前慘淡的世界已經消滅了——在那黃昏之中成爲了有力的幻象。對這兩位觀瞻着的情侶，黑暗已經把他們吞沒了的，就好像一個奇離的大夢，那內容是人的潛能，事物的成就，整千整萬的傭工，幸運與自由，生命與愛情與快樂。兩人手挽手走回的時候，攸斐斯說：“明天我要到那兒去找工作做！”

3.

約庫巴士，采德危拉斯在他是開的食品店的性質，他很認識了一些不少的人。在這交友之中有一位是達爾罕

本公司的專用警察，他的職務是收羅找工做的人。約庫巴士倒還沒有試驗過，不過他很有自信，覺得可以託這位人替自己的朋友們找些事情做。一提說便得到同意，他答應要替安達南斯老爹與約納斯兩人搵忙。攸裴斯自信能够自己找事做的，他不要任何人費力。

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了，他的確是沒有錯誤。他到布隆工廠去，在那兒還沒立上半點鐘便遇着一位工頭兒看見他的魁梧出衆，便把他招呼着了。對話如下所述是很簡單扼要的：——

“懂英國話？”

“不懂；立陶宛。”（這句話攸裴斯是準備着學會了的。）

“工作？”

“唉。”（點一下頭。）

“以前在這兒做過工嗎？”

“不——懂。”

（工頭兒做些手法和身勢。攸裴斯便拚命的搖頭。）

“會剖肚腹嗎？”

“不——懂。”（又拚命的搖頭。）

（工頭兒說幾聲零碎的立陶宛語，做種種手式來形容。）

“唉。”

“好，你看那門上，懂嗎？”（指着。）

“唉。”

“明天，七點鐘。懂嗎？”（又零碎的用立陶宛語來譯出。）

“德枯伊，佗密斯太！”（多謝你，先生。）

這就是會話的全部。攸斐斯扯轉身走了，他突然的感到自己的成功。他叫了起來，跳了起來，一溜煙地跑回去，他得到一個工作了！他得到一個工作了！他一路跑回，就給生了翅膀，他一暴跳進房裏去就像一股旋風，這使同住的人大罵起來，因為他們做了夜工剛好要睡午覺。

在這時候約庫巴士接見了他的警察朋友，說是不成問題，所以大家也很安心了。在這一天沒有別的事情，店舖就讓歸自己的老婆魯奇雅看守，他約着他的朋友們在培京頓的各處去觀光。他就好像一位鄉紳引導着一羣觀光的客人來巡視自己的莊園一樣；他是一位老居留，各種各樣的奇景都是從他的眼底生長出來的，他很有一種切己的誇負。地上當然是屠場主的所有，但他有權利來要求的地上的風光，這是誰也不能說一句不是的。

他們向那通到屠場的雜踏的街道走下。還是清晨，一切的活動都還正在要達到高潮的時候。一股用人的洪流向那大門流去——在這時候是一些高級的用人，大概是書記速記之類的人物。對於女人們是有一乘二頭的馬車等候着的，只等車一裝滿那兩馬便立刻跑動起來。過處又可以聽見那牲畜的呻吟，就給遠隔的大洋的迴浪一樣。這回他們熱心地去追求那聲音的所在，就給孩子們要去

馬戲的一樣——不錯，這個光景的確是十分相像的。他們走過一道鐵軌的交叉點，於是在兩旁的街岸上都是裝滿了牲畜的象欄；他們很想停着步過細的看，但是約庫巴士催動着他們走，走到了一處有階段的地方，登上了一座高壇，從那兒可以瞻望全部的景緻。他們立在這兒，呆看着，驚駭得連氣都不能出了。

屠場總在一英里見方以上，那一大半便是爲牲畜的象欄所佔據的；北部南部凡目力所能及之處是一片象欄的大海。而且這些象欄都是裝滿着的——沒有人夢想到會有這樣多的牲畜存在這世界上。紅牛，黑牛，白牛，黃牛，老牛，少牛；咆哮着的大牯牛，才生下地不上一點鐘的牛犢；眼光柔和的乳牛，兇猛長角的特克撒司水牛。在這兒的這些牛的聲音是把全世界的牛房聚集攏來了似的；你要去數他門——就單數牛欄都要費你一天的工夫。處處都是一條一條的長條的橫道，中間有一道一道的木門閉鎖着，約庫巴士告訴他們說。那木門的總數是二萬五千。約庫巴士最近才讀了一種報紙。那兒滿載着統計的材料。他很得意的把他重述出來。使他的友人們驚駭得發出叫聲。攸斐斯對於這個情形多少也是有點得意的。他不是才得到了一種工作。成爲了這些大活動裏面的一份子。成爲了這座奇怪機器的一個齒輪嗎？

在那橫道的周圍處處有騎馬的人。穿着馬靴。手裏拿着長條的鞭子跑來跑去；他們是很忙的。彼此叫應着，又招呼着那些趕牲畜的人。他們大概是從遠方的州部來的

牛販子，牛屠戶，或者是憑中人和交易所的買辦，或者是一切大屠場的買主。你看他們在四處檢點牲畜，有時又在簡單的交涉，儼然是在做生意的樣子。買主一定會點頭，或者是把鞭子投掉，那就是說生意做好了；你看他一定要拿出抄本來記些甚麼，和他清早以來的幾百種記號一並記上。約庫巴士於是又去指示出那牲畜過稱的地方，那兒有一個大稱盤一時可以稱十萬磅的重量，自動的記錄下來。那是在他們所立着的東西的進口處附近的，屠場的東面一面都是鐵軌，那裝牛的貨車便是在那上面運轉的。那已經轉運轉了一晚上，現在是牛欄都裝滿了；在今晚上這全部是要屯空的，同樣的情形第二天又來往復。

“這些畜牲到底會怎麼樣呢？”埃爾池邊達奶奶叫着。

“就在這晚上”，約庫巴士回答，“要通同殺掉，宰割出來；在那一邊便是屠房，那還有更多的鐵軌，讓車子把它們運走。”

鄉導又告訴了他們，說場內有二百五十英里的輕便鐵軌，那每天要運來一萬頭的牛，一萬頭的豬，五千頭的羊——這一年就是說有八九百萬的生物轉化成爲食物的。你立在那兒看，可以看見那活動的潮流逐漸逐漸地向屠房的向方流動。一大羣一大羣的牲畜驅上滑板，那滑板有十五英尺寬，是高昇在牛欄的上邊的。牲畜的洪流在滑板上繼續着，那真是一種悽愴的光景，你看它們不識不知的去奔趕死路——完全是一條死之大河。我們的朋友都不

是詩人，所以這些光景在他們看來並不能成爲人類的運命的隱譬；他們只感服着那種動作的神速而已。載豬的滑板爬得很高——達到遠處的大建築的屋頂上；約庫巴士說那豬是用它們自己的脚爬上去的，於是它們的重量又把它們帶轉來，是已經通過了各種必要的手續把它們變成了猪肉的。

鄉導說，“這兒是沒有甚麼東西耗廢的，”說了他又笑起來，加上一種頓智，他希望他的敦厚的友人們要能夠相信是他自己的獨見：“除掉豬的叫聲以外一切都是有用處的。”在布隆工廠的正廠前面有一片小小的草坪，這說是培京頓中的唯一的青地：這個笑謔是屠場中專門做鄉導者的慣用語，和那關於豬和它的叫聲的是一樣。

他們把象欄看足了之後，一羣的人又走上街去，走到那佔着屠場中心的一堆大建築。建築是磚造的，塗上了無數層的培京頓的煤煙，在那上面畫着那全部的廣告畫，觀光者看到這兒立刻可以認識着他是走到了人生的種種苦惱的母家。在你旅行的時候那破壞風景的各種招牌，在新聞雜誌上大吹大擂的廣告——使你總難忘記的死板的一種韻語，在每處的街角上使你刺目的廣告畫——那些成品便是以種種使你滿不愉快的驚異在這兒製造出來的。這兒在製造那有名的布隆牌的帝國火腿與熏肉，布隆牌的五香牛肉，布隆牌的上等香腸！這兒是達爾罕卑牌的純良豚膏，達爾罕卑牌的早餐熏肉，達爾罕卑牌的罐頭牛肉，火腿鬆，辣仔雞，超等無雙補品的大本營！

大家走進達爾罕牟公司的一座大建築裏去，他們看見有許多別的觀光者在等候；隔了好一會才走來一位鄉導來接引他們進去。參觀縱覽在公 司是視爲 一件重要事件的，因爲那是絕好的廣告。但是約庫巴士老爹悄悄的說你外來參觀的人是只能看屠場主准許你看的一點東西。

他們登上一條很長的許多轉折的階梯，附設在那建築的外部的，那導引到第五層或者第六層的頂上去。這兒有運豬的滑板，豬大師很耐着辛苦地慢慢爬走上來；上來之後有一個地方可以讓它們小小的休息一下的，接着便通過另外一個過道走進一間舍房裏去，從這兒出來的便再不是豬大師傳了。

那是一條長而窄的房間，外面有迴廊沿着預備供外客參觀的。進門便有一個大的鐵車輛，周圍怕有二十英尺的光景，在那邊上四處都有鐵環。在這車輛的兩側有一條窄窄的空地，豬大師傳們走到這兒來便達到了旅行的終地；在它們當中立着一位蠻大蠻兇的黑奴，上半身是一絲不掛的。他們要休息幾分鐘，因爲人們在掃除的時候車輛不能不暫時停止。但是只有一兩分鐘，車輛慢慢的轉動起來了，於是人們便跳上兩邊去開始工作。他們拿着練子拴在最近的豬腿上，練子的他端他們便在車輛的一個鐵環上拴着。於是車輛一轉，豬大師傳突然的失掉了它的脚便拖到空中。

同時你的耳朵會受着一種極驚人的嘶叫的襲擊；觀

客們會大家驚愕起來，女賓會臉色翻青而駭得倒退。接着又是一種叫聲，更高而更淒慘——因為一登上了那種旅程，豬公便再不回來了；一上了車輪的頂端它便搭上一條索橋，向室內滑去。在那時第二匹又掛上了，接着又是一匹，又是一匹的結果是成為兩列的倒掛金鈎，每匹都在拚死拚命的用腳來蹬來蹴——而放聲的哀叫。那種號陶對於人的耳鼓是很難當，很危險的；你會愁一間房子會容不下那麼多的聲音——那房壁或者會爆、屋頂或者會陷落。那兒是高的哀叫，低的哀叫，呻吟，絕命的哀嘶；接着會有一個瞬時的沉默，又接着便又來一次新的爆裂，愈漸愈漸的高上去，高到把耳鼓震聾的絕頂。有些觀客看到這兒是很難經受的——男客們會面面相視而慘笑，女客們會把兩手緊緊的握着，血潮暈上臉來，眼淚停在眼裏。

在這時候，對於這些全不介意地，那男工們在地板上進行着他們的工作。豬公的悲鳴，諸賓的眼淚於他們沒有絲毫的影響；他們一條一條的把豬掛起來，又一條一條的剝破它們的喉嚨。一長串的豬公，曳着悲鳴，流着命血，一道退潮下去；直到每條再最後的一飛躍，便跳進一大塘開水裏面隨着水花消滅了。

一切都是十二分事務式的進行着。令你看的人真是不能不佩服。殺豬是用機器，殺豬是用應用數學的。然而儘管是怎樣鐵石心腸的人也不能不想到豬身上來；那些豬公是那樣的不識不知，是那樣的順帝之則的；而且在它們的反抗上也那樣的和人一致——那樣充分的行使它們的

權利！它們並沒有甚麼過犯該受死刑；像在這兒所幹的一些事情，無辜地把它們那樣殘酷那樣非人道的吊起來，事前沒有一聲告饒，事後沒有一珠眼淚，這是在殺害之上還加添了恥辱。時而有觀光者要流眼淚，那是事實；但是管你觀光者不觀光者，而這屠殺機械總是動轉着的。那有點像在地窖中所犯的慘酷的罪惡，神不知鬼不曉的，不爲人所注意而埋藏着。

你立在那兒看久了不由你不作玄想，不由你不起種種的比興，你會以宇宙爲一豕而傾聽着它的悲鳴。你要在這地上或者是空中幻想一個無何有鄉，一個豬的天國，使它們在那兒免受這樣的災難的，那難道是不應該的嗎？豬公中的每一條都是一個獨立的生物。有的是白豬；有的是黑豬；有的是棕色，有的是花斑；而有的老，有的少；有的長而瘦，有的又像怪物。而且每條都有它自己的個性，有自己的意志，有欲望和心期；每條都是充滿着自信，自重、而帶幾分自尊。毫不退轉地以鐵石一般的信心遵守着自己的天職，而在這時候才有暗影投在它的身上，才有那可怕的運命在路上等待着它。而今又突然俯就於它，捉着了它的一隻大腿。那簡直是無情無義的；任你怎樣反抗，怎樣悲鳴，都全無容赦——那殘酷地任意處置它，就像把它當成全無心肝，全無感情的一樣；那割破它的頸子，守着它把生命拌掉。現在誰個還肯信那兒有一位豬的上帝，在它看來豬的人格是可尊貴，豬的悲鳴和死悶是可解釋的呢？誰個去把那豬抱起來安慰，獎賞它的殺身成仁？這

些想念的一抹閃光在我們那謙沖的攸斐斯心裏或許是有的，在它轉身和它同路的人們走開的時候，它默默的吐說：“我的媽天——幸好我還不是一條豬！”

死豬又用機器從湯槽中鉤出，又落到下一層樓去，在途中要通過一條很奇妙的機器，那是有許多的刮刀的，那隨着牲畜的身軀可以自大自小，從一端送到它端的時候，把它全身上的毛差不多全部都刮掉了。於是又被一種機器盤上去，搭在另外一道空中懸索上；這回是從兩排工人的中間通過的，工人們坐在一條高段上，只等死豬一來，各人只做一點簡單的工作。甲割一隻腳的外側，乙便割這同一隻的外側。甲一刀飛起砍上豬頸；乙便連飛二刀砍下豬頭，豬頭落到地板上向一個穴孔裏消逝了。甲把肚子割上一刀；乙便把它更剖開一點；丙用鋸子把胸骨鋸下；丁去剝鬆那臟腑；戊便把臟腑拖出來——臟腑也是從一個地板上的穴孔滑下去了。兩側都有人在割，背上也有人在割；又有人清洗那肚腹的內部，你俯瞰着這間工室，你會看見有一條長線的死豬差不多有百來碼長徐徐地動着；每一碼都有一個工人，那就好像有一個魔鬼在催促他工作的一樣。在這豬的行列的終末，死豬身上的每一英寸都是加過幾道手續的；於是它又送到一間冷室，在那兒要停頓二十四個鐘頭，觀客到那兒會迷失在一座凍豬的森林。

在死豬進冷室之前，但須經過一道官家的檢驗，檢驗官坐在門口，摩摩豬頸看有無結核症的瘰癧。這檢驗官決

不像那殺豬的工人一樣忙亂，他很悠然自若的，在他未檢驗完之匹之前，後來的豬都突過他這條關口，他也是不介意的。假使你是一位社交家，那他很高興和你談話，他對你說在有結核症的豬身上那腐肉的毒素是怎樣的可怕；在他正和你說話的時候，你實在會有點難於佩服他的：因為你可以看見有一打死豬未經檢驗便通過去了。這位檢驗官帶了一個誑惑鄉愚的銀製徽章，在那兒發揮着他的官風，在那達爾罕牟造的物什上亂打印戳。

攸斐斯和着其餘的同伴一路走來，驚惑得不由自主，把口張着，把目呆着。他在立陶宛的森林裏一個人幹過許多的豬，但他却不曾想像到會看一條豬受幾百人來幹。這在他看好像是一首很偉大的詩，他佩服得五體投地——甚至於那要求工人們要守清潔的形式上的條規他都佩服了。那俏皮的約庫巴士用諷刺的說話把這些條規翻譯了出來，說要引他們到那座秘密室去，那兒是腐敗了的肉去受醫治的地方，攸斐斯聽了到有點不高興起來。

一羣人又走到下一層樓來，這兒是調治各種廢物的。大腸小腸在這兒是刮洗了出來做香腸的皮囊；許多的男工和女工在那滔天的臭氣中工作，使你看的人是只好掩鼻而急走的。在第二室中一切的渣滓又要拿來熬化，好做肥皂和豚膏；剩下的渣滓他們又把它取出來，在這個地方也不是觀光的人想久留的。更在別處的地方工人們是把那由冷室中送出的死豬切碎的。第一步是“剖刀手”，這是全場中最熟練的工人，工錢是五角錢一點鐘，一天到晚除

剖豬背以外不做別的事情。其次是“宰刀手”、都是銅筋鐵骨的大漢；每個人有兩名助手——把半邊的死豬陳在他面前的桌案上，在他下刀的時候那兩人便按着兩端，又把每片翻過來使他可以再切一刀。他的宰刀大概有兩英尺寬，他是只砍一刀的；他砍的真是入神，沒有砍不斷的時候，也沒有砍過餘的時候，——縱橫只是一刀，沒多沒少。就這樣又通過種種的洞口落到下一層樓去——在那兒有的是做火腿，有的是前四分之一，更有的是豚腹五花。你走下這一階去看那火腿盛在大槽裏的醃房，更去看那有不通風的鐵門的大的醃房。別的房间裏又在製鹹肉——你可以看見那滿室都是鹹肉，從地板堆積成大的肉塔堆到望板。更在別的戶間裏面工人們又在把肉來裝在本箱裏面或者打包，把火腿和臘肉包在油紙裏，蓋印，標記，加封。從這些房間的門口，工人把滿載的運輸車推送出來，送到月台去裝上貨車；你從那兒一出來，你才會大吃一驚，知道了你是走到那蠻大的建築的基底層了。

於是那一羣人又走過街去，走向那工人們殺牛的地方——那兒每一點鐘要把四五百條的牛變成牛肉。和剛才殺豬的地方不同的是這殺牛的地方全部都在一層；而且死牛不是一列一列地挨次送到工人面前，這兒有十五或者二十列，工人們是由這一系列向那一系列移動着的。這真是一場大活動的景致，一幅值得觀看的人能威力的圖畫。那全部。在一間大房間裏的，就好像馬戲的圓形戲場一樣，在那圓心的周圍有供來客觀覽的棧道。

在室的一邊有一條狹窄的棧道，比地板要高過幾尺：牛爺被拿着電棒的工人們趕到這棧道上來。一聚到了這兒，這畜牲便被幽囚起來，各有各的單房用門掩閉着，牛爺在裏面是不能轉身的；牛爺們立在那兒咆哮拚命的時候，在那牛房的上頭是倚着一位“搥手”的，他手裏拿着一柄鐵搥，只等着機會便是一下。室裏反響着連續不斷的打聲，接着是牛的踐腳聲，蹴聲。畜牲一倒了，“搥手”又去搥第二條牛去了：又有第二個人舉起一條槓桿，那牛房的一壁便舉起來了，牛依然還在蹴腳還在拚命，便被送到“殺床”上去。這兒一位好漢子把練子套在一隻牛腿上，又按動一枝槓桿，那牛的身子便吊上空中。這樣的牛房約略有十五或者二十個，只消兩分鐘的工夫便要搥死十五或者二十條牛，把它滾出。於是門又開了，另外又趕進一羣牛去：就這樣從每個牛房裏滾出一條不斷的死屍的洪流，在那殺床上的工人等着去料理的。

這種屠牛的光景，你只要看過一遍，那便永遠不能忘記。屠殺者幹得很兇猛，真是就像在奔跑——那種速度除蹴足球以外沒有別的可以比擬。那是發展到了最高度的特殊的勞動，每人的工作是固定了的；一般大概是只切兩刀或者三刀，他要在那十五二十條的牛身上，每條加上這樣的刀法。第一位是“屠手”，是來出血的；這是很快的一刺，那快到你不能看見他下刀——只看見刀光的一閃；待你剛好看明，他已經又去鑿第二條牛去了，鮮紅的一股血潮傾瀉到地板上來。地板的血差不多要積到半英寸厚，儘

管一些工人盡力地在把那血向一些洞口割去；那血一定會使那地板滑腳的，但你在看那工人做工的時候，沒人會想到這件事情。

死牛要倒掛着出幾分鐘的血；但這兒一排要掛好多條牛的，所以時間決不會荒廢，一個人始終都是有工作在手裏的。牛一放下來，這次來的便是“頭手”，他的職務便是在斫下牛頭，只消飛起刀來兩下或者三下。其次來的是“地皮手”，他走來在皮上鑿第一刀，接着第二刀便在中央一直割下，更接着風馳電掣的五六刀，便把皮剝完了。皮剝了之後，死牛又掛了起來；在這時候有一個人拿着手杖來檢驗牛皮，看好沒有鑿傷。第二個人便把牛皮卷起來，把它送進一個必不可少的洞口裏去，牛肉又繼續着它的旅行。有一些工人來切它，來割它，又有些工人來剖它，來剝它的肚腹。有用水管來噴熱水的，又來取下四隻脚的，再加上最後的整理。結果是和豬公一樣那剝好了的牛肉便送進冷室，在那兒掛到它一定的時間。

觀光者被引到了這兒，那是很整例的掛着的，很着目的地是貼上了檢驗官的認可證——有些是用特殊的方法屠殺的，那便有“僧正”的印章，證明那牛肉是可以賣給正教徒的。接着那一羣觀光者又被引到建築物的別的部分，去看那從地板上投下去了的廢物究竟是成爲了甚麼；又走到煙房，鹽房，罐頭房，包裝房去，在那兒精製的牛肉裝在冷藏車裏去上船，送到東西前北的文明國度裏去吃。繼後這些觀光者又走出來了，在一些建築物的迷宮裏盤

桓，那些是輔助這偉大的產業進行的機關。達爾罕牟公司所必需的事物差不多沒有一種他沒有自行經營的。有大的蒸汽機關，有一座發電所。有造箱籠的工場，有汽罐修繕所。有一座是製造肥皂和豚膏，油汁便由導管輸到這兒；於是又有地方做豚膏罐頭，也有做肥皂盒的。有的建築有乾淨的牛毛流來，便做成毛枕和其他的東西；又有製筆的地方，牛皮在這兒乾製，有把頭和腳來製膠的地方，也有地方把骨來化成肥料。在達爾罕牟工場真是一分一釐的東西都是沒有廢棄的。牛角用來做梳，做衣扣，做插髮針，做充牙。腿骨和別種大骨便拿來做刀柄，做牙刷，做菸嘴；牛蹄做成髮針和衣扣，其餘的便做成膠。像牛蹄，關節，皮屑，筋頭之類的東西便變成十分珍奇而絕不相類的產物如像琉璣膠，魚膠，鱗，青墨，鞋墨，骨油，牛尾做成鬚髮，羊皮做成“珍珠裘”；從豬的胃臟取出培補心（Pepsin消化素），從血裏取出蛋白質，從那怪臭的腹管製出四絃琴的琴絃。一件品物到不能再取出別的成品出來的時候，他們又才把它投在一個大塘裏面，把所有的臘和油都榨取出來然後才拿來做成肥料。這些一切的工業都是集中在鄰近的各所大建築裏的，用棧道和鐵軌來連絡着；一般的估計是自從八九十年以前先代的達爾罕牟創始這個計畫以來所殺的牲畜怕已經有十萬萬頭的四分之一。假如你把那別項大的經營和這一道計算——現在那一切的經營實際上都合而為一了——約庫巴士告訴他們說，那會是世界上最大的勞力與資本的集中。那使用着三萬工人；直

接養活着鄰近的二十五萬的隣居，間接的支持着五十萬人。那把它的成品送到文明各國的各地，那所供給的人口要在三千萬以上。

像這些話讓我們的朋友們聽見，都驚駭得閉不攏口來——在他們想來，像這樣蠻大的事業決不是一個壽命有限的凡人所能企圖的一樣。當約庫巴士連譏帶諷的說着的時候，在攸斐斯看來差不多是和潛冒了神祇一樣的也就是這個緣故；這是一件東西和宇宙一般偉大——它的工程的機構和法則值得人去探討或理解的也不亞於宇宙。這在攸斐斯看來，一個凡人一落到這兒那是只好鞠躬盡瘁，聽命惟謹；一個人能夠在這兒得到一個位置，能夠在這樣的大功神業裏做一份工夫那已經是無上的光寵，就和人得以沾沐春陽和惠雨一樣。攸斐斯甚至於更高興到他在未來觀光之前便得了一個地位，不然看了之後一定會把他威駭了的！覺得他這樣宏大的一個工程是把他提到了自己的庇翼之下，保證了他的將來的幸運。你看他是這樣的無嫌猜，這樣的對於事務的性質全是外行，他不知道他自己是成爲了布隆公司的工人，而布隆公司和達爾罕公司是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的死對頭——就在美國的法律上也要求他們要成爲死對頭的，他們在罰金禁錮的威脅之下都彼此互相想推倒。

4.

第二清早正規的七點鐘，攸斐斯走去上工。他走到指示給他的門上去等了兩個鐘頭。工頭兒的意思是叫他進去，但沒說出口來，等那工頭兒走出來要想雇用別人的時候又才碰着他。他破口的罵了他一陣，但因為攸斐斯聽不懂，所以也就沒有反抗。他跟着工頭兒進去，那工頭兒把換衣服的地方指示給他，他把捲在一個包裹裏面的在舊衣攤上買來的一件工作衣裳穿上了；工頭兒便把他引到“殺床”上去。攸斐斯在這兒所應做的工作是非常簡單的，他只消幾分鐘便學會了。他使用着一把硬掃帚，就給清道夫所使用的一樣，他挨次的走下去，等別人把那熱蒸蒸的牛腸子拉出的時候他便把它掃集進一個陷坑裏去，那平時是掩閉着的，免得讓人滑落下去了。攸斐斯進來的時候，今早的第一批牲畜到了；所以他沒有時候來觀望，也沒有向誰說一句，便動手工作起來。那是七月間的三伏天，也流着熱蒸蒸的血——你要在地板上踐涉着的。臭氣也真是熏天，然而在攸斐斯却是若無其事。他的全靈魂都在為歡樂而雀躍——他終竟在做工作了！他得到工作，在找錢了！他一天到晚都在畫計。他一點鐘要找二角錢，那算是不非；那天也是很傷忙的一天，他一直做到晚上七點鐘，他帶着一些消息走回家去，說他僅僅一天便找了一塊五角錢有多。

在家裏也還有些更好的消息；一時有這重重的喜慶臨門所以在亞尼爾的睡房裏便開了一個慶祝大會。約納斯以約庫巴士的介紹去謁見了那位警丁，他領他去會了

好幾位工頭兒，得到的結果是有一個人允許他到來週去上工。其次是瑪利亞·白青司加，她看見攸斐斯的成功把她激發起來了，她自己也跑出去找工作去了。她自己除掉兩隻粗大的手腕和拚命的學會了的“工作”的一個字以外別無長物；但她帶着這點東西，在培京頓的四處走了一天，大凡有工可做的地方她都走進去。有些地方她被人罵了出來；但是瑪利亞是人鬼都不怕的，她遇着甚麼人便問——儘你是觀光者也好，外國人也好，或者就像她自己一樣的工人也好，有一兩次她竟攀問到了一些高官大人，那些人驚愕地看着她，以爲她是瘋子。但是到頭她得到了她的報酬了。她闖進一家比較小的工場裏面，一間作業室裏有不少的婦人和女子在一條一條的長桌上坐看裝置煙牛肉的罐頭，瑪利亞最後走到那封了的罐頭加貼商標的地方，她的運氣好使她。着一位“婦長”。她那時不知道她那滿臉忠厚的面孔加上和悍馬一樣的筋骨有甚麼東西使那位“婦長”看中了意的，這到後來不消說是已經知道了；但是那婦長告訴她明天來看，或者她要叫她學畫罐頭。畫罐頭是一種熟練的工作，一天有兩塊錢的工錢，瑪利亞一跑回家去狂喜得就和荷曼希族的紅色人種一樣高叫，她在房裏亂跳亂拌幾乎把嬰兒們都要驚起風來了。

比這些還要更好的運氣差不多是很難期待了；就只有剩下一個人待找工作。攸斐斯決定下埃爾池邊達奶奶是應該留着管家的，溫娜要在旁邊幫助她。他不要溫娜去做工——他不是那一種的人，他說，而她也不是那一

類的女子。像他那樣的男子有了約納斯和瑪利亞的宿膳費還不能供家養口的，那倒是一件怪事。他甚至於連小孩子們要進工場的話聽都不想聽——美洲不是有許多小學校嗎？攸斐斯是聽見人說過的，孩子們入學是不取分文的。教會的僧侶是要拒絕你入學的一層他連夢也沒有夢想到，總之在他想來，他以為埃爾池邊達奶奶的孩子們就和別的孩子們一樣是機會均等的。那頂大的一位名叫施丹尼士樂瓦斯才十三歲，看他的身裁比年紀還小；而采德尼拉斯的長子纔僅僅十二歲，已經在約翰公司做年工，攸斐斯的意思是說施丹尼士樂瓦斯多學一些英文，好養成一位練達的男子。

所以現在就只有安達南斯老爹了；攸斐斯連他也是想要他休息的，但他是被人說服了那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這老爹也是不甘願聽這樣的話的——在他的心裡覺得他自己是和任何的年青人一樣的活潑。他到美國來和攸斐斯一樣是充滿着希望而來的；而目前頂重大的問題便是要使他的兒子成親。攸斐斯告訴他說，每個人都告訴過他，一個老人要在培京頓找工作做是徒勞無益的。采德危拉斯告訴他，說屠場主連那做老了的工人都是不要的——更說不上你一位新的老人。而且就他所知道的範圍內，這不僅是這兒的條規，而是通行於全亞美利加的不成文律。他為使攸斐斯安心起見又去訪問了那位警丁，帶來的消息是全無想望。這話他們是沒有告訴安達南斯老爹的，他從屠場的這部走到那部盤找了兩天，回來只聽見別

位的成功好消息，他很有勇氣的微笑着說，第二天便該論到他的班次了。

他們覺得他們的好運給與了他們以另行找一住家的權利；在那夏天的夜晚他們便坐在門口商量這件事情，攸斐斯公然提出了一個重大的提案。清早走下街去上工的時候，他看見兩個孩子在挨門挨戶地分散廣告；他看見那廣告是有畫的，他便要了一張來揣在自己的懷裏。在中午的時候他和一位談起，那人讀了略略告訴了他，攸斐斯因而便起了一個很大的野望。

他把那廣告拿出來了，那畫得真很不錯。那將近有兩尺長，是印在有月份牌的紙上的，那色彩很鮮豔，就在月地裏都要放光。那廣告的中心便畫着一間房子，油畫得光輝耀爛地，新而眩目。那屋頂是紫紅色，邊上飛着金簷；屋的本身是銀色，門窗都是紅的。那是兩層的建築，前面有一個迴廊，沿邊有美術的走花欄杆；那真是成全得無微不至，門上有柄，廊下有吊床，窗間有白色的花紗窗帷。在那下邊的一隻角上是畫着一對愛擁着的夫婦；在反對的一隻角上畫着一個搖籃，是有羅紋帳子籠罩着的，微笑着的天使在展放着他的銀翅翱翔。而且怕這意義還不明瞭還貼上一紙注箋，寫着波蘭，立陶宛，日耳曼的三種國語——“Dom Mamai Heim.”(家庭)“爲甚要出房租？”那宣傳的文句這樣說。“爲甚麼你自己不造一間房子？我們造了好幾千家房子現在是爲幸福的家族所居住着的。”就這樣便逐漸雄辯起來，敘述在不出租錢的住家中的結婚生

活的幸福。那甚至還引用了那首歌“家庭，和樂的家庭，”要進是用波蘭語翻譯了出來而立陶宛語的翻譯是省略了的。大概是因爲嗚咽一個字要對譯成“古克苦厥季馬司”(Cukziojimas)而微笑一個字要對譯成“虜昔斯欺普梭季馬司”(Nusiszypsiojimas)，在翻譯者看來要想表示出感傷的情調未免有點難手罷。

對於這件文書那全家人穿鑿了好一會，溫娜在拼解那文句的內容。這座房子顯然是有四間居室，另外有一間地底室，總共要花一千五百塊錢。最初只要先交三百元，以後便每月月賦十二元。這些自然是很可怕的一筆數，但你現在是住在亞美利加，這兒的人談到這點數目上來是泰然自若的。他們已經曉得你就要租一家弄堂房子每月也要你九圓，而且那個情開除掉你一家人就像現在一樣十二個住一間或二間房子之外，你是別無良法可想的。你要付租錢，那不消說他們是要永遠的納付的，而永遠得不到甚麼；然而一方面假使你在初出一筆特別費用，那你到後來總有一天可以不出租錢便住自己的房子的時候。

他們計算了一下。埃爾池邊達奶奶手裏多少還有一點餘錢，攸斐斯也很存了一點。瑪利亞是有五十個美金縫在她的襪底上的，安達南斯老爹在他賣去地皮的時候也得了一些地價。假使他們通同湊積起來，那他們是能夠把那第一期的款項付清的，那以後的事情他們是沒用愁，結局是以此爲最上策了。當然這事情也不是輕易便可以上當的；他們自然要澈底盤根的調查清楚。而在另一方面假

如他們要去冒這個險，那便要愈快愈好，因為他們目前不是時時刻刻都在出着租錢，而住在一個最難堪耐的狀態裏嗎？攸斐斯是習慣了的，他從前在鐵路上做工的時候，那睡地板上臭蟲虱子要用一把手一把手的抓捉，習慣了這種生活的人，那在他是沒有甚麼的。但是在溫娜方面却不能這樣說。他們總該很快的找一個更好一點的地方——攸斐斯今天一天找了一塊五角錢回來，他很有這樣大的口氣說話，攸斐斯他却沒有工夫想到，別人儘管找着一樣的工錢，然而也甘心着過着他們同樣的生活。

第二天瑪利亞走去看那位“婦長”，那人告訴她在來週的禮拜一，叫她去學畫罐頭。瑪利亞一路高唱着走回家裏，恰好遇着溫娜和她的繼母，要去調查房子，她們便一道去了。那晚這三位女人向女子們報告——廣告上所寫的全是事實，至少那代理人是在這樣說。那些房子在南邊，離屠場有一英里半遠；她們是很得到便宜，那位紳士親自向她們保障，說是專為她們自己設想的。他能够那樣賤價的出賣，是因為他決不想贖一分文利錢——他只是建築這房子的公司的代理人而已。目前剩下的只是最後的幾間，公司已經不再經營這項事業了，所以假如有人想來佔這種月賦制的便宜，那他頂好是趕快。事實上還有剩沒剩他都是不大敢担保的；因為那代理人已經引了不少的人來看房子，而他說不定公司是已經把房子分發乾淨了。他看見埃爾池邊達奶奶很顯然地有點失望的樣子，他稍稍躊躇了一下又說，假使她們願意做成這一項交易，他願意

自己花錢打一個電話給公司，請公司方面為她們留下一間。就這樣便最後的約定了——大家到下禮拜日的清早一同去檢驗。

那天是禮拜五；那一週剩下來的幾天布隆公司的屠宰都很忙，攸斐斯每天做到一塊七角五分錢。用一禮拜計算起來是十一塊半，用一個月計算起來是四十五塊；攸斐斯除掉極簡單的數目之外他是不能計算的，然而溫娜在計算上就給電火一樣迅速，她把一家的生計已經預算出來了。瑪利亞和約納斯每人每個月出十六塊錢的宿食費，安達南斯老爹也說只要一找着職業他也要同一樣的出錢——或者說不定他明天便可找到事情的。那一合計起來便有九十三元。其次是瑪利亞和約納斯兩人對於月賦每人出三分之一，剩下的八元便歸攸斐斯負擔。那嗎他們總還有八十五塊錢一個月，——作興安達南斯老爹就立地找不着工作，一月也有七十元——這的確是很可以支持這一家十二口的活計了。

禮拜的一天比約定的時間早一個鐘頭全體的人便出發。他們是把地址寫在一張紙上的，沿路走沿路問人。那一哩半路真是有多沒少，但是他們走去了，走去等了半點鐘的光景那代理人才來了。他是很圓滿慇懃的一位尊駕，穿着很漂亮，他說起立陶宛語起來非常自由，這真使他和他們辦交涉上得着一個很大的便宜。他把他們引去看房子，那是那鄰近很通常的一條粗構的長房之一，建築術那樣奢華的東西在這兒是節省了的。這房子和那廣告中的

畫完全不同，溫娜一見便沉悶起來了；例如顏色便是不同的，其次是大小也不一致。然而油漆倒也是新塗的，外觀上倒也還冠冕。那代理人告訴他們，說那是嶄新的，但他的利口真如懸河，使他們惶惑了，沒有你插口問話的時候。本來他們是決了心無論如何要詳細探聽的，但等事到臨頭他們又像忘記了，或者也是沒有勇氣。在同一排的別的房屋看來好像沒有這樣的新色，而且也好像沒有甚麼人居住。他們放着胆子一路路提到這個情形上來，那代理人的回話是交易停妥了的人立刻就要搬來了。假使鼓着勁還要追問時那好像懷疑了那位代理人的說話，而他們在一生之中和所謂“紳士”階級的人說話是不敢不表示敬意和謙遜的。

房子有一個地底室，比街面低得兩尺的光景，上面的一層平屋，比街面有六尺高，是用階段上下的。上面又加了一層望樓，由屋頂的尖端形成，在兩端各有小小的一個窗孔。房子前面的街道既沒有鋪石，也沒有街燈，從那外觀上看來，東鱗西爪地只是點綴了幾家同樣的房屋，在那長着焦黃枯瘦的雜草的荒地上。房子內部有四室，通塗着石灰。地底室只是粗糙，壁上沒塗粉，地上也沒面地衣。那代理人說，這房子是故意那樣造成的，以便買主們好照着自己的趣味去裝置那地底室的。望樓也是未完工的——家族們的預算以為在萬一的時候還可以把這兒租給一位新來的移民，然而走來一看這兒是連地板也沒有的，有的只是一些望板架子，在那下面可以看出那下面的橫梁和

屋頂的粉壁。這些照理是可以使他們灰心的，然而那代理人的雄辯却把他們的熱度挽留着了。那代理人接着說，說得這房子真是無盡藏的便宜，他的嘴沒有一秒鐘的休息；他把甚麼都指示了給他們，指示到門上的鎖，窗上的插釘，並教他們怎樣的開閉。他指示了廚房裏的水槽，有水道和水管的設備，那有些東西是在埃爾池邊達奶奶的極粗野的夢想中所不曾希望到的。在發現了一種利便之後還要去吹毛求疵，那好像是太不知禮儀，所以他們也就想對於別的缺點一概把眼睛閉了。

然而他們到底還是鄉下人，對於他們的金錢本能地是很執着的；儘管那代理人要求他們要即時定奪都是無效——他們還要想一下，他們還要想一下，他們告訴他，說他們不能頓時決定，須得還要一些考慮的時間。於是他們便又回家，在那裏整天整夜都在算來算去的計算，對於這樣的事情要叫他們放下決心，那就要向他們要命的一樣。他們總是不能完全一致的；各有各的種種不同的見解，有一個人要頑強的主張，等大家剛好把他說服了之後，他那種想念又傳到別一個人口裏去了。在晚間他們已經大家和協了下來，那房子是決定買了，等采德危拉斯一來又把他這掀動了起來。采德危拉斯始終是沒有置產的觀念的。他告訴他們有人就是上了這“買一座房子”的當弄到丟命。他們總有一天要水盡山窮，弄到一錢沒名的時候；而且費用是無盡境的，誰個也不能預料；而且那房子說不定是從頭至脚都一錢不值的——你一個窮人怎麼知

道？其次他們或者還可以用偽契來騙你——你一個窮人怎麼能看得透一張偽契？那除搶人之外沒有別的，最好是不要再去沾染。攸斐斯問道：還是租房子住嗎？唉，是的呢，那是沒有辦法的，別的一位回答他，那其實也是強盜。對我們貧窮人，一切都是強盜。像這樣掃興的話說了半個鐘頭之後，好像是把他們從萬丈懸崖的邊上救轉來了的一樣，但是等到采德危拉斯一走之後，那位小巧的約納斯又提醒他們說，據他自己說食品店的營業是失敗了，這或許就是使他那樣悲觀的原因罷。這樣一來，舊話不消說又重提起來！

主裁的原因是他們不能久住在他們的現住所——他們是必須遷徙的。等他們一把買房子的計畫丟掉決心賃居，每月要不斷的支出九塊錢他們又覺得是同樣難當，在一禮拜中差不多整天整夜總是盤算這個問題，最後是攸斐斯他自己來負責任。約納斯大哥是得到了工作的，是在達爾罕車工場推搖車；而在布隆公司的屠行又每早每晚都有工作做，所以攸斐斯自己也覺得漸漸有了自信，漸漸熟習了。他自己對自己說，這樣的事情是一家之主的男子應該自行作主的。別的人或者會失敗，然而他不是那樣會失敗的人——他一定要做點榜樣給他們看。假使必要的時候，他可以整天整晚的做工；他不等房價交清，一家人有了自己的房子之後，他是決不休息的。他這樣告訴了其餘的人，所以後來也就這樣決定了。

他們也說到在訂成交易之前最好是再去多看些別的

房子；但是他們却又不知還有那兒可有，而他們也再無法找出。他們所看見過的那一座便把他們的心思支配着了；他們一想到房子，眼前呈出的便是那一座。於是他們便去告訴那代理人，說他們願意做這項交易。一般抽象的原則；凡是講到交易總不免扯謊，他們也未始不知道；不過那代理人的油嘴滑舌終把他們麻醉了，他們很關心怕他們的遲延便已經把上好的機會錯過了的一樣。代理人對他們說還好，還沒有錯過，他們才放心的抽了一口大氣。

他們約定明天就來定奪，那代理人便準備下那各種文件。關於這文件契約一項，攸斐斯知道他是要十二萬分留心的；但是他不能親自臨場——別人對他說，他是不能休息一天的，若然他便要失去職業。所以這兒沒有方法，只好信託那兩位女人，同時又託定了采德危拉斯一同前去。攸斐斯為這件天大的事情他足足叮嚀了他們一夜——一到頭大家又才把各人藏在身上或者包裹裏的錢拿出來，緊緊的箝在一個小包裏裏面，撒好在埃爾池邊達奶奶的衣裳上。

第二天清晨一早她們便一齊去了。攸斐斯又給了她們許多的指示和對於各種危險的預防，弄得那女人們嚇得臉色轉青，連那自命為是一位事務家的冷靜的食品店主都有些躊躇起來了。代理人已經把契約準備好了，請他們坐下去讀；采德危拉斯便讀起來——真是讀得很苦很吃力，在那期間代理人用他的指頭在桌上敲打。埃爾池邊達奶奶是很難為情的，她的汗水一球一珠地湧到額上來；

因爲在一位紳士面前那樣的讀，不是懷疑了他的誠實嗎？但是約庫巴士依然繼續着讀；他讀來讀去覺得他這樣做到底是不無裨補。因爲有一個很重大的疑或從他的心中發生了出來；他愈讀愈把眉頭鎖着了。在感所能了解的範圍內，這完全不是變賣——那顯然只是一張租約！有些奇奇怪怪的法律上的用語，在他從前曾未看過的，那自然難懂；但這不很明白嗎——“租主甲方對於物主乙方雙方合意訂下合同，°而且又說——“每月租金十二元，期限爲八年四個月！”於是采德危拉斯取下他的眼鏡，看着那代理人，吃格地吐出了一句問話。

代理人十二萬分懇切地說那是常用的格式：在表面上家產總是要用租借的字面的。他想把那第二節上的話爲他們說明：然而采德危拉斯在那“租金”一個字上始終不能釋然——他翻譯給埃爾池邊達奶奶，她也惶恐起來了。他們要注滿將近九年而終竟得不到這間房子！代理人是十二萬分的忍耐的，又開始解釋起來；但是已經沒有解釋的必要了。埃爾池邊達死死地牢記着臨行時攸斐斯的一句叮嚀；“萬一有甚麼不妥，那便不要交錢，只各人走出來去找一位律師”。那真是一個要命的瞬間，但她是坐在椅上，她的手緊緊的握着就像死人一樣，她用盡了她全身的吃奶的力氣，把她的抗議提說了出來。

約庫巴士把她的話翻譯了。她以爲那代理人一定會暴跳如雷的，然而使她出乎意外的，他才依然是他那樣泰然自若；他甚至於主張出去替她找一位律師來，但她推却

了；他們走了很長的路，意思是想找一位沒有串通的律師。等他們走了半點鐘找到一位律師來的時候，你聽他稱呼那代理人才是稱名不稱姓的那樣熟識，他們的沮喪你儘可以想像了！

他們覺得是萬事休矣；坐着就好像一位罪囚聽法官宣告他的死刑一樣。他們再無法動顫——他們是中了圈套了！律師把契約讀了一遍，讀了他向采德危拉斯說那是完全合法的，這契約是這種交易上慣用的白紙契約。價錢是一致的嗎？那老爹發問着——是交三百元的定金，以後每月十二元，交足總額千五百元為止的嗎？是的，一點也不錯。那是寫着出賣這樣這樣的一座房子——房子連地皮連一切的嗎？是的，——那律師把寫着這些的指示給他。那是完全合法的——一點可疑處都是沒有的嗎？他們是貧窮人，這筆費是他們所有的全財產，萬一有差池那他們便糟踏了。就這樣采德危拉斯戰戰兢兢地接着問了一句又是一句，而婦女們的眼光在這時是死悶無言地緊緊的覷着他。她們不聽得他說的甚麼，但是他們知道那是關於她們的運命的。最後等他問得來無話可問，他們是逼到了一步應該是放下決心去訂約還是破談，到那時把那可憐的埃爾池邊達奶奶逼得真是快要放聲大哭起來了。約庫巴士問她是否願意簽字；他問了她兩遍——而她怎能答應呢？他怎能知道那律師說的便是真話——他不曾通謀？就算是，她又怎麼說呢——她有怎樣的口實呢？室中每人的眼光都釘在她的身上，等她的決心；最後她的眼睛差不

多一半爲眼淚所盲蔽，她伸手去搜索那針織在內衣上的珍貴的錢包。她把它拿了出來，在那幾位男子的面前解開。溫娜從一隻屋角上把這些情景守看着，只是扭着自己的手，全身惶恐得發熱發燒。溫娜很想叫出來，叫她的繼母不要上當；但是不曉得有甚麼東西把她的喉嚨扼着了，她發不出一點聲音來。於是埃爾池邊達奶奶把錢放在桌上，代理人檢起來數過，接着寫了一張收條給他個，把契約也交了。於是他又才放心地嘆了一口氣，立起身來和他們握手，自始至終都是那樣圓滿慇懃的。溫娜只朦朧的記憶得那律師告訴采德危拉斯說，他的口舌費是一元，這也起了一些議論，使她們更加痛了一番心；後來結果是給了，他們又才走出街來，她的繼母把契約緊緊握在手裏。他們是惶恐得把精力都脫耗了，弄得連路都不能走，只好在那街上坐下。

就那樣他們走回家去；心上有吃人的恐怖在那兒咬着；晚上攸斐斯回家，聽了他們的說話，那已經是焉哉乎也了。攸斐斯曉得了他們是上了當，破了產；他扯他的頭髮，破口的罵就給一位狂人一樣，他賭咒說就在那天晚上他要去殺死那位代理人。最後他把那契約奪來，跑出房子去，一路跑過屠場通到那赫爾斯塔達街。他把吃着晚飯的采德危拉斯拉出來，他們一道要去找另外一位律師。等他們一走進一家律師的事務室去，那律師驚立了起來，因爲攸斐斯就像一位精神病患者，頭髮亂翻着，兩眼充着血。采德危拉斯把情形說明了，律師才接過契約來唸，那時候

攸斐斯立着把他的兩頭拳頭抵在桌上，他的全身的神經都在震慄。

律師把頭抬起來一兩次，向采德危拉斯問了一下；攸斐斯是完全聽不懂的，但他的眼睛緊釘着律師的面孔，死心一意的想讀破他的心機。他看見律師抬起頭來發笑，他嘆息了一聲；那人對采德危拉斯說了一些話，攸斐斯便轉向他的朋友，他的心臟差不多快要停止着了。

“好嗎？”他喘息着問。

“他說那一點也不錯，”采德危拉斯回答他。

“一點也不錯！”

“是的，他說那正好是那樣的。”

攸斐斯好像遇了救星的一樣，才突坐到椅上。

“你可以保證嗎？”他一面喘着氣，一面敦促着采德危拉斯逐句逐句的翻譯。他聽是聽不夠，問也是問不窮的。是的，他們是把那座房子買了，的確把那座房子買了。那是屬於他們的，他們只消付足錢，那便一點也不錯。於是攸斐斯把兩手來蒙着自己的面孔，因為他已經在流眼淚，他覺得就像一位傻瓜。但是他是驚愕得太厲害了；儘管他那樣魁梧的人，竟把氣力脫掉幾乎不能不能站立起來。

律師說那租借只是一種面子上的話——那家屋在最後的月賦付清之前總是用租借的名義的，那目的是在想容易的把買主驅逐出去，萬一他在不能付錢的時候。但是只要他在付錢，那他用不着擔心，房子總是他們的。

攸斐斯感激得非常，在那律師要五角錢的口舌費時，他連眼也沒眨一下，便交了給他，於是便奔命的跑回去把這消息報告給家裏人。他看見溫娜快要斷氣，孩子們在哭，全家的人都鼎沸着了一一因為大家都以為他一定是跑去殺死了那一位代理人的。這樣的騷擾很費了一些在間才靜鎮了下來；在那一個苦悶的穿夜攸斐斯時時會醒來聽見溫娜和她的繼母在隣室裏暗暗的啜泣。

5.

他們把房子買了。那樣好的房子讓他們可以隨時自由搬去，他們差不多自己都難相信的一樣。他們時時刻刻都在想着這件事情，想到他們應該搬甚麼東西進去。他們住在亞尼爾家的一禮拜只有三天了，所以他們應該急速的準備。他們應該把那房子裝飾一下，只要他們一有空間時候所討論的便是這個問題。

住在培京頓的人，你如需要那種東西用不着你跑到遠處去——你只消在街路上走着去讀一些廣告，或者是坐在電車上，在那兒凡是你要應用的東西都是廣告着的。一個人為自己的健康和幸福起見去留心物色事物，那真是值得同情。你想吸菸嗎？那只消路路告訴你一下，說那五分錢一包的‘妥馬士·雅斐松’便是世界無比的良菸。反之你是吸菸過多了嗎？那這兒便有兩角五分錢二十五包的戒菸丸，你只消吃上十包，便保管藥到病除。就這樣是

有無窮的法門的，你一個旅行家一出門便可以看見有好些人忙着在爲你把路清理得平平穩穩的，使你知道有好些事情是爲你準備好了。在培京頓地方，廣告是各有各的特長的，而適應於那兒的特殊的居民。有的是十分婉媚地勸告你。那問你，“你的女人沒有血色嗎？”“她沒有精神嗎？她疲倦得不堪，凡事都要生氣嗎？你何不教她服用拉納亨博士的強命丹？”別的又用粗暴的聲音，好像連連的在你背上鞭打。“你沒蹣跚！”那會叫着說。“趕快去找哥力特的膿疱膏！”“你走起些！”別的又是一種調門。“那很不費事，你只要穿上歐勒加五十二號的皮鞋！”

在這些執扭的廣告之中有一張由它的彩畫捉着了這一家人的注意。那畫着兩隻很可愛的小鳥正在構巢；瑪利亞得到了一位相識唸給她聽過，她告訴他們那是賣家具的廣告。那廣告上說“營你的巢”——接着便說你要裝飾你一家四室的巢，那只消要說不上口的一點小費用七十五塊錢。特別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只消當時交出一點點定金，以後便每月付錢若干。我們的朋友們無論怎樣那是需要一些家具的；但他們手裏的錢已經減少得很厲害，弄得他們晚上都不能睡覺，在這樣的時侯他們自然便要來照顧了。這回是更加死悶的又讓埃爾池邊達奶奶去簽了一張契約，接着在一天晚上攸斐斯回家的時候，有人脫氣脫氣的報告他說家具已經到了，平安地進了屋裏：會客廳一套四件，寢室一套三件，食堂一張台子和四把坐椅，一套洗妝台滿畫着紅色的玫瑰花，一套磁器，同樣是畫着紅玫

塊的——還有其他。一套磁器裏面在他們開包的時候有一個磁盤破壞了，溫娜準備第二天清早到店裏去掉換；並且他們本是約定了三口平鍋的，而只有兩口來，攸斐斯以爲這或者怕是詐欺罷？

第二天他們搬家；男子們放工回來，他們恹恹忙忙的在亞尼爾家裏吃了幾口飯便帶着他們的東西到新房子裏去。那距離委實是有兩英里，但是攸斐斯在那天晚走了二三趟，每趟他都把墊褥和寢具疊成一個大堆頂在頭上，把一些換洗衣服的大包小裹塞在裡面。假使是在支考哥的別處那他一定會被巡捕抓去的；但是培京頓的警察對於這樣不成體統的搬家顯然是見慣了的，他們只時時盤問了一下便算了。那一些東西陳列在一個家屋裏，你看來真是說不盡的美觀，不怕就只是一盞暗淡的油燈照着：因爲那真是一個家庭，那差不多和那廣告上所畫的是一樣動人的。溫娜高興得跳舞起來，她和表姐瑪利亞捉着攸斐斯的手把他從這間拉到那間，挨輪挨次地坐坐這一把椅子又坐那一把椅子，逼着他叫他也一樣的坐，有一把椅子在他的大的重量之下叫了一下，她們也驚駭得大叫起來，把孩子們驚醒了，別的人都跑了來看。總之那是一個大紀念日；他們儘管是疲倦了，而攸斐斯和溫娜還坐到了夜深，只是彼此把握着，得着忘情的在室裏瞻望。他們只要把一切的事情弄停當，少少儲積得一點在手裏，便是要結婚的；這便是他們的家庭——那兒的那間小巧的住房便是他們的！

那真言說不盡的歡樂，他們把這房子裝飾了出來。他們是連零用錢都是沒有的，但這兒有絕對不可缺少的一些東西，購置這些東西在溫娜看來是一個無窮的冒險。因為好和攸斐斯同去的關係，出門總是在晚上；而儘管是買一個胡椒瓶，或者一角錢半打的玻璃杯，那已經是够足為一個探險的題目。禮拜六的晚上他們買了一籃的東西回家，把來陳列在桌上，全家都立在桌子的周圍，孩子們是攀上椅子，或者咆哮着要人抱起來看。買的是糖，鹽，茶，硬餅乾，一罐豚膏，一隻牛奶壺，一把掃帚，一雙給那第二位男孩子的皮鞋，一罐洋油，一個釘錘，和一磅鐵釘。這些鐵釘是要釘在廚房裏掛東西的；於是那一家人便來商議看是在是兒應該釘一顆。於是攸斐斯便來試用鐵錘，因為鐵錘太小打着了他的指頭，他很恨溫娜不肯多出一角五分錢買一個大一點的；溫娜便自己來試，又打傷了自己的拇指，放聲叫了出來，那使攸斐斯趕快把她的拇指拿來在口裏嚼。到頭每個每個去試一下，釘子也就釘好了，把一些東西掛上去了。攸斐斯是頂了一個木箱回來的，另外還買了一隻他叫約納斯去取。他的意思是明天把那一邊揭開，裝進欄板，好做成寢室裏的衣櫥或者物櫃。廣告中的巢所包含的家具是不敷用的，因為這座家庭中竟有這麼多的鳥。

他們自然是把廚房當成食堂的，而這食堂是用作埃爾池邊達奶奶和她五個兒女的寢室。她和兩位頂小的睡在一間床上，還有三位便睡在地板上面着的一張墊褥。溫

娜和表姐拉了一床墊褥到客堂裏在晚上睡，三位大人和頂大的一位男孩子睡在另外的一間，那除地板以外是了無長物來墊蓋的。然而儘管那樣，他們却睡得很熟——每天清早在五點十五分過後埃爾池邊達總要來打好幾次房門的。她是要調整出一大罐熱騰騰的黑咖啡，髒麥糜，麵包，臘腸的；其次是為男子們準備中飯的乾糧，那是更厚的兩片麵包夾着豚膏——因為他們買不起奶油——更配上幾片大葱和一片乾酪，就這樣他們便帶去上工。

那在攸斐斯看來，他真正的做工作好像在一生之中要這才是第一次的一樣；好像是第一次他才用盡了他的全力來做一些事情。攸斐斯和其餘的人同立在棧道上觀看過那殺床上的工人們的，他驚異着他們的神速而有力，就像是些精巧的機械一樣；好像你誰也不會想到機械的一面才是有血有肉的人——那就是他自己還沒有走進來換掉自己的衣裳以前的話。現在他的觀感又不同了，他自己已經是這裏面的人。他們在這兒的速度，那真是要你一個人的全身的精力——從那第一條牛倒地的瞬間到響午槍，又從十二點半過後到你不知道天的或早或晚，你的手你的眼你的腦筋，那是沒有給你一分鐘的休息的。那驅遣的方法是怎樣，攸斐斯已經看出了；有些部分的工作是決定你其餘的速率的；公司出了重價雇用工人來担擋，而他們又很快的把他掉換。那種製造速度的工人你很容易看出，因為他們是在工頭兒的眼前做工作，他們做起工來就給有神鬼扶持的一樣。這就叫作“速率策羣法”，你

假如跟不上這種速度，那外邊是有整千整萬的人等待着要工作做的。

但是攸斐斯並不以為意；他寧是高興着的。那正可以免得他去做旁的不甚拿手的事情。他一加進了隊伍的時候，他時而要偷看一下那前頭的人，他自己在心裏發笑。那自然不會是頂愉快的事體，然而這是應當做的事體；你一個人除掉做些有用的事體而得到豐富的報酬之外，你還想甚麼呢？

攸斐斯總是用他那自由不羈的調子那樣作想，那樣的主張；然而使他十二萬分驚異的，是他這種主張總要受人的非難。因為在這兒工作着的大部分工人，他們的見解和這是全不相同的。在他第一次發覺了那個情形——那多數的工人是恨他們手裏的工作，他真是大惑不解。那有點稀奇，甚至於有點可怕，你去看那種感情乃是全體一致的；總之那一點也不錯——他們是恨他們的工作。他們恨死工頭兒，他們恨死工廠主；他們恨這全部的屠場，恨這周圍鄰近——甚至於恨這支考哥全市，以一種兼包並蓄的憤恨，苦刻而酷烈。婦女和孩子們一定要詛咒它；那是腐爛，腐爛得如地獄——萬般都是腐爛。等攸斐斯問他們是甚麼原故，他們一定會猜疑起來，只是向你說，“好的，你多住一會兒便會知道”。

攸斐斯劈頭所碰着的第一個難關便是工會。他不知道工會是甚麼，他只是聽人說工會是工人們聯合起來要求自己的權利的。攸斐斯問到權利是甚麼，這在他本是一

個很誠意的問題；因為他除掉有去找工作的權利，別人吩咐你甚麼便做甚麼的權利之外，他是沒有任何權利的觀念的。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不關緊要的問題總要使他的工友們冒火而罵他是傻瓜。有一位屠播工會的代表走來找攸斐斯要他加入；攸斐斯聽說那是要叫他拿出一點錢來的，他便立地凍殭了，那位代表是位愛爾蘭人只懂得兩三句立陶宛語的，便不免生起氣來威駭他。那結果把攸斐斯也惹發了，證明了你一個愛爾蘭人是絕對不能把他拉進工會的。後來他漸漸的曉得了那工人們所最想抗拒的是那“速力策羣”的習慣；他們用盡全力想減少速度，因為說是有些人支持不來，那是殺人的勾當。但是攸斐斯對於這種主張全無同情——他以為自己是能夠支持的，別人只要認真幹也應該能夠支持。他們不能夠支持。那頂好到別處去。攸斐斯是不學無術的人，他自然不會知道有“自由放任”的這個主義；但他也跑了不少的地方，他很知道一個人是只好在這兒聽天安命的，萬一你有甚麼不平，你儘管說上天，也沒人肯聽。

然而世間上也儘有一些哲學家 and 常人，他們是主張着馬爾塞斯的人口論的，一到有飢饉的時候他也會掛上一些樂捐。攸斐斯也剛好是這樣，他自己雖然不識悲觀沮喪爲何物，然而看見自己那年老而可憐的父親終日在屠場裏想尋一個機會來找飯吃，自己的心裏也很覺得難過。安達南斯老爹自從還是小孩子的時候，他便做了一個工人；他是十二歲的時候跑出去的，因為他的父親教他讀書

打了他。他並且是一位誠實的人；他這個人你假如有事情交給他做，你就放任他一個月也可以安心的。而今他老了，精神肉體都消耗了，在這世界上才和一條病狗一樣。他幸好還有一個家庭，他就找不到工作做也不至於餓死；然而他的兒子都不能不想到了萬一他是沒有家庭的那種情況。安達南斯在這時候培京頓的每座建築他都進去過，更差不多是每間作業室；他和一大羣找事做的人從清早便立在那兒，立到那警丁都認識了他，說時間晚了叫他回去。在一英里路內的各種商家和酒店他也都去過，請求一也兒事情；但是每處別人都命令他出去，有時還要唾罵他，連停着腳問他一下都不肯。

就像這樣，那攸斐斯的如實信心總算生了一個龜裂。這龜裂在安達南斯老爹找工作做的時候已經很闊——在他結果找着了工作的時候，却是愈見加闊了。因為有一天晚上安達南斯高興得像要發狂一樣跑回家裏來，他說他在達爾罕牟的腌肉房的一處廊道上遇着一位男子，那人問他找到工作時出多少錢來報償。他起初沒明其妙，後來那人才揭開窗子說亮話，假使他肯把三分之一的工錢來做報酬，他可以得到一個工作。他是一位工頭兒嗎？安達南斯問他，那人回答他的話是那可以不要問，只是他可以爲他斡旋。

攸斐斯在這時候已結交了一些朋友，他找着一個人問他是甚麼意思。那朋友名叫佗摩丘士，庫次列加，是一位伶俐的小巧的人，在殺床上疊牛皮的，他聽了攸斐斯的

說話，絲毫也沒帶一點驚異的顏色。他說，那是再尋常也沒有的，像這樣的些小的行賄。那只是那位工頭兒想多加一點自己的收入而已。攸斐斯再住久一點便會知道那種情弊在這兒就和蜂窩一樣密積着的——工頭兒們打工人的頭，工頭們又彼此打頭，監督一知道了的時候他又來打工頭兒的頭。一談到興頭處，佗摩丘士索性爲他具體的說明。例如把這達爾罕牟來說，那是一位屠場主想找盡他所能找到的錢，方法他是不選擇的；在他之下層層的階級，組織得就和軍隊一樣，有董事有監督有管事，每個人鞭笞他下一級的人，總想在他的身上盡量的榨取出他的工作能力。而同在一個階級的一又互相傾軋；那各人是有各的成績表的，各人都小心翼翼地深怕別人的成績更高，使自已失業。所以從頭至尾這兒只是一座嫉妬和憎恨的一個大洪爐；甚麼忠義或禮儀這兒完全說不上來，你一個人在大洋錢之前還趕不上一匹跳蛋。沒有甚麼禮儀都還不要緊，最壞的是全無誠實。那是甚麼理由呢？那誰個能夠說出？那開張發事的老達爾罕牟一定就是這樣的，這便和他那百萬的家產一同由那獨辦的商人傳給了他的兒子。

攸斐斯多住久一點之後，那一切的情形便會明瞭；做那一切散攤的工作的只是工人，那是一點欺騙也沒有的；而工人們也濡染了這地方上的空氣，幹的事情和其他的一樣。攸斐斯初來的時候他想過他要把自己弄成一個有用的人，想超陞起來成爲一位名腳；但他不久便知道了他的錯誤了——在培京頓中從沒有人因爲會做工便可以出

頭。你儘可以定成一個原則——你假如在培京頓遇着了一位出頭的人，那一定是位騙子。那工頭兒遣來找攸斐斯的父親的那人，她是定會出頭的；那能告密做工賊的人，那一定會出頭的；但是你專心做你的工作的人——哼，那他們只好“速策”你，弄得你筋疲力盡，於是他們又把你投在陰溝裏去了。

攸斐斯的腦子好像有甚麼攪亂着的一樣走回家去。然而他都還不大肯相信這樣的事情——否，那一定不會那樣。佗摩丘士不過又是一位愛吐不平的人罷了。他一天到晚只是在拉絃子，夜間要去赴燕會，不等日出不能回家，像這樣他自然不高興工作。而且他又是一位小個子人；那他一定是趕不上那速度的，那也就是他苦痛的原因了。然而在攸斐斯的眼面前，許許多多奇怪的事情却是一天一天的呈現出來！

他想勸說他父親不要接受那樣的條件去做工。但是安達南斯老爹是求到他的筋疲力盡才求得來的；他要一個工作，無論怎樣的工作都好。所以第二天他就去找着那位向他交涉過的人，他願意把三分之一的工錢提出來做報酬；就在那一天他便在達爾罕卑的地底室就了工作。那是“滷房”；那是沒有一片立足的乾土的，所以他不能不費盡了將近做了一個禮拜的工錢去買了一雙厚底皮鞋。他是一位掃除夫；他的工作便是一天到晚拿着一柄長掃把，在那地板上掃的。那兒儘管是潮濕而黑暗，但在夏天倒也不是怎樣不愉快的工作。

安達南斯老爹是上帝造就在這世間上的最柔弱的人；所以攸斐斯才也知道那一切的工人對他說的話是千真萬確了，他看見他的父親就工才不上兩天，他便和其他任何的工人一樣，死命的詛咒那達爾罕公司了。因為他們叫他去掃除肉坑；在他告訴出這是怎麼一回事的時候，他全家人坐着傾聽他。他做工的地方好像是那做牛肉罐頭的地方，牛肉是放在裝滿了化學藥品的大槽裡面，工人們用大叉子來叉它，拋在運車上，好送往調烹室去。他們要把所能叉到的都一概叉出，把那大槽的內容屯空在地板上，然後又把刮子刮起來拋進運車裏，地板是很骯髒的，然而他們叫安達南斯老爹用掃帚把那“鹽鹵”掃進一口洞口，在那下面有一個陷阱，掃進去的東西停起來，是要供萬年地使用的；要說這還不够，那還有是在那導管上有一個活栓，有些肉渣肉片和脂肪的碎滓流去塞在那兒，每隔幾天要輸通一次那也是老爹的工作，輸通出來的物什是又要割進運車裏一道拿去做食品的！

這便是安達南斯的經驗；到這兒那約納斯和瑪利亞自然也有他們的經驗談了。瑪利亞是在一家稱立的小屠場裏做工，她得意得忘機忘己的是她在畫罐頭，得工錢很大。但是有一天她引了一位臉色蒼白的矮小的婦人回到家裏來，那婦人名叫雅杜危迦，馬清苦斯，是坐在她的對面做工的，雅杜危迦告訴她，她瑪利亞是怎樣的得到了做工的機會。她得的是一位愛爾蘭婦人的位置，那婦人在那工場裏面，據她說差不多是沒人記得的，她做了十五

年以上的工作。她的名字叫馬梨·登尼司，她在好久以前受了一次欺騙，養了一個男孩子是有殘疾而且有癩痢病的，然而儘管那樣那孩子是她在這世界上的唯一的珍寶，他們兩母子是居在這赫斯塔達街的背後，愛爾蘭人居留地的一間小室裏的。馬梨是有癆病的人，你可以聽見她一面做工一天到晚都在喀嗽；到近來她的症候愈見鬧厲害了，瑪利亞剛好在這時候走來找事，所以那位婦長便決心的換了她。雅杜危迦說，那婦長找到一個口實，說不好留一位病人在這兒。馬梨在那兒儘管做了多少年辰的工，但在婦長看來是無所謂的——她恐怕連曉也不曉得，因為那婦長和監督都是新人，至多也才住兩三年的光景。那可憐的女人後來怎麼樣了，雅杜危迦不知道；她自己很想去看看她，但她自己也病了。她的背時常都在痛，雅杜危迦說，她恐怕是得了子宮病。每天到晚要扛舉十四磅重的大罐頭，那在一位婦人的身上是不萎菲的工作。

約納斯所得到的工作也是因為別人的不幸，那是很難為情的。約納斯的工作是從煙臘房把火腿裝在運車上推到一個升降機去，從那兒再送到包裹房的。運車全部是鐵鑄成的，很重，大概每一駕車要裝上六十隻火腿，足足是有五百磅重的。在那不平的地面上要推動這樣重的一隻車子那一個人真是有點吃力，除非他是一位巨人；而且車子一推動了之後你自己要用盡你的全力不要使它停止。工頭兒始終是在那兒督促着的，你只要遲得一分鐘，那他立地便要大罵起來；立陶宛與斯拉夫人和其他因為不知

道他說的甚麼，那工頭兒便要走上去蹴他，就給你去蹴一條狗一樣。所以那運車大部分總是跑着的；約納斯的前任便被一隻運車撞在牆上，簡直死得一個怪煞難看的形象。

這些當然都是悲慘的事情；但這些和攸斐斯在不久之中所目擊的一件事情比較起來，那可不算甚麼了。在他起初就職爲掌割手的頭一天，他便注意到了一件奇異的事情；那是遇着有牛胎兒的時候，那工頭兒們的處置的機敏。對於屠宰業上稍稍有點經驗的人，誰都知道將要臨盆或者才分娩不久的母牛肉是不能作爲食品的。像這樣的牛每天都有不少的到這屠宰場來——他們假使要甄別，把牠們養到可供食用的時候，那自然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然而要爲節省時間和草料起見，遇着有這樣的牛，照例是無論任何人注意，都要去稟告工頭兒，工頭兒一定要走去和檢驗官談幾句話，他們兩個便一同走出。就在這一瞬間，那死牛要剖開，臟腑要消滅掉；那是攸斐斯的工作要把臟腑掃進院裏去，連着胎兒和一切，在那下一層的作業室裏別的工人便把那胎兒掏起來，調製成食品，連皮子都是沒有丟掉的。

有一天有一個人滑了在腿上受了傷。在那下半年，那最後的一批牲畜來了的時候，那人不在。攸斐斯便受命令留着做那受傷者平時所做的工作。時候很晚，差不多快黑了，檢驗官是全都走了的，只有十幾二十個人留着。那天他們將近殺了四千條牛，這些牛是由遠方的州郡用廠車送來，有些是受了傷的。有的斷了大腿，有的又穿破了肚

腹；有的甚至是死了，爲甚麼死的却沒有人知道；那些牛都送來了，在這黑暗悄靜的地方。這種牛工人們叫作“下落貨”；屠宰房是特別有一架升降機來搬運到殺床上的，公司在那兒把它們調整出來，帶着一種事物家的超然的面孔，那比你每天的家常茶飯都還要正明公道。在調整這些上面要費兩個鐘頭，到最後攸斐斯看見它們和其餘的牛肉都掛在那冷藏室，在那兒很細心的分佈着使你不能認出。他那晚一回家裏時心裏真是愁慘，他到頭才知道他對於亞美利加的信賴別人要笑他是很合理的了。

6.

攸斐斯和溫娜是十分相愛的，他們已經等了好久——一定婚以來已經是第二個年頭了，攸斐斯對於一般的事物的判斷就是以它能幫助或者障阻他們的結合與否爲尺度的。他的一切想念都在這兒；他之所以接受那一家人，因爲那是溫娜的一部分，他之所以高興買屋子，因爲那將爲溫娜的家庭。就是他在達爾罕卑所看見的一些奸詐和殘忍就在這時候都還沒有甚麼，只要它們不妨害他和溫娜兩人的將來。

只要他們一有意思，那婚禮是立地可以舉行的；但是只好草率了事不能舉行婚禮，他們一提出這樣的意思來那老人們又要反對了。這個提說對於埃爾池邊達奶奶特別是不相合的。甚麼！她一定會叫。婚姻大事可以和街頭

的乞丐一樣草率了結嗎？不行！不行！——埃爾池邊達是有傳統在她背後的；她在做姑娘的時候是很有身分的人——有不少的田地房廊和家奴侍婢，他儘可以豪華的出嫁，做一位貴夫人，然而那家中才有九個女兒而無一個兒子。就算那樣，她也很曉得抵死抵命的來遵守她的傳統。他們就算零落了到這培京頓來成爲了一些不熟練的工人，他們是不會把一切的身分失掉的；並且溫娜在前曾經提說過免除那項終生大典的一句話上來，竟使她氣得一夜都不能睡覺。你儘管向她說，他們並沒有幾位朋友，但那是無益的；他們日後的朋友會多起來，那些朋友們都會說到他們。應該做的事情不能爲節省一點金錢略掉——假使要那樣，他們靠錢來做甚麼用？埃爾池邊達更可以叫安達南斯老爹起來支持她的見解；這兩位老人的心地裏有一種恐怖，怕的是他們一移家到了這新大路來，他們的兒女們會把固有的家風失掉。他們初到的頭一個禮拜日，他們去做了禮拜；儘管是那樣的窮，而埃爾池邊達奶奶公然把她自己小小的一點積蓄來買了一尊白特勒罕聖兒的石膏像，上面是彩畫着的。那尊像雖然只有七八寸高，但有一座聖龕^o有四個雪白的尖閣，立着的聖母把她的嬰兒抱在懷中，諸王諸牧諸賢人在他的面前把頭埋着。價錢是美金五角；但是埃爾池邊達心裏想在這些什物上用錢是不能計較的，那明裏去了，暗裏一定會回來。這件物品安置在客廳的爐臺上是美觀的，你一個家庭也不能不要些裝飾。

婚筵的費用不消說是要轉來的；但是問題是想要在極短的時期內來措辦。他們的隣居才相處不久，他們還不能得到多大的信用，除掉采德危拉斯以外他們也不能向任何人貸借分文。每晚每晚攸斐斯和溫娜兩人一定要坐着計算那項費用，而同時也在計算着他們別席的時期。無論怎樣節省那是比兩百元有多沒少的，他們就算把約納斯和瑪利亞的全收穫都計算進去，要湊到這樣的一筆費用，至少要你四五個月。所以溫娜也就想到自己去做工，她只要能夠找着一個普通的地位，她能夠把那時期減少兩個月。他們大家正同意到這件必要的事情上來的時候，但是晴天裏突然落下了一個霹靂——那個災難把他們的希望吹散到東西南北去了。

離他們只有一箭路的地方也居住着一家立陶宛人，那是一位老寡婦和一位成了人兒子的；他們姓馬堯斯基詞，我們的朋友們早便和他們結成相識了。有一天晚上他們走來拜訪，話頭自然是說到這周圍的隣居和它的歷史；於是那馬堯斯基納太婆，一般人是這樣稱呼她的，對他們暗數了一長串的恐怖出來，那使他們的血液都會凝滯了的一樣。她是一位瘦筋臘骨的老太婆——她一定會有八十歲——她從那沒牙齒的扁嘴中把他可怕的故事編說出來，那在他們就儼然是一位巫覡一樣。馬堯斯基納太婆在不幸之中生活得太久了，所以不幸便成爲了她的元素，在別人正鬧着結婚宴禮的時候她說到饑餓，疾病和死。

話匣子慢慢的打開來。第一步是說到他們這買來的

房子，那並不是他們所揣想的新物；他已經建築了十五年了，除掉他上面的油漆之外沒有新的東西，而油漆不幸的是每隔一兩年便要塗換一次的。這房子是一家公司備的一大排房子裏面的一座，那公司是專門敲窮人的竹槓的。你給他們一千五百塊錢，那其實就造一架新的也不要一千五百——馬堯斯基納太婆何以嘆得呢？因為她的兒子和一位土木包作同屬在一個政體裏，那位包作正是經手這種房子的。他們用的是那極萎菲極不值錢的材料；像這樣的房子他們同時要建築一打十二座，不管你實質是怎樣只圖外觀上輝煌。太婆說的話你可以安心的信任，因為她是上過當來——她和她的兒子便是用這種辦法來買了一座房子的。不過他們呢也騙了公司一下，因為她的兒子是熟練工人，每月要找一百塊錢，而且他很聰明不想學世間上的蠢子要討甚麼老婆不老婆。所以他們結局是把房費付清了。

馬堯斯基納太婆看見她的朋友們有點奇怪她所說的話；因為他們不了解怎麼付了房費是“騙了公司”。他們顯然是全無經驗的。房子儘管賤，但它之所以出賣是因為早斷定你買它的人不能付清房費的。等你一有差池——就算你只遲得一個月——你便會把房子失掉，把你以前付的錢通通失掉，回頭那公司又把來賣給別人。他們常常是要那樣幹的嗎？天！（馬堯斯基納太婆把兩手舉起來。）他們幹的——怎樣常常幹法你雖不能說，總之幹的機會是在半數以上，像通曉這培京頓的情形的人你儘可以去問：

她是自這房子建築起以來便住在這兒，所以一切的情形她都是知道的。這房子從前已會拍賣過嗎？那還用說！哼，自從這房子建築以來，至少有四家人來買過而失敗了的。關於他們的消息，她可以向他們說說。

第一家人是德國人。這兒的家族本來是各國都有的——這屠場便是各色人種互相排斥的一座古戰場。馬堯斯基納太婆同她的兒子初來的時候，就她所知道的範圍內，在這地方僅僅還有一家另外的立陶宛人；那時候工人都是德國人——是這些會殺牛的屠戶。那屠場主把他們聘來創辦了屠宰事業的。繼後廉價的工人走了來，那德國人便退開了。第二批是愛爾蘭人——有七八年的工夫這兒是愛爾蘭人底都市。就到現在也還有少數的愛爾蘭的殖民是還留着的，他們在跑工會，跑警察署，靠騙錢吃飯；但是那在屠場裏做工的大部分的愛爾蘭人，在那次大罷工以後工錢的大減跌以後都走了。其次是波赫米亞人走來了，在他們之後的又是波蘭人。人們說這殖民的移動是前代達爾罕牟鬧出來的；他賭過咒說他要把這培京頓的居民固定起來，讓他們不准說同盟罷工的同的一個字，他便派了他的代理人到歐洲各市鎮各鄉村去傳說，說在屠宰場做工作是怎樣的方便而可以找錢。人們一羣一羣的來！老達爾罕牟便把他們箝得愈見愈見的緊，把他們鞭打起來，把他們磨成粉碎，又把他們換上一批新的。波蘭人來過好幾十萬，他們是被立陶宛擠掉了，而現在立陶宛人又在讓位給斯拉夫人，再窮窮不過的是斯拉夫人，再可憐

憐不過的是斯拉夫人，但是屠宰業者總要找他們而一點也不怕，這是馬堯斯基納太婆所不能了解的。去帶他們來是很容易的，因為工錢的確是要高些，等那可憐的窮人一來看見別的一切也一樣的高，那已經晚了。他們就給入了籠的耗子一樣，那是一點也不錯的：而他們還給潮水一樣一潮一潮的湧來。自然這些人漸漸也會要報仇的，因為一切的情形已經超越在你一個人所能忍受的限度以外，人們會起來殺死那些屠宰業主的。馬堯斯基納是一位社會主義的，或者是有點像的這種怪物；她的另外的一個兒子在西比利亞當阮夫，這老婦人說她年青時分還演說過——這使在她眼前的聽者看來好像愈見可怕。

他們叫她還是說回房子的話上來。那德國人的一家是一個大的家屬。的確有不少的人都是好人，但在培京頓好人總是要失敗的：這一家人很勤苦的做工，那父親是一位結實的漢子。他們把房錢已經交到了一半以上了。但是他在達爾罕卑的一架升降機的變故上丟了性命。

其次那愛爾蘭的一家人來了，這也是一個大大的家屬；那丈夫濫酒，愛打孩子們——隣居的人每天晚上都是要聽見他們哭的。他們的房金總是遲延，但是房東對他們也還好；這兒是有一點政治的背景在裏面的，馬堯斯基納太婆雖不能明言，但那賴發梯家是屬於“戰訖掃”裏的人物，那是這兒附近的一些流氓痞棍的政治團體：你假如是加入那個團體，你可以放心，決不會有警察來抓你的。有一次老賴發梯和一羣弟兄把隣近的貧苦人家的牛偷了來，

在屠場背後的一家舊的小屋裏殺了來變賣了。他被抓去僅僅關了三天，又歡天喜地的跑了出來，連在屠場裏的工作都沒有失掉。但是他把一切的東西都消磨在酒裏去了，他失掉了他的筋力；他有一位兒子是位好人，他一手一足的把那家屬支特了一兩年，然而他接着便得了癆症。

在這兒那馬堯斯基納太婆又插說了幾句——說到這家居的不吉利上來。她說凡是住過這間屋子的人總有一個人要得瘋症。這不知道是甚麼原故；這座房子或者是它的建築法總有些甚麼毛病——有人說這房子因為是在月亮開始死魄的時候建築的。這種房子在培京頓是隨處都是。有時候你可以特別指出那是那一間居室作怪——無論任何人你在那居室裏睡過後一定會死。在這家房子裏開始死的是那愛爾蘭人，其次是波赫米亞的一家丟了一位孩子——那是否肺病很難說，因為那孩子們都是在屠場裏作工作的。在那些時候關於童工的年齡沒有法律規定——只要不是吃奶的嬰兒屠場裏都要。關於這句話那聽的人又有點不懂，馬堯斯基納太婆又來加了一次說明——說用十六歲未滿的童工是犯法律的。他們說，那是甚麼緣故呢？他們是想到要叫施丹尼士樂瓦斯去做工。噫，那可不用擔心的，馬堯斯基納說——有法律又是有法律的說話，那只消迫着你假說孩子們的歲數罷了。你一定會有人想知道那立法者究竟希望他們怎樣；這兒有些家族是除掉孩子們便無法維持的，而法律沒有另給他們一條生活的道路。一位男子你在培京頓往往幾個月都找不

着工作，你要是一位小兒那倒是很容易；常常有些新的機器出來，那屠宰業主們使用小兒來運轉就和大人的效能一樣，而只給三分之一的工錢。

話頭又回轉到家屋的本題：又其次的一家人是死了婦人。那是在他們將近要住滿四年之後的事，這婦人照例每年是生一對雙生子——在他們搬進來的時候你已經就不能數清了。自從那女人死後，那男子一天到晚要進工場，就留孩子們在家裏胡亂——鄰居的人時時也來照拂他們，因為他們差不多是會凍死的。到後來有三天他們的父親沒有回家，才曉得他是已經死了。他是約翰公司的“地皮手”有一條負了傷的牯牛絆脫了，把他撞在一根柱頭上粉碎了。於是那孩子們便被人領起走了，而公司就在那向一個禮拜又把房子賣給了一團的殖民。

就像這樣這位掃興的老婦人談說着一些可怕的故事。那有多少程度的誇張——誰個能夠知道？但那也實在是近情近理的。就拿肺病的一件來說罷。他們關於肝病也並沒有甚麼智識，只是曉得那使人喀嗽而已；他們有兩個禮拜以來已經就在關心着安達南教的喀嗽的聲音。那好像要把他全身都喀翻的一樣，而總不止息；待他吐在地上的時候你可以看見那痰裏會帶着一條紅絲。

但是這些話頭比較起後來的說話那差不多是等於沒有甚麼的。他們開首問那老婦人，些少的數目看來是儘可以付的，為甚麼一個家屬總不能付清；馬堯斯基納太婆對於他們的數目加以反駁——“你們說十二塊錢一個月；但

那是沒有把利息加在內的啦。”

“於是他們便凝視着她。他們叫道‘利息!’”

“未清的餘額你們要負利息的，”她回答他們。

“但是我們是不交利息的啦，”他們三四個人同時的叫出。“我們每個月只消給十二塊錢。”

她聽了這話笑了他們。“你們和其餘的人都是一樣”，她說“他們騙了你們把你生舌活剝了。他們賣房子絕不會不要利息的。你們把契約拿出來看罷。”

於是那埃爾池邊 達奶奶心裏滿含着一種恐怖的沉悶，她把她的金庫打開，拿出那已經使她悶死悶活悶過了好幾次的契約出來。他們圍坐攏來了，差不多連氣都不敢出，在那老婦人讀出那上面寫着的英文的時候。“是的”，最後她說，“這兒不清說是有的：“今後每月並納年利七成。”

接着是一個死一樣的沉默。最後彼斐斯才低聲地問，就給私語一樣：“那是甚麼意思呢？”

“那是說，”老婦人回答，“你每月除繳納十二塊錢之外，還要付七塊錢的利息。”

又是一聲也沒有響的。那有點難過，就做像一個噩夢一樣，你覺得你下面的東西突然虛空了起來，你只覺得往下沉，往下沉，沉到無底的深淵。就好像在一個電光石火之中他們看見了他們自己——一些無可挽救的運命的犧牲，被人逼迫着，追扼着落在死命的牢籠裏了。他們的希望中一切的空中之樓閣都在他們的耳畔破拆作聲。——而

那老婦人還是不息氣的在談說。他們很希望她不要再說了；她的聲音聽起來就像一匹不祥的烏鴉在叫。攸斐斯坐着擦拳頭，一顆顆的汗珠出在他的額上。在溫娜的喉嚨裏有一個大的包塊，那把她的呼吸窒塞着了。繼後埃爾池邊達突然的悲叫了一聲，破了沉默，瑪利亞也拚命的抖着兩手，啾啾的啜泣起來。

他們哭叫一陣自然是無益的。那沒推移的定型的命運，那馬堯斯基納太婆，儼然坐在那兒。是的，那的確有點不講禮，但你講禮又會怎樣？他們自然是不會知道的。也沒人想要他們知道。但是便是寫在契約上，就那樣便够了。時候到了他們自會曉得。

勉勉强強的他們總算把客人送走了，他們那晚便傷心了一夜。孩子他醒來看見有點奈怪，他們哭起來，但也沒有去安慰他們。到了天亮，不消說他們大部分的人是要去上工的，屠場不能夠為你的悲傷停止它的工作；但是在七點鐘的時候溫娜和她的繼母站在代理人的辦事室的門口了。等他一來他告訴她們，是的，她們要付利息的。於是埃爾池邊達奶奶便抗議着大罵起來，弄到不少的人站在窗外來看熱鬧。代理人照舊是泰然自若的。他說，他真是覺得對不着。他不曾告訴她們，只因她們是應該曉得的，欠了債自然應付利息。

就那樣她們走了，溫娜走到屠場去，等在中午的時候看見攸斐斯，把話告訴了他。攸斐斯平靜地聽了她說——他在那時候已經是把心腸決定了的。那是運命的一部分；

他們總得要應付一下——他又把他慣愛說的話回答道，“我要更多做一些工。”那一時自會擾亂他們的計劃；或者怕要使溫娜到頭是不能不去做工。於是溫娜說，埃爾池邊達奶奶決心要小施丹尼士也要去做工了。那一家人全靠攸斐斯和溫娜來支持，那是未免不近情理，——他們也應該盡力來幫湊一下的。攸斐斯顯然是不高興這個想法，但他現在把眉頭紮起來，慢慢的點頭——是的，那或者是最好的方法：事到而今他們大家也就只好犧牲了。

於是溫娜從那天起便去找工作做；晚上瑪利亞回家，的時候說，她會見一位姑娘姓雅賽梯德的，她有一位朋友在布隆工廠的包裹房裏做工，她可以在那兒為溫娜找一個工作；只是那婦長是喜歡禮物的人，你要向她求工作，你總得要送十塊錢的鈔票在她手裏。攸斐斯對於這話也現在絲毫都不驚異了——他只是問那工錢究竟有多少。於是交涉開始了，在一次會面之後，溫娜回來報告說那婦長好像喜歡她，她說她現在雖然不能決定，大約她可以把她安置在縫火腿皮的工作上，那一禮拜可以得八元或十元的。瑞利亞聽了安慰了她一番又說，那便是要你送禮物的話了；於是家裏人又說了一番焦心的話。那工作是在一個地窖裏做的，攸斐斯不願意溫娜在那樣一個地方去做工；但是那却是不吃力的工作，你一個人總不能事事如意的，於是到頭溫娜手裏拿着一張十塊錢的鈔票，就好像要把她的手掌燒穿的一樣，又走去見那婦長。

在這時候埃爾池邊達奶奶把施丹尼士引去見了一位

教士，證明了他實在比他的年齡多得兩歲：得到這個認可小孩子便開始到世間上來找飯吃了。會逢其適達爾罕車又安上了一套新奇的豚膏裝罐機，那錶台前面的專用警察看見施丹尼士和他的履歷。他微笑着告訴他去一一“這兒！這兒！”指示着。於是施丹尼士便走了一條根長的石廊；又登上一個階段，那把他引進了一間用電燈照着的房裏。那新的豚膏製罐機安置在那兒作業。豚膏是在上一層樓製就的，那從機器裏噴成細小的噴泉，就給美好的蜿蜒着的雪白的蛇一樣，有點不好聞的氣臭。大小有種種不同的噴泉，那噴到了一定的分量，又自動的停止了，那奇妙的機械作一個回旋，又拿一個罐來接受着第二的噴出，如是噴到邊際，緊緊的一罐而坦平。這兒要需要兩個人形的物什來看守這一切的动作，每點鐘要裝滿幾百罐頭，這兩個人形一個要曉得每隔幾秒鐘拿一個空罐頭去替換，另外一個要曉得每隔幾秒鐘把那盛滿了的罐頭拿去放上一個托盆。

就這樣在施丹尼士孩子惶惑地拿周圍看了幾分鐘之後，有一個人走到他的面前，問他要做甚麼，施丹尼士答道“工作。”於是那人又問他，“你幾歲；”，施丹尼士答道，“十六歲。”一年有一兩次洲的視察官是要來在這屠場中盤桓，問問童工們的歲數約：所以屠宰業主也很留心着遵守法律，但那遵守的程度就恰好如目前的工頭兒把孩子的履歷接到手，過眼一下，把它送到事務室去登錄而已。於是那工頭兒叫開某一位去做別的工作，他便教這孩子

在那不知休息的機器的手腕轉到他面前來的時候趕快用一個空罐去接着；就這樣便決定了這施丹尼士孩子在這宇宙中的位置，那一直便繼續到他的陽壽完滿了的一天。時復一時，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他站在地板上的一個方足橙上從早上七點鐘站到中午，又從十二點半過後站到五點半，不准你略一移動，不准你別作思索，只是去安放空罐。在夏天那融化了的油臭會要悶他，在冬天那洋鐵罐皮會要冰凍他小小的手指在那不暖和的地底室中。有半年的工夫他一進去做工便黑得就和夜裏一樣，等他放工出來又是走進夜裏，他除在禮拜日之外他會看不見太陽的面孔。他換來的報酬是在每個禮拜的末日，他帶回三塊錢到家裏來，那是每點五分錢的他的工資——那恰好是目下在北美合衆國的一百六七十萬童工的工資總和之平均數。

在這期間，因為他們總還年青，希望還沒有達到它死滅的時候，攸斐斯和溫娜又在計算了；因為他們發現了施丹尼士的工錢比那利息還要稍稍多得一點，這樣一來凡事又和當初一樣了！他們說那孩子喜歡去做工，樂得得到一些工錢，這於他們不會是怎樣的內容；而他們也是彼此十分的相愛。

7.

一家人整整做了一個夏天的工，到頭他們存積了一些錢來够攸斐斯和溫娜兩人依着故鄉的家風舉行結婚典禮了。在十一月的下旬他們租了一間會場，把他們所有的新交都招待了來，那些人給他吃剩下一百多塊錢的賬來不够開銷。

那當然是慘苦的一個經驗，那使他們陷落在絕望的死悶裏。早不來遲不來，獨於來在這樣一個燕爾宜爾的時會！他們的結婚生活才是這樣一個可憐的起頭；他們儘管是愛，而他們得不到絲毫的休息！那是一切的情境都要向他們叫出，他們是應該歡樂的時候；神異在他們的胸中燃燒，只消一些兒微風便要閃出火焰。他們由愛情實現的苦處便搖落到他們的最深處了——他們是那麼的孱弱要呼求一些兒的安息嗎？他們袒開了他們的心胸，就像春天的花，而無情在殘冬落在他們的身上。他們在懷疑，恐怕世間上愛情開放出的花再沒有像他們那樣受人摧殘，受人蹂躪得厲害！

在他們的頭上，毫不容情地有貧窮的皮鞭在響；結婚後的早晨它看見他們在睡，在天未見亮之前，便把他們鞭打起去上工。溫娜疲乏得幾乎不能站穩；但假如她一失業那他們便要沉淪，她假如在那一天遲了刻，那他一定是要失業的。他們通同去上工去了，連那施丹尼士孩子，因為把香腸和藍菜吃得太多，身上有點不好，他也去了。在那一天整天他站在那豚膏機器前面，支持不牢，總是想睡；工頭兩次用腳就醒了他，又才勉強把飯碗保持着了。

等他們一切都恢復了原神足足費了一個禮拜的工夫，在這期間，孩子放獺，大人發脾氣，一個家庭不是一個好過的地方。不過只有攸斐斯是始終沒有發脾氣的。那是因為有溫娜；只要一眼看見她總立刻可以使他自制。她呢是十分敏感的——她是不適宜於這樣的一種生活；等他一想到他，那一天會有一百次，他一定要擦擦自己的手又沒身在面前的工作裏。他自己心裏說，她在他的分上未免太好了，他有點害怕，因為她成了她的。他渴想她真是這樣的長久；然而現在到了一個時候他知道也沒有應得她的權利；她之信賴他，那只是由於她的善良，並不是由於他的美德。但是他決心要使她永不會看出這一層，他要時常留心着不要表示出自己的醜惡的私慾；他就連極小的事情都要注意，就如自己的態度，自己在不高興的時候破口亂罵的習慣。溫娜的眼裏很容易地有眼淚出來，她很哀憐地看着他——那使攸斐斯的心機真是匆忙，他在一個決心之上又加上一些決心。自從有生以來，在攸斐斯心裏的確是從沒有這樣多的事物起伏過的。

他不能不保護她，他在周圍所能看出的恐怖他不能不為她而戰鬥。他是她的靠背，萬一他一失敗，那便是她的沉淪；他要把他的手腕來擁抱着她，把她從這世界的面前掩藏起來。在他工作上的操作他現在是已經明悉了。那完全是一個互相鬥殺的戰場，你一落後便立地倒塌。你不要把便宜送給別人，你只好等別人把便宜送給你。你要在你的心地充滿着懷疑和憎恨；你要知道你的周圍都是惡

鬼，那都想騙你的錢，利用各種各樣的品德來設下圈套。開商店用種種欺騙把他的玻璃窗裝璜起來引誘你；那路旁的圍牆，街頭的燈柱電桿，都是點滿了的欺騙。那雇用着他的大公司騙了他，騙了這全國——從頭至腳底只是一個蠻大的欺騙。

攸斐斯那樣說，說他把甚麼都看透了；但那也實在是可憐，因為競爭是完全說不上來的——別人是得到了那樣多的便宜啦！就把他自己來說，他對於溫娜真是叩頭禮拜的想盡自己的責任，而僅僅一禮拜過後溫娜很殘酷的受人侵害，是他怎麼也不能應付的一位敵人的打擊。那是大雨傾盆的一天；是十二月，一身打得漉漉，終日坐在布隆公司的地窖之一裏那決不是可喜可賀的事情。溫娜是一位女工，她是沒有雨衣一類的物品的，所以攸斐斯把她引去坐上了電車。那電車軌道都是一些想找錢的紳士們的私有物。市會通過了一種條規要他們換票，他們冒起了火來；他是開始是規定下但凡換票是只有徵收車費的時候才交付的；後來愈見頑惡起來，他們又有一個規定——是乘客自己要請求換票，車長用不着先交。溫娜是受了說咐的，說她要換票，但她不好說出口來，她只是坐着等，眼巴巴的望着那周圍的車長，怪他要幾時才可以想到自己身上來。到頭她要下車的時候到了，她請求換票，遭了拒絕，她不懂是甚麼道理，便開始和車掌理論，她說的他們車掌一句也聽不懂的言語。給了幾次警告之後，那車掌拉動鈴子，電車開動了——溫娜便哭了起來。在前一站她自然

放下車來；因她已經沒有多的錢，所以剩下的路只好在回家的大雨中走到工場。所以她坐着整天都在發抖，晚上傾盆的時候她的牙關只見格塔格塔的打戰，她的頸子也痛，背也痛。往後兩禮拜她害了一場大病——然而她每天都還是要拖着去上工。那婦長對於溫娜特別的苛刻，因為她想在結婚時拒絕了她的請假，溫娜一定是懷恨在心的。溫娜心裏也在想那位婦長是不高興女工們的結婚——大約是因為自己老了，面孔不好看，不能嫁人的原故。

像這樣的危險，使他受虐害的，隨處都是。孩子們一到這兒來也沒像在家鄉。那樣健康了；但他們怎能知道那家屋是沒有通水的設備，十五年間的污水淤蓄在屋下成了一個大塘？他們怎能知道知道所定的那淡薄無帶青色的牛奶，才是滲了水，加了佛爾馬林的防腐劑？在家鄉時孩子們一有毛病，埃爾池邊達奶奶一定要去採些草藥來便把他們醫好了；現在她。不能不到藥店裏去，買求一些粉末——那些粉末都是隨意的湊集，她怎能知道？他們的茶和咖啡，他們的砂糖和粉，都是受過醫治的；他們吃的罐頭青豆才是硫酸銅或銅綠染成，他們用的菓子醬才有亞尼林的洋紅著色，他們怎能了解？作與他們就知道，那又甚麼裨補，在周圍幾英里內不是沒有別種東西可以買出的嗎？嚴冬會來了，他們須得擲節一些錢買寒衣和寢具；但他們能擲節得好多，那是絲毫不管的，他們不能夠把任何的東西都拿來取暖。在商店裏所販賣着的衣裳都是用舊棉襪所做成的，那僅是從新彈製過一道。他們

要出些高價呢，那他們可以得到一些加上了裝飾的衣裳，不然便是受騙；真正的品物他們就用錢，就用人情，都是得不到手的。采德危拉斯的一位年青的朋友，他最近才從外邊來，他在亞緒朗德路的一家商店裏做書記，他很高興談到他的老板怎樣誑騙那全無經驗的鄉下人。買主希望買一架鬧鐘，那老板把兩架完全同樣的貨色指示給他，說一架只管一塊錢，一架要一塊七角五。問他爲甚麼價錢兩樣，他告訴他第一架叫得短，第二架叫得長，他實地試驗給那買主看，第二架實在是轉長過一半；。位買主看來好像是肯睡懶覺的人，他便情願買了那更貴的一架：

有一位詩人是在這樣唱：

“青春不再燃 焦慮已消退
心境漸深潛 行爲轉高貴”

但這所謂焦慮似乎是沒有說到那沒有錢的慮焦，那是那樣無異藏的苦痛，那樣的頑固，那樣的渺小，那樣的醜惡，那樣的卑劣——不是你高貴的行爲所能動移，也不是你深潛的情緒所能美化。那是一種焦慮是一般的詩人所不過問的，關於它的字彙，你在詩人的韻本子上尋找不出——它的詳細的情形是不容許在上流的社會說及的。我們舉一個例罷，在喜歡優美文藝的人們裏面，你去談到一家貧窮人怎樣和着臭虫一道生活，那臭虫會怎樣的使他

們受難，使他們不便，使他們下流，他們怎樣的想用些血汗錢去免掉那臭虫的痛苦，你談說這些，你能喚起那文學青年們的同情嗎？攸斐斯的一家人也就是在長久的躊躇不定之後才決心花了二角五分錢去買了一大包殺虫的藥粉——那靈效如神的藥粉，然而事實上是含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石膏，那種無害的土粉是連兩分錢也不值的。效能自然一點也沒有，頂多你可以希望有幾匹偷油婆背時，把那粉末吃了之後又去喝了水，弄得在肚裏成就了一尊石膏的塑像便丟了性命罷了。這些情形他們自然不知道，但也沒有再多的錢來丟，所以他們便只好把自己的殘生委任於以後更痛苦的災難而已。

還有是那安達南斯老爺。冬天來了，他做工的地方是暗黑而不暖和的地底室，在那兒你終日可以看見你的氣息，在那兒你的指頭有時會要凍僵。所以這老人的咯嗽便愈攪愈厲害，等到後來簡直不見停止，他在工作室裏成爲衆惡的對象。還有更難堪的事情碰着他；他做工的地方，是要足踏着一些鹵汁的，那已經早把他的新皮鞋咬穿了，他的脚疼痛起來，一天一天的痛得很厲害。究竟是中了毒，還是受了傷，他自己說不出來；但他問別的工人，才知道那是很尋常的事——那是一種鹵疽。你每人早遲都是要得的，只要你一得到，那目前的工作你便不能再做下去了。你假如不走，痛是不會好的，到頭你的脚指還要斷下。然而安達南斯還是沒走，他目擊着一家人的受難，他也記得那是費了怎樣的手續才找到一個工作在手裏的。所以

他便把他的脚包起來，一面東跳西跳的跳，一面喀着，到後來他終竟支持不着，就像解了體的一個玩具一樣潰頹了下來。別人把他搬到一個乾地方去，把他放在地板上，到晚來兩個工友把他攙扶着送回家去。那可憐的老人便伏床不起了，儘管他每天清早拚命的要想起床，然而到頭還是不能破。他睡在那兒，喀來喀去的喀，白日黑夜都在喀，喀到骨瘦如柴了。等他瘦得來肉都沒有多少的時候，骨頭骨節都突露了出來——那真是一種使你怕看的情形，連使你想都怕想。有一晚他來了一陣的噲喀，接着便有一條血的小河從口裏流出。家裏人恐慌了，趕快去找醫生，花了五角錢得到一句話是已經無法挽救了。慈悲的是那醫生說這句話的時候，沒有使安達南斯老爹聽見，因為使依然還堅決的信仰着他第二天或者第三天還可以起床。公司送了話給他，說他們是替他把位置保留着的——或者倒寧可說是攸斐斯買賄了一位工友請他在一個禮拜日的下午來這樣說的。安達南斯始終信仰着這句話，就在第三次的更厲害的開倉大吐的時候；後來在一天清早他們終竟看見他是僵硬了。家道又不好，雖然使埃爾池邊達奶奶大過意不去，然而一切的葬儀的舊禮也就只好從略了；他們只買了一架棺材，雇了一乘婦人和孩子們所坐的馬車；攸斐斯已經長了不少的智識，一個禮拜的整天他便費了來採辦這些事物，他始終留心着不要受別人的欺騙，使他多花錢。安達南斯老爹和他的兒子在森林裏面是同住了二十五年來的，這樣就分離了真很難受；或者

攸斐斯把他全部的注意同是也集中在了他的家庭，他想到要營喪儀便會破產，他是沒有時候來沉沒在追懷和悲哀裏的。

嚴烈的寒冬終竟到了。在森林裏一個整整的夏天那林木的枝葉都在爭求光明，有的是斷折了死了；於是來了那暴怒的狂風，猛烈的冰雹，把這些樹枝的弱者投散在地上。在培京頓屠場的光景也恰好是這樣；這全地方都是惡爭苦鬥的修羅場，時辰已到的人便一羣一羣的死去。一年之中他們作爲這座大屠殺機的齒輪而活動；但是現在新陳代謝，修殘補廢的機會來了。肺炎和感冒在他們之中橫行，找尋那已經拖弱了的機構；癆病所播下來的種子，那一年的收存便在這個時候了。有冷酷的罡風吹來，有冰雪的狂颺，一切都是毫不容情地試驗你的瘦筋薄肉。遲早有一天有一個人一不見上工，那沒有一刻的拖延沒有慰問，也沒有弔唁，立地便是一位新手換上。

新手在這兒是成千成萬的。一天到晚屠場的門口都是被失業的沒錢的工人佔領着；他們每天清早真是幾千幾千的來，爲生存的競爭而相互作戰。冰風和寒氣是不能使他們辟易的，他們隨時都在你的手邊；他們在日出之前的兩點鐘，就是在你開工之前的一點鐘，你順手便可以找到。有時候是他們的臉凍了，有時候是他們的腳，是他們的手；有時候是他們全身都凍了——然而他們還是要來，因爲他們沒有別的地方好走。有一天達爾罕在報上廣

告着要兩百工人來搥冰；那一天周圍兩百方英里的無家無食的市民都衝着雪走來了。那晚屠場區的警署算收容了八百人的光景——他們就給蓋瓦的一樣，你睡在我的膝上，我睡在你的膝上，把各間收容所都裝滿了，還重見重的在廊道上也睡着，等那警察來把門關上了，留了好多人在外邊受凍。到第二天，天不見亮，達爾罕牟前面聚集三千人，警察鬧到臨時動員，恐防會有騷動。於是那工頭兒們從中選了二十名的大漢子去，那“二百”兩個字說是手民的排誤。

東面四五英里的地方有那大湖，罡風便是從那兒吹送。有時在夜間寒暖計要降到零度以下十幾二十度，清早街面一街的積雪要堆積到第一層建築的窗眼的邊際。我們的朋友們走去上工的街道是沒有鋪街面的，都是深山大壑的高低不平；在夏天大雨之後，你回家時涉水要涉到你的腰部；到了這冬天，你早晨天未見亮，晚上斷黑以後，要通道那條街，那真不是一個好玩意兒。你可以把你所有的衣裳來包裹起來，然而你包裹不了的是你的筋疲力盡；有多少人和這積雪的鬥爭失敗了，倒下去便長眠了。

假使這對於男子已經很殘忍，那你可以想，對於婦人和孩子們會殘忍到怎樣。有的可以坐車，假使車是在跑動着的時候；但你一點鐘已做得五分錢，就如像施丹尼士那樣，你當然不敢妄想更費多一點去坐兩哩路的車。孩子們一定會包藏在一張大披肩裏把兩耳都裹着，纏得緊緊的，讓你不能看出他——而依然有意外的事變。有一天二月

的寒早，那和施丹尼士同在豚膏機上做工的孩子來遲了一個鐘頭，痛得發抖。別人把他解開一個人才猛力的搓他的耳朵；那耳朵們才是凍僵了的，只消兩三搓便搓斷下來了。有了這件事情的結果，那施丹尼士孩子想到寒氣上來，差不多就和狂人一樣害怕。每天要上工場的時候，他總要哭起來鬧着不想去。簡直沒人把他有法，因為你恫駭他也是無用的——你看他好像不能自主，有時候你甚至於怕他就會驚風的一樣。到後來得到一個方法了，他去的時候總和攸斐斯同去，而回來的時候也同路回來；在積雪太深的時候，攸斐斯便揹着他走。有時候攸斐斯下工得很遲，那真可憐見的，因為那兒沒有小人等候的地方，只好立在門口或在殺床的一隻角落上。那孩子會在那兒睡熟，幾至於凍死。

在殺床上是沒有火爐的；人們在那兒做工就好像在嚴冬的露天裏是一樣。在屠場裏無論甚麼地方都是很少煖氣，除非是烹調室一類的場所，但在那兒做工的人真冒着莫大的危險，因為你一出來要到任何部分去，你身上除一件沒袖子的襯衫之外沒有甚麼，要去在那冰天雪窖的廊鐵上去走。在屠床上你還要為牛血所噴，而那血立地凍集起來；你假如要靠一下枕頭，那你便會膠在那上面，你假如要把你的手放在刀身上，那你擔心便會扯脫你的手皮。工人們愛把報紙或破麻布口袋來纏在腳上；這些為血所浸透而凍集了，凍集了又浸透，浸透了又凍集，等到夜深回家，就像兩隻象的脚桿一樣。時而偷背着工頭兒的

眼睛，你可以看見他們把脚伸進那熱蒸蒸的牛肚腹裏面，或者是跑到有熱水管的地方去。而在一切之中最殘忍不過的是他們差不多的全體——他們全體使刀的人——都是不能帶手套的，他們的手腕會結起白霜，他們的兩手會麻木，自然這兒便會出事了。而空氣裏面又充滿着蒸氣的那熱水管的蒸氣和熱血的蒸氣，因而你的眼光看不透目前五尺遠；而你是要和一些人在屠床上跑來跑去而那些人都拿着剃刀一樣風快的屠刀——好，這兒被殺的人假使沒有被殺的牛多，那倒可以算得一伴怪事了。

但是這一切的不方便他們都是不在意的，只要那不妨害他們的一件事情——只要他們能夠有一個地方吃飯。彼斐斯的中飯大抵是在他工作着的那個臭地方吃的，不則和他的同伴們一樣衝到那幾百家酒店裏的一家去。那些酒店是伸出來在拉他們的。屠場的西手是亞緒朗德路，這兒一街都是不間斷的酒店——一般稱爲“威士克牌樓”北面是第四十七號街，這兒一箭路的光景大概有六七家酒店，兩條街的交叉口叫“威士克尖頭”，那兒有十五二十英畝寬的地面，有一家造膠工場和兩百家酒店。

你可以走到那兒擇選你喜歡吃的東西：‘今天有熱豆羹和水煮黃芽菜。’“藍菜和熱蒸香腸——請坐。”“青豆羹和青烹羊羔——歡迎。”這些招帖印成各種的國語，也就和那各家的招牌是一樣，那是有種種的花樣和趣味的。有的叫“全家樂”，有的叫“一隅春”；有的叫“爐邊小集”，有的叫“灶頭庵”，“快樂園”，“逢仙館”，“夢裏城”，“情天

樂”等等。儘管他們要用別的甚麼雅號，他們總有一個共通的招牌，便是“工會本部”，表示着對於勞動者的歡迎；那兒總是有一個火爐，有一把坐椅在旁邊，有些朋友來談笑。這兒只有一個附帶的條件——便是你定要喝酒。假使你進去是不想喝酒，那立地便會請你出來，你假如走得太慢了一點，那你提妨你的腦袋子會被一隻啤酒瓶打破。但是一切的工友們都曉得這個規矩，都是要喝酒的；他們以為這是佔了便宜的——因為他們縱橫只喝得一杯，而他們可以吃一頓熱吃的中飯。但是，這在實際上並不一定實行，因為有時候有一位朋友，或許會招待你，那你便不能不招待他。更有別的人又會進來——是的，多少喝一點對於齒苦工的人縱橫是有點好處。等你轉去的時候你不會抖，對於工作更得到一番勇氣；死不愉快的獸性般的單調也不會妨害你——你一面做工一面會有種種想法出來，你覺得你周圍的光景更加有趣。然而在你回家的時候，你是又會抖起來的；所以你一定又要停得一次或兩次取取暖來和猛烈的寒威對抗。在這酒店裏也有熟食可吃的，你可以遲一點走回家吃飯餐，或者就索性不回去。於是你的老婆一定會出來找你，使她也一樣的受着寒凍；有時或者她還是帶着幾個孩子同路出來的——於是一家人便都浮到酒裏來，就好像一條溪流流向河的一樣。恰好像任為完成這個鎖鍊起見，屠宰業者給工錢是用支票，不准你要求現錢的；而在培京頓你拿着支票要想兌現那是只好去找酒店的，你難道不想吃一杯酒作為厚意的報酬嗎？

攸斐斯因為有溫娜，得以把這些情形免掉了。他在中飯喝一杯之外是絕不沉湎的，因此別人都稱他是不通方圓的家伙，在酒店裏不大受人歡迎，不免總要常常掉換地方。在晚上呢他總是一直回家，扶持着溫娜和施丹尼士，或者時而是叫溫娜坐電車。他回到了家裏之後，或者還要走回來，走過幾箭路的光景，背着一袋炭在積雪中踉蹌的回去。家庭並不一定是好可歡樂的地方——至少在冬天不會是那樣的。他們只能夠買得一個火爐，而這火爐又是很小的，那在嚴寒的天氣就連廚房都不能烘煖。這在埃爾池邊達奶奶和她不能進學堂的孩子們是一件大苦事。到晚上來他們都擠坐在火爐周圍，從膝頭上吃自己的晚餐；那時攸斐斯和約納斯各人吸着一管菸，嗣後他們為省炭起見把火滅了，便鑽進被窩裏去取煖。這樣他們總要很深刻的得到寒氣的經驗。他們是穿着衣裳睡的，連外套都不能脫，在那上面還把所有的寢具所有的衣裳都拿來蓋上，孩子們是擠在一間床上的，就那樣他們也不能保煖。睡在兩邊的一定會發抖而啜泣，總要爬到別的身上，想去爭那中心，因而便不免相鬪毆。這由菲薄的花板所構成的老房子和他們家鄉裏的住居大有不同，那兒的大而厚的房壁是內面塗石灰而外面塗泥的；在這兒寒氣的來襲他們就和一條生物一樣，像一位魔鬼佔領了他們的居室。他們會在半夜醒來，看見四面都是墨黑；有時或者可以聽見外面的咆哮，有時會和死一樣的寥寂——這倒是再壞也沒有的。他們可以感覺得寒氣從罅隙裏爬進來，把它冰冷的殺人。

的手爪伸到他們身上；他們一定會蹣跚着鑽進被裏去躲避它，然而躲避不掉。那會來，會來，一種猛惡的東西，一種在恐怖的黑洞中生產出的怪物；一種威力是原始的，宇宙大的，把那被拋向混沌和破壞的亡魂的慘難現形着的。那殘忍而且和鐵一樣的頑固；一小時又一小時地：他們必定會孤孤淒淒的握在他的手爪裏。假使他們要哭，那是沒有人聽的；沒有人幫助你，也沒人爲你講情。就那樣支持到清早——在這時候他們又要去做另外一天的苦工，你一點一點的衰弱下來，你一點一點的接近你從樹上被搖落下來的那一個瞬間。

8.

儘管在這樣的嚴冬，然而希望的萌芽還是不妨要從他們的心中迸出。那是就在這個時候。瑪利亞的生涯中有了一次大的冒險。

犧牲者是佗摩丘士·庫次列加，那位彈四絃琴的。每個人都在笑他們，因爲佗摩丘士是那樣的小巧，而瑪利亞會把他提起來挾在肘下走路。但這或者就是她使他迷戀了的原因罷；瑪利亞的精力絕倫實在是超越的勝利。在前次那晚的婚筵上佗摩丘士的眼睛差不多是沒有離開她過的；繼後也覺得她真正有一個赤子的心胸，她的聲音和她的暴威在他都不怕了，他成了一個習慣每禮拜日的午後便來訪她，這兒除掉在廚房裏面，在一家人裏面是沒有接

客的地方的，而佗摩丘士會把帽子夾在膝間坐在那兒，一次決不會說上半打話，在說話之前總要紅臉；等到後來是攸斐斯很誠意的把他的背打一下，叫道，“哦，兄弟，你來彈一曲罷。”於是佗摩丘士定會高興起來，他取出他的四絃琴來抵在他的頤下，便彈奏起來。他的精神便一往的發揚而成爲雄辯——那差不多是一種無禮，因爲在那期間他的眼光始終是凝視着瑪利亞的，使她終竟把臉紅起來，把眼睛埋下。然而佗摩丘士的音樂是誰也不能抵抗的；連小孩子們都肅靜的坐着傾聽，而眼淚要洩到埃爾池邊達奶奶的頰上。像這樣能够滲透到一位天才的靈魂裏，而分受他內在的生命之陶醉與苦惱，那真是一種高貴的特權。

而在瑪利亞方面由這個交誼更得到別的一些利益——一些更實質的利益。在公衆的聚會上大家總要請佗摩丘士來，給他一個豐富的報酬！凡是開會或者有筵席的時候他們便要招待他，他們曉得他爲人太好，一來一定是要帶絃子來的，他一帶來在別人跳舞時他一定是要彈的。有一次他膽大的向瑪利亞提說，要她陪着他去參加這樣的集會，瑪利亞接受了，他高興得不亦樂乎——自從那一次以後，他無論到甚麼地方都是有她同伴的，假如那喜事是他自己的朋友們的，那他定還要招待這家族裏面的其餘的人們。無論那一次瑪利亞去了總是要爲小孩子們帶一大籃的餅乾和火腿麵包回來，同時她一定還要把她自己見聞來的故事說說給衆人聽。在這些集會上她是只好

把她大部分的時間消費到飲食上的，因為她除掉和別的婦人或者老人們之外，她不能和任何的年青的男子跳舞，因為佗摩丘士是一位感情家，而且嫉妒得太厲害了，萬一有一位未婚的男子敢於把他的手去環抱着在瑪利亞的粗腰上，那他音樂的調子一定要走調的，

一個人在整整勞動了一個禮拜之後，而在禮拜六的晚上能夠希望着有這樣的一種疏散，那真是有不少的幫助。這一家人是太貧，工作太苦，他們不能有多的相知；在這培京頓地方一般的人照例是只能認識他們的隣居和同事的，所以這兒就好像好幾百萬個小小的鄉村。但是現在這家族中之一人得以自由自在翱翔她的天野了；所以每個禮拜總要談說到一些新的人物上來，——某某人是怎樣的穿着，她在甚麼地方做工，她的工錢多少，她又愛上了那一個男子，而這個男子怎樣把他情人棄了，她怎樣和別的姑娘不和，後來他們三人又成了怎樣；又有別的男子怎樣打他的老婆，把她找來的錢只是濫酒，把她全部的衣裳都進了當舖。這些話就是所謂三家村的流言；然而你一個人總是要找些話來說的。

那是有一天禮拜六的晚上，他們從一個婚筵上回來，佗摩丘士找到勇氣了，他把提琴匣子放在街上，談他的心曲；於是瑪利亞便把他擁抱着了。第二天她把這些話全盤告訴了他們，她很高興地叫着，因為她說佗摩丘士真是一個可愛的男子。以後他便不再用提琴來向她表示傾愛，他們只是在那廚房裏坐透幾個鐘頭，誰誰睦睦的互相挽抱

着；在那一個角落裏到底有些甚麼風光，那家裏人是視之不見聽而不聞地照例不管的。

他們的計畫是決定來春結婚，而他們的房舍就決定往在那屋頂小樓上。佗摩丘士的工錢是不菲的；這家裏人一點一滴的也在還瑪利亞的債，所以他應該早就可以自立門戶了——只是她是慷慨性成的和氣人，她看見那一家人所必需的東西，每個禮拜總是要花費不少的錢來為他們置辦的。瑪利亞實在是成為這一團人裏面的資本家了，因為她在這時候已經成為了一個很熟練的畫罐頭的女工——工錢是畫一百一十罐頭得一角四分錢，而她一分鐘能夠畫兩個罐頭有多。瑪利亞她自己覺得就好像她的手在攀着搖錢樹的一樣，隣居人的耳朵為她的歡聲所震聳了。

但是她的朋友們一定要搖頭，叫她把調子放低些；一個人不能夠時常都是走運的——意外的事變是常會來。但是瑪利亞是馬耳東風，她依然在計畫着夢想着她將來要為她的家庭所攫到的金銀財寶；就那樣在逆運終竟來了的時候，她的悲哀真是有些慘目。

因為她的罐頭工場閉鎖了！在瑪利亞看來就好像是太陽墜落了的一樣——那龐大的建築在她看來就等於是日月五星和春秋四季。但是那現在是閉鎖了！他們並不為她說明，事前也並不早一日給她一個通知；他們只在一天禮拜六貼出了一張曉諭，說工人們在那天下午一律解雇，至少有一個月不能復工！那全部就這樣——她的工作

是失掉了！

她問別的女工們是甚麼原故，別的人告訴她說那是新年的禮物期已經過了；那過後總是有一個時期閑寂的。有時候停不上半個月又會開工，但那是說不定的——一直閉鎖到夏天的都有。目前的情形很不大佳妙，因為那在倉庫裏做工的運送工人們說，存貨堆積到了望板，再繼續一禮拜的工便沒有地方來裝。他們把四分之三的運送工人解雇，那是一個更不好的消息，那是說沒有人來訂購罐頭，女工們說，那一切都是欺騙呢，你在畫罐頭，你高興得發狂一樣，因為你一禮拜要找十三四塊錢的工錢，你可以儲蓄得一半；然而你等到工場一閉，你又不不能不拿出來支銷，結果你得的工錢就只有你所想的一半。

瑪利亞回到家裏來，因為她是那樣一個性質的人，她總愛花砲連天不肯休止的，他們才開始把家裏大掃除了一次，接着她又跑出培京頓去找工作做，想填補那開業的期間。差不多全部的罐頭工廠都停了，一切的女工都在找事做，那正正可以明白，你瑪利亞是找不着任何工作的。於是他便想只商店和酒店去鑽營，這項失敗了她又遠遠的走到湖畔地方去，那兒都走有錢人於王宮大殿，你不懂一句英國話的人要去找些工作做，那是辦不到的。

那使瑪利亞失業的閑寂也影響到了屠床上做工的人們來；但他們所感受的却是另外一種方式，那種方式就使攸斐斯也知道他們所受的痛苦了。大的屠宰業主倒不

像罐頭工廠一樣，把工人解雇而停工；然而他們開始漸漸的縮短起工作時間來了。他們的屠床上總是要一批工人的，而且每天正確的七點鐘便要上工，雖然那時並沒有工作可做，只是要待等牛肉販子進了屠場把生意做好，牛爺從滑板上降臨的時候。那總是要到十點或者十一點鐘，那大家都覺得已經是够壞的了；然到現在的閑期，他們甚至於要遲到午後都沒工作給工人做。所以工人們是只好在那兒閑散，在一個溫度在零下二十度的地方！起初你可以看見他們在四處奔跑，或者像百靈鳥一樣角力，以取暖；但等中午一過，他們已經冷透了，倦透了，到頭牛爺降臨了來，全身將近凍僵，要動都很像要命。突然之間那工場又跳進了活動，無情的“速力策羣法”又開始起來！

在這樣的一天攸斐斯的紀錄有好幾個禮拜是僅僅只做了兩點鐘的工——那只管三角五分錢。有好些日子總算起來每天沒做上三十分鐘，而有時候更全無工作。平均起來是六點鐘一天，這在攸斐斯是六塊錢一個禮拜；而這六點鐘的工作得到手做，是要叫你在屠床上等到午後一點鐘，或者甚至是三點或四點。有時候臨到天黑了突然又有一大羣牛送來，你工人們不把來處理乾淨了是不能回家的，往往在電燈光中總是做到九時或者十時，或者甚而是十二時，一時，連吃口晚飯的時間都沒有。人是成爲了牛的奴隸了。那或者是牛肉販子想得到便宜價錢的原故——假使他們對於牛主裝出一個不買的樣子，那他們是很要占便宜的。因爲某種原故，牛市裏的草料比外邊的

市價貴——而你是不能帶自己的草料進去！有時火車也會遲到直遲到午後才來，因為線軌被冰雲封鎖着了的原故，屠宰業者定要在那天晚上來買牛，價錢可以便宜得一些，在這兒又要應用他們所定下的鐵則，是當天買來的牛，當天就要殺的。你要反對也是無益——工人們去和業主們開過好幾次的談判，然而回話總是那是定下來的條規，那沒有一絲一厘可以變改的。就那樣在聖誕節的前夜攸斐斯做到夜間一點鐘，在聖誕節日他更做到七小時。

這些都很壞；但還不是頂壞。因為儼管你工人苦工到底，而你得不到全薪。公司騙人的話有許多人是不相信的，攸斐斯起初也是這一流人；而現在他是領略到了一個俏皮的現實，就是說公司愈大，騙錢的本領也更大。屠場上有一條規定，便是你工人遲得一分鐘便要短扣你一點鐘；這是很經濟的，因為那位工人在那一點鐘內還拚命的要做工——那是不准你立在那兒閑散的。反過來說假使他是早刻到來，那你也得不到分文——雖然那工頭兒們可以在開工的哨子之前提前十分或十五分開工。而這種同樣的習慣一直要繼續過那一天；過剩的時間他們是決不給錢的——那算作“碎時”。你一個人可拚命的整整做了五十分鐘，只剩下十分鐘不滿足一個整時，那你也分文半邊都得不到的。就這樣所以每天的錢工就像是一種抽籤——一種爭鬥，工頭和工人間的爭鬥只是沒有露出水面，工頭總想趕快收工，而工人是總想拖延的。攸斐斯為這事詛咒那工頭兒，然而講起事實來那也不一定常常是

工頭兒的罪惡；因為屠業主是以生命的危險來恐駭着他們的——他們到一有落後的危險時，那把你一行的人鞭策起來“爲教會工作”不比甚麼事體還要容易嗎？工人們中的這句粗率的俏皮話，攸斐斯不得到說社是不會的。那達爾罕牟的大老板約翰斯對於教會和慈善事業是大肯樂施的人，所以工人們在一遇有特別令人不平的工作的時候，他們便要眉來眼去的說，“好，我們在爲教會工作？”

這些事件的結果之一是攸斐斯聽着工人們說到爲自己的權力而戰的時候，他不再迷惑了。他覺得他自己也喜歡爭鬥了，那屠擺工會的代表愛爾蘭人第二次又來找他的時候，他完全改變了態度接受了他。現在在攸斐斯看起來，那是一個很高妙的見解：工人們團結起來。集成一個戰線會打倒那屠宰業主！攸斐斯佩服得五體投地，不知道是誰個想出了這條妙計的；等別人告訴他，說這是美國全國的工人的家常茶飯，那他好像第一次才摸捉着了“自由國”三字的一點影響。代表告訴他，那自由國是只有靠着工人們的能够團結和組織的，所以攸斐斯。很願意盡他一分的義務。嗣後不及一個月，他家族中的做着工作的人全部都加入了工會，帶着工會的銅扣威風凜凜的滿意趁心。足足有一個禮拜的光景，他們真是高興，以爲一加入了工會他們所有的苦痛都已經解除了的一樣。

但是在加入工會之後僅僅十天，而瑪利亞的罐頭公司鎖閉了，那個打擊使他們踉蹌了起來。他們不了解，爲甚麼那工會不起來反對，瑪利亞在第一次去參加集會的時

候，她立起來關於這件事情作了一篇演說。那是一種選舉事務人員的會合，會場上是要用英語，這兒瑪利亞是絲毫不管的；她儘說她心裏所想說的話，她也不管你主席在案打鐵錘，不管你會衆中的怒吼和譴責，她自己的災難倒無足輕重，她是痛恨的正義的滅亡，她痛罵那屠宰業者，痛罵這容納着屠宰業者存在的世界；她那蠻大的聲音的洪濤在會場中生出震天價的迴響，她說了又坐下去自己招扇着，會是依然各自進行着的，在討論一位登錄書記的選舉。

攸斐斯在第一次去參加集會的時候，他也有一段趣事，但那不是他自己去尋求的。攸斐斯是存心去坐在一個偏僻的地方留心會上的進行；但他這種默默地四處瞻望的態度使他成爲了一個犧牲。通牟·芬納甘是一位矮小的愛爾蘭人，大而沉滯的一雙眼睛，兇狠的一個面孔，職業是“升降機手”，他這人有一半是瘋狂了的。在好久好久以前芬納甘在甚麼地方有過一次奇怪的經驗，那經驗的重担便落在他的身上。他一生的後半沒有甚麼，就只是想把那件事情讓人了解。在他說話的時候，他一手捉着他的犧牲的衣釦，他的臉愈見愈見的接近來——那真難受，因爲他的牙齒是很臭的。臭在攸斐斯倒還不甚要緊，他實在是受了驚恐。芬納甘先生的論旨是超等智慧之作業方法，他希望攸斐斯是曾經作如是想；凡是在他們眼前的同類中物事之表彰，由更高一級的平面看來，乃全爲無智。這些理論的展開的確是有些奇奇怪怪的無上的神祕；接着那

芬納甘先生又更加親密地說出他自己本身的一些發現。“假使乃想想飲車飲車酒，”他說着死釘着攸斐斯，而攸斐斯只是搖頭。“哞哈路，哞哈路，”那老先生又繼續着，“酒咯力量會影響到乃；唔咯話就係真話，那真咯會改變唔們咯寰境，那力量就係叫管大。唔咯年紀青咯價時，唔係歡喜飲車酒，他真係狼餐”——就這樣那芬納甘先生以不南不北的話表示出他的一個哲學系統，汗水在攸斐斯的額上冒了出來，他真是着急而且惶恐。到後來有一位工友看見他的受難，才走來解救了他；停了好一會他才找到一個人為他把情形說明了，而始終害怕着那矮小的愛爾蘭人又來找着他，他在室裏換來換去的換了好幾處地方。

然而會依然是在開着的。在那時他已經拾得了幾句英國話了，朋友們也會幫助他為他說明的。他們始終總是一個混亂的集會，一個時候總有半打的人起來說話，用的是英語的種種方言；但是說話的人總是絕端的認真，攸斐斯也是很嚴肅的，因為他懂得那是一種戰爭，而那戰爭是他自己的。自從他幻滅過一次之後，他賭過咒，說除他自己的家人之外，他不相信任何人；然而在這兒他發現了他有無數的共患難的兄弟，無數的同盟。他們的唯一的生機是工會，因而這爭鬥便成為十字軍一樣的戰爭。攸斐斯本來是一位信徒，因為他以為當個教徒倒也不壞，但是教堂和他是沒關係的，他把那樣的事情讓女人們去應酬去了。然而這兒有一個新的宗教——這個宗教曾經感化了他，把他全身的纖維都捉着了；他以一個新的信徒的全部的

熱誠來皈依，來奉行了。立陶宛人中有不少無工會的人，向這些人他總要拚命的勸說，為他們指出正途。有時他們很頑固，拒絕他的勸說，而攸斐斯，可惜的是不能常常的忍耐！他忘記了他才不久之前還是怎樣盲目過的——他依照着那赤十字軍的自元祖以來便以干戈的武力作為宏教的福音的那種辦法了。

9.

發現了工會的第一種成果之一是攸斐斯覺得有學英語的必要。他希望知道各種會合上的經過，想能夠參加進去；所以他着手向周圍留心，學會了一些單語。進了學堂的孩子們學習得很快，一定要教他一些；有一位朋友送了一本書給他，那裏也含蓄得有一點，溫娜會念給他聽的。於是攸斐斯心裏難過，恨他自己不能讀；殘冬時分，有人告訴他有一間夜學堂是不要束脩的，他便走去報了名。嗣後每天晚上他得從屠場回家的時候，只要來得及，他是一定要去上學的；只要來得及，就是半點鐘他都願惜的。那兒有人教他的會話和讀書——而且還可以教他些別的東西，可惜他沒有多的時間罷了。

工會也還給了他一個變化——那使他開始注意到美國的國度了。那是他第一次才知道了德模克拉西。那是一個小小的國家，那工會，一個模型的共和國；工會的事務是一切人的事務，而每個人對於它都有權發言。換句話

說，在工會中攸斐斯學到了談政治問題。在他所從來的本國是沒有甚麼政治的——在俄羅斯的人把政府看成一個雷電冰雹一樣的天災（譯者注：此所言乃舊俄羅斯帝國時代的情形，請讀者留意）。古代聰明的賢人不是在悄悄的說：“小兄弟，你低下頭，萬事便都不掣肘。”攸斐斯初到美國的時候，他已經想過美國也會是一樣。他聽見人說那是自由的國度——但那是甚麼意思呢？他在這兒找着了，那剛好和俄國一樣，佔有一切的只是有錢的人；假使你找不着一些工作，那會使你餓死的不是同樣的飢餓嗎？

攸斐斯在布隆公司起初做上到三個禮拜的時候，有一天中午有一個人到他那裏來，那是在做更夫的，那人問他，他願不願把戶籍填上，成爲一位市民。攸斐斯不曉得是甚麼意思，但那人把種種利益告訴他。第一步，那不要他花費分文，只是要他費半天工夫，而工錢是沒有減少的；等到選舉的時候他便可以投票——那兒就有點道理在裏面。攸斐斯自然樂於接受了，於是那更夫便向工頭兒說了幾句話，他便得到了半天的休息。才不久他要請一天假來結婚不見允許；而這半天的休假却不減薪——這有甚麼鬼道理，只有天才曉得！但是他跟着那個人去了，那人同時找了好幾位別國的新來的移民，波蘭人，立陶宛人，斯拉夫人，把他們都引了出來，外邊有四頭馬的馬車在那兒等着，已經有十五二十個人在裏面了。那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去觀光市街，而這一團人也真是歡樂，有不斷的啤酒送到他們手裏。就那樣他們跑下街去，在一座高大的大理石建

築之前停止着了，在那裏面他們接見了一位官長，那官長已經把戶籍表準備好了的，只等填寫姓名。於是每個人便挨次地宣一次誓，那誓詞是他一個字也不違得的，於是他們便承受着一張堂皇而有裝飾的文照，那上面有一個大而紅的合衆國的印，他們說是便成爲了共和國的一位市民而和大總統相等。

一兩個月之後，攸斐斯又遇着了那位人，那告訴他去“登記”的地方。後來選舉到了，屠宰場貼出了一個通知，凡是希望投票的人可以到九點鐘上工，同一的那位更夫把攸斐斯和其他的一羣人引到一家酒店的背室裏去，告訴他們在票的甚麼地方怎樣的填寫，接着又每個人給了他們兩塊大洋，便引他們到選舉場去，那兒是有一位警察特別監視着的。攸斐斯得到這樣好的運氣，他滿得意的跑回家去，才碰着約納斯，約納斯對他說鄉導者引他到一邊去叫他去投三次票，送他四塊大洋，他接受了。

而現在他進了工會才得到一些人把這全部的秘密告訴了他；他才知道亞美利加和俄羅斯之所以不同者僅在那德模克拉西的形式。支配着美國的官吏，能够貪賊受賄的人便先被選舉；於是這兒是一雙敵對的貪賊受賄的團體的，那名叫政黨，那個得到政權，那個便多得票數。有時候兩者的票數十分逼近，那便是貧窮人參加進去的時候了。在這屠場區是只舉行州知事和大總統的選舉的，因爲地方選舉總是民主黨的勝利。這個地方的支配者不消說就是民主黨的工頭兒，是一位愛爾蘭人，名叫埋克，施古

里。施古里是這州裏的重要的黨人領袖，聽說就是支考哥市長他都可以自由移動的；他的豪語是你一個屠場區可以裝在懷包裏面行走。他是一位大有錢的人——在這附近四處的大賄賂事件他有一隻手伸進去。例如攸斐斯和溫娜第一天所看見過那個大塘，那所有者便是施古里。他不僅有那個大塘，而且還有那座造磚工廠；他先把土啓來造磚，再命市上的垃圾運去填土，然而又在上面建築房屋來賣給窮人。不消說他又賣磚給都市的，照着他自己定的價錢，而都市走來用大車裝運去。不消說那附近的第二個大塘也是他的所有，那兒有臭水淤蓄着的地方；而切冰來賣的也是他；還有是假使別人所說的話可靠，是說他用水不繳稅，他造造冰廠的材料是用市的木材，而不繳納分文給公家。報紙有一時登載了這件事情，痛加抨擊；然而施古里買賄了一個人來自己承認那全部的醜事，又把他送到外國去了。聽說他那座造磚廠也是用同樣的方法建設出來的，建築工人的工資是在市費上開支，但是這些事情你要從工人們的口裏聽出來，那是很不容易的，因為像施古里那樣的大人物，無論任何人都要想去依附。只要有他簽名的一張紹介狀你在屠場裏便隨時都可以找着工作：不消說他自己也用了不少的工人，而他的工人是每天只做八小時，而得到最高的工資的。因此他也就得了不少的朋友，——而他這些朋友全部都是屬於那“戰訖幫”上的兄弟，那戰訖俱樂部的房子你可以看見是在那屠場外面的。那是最大的一座俱樂部的房子。而且是支考哥中的

最大的俱樂部；他們時而要舉行拳鬥，時而是鬥雞，時而是鬥狗。這兒鄰近的巡捕都是屬於這幫上的朋友，他們不惟不去彈壓干涉，而且還爲他們賣票。那位引攸斐斯去登了戶籍的是一般人所稱呼爲“印迭安人”的一個；在選舉期中一定有不少的這樣的人出來，在懷包裏面都是有不少的銀錢的，他們在這附近的酒店裏隨處都可以喝酒，而不給錢。人們說，這是別外一件事情——一切的酒店酒主人都是“印迭安”，假使你不加入，那你在禮拜日便不准賣酒，不准開賭博。在消防隊裏那施古里也是有同樣的勢力的，在這屠場區中的一切賄賂公行的地方他都有份；他在亞緒朗德路上建築着一大排弄巷房子，那爲他監工的人是作爲市廳的溝渠監察員而支用着公來的薪金的。自來水道的市監察員已經死了埋葬了一年有多，但還有人在支用着他的薪水。街傍通道的市監察員是戰訶咖啡店的一位酒吧老板——那怕他沒有本事讓你不贊成施古里的商人受點尷尬，

就是屠宰業者都很怕他，說話的人這樣說。他們很高興的相信着這一點，以爲施古里是民衆的友人，到選舉來時更公然的誇耀。屠宰業者想在亞緒朗德路上造一道橋，但是他們沒有找着施古里橋是造不成的；那“湧泉渠”的保成也是一樣，市廳恫駭着屠宰業者們說要把它掩埋，後來等施古里出來說話又才免掉了。“湧泉渠”是支考哥河的一條支流，形成着屠場區的南境的；那一平方英里大的屠場的一切污水都流進那兒，所以那簡直是一條真正

的大陽溝也一兩尺寬的光景。那有一條長的支流是沒出路的，污水便整天整日的淤蓄在那兒。脂肪和藥品是一同傾向裏面的起着種種奇怪的變化，那就是那湧泉的命名之所由來；那時常都在動。就像有大魚養在裏面，或者大的鯨魚在那深處翻身。碳酸瓦斯的汽泡會昇到水面上來又爆了，漾成兩三尺寬的大波。脂肪和廢物東一處西一處的結成硬塊，那渠水就像是火山的溶崖；雞雛們在那上面走來走去的尋找吃食，有好多次數不留心的外來人誤踏到那上面去，便立刻消逝了。屠宰業者總是放任着不管的，在那表面上時而會發起火來，燃得異常猛烈，讓消防隊跑來熄火的時候都有。後來有一次有一位發明家的外來人，他把那廢物通同集收到泥底船裏，運去製造豚脂；屠宰業主們得到了這個暗示，便通過了一條緊急的法令把那人禁止了，而他們隨後便自己來動手。這“湧泉渠”的兩岸凝集着很厚的獸毛，那屠宰業主們也把這收集起來清洗乾淨。

據一般的風說，這兒還有一些更奇怪的事情。屠宰業主有一些秘密的導管，每年偷用市的自來水量數萬萬加郎。報紙上滿登着這個秘密——並且還檢查過一次，查出了一些私設導管出來；然而沒人受過罰，而事態依然繼續着。其次是那凍肉的販賣，那包含着無限的恐怖。支考哥的人看見培京頓有不少的政府的檢查官，他們以為有這些官便可以使他們安心不至於吃壞肉；他們那裏知道那一百六十三名的檢查官是由屠宰業主們的要求所指定，

而是合衆國政府所雇用來保護那腐壞的食品在國內通行的。他們除掉這一點之外並無權威；因爲在市內和州內的販賣食品的檢查，那全權是操縱在培京頓的三種政治機關的領袖手裏！才不久有一位檢查官是醫生，他發現許多蓋了檢查印記的牛屍是有結核症，因此是含有劇毒的亨它曼因（腐肉毒素）的，屯在一處露天的月台上，準備要運到市裏去賣；所以他堅決的主張要注射炭素基——而就在那個禮拜便奉命免職！那激怒得十分的屠宰業主們甚至於逼着市長要撤廢那檢查局；就那樣以後對於收賄的行爲便再不敢有甚麼干涉了。據說單是對於結核牛的贈賄，每禮拜是二千元；對於在車上害霍亂症死了的豬也差不多是同樣的數目，你看那豬遲早是要裝在一個車箱裏送到印底亞拿州的曷羅普地方，在那兒製成精選的上等豚脂。

攸斐斯在一些同志的閑談中，逐漸逐漸的聽說出這些話，那些人都是逼不得已而做出這些事情的下手人。他每次都好像遇着一個新的地方來的人談說出了一些新的詐欺，新的犯罪一樣。例如有一位立陶宛人，他是在瑪利亞的恆星上當牛屠戶，那是專門殺牛來裝罐頭的；你聽他敘述那牲畜走到他那兒的情形，真好像是在讀但丁的詩或者左拉的小說。那好像是他們故意派些代理人到四鄉去專門找老牛，殘廢牛，病牛，來裝罐頭的一樣。有些是吃威士克的糟滓長肥了的，那叫着“食用牛”——其實是周身長着一些瘡塊。殺這些牛真不大好過，因爲你一把刀插

進去，那肉便會爆開，彈出一種腐臭的東西到你臉上；而你的袖子有血，你的手也染着的，你怎好去揩你的面孔，或者是眼睛？所謂“五香牛肉”便是用這種材料做成的，那在美西戰爭的時候所殺死的花旗兵比西班牙的炮彈所殺的還要多；不過那陸軍牛肉也並不是新的罐頭，那是在地窖裏藏了好幾年的舊貨罷了。

於是有一天禮拜日的晚上，攸斐斯坐在爐旁吸他的菸，和一位約納斯介紹來的老人談話，那是在達爾罕牟的罐頭房裏做工的；所以攸斐斯關於這大的，只有達爾罕牟專製的罐頭，那已經成爲了一種美國的特產品的，又知道了一些事情。他們在達爾罕牟公司的人真是一些點石成金的神仙；他們的廣告是“香菇清羹”，然而做的人却沒有看見過香菇是甚麼形像。廣告上的“紅燜子雞”——那就好像漫畫上的旅店羹，仔雞穿着膠皮鞋子在上面走過的一樣。或者他們是得到用化學方法來製造仔鷄——你誰能知道？攸屑斯的朋友說；那種混合物的材料是牛肚子，豬油，牛油，牛心臟，最後你假如還有在手裏的，便是牛胎兒的渣滓。他們把這些分成幾等，而賣出幾種價錢；然而那罐頭的內容却是同出於一個鍋裏的。其次是“紅燜香鷄”，“紅燜香鶉”，“紅燜火腿”，“五香火腿”——這五香工人們叫作羹香。“羹香”火腿是用燜牛肉的渣滓做成的，那是小得再不能用機器來切了；就是胃臟你只消用藥品來着染一下也可以不會帶白色的；火腿和肥胞牛肉的渣滓，洋山芋，帶皮連根；最後是那舌頭切下了的硬的牛喉

管。這些天才的雜燴做成了，加上一些像煞有介事的香料上去。攸斐斯的朋友還在繼續着說，假使你另外還有人可以發明一種模造物而可以少花費用，那從達爾罕牟公司一定可以得着大錢，但是有那麼多的鬼聰明在那兒活動了那麼好久的，我想要再發明怕也很不容易；那兒的人所歡迎的是希望他們所養的牛裏面有結核病的出現，因為那樣的牛更容易養肥；他們把全美洲的小菜店剩下的陳臭了的黃油買來，用一種搾縮空氣來“酸化”一下，把牛奶皮和着，又變成最上等精良黃油方塊向市場上發賣！在一兩年前屠場是有宰馬的習慣的——表面上是說製造肥料；但後來在報章上喧嚷了好久，說一般的罐頭都是馬肉。在現在屠場是禁止殺馬了，——這總之是算遵守着了。不過你時常可以看見有些尖角茸毛的物什在和羊子一道——你去對別人說，你們買的仔羔和羊肉多半是山羊肉，那也沒有甚麼妙用！

在屠場區中你還可以收集到別的一種有趣味的材料——那是工人們的種種疾患。在攸斐斯第一次和米德危拉斯第一次去參觀屠場的時候，他聽說一切的品物都是由死獸的屍骸造出，而這兒還有一切附屬的工業維持着，他大吃了一驚；而他現在曉得這些附屬工業也各各是一座小的地獄，那和它們的源泉屠宰房不相上下。每種工業的工人有他每種不同的疾病，一切的詐騙你外來的參觀者或者會不相信，然而這疾患是有目共觀的，因為工人們自身便是證明——你一般的只消叫他們伸出手來。

例如那鹽鹼房，那安達南斯老爹在那兒丟了命的；差不多沒有一個人的身上是沒有病的痕跡。你一個推運送車的人推到鹽鹼房去假使在手上些微擦傷了一點皮，那都會痛得你丟命；他一般的手指節都會被那酸液腐化斷。說到那屠手剝皮手刮骨手切肉手的一些用刀的工人，你可以看見差不多沒有一個人的拇指是完全的；存的每每是在那指根部便切斷了，只剩下微末的一些兒皮肉讓他可以勉強支持着刀柄。這些人的手那真是刀痕狼藉，甚至你就要想點數也數不清楚。他們大抵是沒指甲的，——每每連皮帶肉的一並削了下來；他們的指節都很龐大起來，因而一隻手就像一把扇子一樣。在烹飪房裏的做工的人，那聞的是蒸氣和惡臭，照的是不自然的燈光；在這種地方結核菌的胚芽可以活上兩年，而後繼者還每點鐘每點鐘都有新的層添。牛肉扛脚那要扛二百磅牛排上冷藏車裏的；每天清早四點鐘起便動工，那真是不輕巧的一項工作，讓你怎樣精悍的人都是不能支持上好幾年的。在那冰凍室怎做工的那最容易得癱症；你一個人能在冰凍房裏做工的年限據說只有五年。羊毛工人的手那和在鹽鹼工人的手一樣立地是要遭難的；因為羊毛在被擡之前先要用酸類去疏鬆毛根，而擡手便直接用自己的光手去擡毛，酸類便把他們各個指頭都侵蝕了。為罐頭食品做罐頭皮的人，他們的手也是一些傷痕的集團，而每次受傷都有化膿中毒的危險。在打印機上做工的人，因為速度很難追上，所以一個人每每着忙而切掉自己的手桿。還有他們所

說的“檯舉手”，那是用槓桿把死牛扛上樓板的。一房都是蒸氣霧氣，他們在一條橫梁上跑去跑來；老達爾罕牟在建築工場時並不曾為檯舉手的便宜設想，他們立着的檯道說來怕不上四尺高；所以他們總得彎着自己的身子，就那樣在沒兩年之間他們便成爲了一些猩猩。然而最壞的還是那肥料工人，和那些在那烹飪房裏做工的。這些人真是不好把給你參觀的人看，——因爲一位肥料工人的薰蒸那真可以拒絕你一位參觀的人於千里，還有在那坦克房裏做工的人，那兒一房都是蒸氣，而有幾個大藥槽是和地板一樣坦平，那工人便當心有墮落進那藥槽裏的危險；等他們一到撈上來的時候，那已經化成不成形狀的物什，——而有時還要隔幾天都不撈屍，那他們的全身除掉骨骼之外都化成達爾罕牟牌的純良精裝豚脂而問世！

9.

在冬季的初期家族們所得的工資足夠生活，而且還多少有點餘錢還債；但是攸斐斯的收入由一禮拜十元跌到五六元，那逕直無法再撐節了。冬天過了，春天又到來，他們的生活依然是手裏找來口裏吃，一月不做工便一家該餓死。瑪利亞失望了，因爲公司方面依然無復工的消息到來，她的節蓄已經是完全消費了。她現在只好把結婚的觀念丟掉；家族是不能離開她的——雖然她在形勢上不久便要成爲他們的累贅，因爲她的錢已經用完，那她是只

好靠着她的舊債吃飯。所以攸斐斯，溫娜，和埃爾池邊達奶奶每到夜深都是要焦慮着的，計算着他們怎麼說法維持，始可免掉飢餓。

就這樣他們的生活真是慘受着一種酷刑，他們沒有一瞬時可以免掉焦勞，沒有一瞬時可以離掉金錢的苦算。奇妙的是他們剛好免掉了一座難關，回頭又是一座。在他們體力的過勞之上還要加上不斷的精神的苦悶；他們幾乎終日終夜都是在焦愁，都是在恐怖的。這真個不好說是生，更幾乎難以說是存，他們覺得他們所得到的報酬真是太說不上了。他們無時無刻都想做工；而你一個人做盡了頭，纔是不容你生存在世上的嗎？

他們應該買的一些東西，和未能預料的一切費用，那真好像是永遠沒有盡頭的一樣。有一次他們用的水管凍了，爆了；因為他們的無知，他們去烘煖它，弄得一家都化成洪水。那時家裏的男子們都去上工去了，剩下那可憐的埃爾池邊達奶奶跑到街坊上大呼求救，因為她連怎麼去止水的方法都不知道，她也不知道那已經壞得來無法可救了。那實在是壞得有點程度的，他們後來才曉得，因為那修管鉛管之人一盞鐘要他們七角五分錢，另外一位在旁邊立着看的也要他們七角五，而一來一往的時間都要包含在內，還要叫你拿出物料費和一些雜費。其次是他們把正月份的房價拿去繳納的時候，那代理人警告他們，為甚麼還不保險。他們問是怎樣一回事，他把那契約上的一條指示給他們，那是說那房子是出了一千元的保險費的，

那保險的期限不兩天便要盡了。這個打擊又是落在那可憐的埃爾池邊達奶奶身上的，她問究竟要他們多少錢。那人說，七塊；那晚攸斐斯走來了，滿惡辣而帶着一個有決心的面孔，請那代理人一五一十的把他們應該要繳的費用都一概指出來。他說契約是簽了字的，他也滿學到了一些俏皮的語調了——縱橫契約是簽了字的，所以你代理人儘可以安心無須乎隱瞞。攸斐斯梭眼釘着那家伙，看他不費些兒躊躇圈套，便把那契約唸了出來。他們每年是要保險一次的，他們每年要上自來水稅，一年是十元——（攸斐斯暗暗的決心要把那水管取消）。更加上月賦和利息，假使市廳不修水道和街路那倒沒有甚麼使用了。代理人說，是的，你們無論是喜歡不喜歡，你們是不能推却的，只要市廳一有了那樣的決議。水道大約要他花二十一塊錢，街路用木板面是十五元，用大門汀是二十五塊。

於是攸斐斯又回到家裏；那總之是一種解救，儘管是最惡的消息，他們免得在受新來的恐駭了。他現在曉得了他們是怎樣的被人搶索；但他們是只好陷陣無法規避的。他們是只好去前進，戰鬥，打倒敵人——因為敗殘的事情連你想的工夫都不會有。

春天一來，他們是從那酷寒中解放了，那是大可慶賀的一件事情；但是薪炭的費用也只好挪用起來——剛好在這時候瑪利亞的食宿費斷了。於是暖天又有暖天的熬煎；他們知道了一年的春夏秋冬四季都是沒有好過的時刻的。在春天呢有它的冷雨，那使街道變成運河和溝渠；

爛泥的深沉讓你一架車半陷了下去，你就用半打的馬匹去拖，都是拖不動的。於是你每個人要去上工那不消說是不能不打濕腳；這在衣被不周全的男工是件苦事，而對於婦女和小兒那是更苦。稍停便是三伏暑天，讓你五股汗淋，達爾罕车的鞞蘇的屠宰房變成一座煉獄；有一次工人們爲日射病所擊，一天便死了三人。終日都是有熱血的大河奔騰進射，受着當頭的炎陽，在不动不顫的空氣中，那腥膻之氣真是够把你一個人打倒；一百年來的一切的老臭味會被熱氣融和——因爲那兒的牆壁棟梁是不曾經過洗刷的，那已成爲一百年來的污穢的乾餅。在屠宰房做工的人弄得一身都爲奇臭所浸透，你在五丈以外都可以聞嗅得着；那兒是說不上觀瞻上來的，儘管你是怎樣潔癖的人到頭都被吞沒在那不潔裏去了。你在那兒連要找洗手的地方都是沒有的，工人們在那兒和腥帶血的吃他們的中飯。他們一動起工來那他們便沒法顧到自己的臉面，他們在那兒簡直就和一位才生下地來的一位嬰兒一樣自己沒有辦法；那都好像還是小事情，你要一等到汗水從頸上流下，咬他，或者有蒼蠅飛來曬曬，那真是一種非刑，就好像把你活燒死的一樣。是因爲屠宰房的關係，還是因爲悶熱，那無從知道。只是一到熱天在那屠場區裏便有真性的埃及瘟疫的毒蠅發生出來；那真是難以形容——你可以說那各處的房廊都爲它們黑漆了。你是無法逃避的；你儘可以掩上你的門戶窗戶，但它們在外面嘯叫的聲音就像蜂子朝王，你只要一把窗戶打開，那它們就像一股暴風迎

頭向你撲打。

夏天，晴朗的夏天，那或者會使你想到鄉村的風景，有的山青，有的野綠，有的百靈鳥的清歌。然而在這屠場裏的人那是絲毫也不會夢到。大的屠宰機無情的運轉着。不讓你想到碧野，作成它一部分的男工婦女小兒，永不會看見一株青草，也永不會看見一朵紅花。在他們的東邊四五英里的地段橫陳着蜜其甘湖 (Michigar) 的碧波：但那有何用處？那在他們就和太平洋一樣遠隔。他們是只有禮拜日的，而到那時又疲倦得連路都不能走。他們是緊緊在那屠宰機上的，只好緊緊一生。屠場區的管事，監督，書記大抵是各種各樣的階級的人都有，只是沒有勞動階級；他們是蔑視工人的，連他們之中極下層的人也是一樣態度。有一位窮鬼一禮拜找六塊錢的薪資，在達爾罕牟記了二十年的帳簿，除此以外沒有做過別的事情的，他自己總覺得他是紳士，他的地位和屠宰房的一位最熟練的工人都是有天淵之別：他穿一定穿得不同，住也要住在別的一個區域，登廠的時間是兩樣，總之你可以擔保他絕對沒有和工人們鬪着手拐的時候。這或者也怕是由於工作性質的不同；總之你用體力勞動的人總覺得是另外一種階級。

在暮春時分罐頭工廠又開工了，於是瑪利亞又得以重新聽見唱歌，佗摩丘士的愛情音樂又彈奏起來，只是不免有些憂鬱。然而，那樣也沒好久，那僅僅支持了一兩月，瑪利亞遇着了一個天大的災難了。在她做罐頭盡工以來

剛好滿一週年零三天，她便失了業。

那說來很長。瑪利亞的意見是因爲在工會裏太活動過餘了。屠業主不消說對於各種工會都是有偵探的，而且他們在必要上還要盡力來買賄你工會的頭目人。所以一切的情形他們每個禮拜都要得着報告，而且他們的消息來得很快，每每在你工友們還不曾知道的時候，他們已經知道了。無論你是誰，只要被認爲危險分子，那你一定不會受工頭兒們的歡迎；而瑪利亞是總愛在外國人中去勸誘的。實際是怎樣那不用管，外面的口實是在工廠停工之前的三兩個禮拜，瑪利亞多騙了三百個罐頭的工錢。女工們是在一個長桌上做工的，一位婦人便在他們的背後走着，手裏拿着鉛筆和抄本，記下她們所完成了的罐頭數目。這位婦人當然並不是神人，她自然是會有些錯誤的：一有錯誤，那你便沒有辦法——假如你在禮拜六短支了一些工資，那你只好悶氣而已。但是瑪利亞沒有。到這一點，她就抗議了一下。瑪利亞的抗議也是沒中用的，因爲她只能說立陶宛語和波蘭語，別人不理她，只是笑她，弄得她發叫。但是現在瑪利亞是懂得幾個英國名詞了，所以弄得那位記數目的婦人滿不高興她。據瑪利亞說來她或者是故意記錯的：總之她要記錯，在第三次上瑪利亞便大冒起了火來，把事情開始鬧到了婦長面前，沒得到滿意，她又去找監督。這簡直是從古未聞的犯上作亂，但是那監督答應她回頭去調查，瑪利亞便以爲這是要給她的錢了：等了三天她又去找那監督。這回那位紳士把額頭繃起來

了，說他還沒有時候去調查：瑪利亞不聽任何人的勸告，在第三次上她又去找他，這回他冒起火來趕她去做工作。那後來是怎樣的她不知道，但就在那天下午婦長來告訴瑪利亞說，工廠已經不要她再費心做工了。那時候那婦人就當頭給她一棒，瑪利亞也怕是不會感覺到的：起初她還有點狐疑，繼後她憤慨起來，她賭咒說，位置是她的位置，無論怎樣她都不肯走開。結果她坐在那地板當中，便號啕痛哭起來。

這是一個殘酷的教訓；但是瑪利亞也太頑強了——她多少應該聽聽有經驗人的說話。那婦長告訴她，她第二次上工的時候應該先要曉得自己的地位；於是瑪利亞便趕出來了，他們一家人又來當面着一個死活的問題。

這一次是特別的艱難，因為溫娜老早便已經有孕了，而攸斐斯正在拚死拚命想掙節些錢的時候。那在培京頓就和臭蟲一樣多的產婆，那說起來是很可怕的，所以他決心在溫娜分娩的時候要找一位醫生。攸斐斯是一位很頑固的人，只要他一決了心，那是沒有移動的，這一回女眷們很反對，說那樣的事情要找男醫生很不方便，然而他總不聽。他們所能找到的頂便宜的醫生也要費他們十五塊錢，等清單來時或者還要更多；這兒也正是攸斐斯，他說就作興叫他不吃飯，他也要付這一筆費！

瑪利亞只剩着二十五塊錢了。每天每天她都在屠場區裏四處找工作，然而這兒卻總是找不到了。瑪利亞在高興時就是一位強壯漢子的工作她都可以做下的，但她一

失望起來也很容易，她在晚上回家的時候直是怪可憐見。可憐的人，她這次學到了她的課程了；她反復的溫習了十遍。一家的人都跟着他——就是說你在培京頓假如找得了工作，那無論或生或死，你都要緊吊着它。

瑪利亞找了四個禮拜，第五個禮拜也過了一半了。不消說工會的費她是停止了繳納的。她把對於工會的一切趣味都失掉了，罵自己是一位傻瓜，為甚麼要竄進了一個工會。她差不多快要決心說她是一位沒救的人了，有人來告訴她一個位置，她便去做了一位裝牛肉的工人，她之所以得到這個位置是因為那工頭兒看見她有一位男子漢的筋力，他便把一位男工開消了，找了瑪利亞來替代，給她的工錢比男工的一半稍稍多得一點。

在她初到培京頓的時候，瑪利亞一定是要鄙薄這種工作的。然而現在她又進了另外一家罐頭工場了，她的工作便是去裝那有病的死牛肉，就是彼斐斯不久才聽見別人告訴過他的。她是關閉在一間作工室裏，那兒你是看不見天日；在她的下邊便是冰凍室，把食品冷藏起來的地方，在她的上面是烹調室；所以她的腳儘管是立在水凍的地板上，那她的頭總是熱烘烘的熱得她不能出氣。一百磅重的牛肉要從牛骨上刮下來，從清早立到黑，穿着一雙重實的皮靴踏在時常蒸發着的大塘小蕩的地板上，生意一閑散幾時失業誰也不能保證，工作忙的時候又要超過一定的時間，做得她全身的神經都在震慄，油骨的刀一失時便會給她一個毒傷——那便是展開瑪利亞面前的新的生

活。但是因為瑪利亞是一匹烈馬，她只是歡笑去做她的工；她又可以繳納宿食費，維持家族的生計了。至於佗摩丘士呢——是的，他們是已經等了好久，他們還可以再等待一下。他們不能夠靠他一個人的工錢過活，而家族也不能沒有她的輔助。他一定要來拜訪她，坐在廚房裏，握着她的手，他是只好暫時自以此為滿足。但一天一天的佗摩丘士的四絃琴的音調愈見情激哀迫起來了；瑪利亞坐着緊緊握着手，流着眼淚，一身都在發抖，在那哀婉的音調中聽着那藏在她的身中要求生存的未生的世代的叫聲。

瑪利亞的經驗恰好來得當時，使溫娜免遭那同樣的運命。溫娜也是不滿意於自己的位置的，她的理由比瑪利亞的還要多。她自己的話連一半也沒曾對家裏人說，因為她知道那會使攸斐斯不安。好久以來溫娜早就看出她那一部的婦長，密司亨德生，已經不喜歡她了。在初她以為是她自己的錯誤，不應該在結婚的時候，要去請假。繼後她才斷定了那一定是因為她沒有時常送禮物去孝敬，——溫娜聽說那婦長是愛收禮物的人，她的厚情全靠禮物的多少來做比例的。但是到後來溫娜所知道的比這還更壞。密司亨德生是新來的人，好一向都沒有人知道她；但到後來才知道她就是那工場監督的前妾。好像是怕她說話，他才把她放在這兒的——那到頭也沒有收到多大的成功，因為人們有一兩次聽見他們吵鬧。她的性情很像那愛吃死屍的亥因擊鬣狗，她一進工場來那兒便成了一

個妖婆的藥鍋。有些女工和她的性格是一樣的，她們高興去迎合她諂媚她；她們愛說別人的壞話，於是爭論便起來了。更壞的是這婦長住在下場的私窩戶裏，和一位下流的紅面鬼愛爾蘭人，名叫孔諾爾的，同居，那人是外邊的暴力團的老頭兒，女工們上工下工的時節他是要和她們自由行動的。在閑期中有些女工們便跟着亨德生密司走往她的家裏去做賣笑的生涯——事實上那是一點也不過火的，有人說她把布隆工廠和這兒的營業已經一鼻孔打通。她有時候要引些私娼來和一些善良的女子一同做工，把別的善良的女子開除了之後又讓她們來繼承。你在这位婦長名下做工的人那下場的私窩戶整天都是要在你腦筋裏面繚繞的——這兒常常有一種風聞，就好像在夜間的屠場區的臭味一樣，只要風頭突然一轉換便要起來。周圍都是這樣的話；對面坐着的女工們一定要問你說，一面說一面要做些怪眼。在這樣的地方溫娜要住一天真很難過，但是只要你不怕餓死；而事實上她自己也難保，第二天究竟還能不能上工。她現在知道了，那婦長恨她的原因，是因為她是善良的有夫之妻；而那些沒三沒四的長舌婦之所以恨她也是同樣的原故，她們盡她們的全力總是要弄得她的生活難受。

但是你假如對於這些事情要規避，那屠場區是沒有你一個女人可住的地方；屠場區的女人惟其是私娼總要比你正經的女子好過。這兒是下流人的住居，而大多數是外國人，時常在餓死的境界上盤旋，而自己的生死就全靠

在一些工頭兒的一顰一笑，那就和從前販賣奴隸的販子一樣殘忍瘁猛的王頭兒；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不道德的事情正所難免，那也剛好和從前在奴隸制度之下是一樣。完全不能說出口的事情在這兒屠場區裏是公然的進行着，人誰也不以為怪；所以從前奴隸時代不同的地方只是沒有表示出來，因為主奴之間在人的皮膚上沒有黑白的區別。

有一天清早溫娜留在家裏了，攸斐斯根據着自己的偏見去找了一位男醫生，她平安地分娩了一位可愛的孩子。那是蠻大的一位男孩，而溫娜是那樣纖巧的身材，那看來真是難於相信。攸斐斯立着呆看着這位新來的小客人，好久他好像不能相信是事實。

這位孩子之來於攸斐斯是一件大事。那使他不可避免地成爲一個家庭的人；到晚上想到酒店去和朋友們談談心的那種心事，最後的餘脈都被打斷了。在目前再沒有甚麼東西使他有對於這孩子一樣的留心 and 關照。說來也很奇怪，因為攸斐斯對於小兒是從來不感興趣的。然而這回的却是一個異常的孩子。那孩子有一雙透明的小而黑的眼睛，頭上周圍都是細而黑的茸毛；他是他父親的活的塑像，每個人都這樣說——而攸斐斯覺得這是一種滿高興的事情。這項小小的生命會在那樣的情景之下來到世間，那已經是够奇怪的事實；而他更還有一個滑稽的模倣，鼻子酷肖他的父親，那真是有點意外。

攸斐斯心裏想，這怕正想表示出那是自己的孩子罷；是他的和溫娜的，該他們照管它的終生。攸斐斯差不多是從來沒有過這樣有趣的東西——而這是一位孩子，你想到時候，總會覺得是一種奇異的所有物。那會長成爲一個人，一個人的魂魄，而有它自己的性格，有它自己的心思！這樣的想念一定要纏繞着攸斐斯，使他充分的感覺着一切奇異的而幾乎是痛苦的興奮。他是滿得意這位小安達南斯；甚麼些小的事情都關心——他關心它的浴沐，衣被，飲食，睡眠，而發出種種的奇問。他總奇怪那孩子的腳未免太短，這樣心事隔了好久才去掉了。

攸斐斯可憐他守看着這孩子的時間太少；他在這時候便加倍地感覺着自己身上的鎖練。等他晚上回家的時候，孩子已經睡了，假使在攸斐斯就睡之前它是醒來了的時候，那真是很難得的機會。在清早也沒有時間來看它，唯一的機會那真是只有禮拜了。但是更殘酷的是對於溫娜，醫生告訴她該留在家裏哺乳，以保全她自己和孩子的健康；但是溫娜不能不去上工，只好把孩子交給埃爾池邊達奶奶，讓她用那有毒的青水，那鄰近的食品店叫它是牛奶的，拿去養它。溫娜的分娩使她短了一禮拜的工錢——她從禮拜一起又要去上工了，攸斐斯用盡了全力所能說服她的，是要她坐電車，他在電車後面跟着跑，好讓他一上一下的扶持她進布隆工廠。溫娜說，那以後便沒問題了，因爲一天都是坐着縫火腿，並不多大吃力；假使她停得太久，那不懷好意的婦長一定要把她的位置掉換給別

人的。那樣的時候便是更大的一個災難。溫娜接着說，她是看在孩子命上的。這樣是他們的全付責任——他們應該要使孩子長大成人，不再受他們身受的痛苦。這的確也是攸斐斯心中所想着的第一件大事——爲了有了這位有生命的小物件，他是曾經磨拳擦掌，重新提醒着奮鬥的精神的。

於是溫娜便回到布隆工廠救了自己的地位和一禮拜的工錢；她於是便和一般的婦人一樣得下了那俗人所稱呼的“子宮病”，從此一生便永不會脫體。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要讓溫娜了解真很吃力；說重病又並不是怎麼的重病，然而熬煎實在是天大的熬煎，這是她以及任何的女人都是不能把這兩件事情來並想的。“子宮病”在溫娜並不是說要去找專門醫生診斷，要受長期的治療，有時或者要行一兩次手術；而在她只是說頭痛，背脊痛，精神不爽快，心上不好過，在下雨天做工便週身疼痛。在培京頓做工的女人大多數是同病相憐的，而病源也大抵一樣，大家也不能夠去找醫生；所以溫娜就要根據她的朋友們告訴她的話，服用了不少的私方。那些東西都是含有酒精，或者其它的興奮劑，她覺得在服用的當時也可以感覺得舒服：所以她總是常常追逐着那健康的幻影，而以爲失掉了它是因爲無錢繼續服藥。

11.

在夏期中屠宰房又充滿了活動，攸裴斯找到了更多的錢。但是他沒有去年夏天所找的那樣多，因為培京頓更添雇了一些新手。那每禮拜好像都有新人上工——那是一種正規的制度；這些數目他們一定要保持到下次的閑期，那好使每個工人都得不到比以前更多的收入。就依這樣的計畫，他們早遲是會把支考哥的一一切的遊民都訓練成爲他們的工人。然而那是好好詐的一種詭計！工人們要教導新手，而這些新手等時會到來的時候，大抵都是一些工賊；而同時自己鬧得很窮，不能夠經受着同盟罷工的準備！

然而儘管有多少用人增添，你不要以爲工作便可以閑散一些了！倒是反對，那速力策羣的辦法好像是只有一刻一刻的變橫起來的；公司方面會發明種種新的方法來增加工作——那真就好像中世紀的牢獄中的錐頭鑽指的慘刑一樣。他們一定要找些速手來多給他們的錢：他們一定要用新的機器來把工人們驅策——聽說是殺豬房裏，豬公走動着的速度是用鐘錶的發條機械來調劑着的，一天一天的逐漸增快。零碎的工作呢他們便縮短時間，要求你在短期中做同量的工作，而給你同樣的工錢；等工人們練習到了這種新的速度之後，他們的工錢的高下又照時間來做比例了！他們在罐頭工廠慣愛用這套手段，那些女工們真是失望；她們的工錢比兩年前要短縮了整整三分之一，大家的不平好像隨時都可以爆發的一樣。在瑪利亞做切肉女工之後剛好一個月，開消了她的那座罐頭工場

把女工們的收入正整和刀切斧斷的一樣短折了一半；她們真是憤恨到了絕頂，所以毫不躊躇地便跳往街頭，組織同盟罷工。有一位女工在甚麼地方讀過一些文字，知道了紅旗是被壓迫的工人的象徵，於是她們便豎立了一桿紅旗，在屠場區中四處遊行示威，大聲喊叫。由這次爆發的結果一個新的工會成立了起來，但那突發的同盟罷工在三天之內便分散了，因為來了一大批新的女工。後來那扛紅旗的一位女工便只好走到下場去，在一家大的店舖裏，一禮拜找兩元五角錢的工錢。

攸斐斯和溫娜把那一切的經過都聽在耳裏，因為在他們自己的份上幾時會起來，那誰也說不定。有兩三次的風聞說有座大的工廠要把不熟練工人的工資減少到一角五分錢一點鐘，攸斐斯知道假使這一實現，那一定要落在他的頭上。他這時候已經知道了那培京頓並不是真的多數的商行，那只是一座大的牛肉脫拉司。每個禮拜，這脫拉司的經理們都要聚集起來，把成績表來對照，定奪一個屠場工人的標準，定奪一個標準的效率。攸斐斯聽見別人說，他們也把價錢規定了，那買牛的價錢和賣牛肉食品的價錢；但這是甚麼意思在攸斐斯不大懂，也不很關心。

不害怕減薪的只有一個人，那便是瑪利亞，她自己不免有幾分幼稚地在私自慶賀，說在她未來之前不久，公司才減過一次薪資。瑪利亞漸漸成了一位熟練的切牛肉的工人，又漸漸要達到她的黃金時代了。在夏季和秋初，攸斐斯和溫娜把欠她的殘賬都還清了，所以她也就小小

點儲蓄。佗摩丘士也是有一筆存疑的，兩人便比賽起來，又在計算着他們成家立室的費用。

然而要想湊一筆大錢，那是要費多少心機和責任，那可憐的瑪利亞也快會知道了。她聽從一位友人的勸誘把她一點積蓄儲在亞緒朗德路的一家銀行裏。她自然不知道那銀行的底細，只是看見它外部的冠冕堂皇——在這種金融奔馬的國度中所成立的銀行性質，你一位外國來的貧窮女工又那裏會能知道。所以瑪利亞始終是恨的銀行出事，她在每天清早去上工之前總要走一點迂路，去看看她的銀行究竟還存在與否。她的基本觀念是怕火災，因為她的銀是紙幣，萬一銀行燒了，她怕再沒有紙幣來還她。攸斐斯對於她這種想念加以嘲笑，因為他是一位男子，他也不免要自矜先覺，他告訴她那銀行是防火庫，一切紙幣都好好存在庫裏免遭火燒。

但是有一次她照常去巡視時，使她驚愕而躊躇的是看見銀行前面湊集了一大羣人，把街道塞得水息不通怕有半箭路的光景。她全身的血都駭得跑到臉上來了。她大跑起來，叫着問一些人是甚麼原因，但也不停着聽別人的回答，一直跑到那羣衆太密集了，她再也不能前進的地方。別人告訴她，說“銀行擠兌”，但她也不懂是怎樣一回事，從這個問到那個，想把原故問明。銀行生了甚麼事嗎？誰也不好說，但大家都以為是那樣。她可以取出她的錢嗎？誰也不好說，大家正為怕取不出錢，所以才來擠兌。時間太早，一切的事情都還不好說定——銀行還要三個鐘頭

之後才能開門。於是那瑪利亞便在絕望的狂怖之中，拚命的搶開路，想搶到銀行門口去，通過那些男的女的小兒的羣衆之中，都是和她一樣興奮着的人們。那真是一個狂亂的光景，女人們哀叫着，擺着手，快要斷氣，男子們爭鬥着搶着自己的路前進。在那混亂的當中，瑪利亞才突然想到，她沒帶存款簿來，她是不能取錢的，於是她又搶着路跑回家去。這在她真是很好的運氣，因為不幾分鐘便到了一隊巡捕。

半點鐘後瑪利亞轉來了，埃爾池邊達奶奶相她同路，兩人都跑得快要斷氣，怕得一臉發青。羣衆現在是排成一行，延長了好幾箭路遠，有五十名巡捕在那兒監視着，所以她們沒有辦法，只好在最末尾上站着了。九點鐘的時候銀行開門了，開始發兌給等待着的羣衆；但是那到底於瑪利亞有何益處呢？她看見在她前面的怕有三千人——那會把銀行剩下最後一文都要取乾盡了。

更壞的是來了一場綿雨，兩人連皮膚都蘸濕了；但她們一清早都還立在那兒，慢慢的移到自己的目的地點——午後她們也還立在那兒，心裏着急，看看便要到閉門的時期，她們便被留在門外。瑪利亞決了心，無論會怎樣，她都要立着不動；但是差不多全體的人都是這樣，到了晚上，到了那寒冷的夜中，她也不會走近得多少。晚上攸斯來了；他聽見孩子們說了，便帶了些飲食和乾的衣服來，那可打救了一下。

第二天清早天不見亮，又來了更多的大批羣衆從下

場也來了更多的警察。瑪利亞死守着自己的地位，到了午後她才得進銀行門，取出了自己的存款——都是光亮的大銀元，包了一手捲。她把錢一接過手來，她的恐怖才消滅了，她自己又想再存進去；但是那窗口的男子太野蠻，他說銀行不再存那擠兌過來的人的款項。所以瑪利亞就那樣被逼着把錢拿回家去，左顧右盼的深怕有一個時間有人要來搶她；等她到回到家時，她也並不見得怎樣安心。她在另外找到一家銀行存放之前，她沒有辦法只好縫在自己的衣服裏面，就那樣她帶在身上一禮拜有多，駝着那樣多的現金，她在門前要走過橫街的時候都惴惴焉恐懼，因為攸斐斯告訴她，怕她會進爛泥裏去。駝着這樣的重量她走往屠場，她這次又怕的是她的位置會失掉；但是幸好屠場的工人將近有百分之十都是這銀行的存款者，所以一時也不能換得那麼多數。這次騷擾的原因是一位巡捕在銀行附近的酒店裏想抓一位醉漢，適逢其會是上工的時間，人越積越多，所以終竟鬧成“擠兌”。

在這時候攸斐斯和溫娜也開始在存款了。在償還了約納斯和瑪利亞的舊債之外，他們差不多把家具債也要償清，能夠儲積得一些兒下來。只要他們每人每禮拜能找得九元或十元回來，那他們也很可以過活下去了。不消說選舉的時期又到來了，攸斐斯可以找出半禮拜的工錢，那是純利。那年的選舉是一場很接近的白兵戰。那激戰的反響也回應到屠場區來。兩個貪官污吏的政黨借會場，放花砲，開演說，想方設計要喚起羣衆的注意。攸斐斯雖然不

完全不懂得是甚麼意思，但他這回也够知道，那風票的事情是不正當的行爲了。然而大家都在這樣做，你就反對參加也沒有多大的區別，這種反對的觀念能够鑽進你的腦筋，那倒是有點奇怪了。

現在寒風吹來，天日漸短，又在警告他們說冬天來了。這中間的時期未免太短，——他們還沒有得到充分的時間來準備；但是毫不容情地冬天依然來了，那發狂的狀態又回到了施丹尼士孩子的眼中。就在攸斐斯心中也發生了恐怖，因爲他知道在這一冬，溫娜實在不能夠再支持得住那寒氣和積雪了。假使有一天大雪一來，電車停止了，溫娜只好不去上工，而到第二天去看的時候她的地位已經給了別人，那處得更近而可靠的別人，那時怎樣呢？

聖誕節前的一個禮拜，第一次的大暴風起來了，於是攸斐斯的精神就給睡獅一樣在他的胸中醒來。亞緒朗德路的電車停了四天，在這幾天中他自有生以來才第一次知道了甚麼叫受壓迫。從前他也遇着過艱難，但那些都只是兒戲；而現在是拚死拚命的苦鬥，一切的憤怒在他的胸中解放出來了。頭一天清早他們在天不見亮的兩點鐘前便出門，溫娜把所有的絨毯都拿來裹在身上，搯在他的背上就像一甕食品，施丹尼士孩子也裹來不成一個形狀，吊着他的衣裾，狂風打上面來，寒暑計在零度以下，積雪總要沒過他的膝頭，有的地方甚至於要沒到兩肘。那會絆着他的腳，使他不能站牢；他會衝到對面的壁上去又碰轉來；

他會拚命的往前衝，就像一條受了傷的野牛，怒喘着，怒號着。就那樣他一步一步的前進，等他終竟走到達爾罕車工場時，他已經站不牢，眼睛只是發暈，靠在一根柱頭上只是喘氣，他謝天謝地的是那天的牛到得很遲。到晚來又是同樣的筆法；因為攸斐斯說不定他自己幾時退場，所以他託了一位酒店主客把溫娜寄留一下，等待着他。有一次是晚上十一點鐘，夜黑如像深谷一樣，然他們還是要回去。

那場罡風打掉了好多工人，因為在外邊等着求事的失業工人是不會減少的。屠業主不能夠等你。那大風過後，攸斐斯的精神就是一首歌，因為他遇着了敵人而把敵人克服了，覺得他自己就像是運命的主人。——就這樣那好像是森林裏的霸王在正堂堂的接仗中克服了他的敵人，而在月黑夜深却陷落在陽險的陷阱裏。

在殺房裏有一個危險的時候，便是牯牛的脫掉羈絆。有時候因為在速力策進的百忙中，工人們把一條半死的牛投在地板上，它會突然站立起來狂暴。在那時候一定有警告的呼號——於是每個人都把手裏的東西丟掉，趕快躲藏在靠近的柱後，在地板上滑過去滑過來的，你擠我我擠你。那就在夏天晴明的時候都是險事：一在冬天那真可以使你全身的毛髮聳然，因為場裏是為蒸氣所蒙，在你之前五尺遠的地方你都看不透。牛大都是瞎了眼睛，發了瘋的，它也並不是有心要特別闖傷那一個；但你要想到大家都在跑，而大家的手中都有風快的尖刀！而且最危險的是

那地板工頭要走來拉他的自來達！

在這雜踏的當中，攸斐斯落在陷窠裏去了。那只是一個譬語；因為那是同樣的殘酷，而且同樣的未能前知^o。在初自己還不甚注意，因為那只是偶爾的失慎——在他躲避的時候，偶爾挫了腳根。痛是很厲害的，但他是習慣了痛的人，他沒有屈服。但等他走回家時，他才曉得那傷形很重；第二天清早他的腳根腫起來將近有兩倍大的光景，他穿不進靴子裏去了。但就那樣他稍詛咒了一下也沒有說甚麼，他用些舊布來把腳纏好，跛到街頭去坐了電車。那天適逢其會又是忙天，他拖着一隻痛腳跑了半天；到中飯時分痛得實在不能支持了，在半後過了兩點鐘他終竟頹了下來，不能不去告訴工頭兒。他們把他送到公司的醫生那裏去，那醫生診察了他的腳，告訴攸斐斯回家去睡，他還說因為你那樣蠻幹了一下，恐怕還要睡好幾個月^o。這負傷的責任不是達爾罕牟公司所應負的，所以關於醫生的範圍內就只能說得那幾句話。

攸斐斯總算是回到了家裏。他差不多痛得來連眼睛都不能看見，而精神上又包藏着一個很大的恐怖。埃爾池邊達奶奶扶着他上了床，把他傷了的腳纏好，用冷水來冰它，使他一點也不要看出自己的失望；到晚上其他的人回家，她也迎頭去告訴他們，他們也就大家都呈出一個愉快的面孔，說那不過將息一兩個禮拜，公司是要把他的位置保留着的。

但是等他們把他安睡下去之後，大家坐在廚房裏面

烤火，惶惑地私語。他們是陷入了重圍，那是顯而易見的。攸斐斯在銀行裏只有六十元的存款，限期又落在了他們的頭上。約納斯和瑪利亞兩人看也就要所入不敷伙食。除掉這點就只有溫娜的工錢和那小孩子的收入了。房銀是要付的，家具錢也還多少留有一些；保險費也逼到了臨頭，而每月也還要好幾籃的炭火。時候是正月，仲冬，是苦寒中人最難熬煎的時節。深雪又要來了，誰個把溫娜搯去上工？她會失掉她的位置——她差不多是已經失掉了。其次是施丹尼士孩子又要開始希噓——那個再來管他呢？

像這樣的一種你無可如何的意外發生的事件，真是一場沒大的災害。頂難的是攸斐斯每天的一飲一食。別人就要欺騙他那是無補于事的；他所處的情形他十分知道，他曉得一家人是快要餓死的。這種恐怖真正把他吃了——在那頭兩三天他已就憔悴了起來。實在的，像他那樣的一位壯士，一位鬥將，才無法可施地睡在那兒，那真是可以使人發狂。那完全就和鎖在高加索山下的普羅美特士(prometheus)的古話一樣。攸斐斯睡在床上，過了一點鐘又是一點鐘，在那兒有他從不曾知道的情緒襲來。在前他對於人生是歡迎的——人生是有它的難題，但沒有一道難題不可以用人力解釋。但是現在，在夜深人靜的時候，他橫陳在床上，那兒會有猙獰的幻影走進他的房來，你一眼看見它便可以週身寒戰毛骨聳然。那就好像看見世界從脚下消去了的一樣；就好象跳入了一個無底的深淵，絕望的廠口張牙的地獄。到頭還是一般人所說的是真

話，儘你有多大的材能，人生終竟是不能抵抗！儘你是怎樣的努力，怎樣的勞苦，你終會失敗，終會摧殘，終會破壞，那真是一點也不錯的。這種思想就像一隻冰手放在他的心上；這種思想就是在這兒，在這萬種焦愁瀰漫着的魔室中，他和他所親愛的一切的人都睡在那兒只好餓死凍死，而沒有一隻耳朵肯聽他們的叫號，沒有一隻手肯把他們援救！那是真的，那是真的，——在這兒這座龐大的都市中，有它百貨雲集的商廠，而萬類的靈長才要爲天然力的蠻威所襲迫所破壞，全和穴居野處的時代一樣！

溫娜在這時候一個月在找三十塊銀，施丹尼士是十三塊。此外約納斯和瑪利亞的宿膳費一共是四十五塊。除下房錢，利息，家具的日賦，他們只剩下六十塊錢，又除下炭火，他們只剩下五十。他們節省到了無可節省的地步；穿的是破爛的衣裳，敵不過寒威也只好望他老人家開開恩惠，孩子們的靴子破了只好用繩索來綁纏。溫娜盡管是那樣的病身，在她應該坐電車的時候，她都只好熬着在雨中寒風中徒步；他們差不多除吃而外甚麼都沒有買——然而一個月五十元依然是不能生活。他們出了價錢所買的是真正的食物，那倒還不算甚麼，再不然他們只要曉得他們所得到的的是甚麼東西——他們假使不是這樣的可憐的無智！但是他們是來到了異邦，在那兒一切都是不同，連食物也包含在內。他們的習慣是吃了不少的臘腸，但他們在美國買的臘腸怎會曉得才是兩樣——這兒的臘腸的色氣是用藥品染出的，那烟味也是用更多的藥品釀成，而

結果只是裝滿了一腸的“洋山芋粉”。所謂洋山芋粉是取了澱粉和酒精以後的渣滓：那之沒有食品的價值就和木頭一樣，那在歐洲是禁止使用，而每年有幾千噸運送到美國來。像這樣的食物，他們那一家十一口的餓殍，一天要用多少分量，真是驚人。每天一塊六角五分錢都不夠他們吃，然而也沒辦法；所以每個禮拜他們只好從銀行裏去取錢，那是溫娜所積的一裏兒儲蓄。因為存款是用的她的名姓，所以她可以秘密着不使她丈夫知道，而只是藏在自在懷裏痛心。

假使攸斐斯真是病了，那或者還更好得一點；他或者可以免得胡思亂想。因為他連那種重病患者所能得到的好處他都沒有；而他只是無聊的睡在那兒展轉反側，時而他不管一切一定要大罵起來；時而他心裏發焦總想拚命的起床，讓那可憐的埃爾池邊達奶奶魂不附體的走來勸解，埃爾池邊達有一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和他一道的，她坐着撫摩他的前額，有一點鐘無一點鐘地和他說話，總相使他忘却一切，有時天氣太冷不些讓孩子們上學，他們一定要在廚房裏玩耍，攸斐斯是睡在那兒的，因為只有那兒還有點半暖。在這些時候真是有點難受，因為攸斐斯會要如像一匹老熊一樣暴躁起來；那樣也難怪他，因為他已經愁了不少，而他剛好要想假寐一下，又為那些喧囂嘈雜的孩子們所鬧醒。

在那樣的時候埃爾池邊達奶奶的唯一的慰安便是有那安達南斯孩子，真的假使他們沒有安達南斯，那他們一

家人不知道會成爲怎麼樣了。在這長久的幽囚期中攸斐斯也有一個慰安，便是他能够多於看見他的這個嬰孩。埃爾池邊達奶奶一定要把那嬰兒睡着的藍子提來放在他的睡墊旁邊，攸斐斯一定要睡在一隻手招上，整時整刻的看着它，馳騁着一些想像。於是小安達南斯醒來睜開他的眼睛——他已經在認識世相了，他會微笑——他真的是會微笑！所以攸斐斯便會暫時忘懷而覺得高興，因爲他是處在一個世界裏，那兒有小安達南斯的那樣美妙的微笑，更因爲這樣的世界使你是只有由衷喜樂的。他一刻一刻的愈見長來像他的父親了，埃爾池邊達會這樣說，每天會說好幾百遍，因爲她曉得這使攸斐斯愉快，這可憐的矮小的爲焦勞所憔悴了的婦人她無日無夜都在想方設計來安慰這位不能展翅的巨人；他是委任在了她的看護之下的。女人本來生下地來便只是虛偽一世的，攸斐斯自然不知道這種苦心，他聽着這些花言巧語也就高興起來；他要伸出指頭去在小安達南斯的眼前動搖，那嬰兒會跟着他的指頭嘻嘻的發笑。世間上比嬰兒再有趣的寶貝真是沒有；他會十二分認真他釘着攸斐斯的面孔，而攸斐斯一定會高叫起來：“好寶貝！你看，姆媽，他認得他的爸爸呢！他認得！他認得！你這小滑頭！”，

12.

受傷後已經三個禮拜攸斐斯怎麼也不能起床。那是

很頑固的一種挫傷：腫總不見消，痛是繼續着痛，但是到後來他終竟是不能支持了他總要求要每天起來走一下，那樣或者於他的心裏好過得一點。任你怎樣都不能勸止他，三四天後他公然宣言，說他的去復工。他爬上電車，終童走到了布隆工場，他去找着工頭兒曉得他的地位是還保持着的一一那是說在他停工的期中找來的替手，他情願又把他趕出雪天裏去。雖然時時刻刻痛得太厲害，使攸斐斯要停手裏的工作，但他總還支故到了快要散工前的一點鐘，到那狀他知道假使還要勉強支持那是只好斷氣了：他逼得沒法，就像一個小兒一樣，靠在一根柱頭上便痛哭起來。兩位工友把他扶上了電車”等他下了車時他只好在雪地裏等待別的過路的人來。

於是他們又把他睡在床上，去請醫生就如像他是。才受傷的一樣。醫生說他是把一條筋頭弄脫了臼，不精心將養是永遠不會好的。醫生捏着他腫了的脚根幾拖幾扭的時候，他緊緊抓着床的兩沿，把牙關咬緊，痛得兩臉翻白。醫生後來臨走的時候告訴他說他須得靜養兩個月。假如在兩個月之前他要去上工”那他只好終身成爲跛子。

三天之後又來一次厲害的雪風，約納斯馬利亞溫娜施丹尼士孩子通統一道出去 在天不見亮的一點鐘 前想走往屠場。在中午時分溫娜和施丹尼士走回來了。孩子痛得哀哭，他的指爪好像通同凍殭了。他們才只好拋棄了去上工的嘗試。差不多凍死在雪地裏，他們所能知道的是把

那凍了的指頭去烤火，那使施丹尼士孩子痛得來一天到晚只是在家裏跳，跳得攸斐斯大發雷霆，罵得來就像一個狂人一樣，他說假使他還要跳，他要殺死他。那一天一晚一家人所怕的，便是怕溫娜和施丹尼士孩子要失掉位置；清早他們比平常更早的出門，在那小孩子被攸斐斯用手杖打了之後。臨到生死關頭，像這樣些小的殘忍那是無足重輕的；施丹尼士孩子還太小，他是不懂得他失掉了油機上的工作比他凍死在雪地裏還重要。溫娜是滿以為她的地位一定丟掉了的，她在赴工廠的途中差不多一點感覺也沒有，等她一到布隆工場才曉得歸長那天也沒有上工，所以一切都很寬待。

在這次的插話中之一結果，是那小孩子的指頭有三個在那第一關節上永遠失掉了作用，其次是以後只要地上一有積雪，他總是要挨了打之後才去上工。打的事情是攸斐斯一手包辦的，打起來要傷他的腳，他打的時候就像是報仇的一樣；但那也不能夠使他的性情和平下來。一般的人說，最馴良的狗只要一加以鎖練，它都會變成猛犬，人也就是這樣；他沒有事情可做，只是睡在床上詛咒自己的命運，他要詛咒一切的時期也到來了。

但那也不是說長久都是那樣，因為只要溫娜一哭，攸斐斯便不好再生氣的。這可憐的傢伙他現在瘦得來就像無家可歸的遊魂，他的兩頰陷了下去，他的長而黑的頭髮長垂到眼眶；他是連剪髮的勇氣都失掉，他沒心思顧到自己的面目了。他的筋肉消磨，剩下的只是柔而無力。他沒

有口胃了，他們也沒法開他的口胃。他說，不吃倒好，倒可以節省得一些。到了三月尾上他無意之間得到溫娜的存款簿，他看見那兒是只剩下三塊錢了。

但是這場長久的圍城中之最大的損失是他們家裏又失掉了一位成員；約納斯大哥不見了。有一天禮拜六的晚上他沒回家，他們從此費盡方法去找他都渺無踪跡。據達爾罕卑的工頭兒的說話是他支了一禮拜的工錢走了。那自然不會是真的，因為大凡一個工人死亡了，他們每每是要那樣說的；那是免掉關係的最簡便的辦法。例如有一位工人跌落到一個陷塘裏去了，已經化成了精製的豚膏和純良的肥料，那可用不着再把實在的情形發表出來，讓他的遺族不幸。但是還有一種說法也更有可能，便是約納斯丟了他們，各自去營謀生活去了。他是好久以來就抱着不平，而他不平也是理所當然的。他出了貴的宿餼費，而要陷居在連飯也不能吃飽的一個家庭。而瑪利亞是把自己的錢通通交給了他們的，那自然也好像是給他的一個榜樣。還有的是一些叫囂的豚犬，和各種各樣的不幸；一個人要能夠不說一句話的忍受，那很要是一位偉人，而約納斯却不是這樣的偉人——他只是一位零落的老工人，他的理想是吃點好飲食，在就寢之前想在火爐旁邊的角落上坐坐，吸吸一管旱菸。這兒却沒有你烤火的地方：一個冬天連廚房都是不會暖透過的。所以一到春天來，他除掉想逃走之外還會想甚麼呢？他就給一匹馬一樣，在達爾罕卑的暗窖裏推半噸重的車子已經推了兩年，除掉

禮拜日和一年四天的休假之外，沒有息過一口氣，也沒有人向他道謝過一聲——只是受人蹴打唾罵，像這樣的生活就是一條狗也支持不着，現在冬天過了，春風吹來——你一個男子只要走一天路途便可以脫掉培京頓的煙霧，可以走到花紅草綠的地方！

但是現在一家人的收入減少了三分之一有多，而人口却僅僅減少了十一分之一，所以他們是比從前更壞了。他們不消說又是向瑪利亞借錢。又把她想結婚和幸福的希望消滅了。他們甚至要向佗摩丘士借錢，使他也弄得一貧如洗。可憐的佗摩丘士他是無贅無累的，而他又有那樣出衆的高才，他是可以找錢到手；然而他却陷於戀愛，把自己的運氣抵當了，一同弄到了水盡山窮。

所以到後來是決定還有兩個孩子也不能不退學了。十五歲的施丹尼士之次是一位女兒，名叫柯屈林娜，小他兩歲，更其次是兩位男孩，菲里馬士十一歲，尼加樂堯士十歲。這小的兩個都是聰明的孩子，而別的有幾千幾萬的孩子年紀都不比他們大，而都在自己找錢吃飯，他們家裏也再沒理由定要挨飢受餓送他們去讀書了。所以有一天清早他們每個人得到兩角五分錢；和一塊麵包和臘腸，向他們授了重重的叮囑，把他們送出去賣報紙。他們晚上走了四五哩路哭着回來，說有一位男子要引他們去賣報，他把錢給他們拿去了，拿着走進一家店裏去，便永不見出來。於是乎他們又每個人挨了一次鞭打，等第二天清早又送出門去。這回他們找到賣報紙的地方，把報紙承接過了

手來；一個上半天逢人便叫道“買麼？報，報！”一位賣報的大人說他們侵犯了他的疆界，把他們所有的報都沒收了，還罵了他們一場。但幸好他們已經賣了一些，回家的時候算還有出門時所帶去的那點數目。

像這樣的不幸繼續了一個禮拜之後，這兩個孩子也就學會了賣報的門路了，——各種報的名目，價錢，看報的那一種人，應該到甚麼地方去和甚麼地方不去。嗣後他們每天清早四點鐘離家，在街頭去四處奔跑，午前是賣朝報，晚來是賣晚報，到夜裏回家的時候可找得兩三角錢——好的時候找得上四角。從這裏面他們還要除下車費，因為地方太遠；但不久他們認識了不少的朋友，見識也愈見豐富，他們便可以免掉車錢了。他們上車的時候要瞞着車掌的眼睛混進人羣裏去；大概四次總有三次不向他們要錢，大約是沒有看見他們，或者以為他們是已經付了；即使他要來問票，那他們一定要伸手在包裹搜，於是而發出聲號哭，那時或者是遇着一位慈善的夫人替他們出錢，或者是被趕下車來又用同樣的調門到第二駕車上去嘗試。他們覺得，這一切都是很正當的玩意兒。在工人們上工下工的時候，車要那麼擁擠，擁擠得車掌不能收費，那到底該誰任咎呢？而且別人說公司還是一些大強盜——他們的一些特許權大概都是得着一些貪賊枉法的政治家的幫助偷來的！

現在那冬天過了，再沒有雪的危險了，也不消再要薪

炭費，孩子們要哭的時候每間房室都暖和，可以把他們放進去，所得的錢一禮拜一禮拜的也多了起來，攸斐斯比從前可以少憂慮一些了。人是習慣成自然的，他現在可以安然地在家裏睡着了。溫娜看透了他這種心境，很留心着不想擾亂他的平和，使他知道她是怎樣的很少痛苦。現在又是春雨期了，雖然要花錢，她也時常是坐電車去上工；自己的臉色一天一天的蒼白起來，儘管是有怎樣的決心，有時候她都覺得難過，因為攸斐斯沒有注意到她這一層。她疑心他不像從前那樣關照她了，他疑心這不斷的災難消磨了他的愛情。她是時常和他分開的，而各懷抱着各的苦悶；等她回到家裏時，她是疲倦得不堪了；你有甚麼話說，說來說去只是窮愁——真的，在這樣的一種生活之中，你要保持着活潑潑的情趣，那是很難的。這種悲憤有時候在溫娜心中爆發起來——晚上她會突然的把她蠻大的丈夫抱着痛哭起來，質問他究竟還愛不愛她。可憐的攸斐斯，他因為連連的不幸，的確也比從前平淡了。到這時他會不知道如何應付，只是追想到他才不久發過一些脾氣上來；溫娜又會原諒他，自己啜泣着哭睡下去。

在四月尾上攸斐斯走去會醫生，醫生在他的腳跟上糊了綁帶，告訴他可以復工。但是僅僅醫生的許可却不濟事，因為他進去會着布隆的殺房的工頭兒，那工頭兒告訴他，曠工太久，位置已經沒有了。攸斐斯曉得他的意思是另外找了一個人來和他一樣的會做工，他不願再掉換了。他立在門道上怪可憐的望着，看見他的朋友們和伴侶們

在做工作，覺得自己就像一位充軍的罪犯一樣。於是他便走出去，混在那失業的工人羣衆裏。

然而這一次的攸那斯却沒有從前那樣的自信，也沒有可以使他自信的理由了。他在羣衆中已不是那樣出衆的人，工頭兒們也不再留心他了；他是那樣的瘦那樣的褻，衣裳也很骯髒，面孔也很難看。這兒有幾百人表裏都覺得是和他一樣的，已經在培京頓就像遊魂一樣，找了好幾個月的工作了。這時是攸斐斯一生中的危險時期，假使他是一位弱者，那他一定和別人幹的一樣幹了。那些求業的人羣每天清早在屠場的各座工場門口站來站去，站到巡捕來驅散他們，他們又四散在酒店裏去。那裏面差不多沒有一個人敢於走進工場去找工頭兒，去當面受受一下裁判；他們在清早假使沒得着一個機會，那剩下的一天一夜便無事可滋只在四處的酒店裏盤旋。攸斐斯倒免掉了這樣的下着——一半也的確是因為天時甚好，用不着藏在屋頂下面；但是主要的還是因為他時常帶着一位可憐的小巧的女人。他自己對着自己說，我是非得到工作不可，而他每時每刻都在和決望苦鬥。他是非得到工作不可！他是應該再找到一個地位，在冬天到來之前，要儲集一點在那兒。

但是這兒却没有工作給他。他去找遍了他的工會上的朋友——攸斐斯是一直和工會沒有斷絕關係的——求他們爲他說一句話。他去找他所認識的一切的人，託他們爲他方便一個機會。他一天到晚都在那工場裏竄走，他走

了一兩個禮拜，把屠場中的各處都走交，每座建築他都進去過來，結果是知道了無論何處都找不出工作可做，他自己想，怕還是他原先找過的地方或者還尋得出一個機會。他於是乎又週而復始的循環；直到後來那公司的警丁和“私探”都認識了他，恫駭着他叫他滾蛋。於是他便無法可施，只好在清早時和着羣衆一道，立在公司門前的第一排，熱心的守候着，沒有希望了，又回到家裏來同柯屈林娜與嬰兒玩耍。

這一切痛苦的特殊之處是攸斐斯自己很明白它的意義。在初他是新來而筋強力壯，他第一天便找着了工作；但現在他可以說是舊貨，是廢物，別人却不願再要了。別人已經把他的精髓提取了，用他們的速力策進和濫用把他已經弄得筋疲力盡，而現在他們把他拋進垃圾堆裏去了！攸斐斯在那失業者團中便結識了一些朋友，問來才知道大家都是和他一樣的來歷。有的自然是別處來的，是在別處的磨盤之下磨碎了來；有的是由於自己的過失——例如他們不吃酒便熬受不過那兇猛的磨折。但是最大部分的人都只是那巨大無慈悲的屠宰機器殘廢了的部分；他們在那兒辛苦，保持着一般的速率，有的是做了十幾二十年，等到後來時辰到了他們終竟不能夠趕上那種速力了，有的是別人老實不客氣的告訴他們，說他們是太老了，公司要找一位更年青一點的人；別的又因為是不謹慎或者不得當的動作所生出的意外；然這意外大抵和攸斐斯是大同小異的。他們是太過於勞苦，過於營養不足，

結果是他們的背上發生了甚麼毛病；或者是自己帶了傷，傷口又中了毒，或是遇着了甚麼別的變故。一個人好了之後還能夠回後復工，那要全靠工頭兒的情面。這事情是沒有例外的，除非那變故是應該公司負責；在這樣的時候他們一定要派遣一位會說話的律師來看你，起初是叫你不要要求賠償，假如你是太聰明了的時候，他會許可你和你的家族不會把工作失掉。這種允許他們是要遵守的，嚴格的是要遵守兩年。這兩年是法律的規定，在兩年以後犧牲者的控訴是不受理的。

在這些情形之後你一個工人會成爲怎樣，那依情形而不同。他假如是一位高級的熟練工人，他或者存積得有一些錢可以過活。價錢最高的工人，“宰刀手”一點鐘可以找五角，在忙期中一天總可以找五六塊，在頂閒的時期也可以找一兩塊的。像這樣一個人儘可以生活，也儘可以存積一點兒；然而所謂宰刀手在各處都是不過半打人，有一位攸斐斯知道他，他家裏便有二十一個孩子，都想長大起來如像他們父親一樣做宰刀手。不熟練的工人呢，在忙期一禮拜可找十塊錢，在閒期五塊，那要全靠他的年齡和他家族的多少說話。沒結婚的人是可以存錢的，只要他不喝酒，只要他是絕對的利己者——那是說，他能夠硬着心腸不管他的雙親，小姊妹，或者其他的親屬的生死存亡，也不管他的工會的同志，他的友人，就是隣居有人餓死也不要過問。

13.

在攸斐斯四處尋找工作的期中，埃爾池邊達奶奶的一位孩子，名叫克里斯妥福拉司的，死了。克里斯妥福拉司和他的哥哥約差伯士都是跛子，約差伯士有一隻腳被車子輾斷了的，克里斯妥福拉司是先天性的大腿脫血，完全不能走路。他是埃爾池邊達奶奶的末子，或者他是天生來讓她曉得她的孩子是已經多了的。總之他是一個畸形的病兒，發育很不完全；他是有侏儒病的，雖然已經滿了三歲，但總還是趕不上一歲的嬰兒。他一天到晚都是穿着襤褸的衣裳在地板上爬來爬去，或者是哭，或者是嘈；因為地板是處處透風的，他便時常着涼，鼻膿總是時常流着。這使他成爲一個衆惡之，家裏人爲他真是洩了不少的氣。說到他的母親呢，在一切兒女之中，却是最愛他，對他總是一味的縱容——甚麼都不干涉，有時那孩子把攸斐斯惹冒了火，她還會哭起來。

現在他是死了。原因或者怕是他那天清早吃了的臘腸——那大約是由有結核症的豬肉所構成，那是不適於做輸出品的。總之他是吃了之後僅僅一點鐘，那孩子便苦得哀哭起來，又在第三點，他是驚起風來在地板上翻來覆去的滾着。只有小柯屈林娜一個人留在家裏看他，她跑出去呼號求救，停一會來了一位醫生，但是克里斯妥福拉司已經在抽他最後一口氣了。對於這事件誰也沒有認真的

悲傷，只有埃爾池邊達奶奶一人是無法可慰的。攸斐斯的意見，主張把這孩子交給市廳去掩埋，因為他們沒有錢來營葬；那可憐的老婦人聽見這話差不多快要喪失本性的一樣，擺着兩手，傷心傷肝的哀哭。她的兒子是要葬在叫花子的墳坑！而她的義女立在旁邊，聽着也不加以反對！那儘够叫溫娜的父親的幽靈從墳墓裏起來責備她！假使要那樣，他們便一齊死，好埋在一道！……後來是瑪利亞說她可以幫助十塊錢；而攸斐斯依然反對，埃爾池邊達哭着，去向隣居去討化，於是小克里斯安福拉司便得以做了一個法事，得到一個畫着梅花的木棺，和公共墓場的一個小小的墓地，插了一個木的十字架來做墓標。那可憐的母親幾個月後都還不能平復，他只要看見那小克里斯安福拉司爬過的地板，她都要流淚。她總會說，那可憐的小寶貝，他的命太不好了。他生下地來便受了拘制。假使她是早聽見說，她是一定要去請那最高明的國手把他的跛疾醫好的。……在不久以前埃爾池邊達聽見人告訴他，有一位支考哥的大富豪特別費了一筆大錢到歐洲去聘了一位大外科醫生來醫治他女兒的病，那病和克里斯安福拉司所得的是一樣。因為這位外科醫生須得找些人體來實驗，他在報上登出說他要對於貧窮人的兒女送診施療，那在報上真是宣傳了好久說是自有天地開闢以來的大慈善事業。可惜埃爾池邊達不能讀報，當時也沒人告訴她；但是過細想來恐怕也是一樣，因為那時候連坐去找那外科名醫的電車錢都沒有，并也沒人有空閑把那孩子帶

去。

在這些時間中他都在找工作，有一種暗影在攸斐斯的身邊浮泛著；就好像有一隻猛獸在他生存的途中偃伏着的一樣，而他又不能不向那兒走去。屠場區的失業工人中是有各種各樣的境遇的，而他是快要達到那最壞的一層境遇了。有一個位置是等待那最下等的工人的一一那是肥料工廠！

工友們談到這個地方都是有點惶恐的。十人之中怕只有一人去做過那項工作；其餘的九人只是道聽途說或者是從門縫裏去窺伺一下便够了。那兒好像有甚麼東西比餓死還要厲害。他們問攸斐斯曾經幹過沒有，或者是願不願意去幹；攸斐斯心裏一定要自行酌量。他們窮是窮到了那樣，而犧牲也已經盡了到，儘管那是怎樣可怕的一項工作，難道有了還會拒絕嗎？難道他有那樣的面孔走回家去，吃那病弱的溫娜所找來的麵包，而向她說，有是有了——一個地位，而他自己怕去嗎？——他一天到晚都在酌量着這件事情，他走去見了那肥料工場一眼又使他全身發抖地趕快走開了。然而他是一位男子，他定要盡他的責任；他走去填寫了願書——不過有無位置尚不能十分決定。

遠爾罕牟公司的肥料工廠是和其他的部分隔離了的。差不多沒有參觀者到這兒來參觀過，也差不多沒有那樣的人像但丁一樣想來參觀，但丁那農夫們說他是從地

獄裏出來的人。屠場的一切塘渣，一切廢物，都輸送到這兒來；他們在這兒把骨頭烘乾，——在那不見天日的，窒息的地窖中，你可以看見一些男工婦女和小孩兒們弓着背在那運轉運着的機器周圍，鑲逗那各種形狀的骨頭，呼吸着一肺的灰塵，那每個的性命都是受了一定的限制的。在這兒他們把血造成蛋白質，把些很臭的東西還要造成更臭的一些物什。在那造作着的迴廊暗道裏面，你會如像陷入了肯都基的大崖窟。在塵霧和蒸汽中透視出的電燈光，如像遠遠的天星——紅的青綠的紫色的天星，顏色是依據所透過的媒層而懸異。說到在那些鬼氣襲人的窖房中的臭味，那在立陶宛語或者有話來形容，但在英文裏面是找不出來的。你要進去的人總之要有一項勇氣，就如像準備要用冷水浴的一樣。你要像一個人在水裏游泳；你要把手巾來蒙着你的臉，弄到你喀嗽，你喉管不能出氣，你還要支持時，那你的頭便會轉起來，你前頭部的靜脈發漲，直到後來你要為安姆尼亞的烈燄的襲擊，你再也不能支持，只樣跑出來逃命——弄得一個半生半死的光景。

那最厲害的領袖地方是那晒塘渣的地點，那種棕色的臭物是死屍的殘廢部分已經取了豚膏和臘油的剩物。這乾了的材料他們又要把它研成細粉，更把來和一些沒明其妙但其實是不關緊要的黃岩融和起來，這黃岩是專為這個目的，由火車有一載無一載的運來的，融和之後便裝進口袋裏送到世界上去差不多分成幾百種不同品質的精製磷酸骨灰而變賣，於是孟嬰州，加里福里亞州，特克

撒司州的農人便來買去，聽說是二十五塊錢一噸，拿去培植他們的五穀；在施肥之後幾天工夫間，田地會變得一個奇臭，你去下過田的人和車子和馬匹，都臭得一個不亦樂乎。在培京頓的情形更不同，這兒的肥料是淨純的，並不是灰，也並不是在廠天的幾畝地中散出的一噸兩噸，這兒是在一間房子裏面有幾百幾千噸，四處都堆積着如像乾草堆的一樣，在地板上埋着有好幾英寸厚，而空氣裏是充滿着窒臭的灰塵，假使一有風，那便會驚砂成陣而天地晦冥。

攸斐斯一天一天地走到這兒來，就好像有一隻不可見的手在拖他的一樣。五月一日是分外的冷，他的私願達到了；但到六月初間來了一陣破天荒的酷熱，肥料工廠須要工人便在這個時候之後。

磨房工頭在這時候才來認識了攸斐斯，覺得他是一位可愛的家伙；在這樣酷熱的一天下午兩點鐘他走到門口來，突然感受着一種痛心的歡喜——那工頭兒招呼着他！再隔十分鐘攸斐斯已經把外衣和襯衫脫了，咬緊牙關去上工去了。這兒有一件更大困難須得他來接近，來克服。

工段只費了一分鐘便學會了，在他前面的是那磨機上的許多孔穴中的一個，肥料在磨機裏磨碎了之後，噴成一道大的棕色的洪流衝出，更散成極細的粉末而為雲霧。攸斐斯是接受着一把剗子的，和其他五六個人同這，他的工作便是把肥料剗進車去。別的人在做工他是由聲音辨

別出來的，有時或者是衝觸着；不是這樣你是看不見^他們，因為在那塵霧中一個人的眼面前看不出六尺遠。他裝滿了一車之後，要去摩索另外的一駕車，摩不到手時總要摩到那車子的到來。在五分鐘內他自然是從頭至腳成爲了一個肥料的集團了；他們拿了一個海棉給他塞口，那樣他可以呼吸，然而海棉防備不了他的嘴唇和眼臉要爲肥料所膠結，而兩耳之塞着硬栓。他看來就像昏黃之中的一個棕色的鬼影——從頭髮至皮靴和那建築與其他的一切成爲了一套顏色，就在那工場外面一百碼內外的物品都是一樣。門是開着的，風一吹，達爾罕公司自然要損失不少的肥料。

穿着一條汗衫，在百度以上的溫度裏做工，磷酸鹽類的粉末從攸斐斯全身的孔穴中都可以侵入，僅僅五分鐘他便頭痛起來，做到十五分鐘簡直快發昏了。血在他腦中沸騰就像一座引擎的汽罐；腦頂痛得有點不能支持，自己的手都不好駕御了。然而想到受過了四個月的圍城生活，在猛勇的決心之下，他依然拚命的苦闖；再隔半點鐘他開始嘔吐起來——吐到好像心肝五臟都要吐翻的一樣。工頭兒說過，肥料磨坊也並不是不能工作，只要你有決心；但是現在在攸斐斯看來，那倒不是決心，是要你決胃。

那恐怖的一天告終時，攸斐斯差不多站立不穩了。他時而要找些東西來支持，恢復一恢復下自己的元氣。工人的大多數只要一出了工場，便一直跳進一家酒店裏去了——他們好像把肥料和毒蛇一樣的酒精是分成一個部類

的。但是攸斐斯是古到連酒都不想飲的了——他只好走上街去，一顛一拐的拐上電車。後來他成了一位老手之後，他自己想去坐上電車，看那周圍的人是怎樣情景，覺得一定滑稽。但是在當時他是太吃苦了，不能注意到這些上來——他沒注意到那滿車的人是怎樣的作嘔，吐口痰，把手捲蒙着鼻，用惡很的眼光睨視他；攸斐斯只記得坐在他前面的人，立刻起來把座位讓了給他；再隔半分鐘那坐在他兩邊的人他起來了：僅僅一分鐘的光景全車的差不多跑得一個乾淨——那些車客在月台上找不着地位的便下車去走去了。

攸斐斯在回家之後不上一分鐘，不消說又把全家都弄成了一座小小的肥料工場。料粉浸入他的皮膚之下怕有半英寸深——他的全身都是積滯了的，要想免掉它那除非要一禮拜的沐浴，和猛烈的磨擦。像那樣的情形，所以他沒有世人所知道的物品可以比擬，只有學者們的最新發現，有一物質焉永遠發射它的潛能 (Energy)，而絲毫也不消磨它自己的勢力。他臭得來使全桌的吃食都臭，使全家的人都發嘔，在他自己呢，在頭三天胃脘裏面也不能保容得甚麼東西——他可以洗手，可以用刀叉，然而怎奈他的口舌喉嚨都是中了毒的？

然而攸斐斯也還是支持下去了！儘管是怎樣頭痛欲裂，他也要拐進工廠再去上工，做到他手裏的劊子化成雲霧。那樣支持了一禮拜，頭痛雖然不見停止，但也並不是不能做工的那樣厲害了。

那樣又過了一個夏天，那是豐收的一個夏天，全國各地地方的人都多吃屠場區的產品，所以儘管屠業主雇用了不少的工人，而一家人也有了滿手的工作。他們又能夠還債，又開始在儲積一些錢了；但是有一兩犧牲他們覺得是太重不能再讓繼續的——那太壞的就是要那兩位孩子在那樣的年紀去賣報。那兩位孩子不識不知的跟着他們的環境學，儘管你大人們是怎樣的警戒他們，曉諭他們，都沒中用。他們學着一口下流的英國話來罵人；他們學揀菸蒂子來吸煙，學掙錢來混時候，學丟骰子，學打香煙牌的卡片；他們學知道了一些私娼的公館人家，和那些公館的“太太”的名號，以及她們招待警長和大政治家們的燕會的日期。假如有一位來觀光的“鄉下老”要問他們，他們可以為他指示出那是“新基丁克”的有名的酒店，並且還可以把那兒窩集着的博徒，強盜，痞棍等的名字——舉示出來。還有更壞的狀那兩個孩子在晚上都不回家來。他們會問，像在這樣舒服的天氣，你每晚上要費時候，費精力，或者還要費點車錢跑回去做甚麼呢？在一架貨車下邊或者是鑽進一家空放着的門道，不正一樣的好睡嗎？只要每天是拿五角錢回家去，無論甚麼時候不都一樣嗎？但是攸斐斯說，像那樣繼續下去那是只消再走一步便會全然不回家來的，所以又決定了菲里馬士和尼加樂堯士到了秋天又要回到學校，和們他交換的是埃爾池邊達奶奶該出去做工，她的家政應該讓讓她的小女兒來管。

小柯屈林娜和貧窮人的大多數的孩子是一樣，是早期的便成熟了的；她要來服侍她的跛子的小兄弟，還要看守嬰兒；她要弄飯食，要洗碗盪，要打掃房屋，要在出門做工的人們回家之前把晚飯準備好。她是僅僅十三歲，而身裁比年歲還小，但她一手承擔着大小的家政却毫無怨言；她的母親出去了，在屠場區裏跑了兩天，當定了一位臘腸機上的奴隸。

埃爾池邊達是日常在做工的，但她感覺着這次的變化太劇烈了，因為她從早上七點鐘到十二點半，又從午後一點鐘到五點半都是立着不動的。在開首的幾天她覺得是不能支持——她差不多就和攸斐斯初做肥料工人的一樣，在日落後回家她的頭只是發暈。加之她又是在一個暗洞裏做工的，用的是電燈，有的是蒸汽，那實在也太難受——地板上總時常有水瀉，一房都是腐肉的臭味。松雞 (Ptarmigan) 在秋天是敗葉色，在冬天是雪色，卡美論 (Chameleon) 踞在木樁上是紅色，向葉裏行動時色會轉青，就依據着這樣的一種自然法則，那在臘腸工廠做工的人，無論是男工女工都帶着一種臘腸的色彩。

臘腸廠是很可以去參觀的一個有趣的地方，但只消看兩三分鐘，而且你還要不要看那在那兒活動着的工人；那機器怕是全工場中最靈妙的一種。原來臘腸這種東西是用手來攘的，你去看見這些機器的發明到底省去了多少工人，那倒也是一趣。在廠廳的一面有許多大白，工人們用剗子把肉和香料剗進去；那大白裏面有的是輪刀。一

分鐘要輪轉二千次，肉一切碎了，又加上洋山芋粉，用水來調和好，那便送到廠廳他端所安置着的攘腸機去。這是用女工操縱的；這有一種噴口器，就像水龍的噴口一樣，女工把一長串的攘腸皮套在那口上，就給套一隻緊的手套，緊緊套上。那一串會有二三十尺長，但那套上去只消一分鐘；套了好幾串之後，女工把一個槓桿一壓，攘腸肉便噴射出來，鑽進那攘腸皮裡面去。你便立着看見那香腸就像一條無限長的蜿蜒的蛇，從那機器中奇怪的產出。前面是一個大盤，那便接受着這些東西，又來兩位女工等那攘腸剛好生出，她們便把它結成幾節。這對於外行人是最不可解的一種工作；因為那些女工是只消把手腕一扭；她不知怎樣擺動一下，那一長串的香腸的鎖鍊，便接一連二的從一個中心點吊在她的手下。那簡直就像玩戲法一樣神速——因為那女工的手快得來硬使你的眼睛都不能看見，而那兒只有一點微動，便有一條無一條的香腸都湧現出來了。但在那神速之中，觀客會留心到一個異常緊張的面孔，有兩條愁紋深刻在她的額上，消瘦的兩頰就像坟墓裏鑽出來的殭屍；他一定會突然的回轉神來想到他是應該走的時候。那婦人可是不走的；她正正的立在那兒——一點鐘又是一點鐘，一天又是一天，一年又是一年，一面挽着臘腸，一面和死的奮鬥。那便是攘香腸的工作，她可以使她的一家不至餓死；嚴肅而無慈悲的經濟法則安排着她，要她只能一心一意的留心着手裏的工作，就如像到動物園去參觀甚麼野獸一樣，

有些闊綽的貴紳淑女前來參觀她，而她不能夠舉眼凝視一下。

14.

家庭中的一員在裝罐頭，又一員在臘腸工廠服務，他們一家人算把培京頓的祕密的大體是全然了會了。因為他們曉得了那是一種習慣，假如肉是臭到不能作任何使用時，那不是用來裝罐頭，便是用來攘香腸。從前約納斯是在滷漬房做過工的，加上他所說過的話，他們才到了一部臭肉工業的黑幕大觀，他們到現在才在那句培京頓的口頭禪中發現出了新刻的意義，——便是說除豬的叫聲之外甚麼都有用處。

約納斯告訴說肉從滷漬房取出總是酸的，他們要用曹達去搨擦，去掉那種酸臭，那是賣給酒店裏做下酒菜的；還有那化學作用的魔術他們也是執行着的，無論你是甚麼肉，是新鮮的或是鹽的，是整塊的或是碎的，儘你要甚麼色彩，甚麼花樣，甚麼香味，都可以製造出來。在火腿的滷製上他們有一種精妙的機器，他們用着節省時間而增加效率——那是在吸筒上加了一個有孔的針的；把那針打進肉裏，用腳幾踏，只消兩三秒鐘便滷好了一隻火腿。然而儘管那樣，火腿還是要臭的，有的真是臭得難堪，你不好和它一同住在房裏。對於這種臭火腿屠業主是又有一種針好打的，那打進去可以消除那種

臭味——這種工作在工人們是說“給它三十卜羅生特”。火腿在薰製過後，也還是有腐壞了的。在前這些壞火腿是當作“三號品”來販賣，但是後來是有那位天才發現一個聰明的辦法，他們曉得那臭肉是骨頭周圍的，便把那骨頭剔出來，在那洞穴中把白熟的鐵汁灌進去。自從有此發現以後便再沒甚“頭號”“二號”“三號”等的名目了——統總都是“一號”。屠業主時常都有這樣的計畫——譬如他們有所謂“無骨火腿”，那實際是在皮囊裏面攘進去的一些肉渣；又有所謂“加里佛尼亞火腿”，那是有大的關節的豬肩，差不多把所有的肉都是刮盡了的；還有那有趣的“改良火腿”，那是用頂老的豬來做的，豬皮厚重而起着絨髮誰也不會來買——他們便把那豬皮剝了下來，煮之宰之，結果是沾上“頭等乾酪”的徽號！

火腿要全部都腐壞透了無法泡製的時候，那才送到埃爾池邊達的部分來。用那一秒鐘運轉二千回的的輪刀來絞切，和半噸別種的肉混合起來，那弄到火腿中所原有的臭味便若有若無了。香腸的內容照例是沒有留意的；有時候是歐洲不要了的陳老香腸，已經是起了滋發了白霉的——那會用朋酸和格里塞林油來洗濯一遍，又丟在那些大白中，又做成常用的食品。有些肉是丟在地板上。和垃圾和鋸末一道，在那上面工人們踐踏自由還吐上無窮沙數的肺結核的微菌。有的是疊疊層層的盛在窩中；屋頂漏水下來浸濕着它，整千整萬的老鼠要在那上面賽跑。這些窩裏很黑，你不能看得分明，只是你把手一伸進

肉堆裏去，會捉着一把又一把的老鼠的乾糞。這些老鼠倒是麻煩的家伙，屠業主要設法來毒殺它們；它們死了，於是死老鼠，和毒死老鼠的藥，和肉，便一道搬進大白中，等量齊觀供人食料。這並不是童話，也並不是故意的談諧；肉是要用鐵割割上車的，工人們就看見有一位死耗子，他也沒工夫替你揀起來——其實毒死了的一匹老鼠比較起香腸裏所含的其他的毒物那倒是一毛之於九牛了。工人們在他吃飯之前是沒地方洗手的，所以他們便在那要裝進香腸的水裏面去洗。有煙肉渣滓，肥胞肉的殘屑，一切的菜頭菜根之類都混盛在地窖裏的舊槽中，儲集在那兒。公司在嚴厲的經濟法則之下，有些工作是在長期中才出錢經理一次的，這些工作中之一便是那廢槽的清掃。他們是在每年春季舉行：那槽中一定有些破爛腐化了的鐵釘和臭水——滿車滿載取出來，和着新鮮的牛肉一同送肉白，以供一切市民的晨餐。有的呢是造成“煙”腸——但是因為煙時費事且費錢，他們一定要命令那化學工廠用明酸來調治，而以璫璣膠來着染成棕色。他們的一切的香腸都是同出於一槽，但是等他加封的時候，有的一定要蓋上“精選”的印章，他們便一磅可以多賣兩元。

像這樣的便是埃爾池邊達奶奶所被安置着的新的環境，像這樣的也就是她被逼着不能不作的工作，那真是悶人而惡恨的工作；那使她沒有想的時間，也沒有做任何事體的餘力。她已經是那機械上的一部分，一切於機械不適

用的智能那是滅消掉了它的存在的。有一件唯一的慈悲在這殘忍的工作上，那便是使她一個沒有感覺。她漸漸的沈到呆蒙裏——口舌都緘默起來。她在晚上回家遇着攸斐斯和溫娜，他們便一同回去但總不開口一聲。溫娜也沈在緘默的習慣裏了——溫娜從前是很輕快如像唱着歌的小鳥兒一樣的。她是病癱了，有時甚至於連支持着奔回家的力量都好像沒有。他們吃是吃可能吃的東西，吃後因為可談的只有自己的窮愁，所以便各自爬進被中陷在呆木裏、一直不動地等到了時候又再起床，再燭火中穿好衣服，又回到機械上去。他們真是蒙木，連飢餓都不覺得怎樣難受。只有孩子們在吃食不夠時，總時常哀叫。

然而溫娜的精神依然是沒有死——他們之中也沒有一個人死掉了自己的精神，只是就了睡眠而已；他們時而也會醒來，而醒來便是殘酷的時候。記憶的大門會輾開的——舊時的歡樂一定要向他們伸出手來，舊時的希望和夢想也要來呼喚他們，他們便要在自己的重担之下睜開眼睛，而覺得那是永遠不可計量的一種重量。他們在那下邊甚至連叫都叫不出來；只有焦愁會捉着他們，比死時的拼命還要痛苦。那是說不出來的一種東西——從古以來在世間上也不曾有人說出，除非是身當其境的人。

他們受了打擊；他們落了伍，他們遭了掃蕩。那是太尋常，太屑賤，所關的只一些油鹽柴米的事情，然而不

能因此便減少它的悲劇。他們夢想過自由：夢想過要在周圍學認識一些世相；夢想過要清潔美好，要看着自己的孩子長得康強。然而現在一切都消失了一一那是永不會實現！他們的孤注失敗了。要想把家貸繳完，他們還得做六年的苦工而得不着一口氣的休息；而事實上像這樣的生活，他們自己都覺得不能再支持六年，那是怎樣的殘酷呢！他們失敗了，他們倒滅了一一沒有解救的方法，沒有希望；結果是使他們感覺着他們所住屠的龐大的都會恰好是狂暴的大海，荒原 沙漠，墳堆。溫娜在夜間偶爾醒來時，每每總是會起這樣的情緒；她睡在床上自己害怕着自己心臟的鼓動，靦面着那人生的原始性的恐怖之血紅的眼睛。有一次她大聲的叫出，把攸斐斯叫醒了，他是疲倦了冒起火來。從那時起她學會了暗哭了一一他們的心情很少融洽得一會！他們的希望也就好像各各分埋在各的墳墓裏的一樣。

攸斐斯是一位男子，有他自己的焦心。跟着他的又另外是一種鬼怪。他決不會說出口來，他也不想讓別人談到一一他甚至也不知道它的存在。但是要和這種引語作戰，那要消費他全部的男性精神一一有一次或者兩次，可憐還不僅這一點。攸斐斯發現出飲酒的事體來了。

他是在那五股汗流的地獄的火爐中工作着的；一天又一天、一禮拜又是一禮拜一一直到現在弄到他的全身的器官沒有一件不疼痛，而晝夜無分地在他的腦中有狂濤的擊盪，在他走出街的時候房屋都在他的面前傾斜

而跳躍。從這全部的無盡境的恐怖中只有一條出路，一個解救——便是他可以飲酒！他可以把苦痛忘掉，他可以從重擔下梭脫；他可以重新看出，他自己能够支配他的頭腦，思想，意志。他的死了的自我復活起來，會和同伴們談笑作樂——他可以又成爲一位男兒，而撐持着自己的生命。

飲酒要想飲上三杯，那在攸斐斯却非小事。第一杯他抵當着吃一餐飯，自己問自己說倒還經濟；第二杯又要抵上吃第二餐了——但是總有時再吃不起飯的時候，在那時要給一杯酒錢都是無上的浪費，這是他們爲飢寒所迫的階級的年深日久的本能上的一個預防。然而有一天他猛進起來，他儘衣包裹所有的錢來喝了，喝到一個半醉。他真是一年以來再沒有這樣快活過；但是他自己也還是知道那種快活是不能持久的，他會蠻橫起來——和那些破壞這種快活的人，和世界‘和他自己的生命；他在這樣的情形之下，自己又要暗自慚愧。後來他看見他的家族失望了，計算起他所費了的錢來，眼淚湧到他的眼裏，他開始和這個鬼魔作長久的爭戰。

那爭戰是沒有盡境的，永遠也不會有盡境。但是攸斐斯不曾明白的把握着；他是沒有時候來反想。他只是曉得他時常都是戰鬥着的。他盡管是浸淫在貧窶和絕望之中，然而他受着苛責還是要走下街去。在一處街角上——或者十字口的四處街角，都是有一家酒店的，而路遠只有半箭路遠；每家酒店都向他伸出了一隻手來——每家都

有它自己的個性，誘引的方法各有各的不同。一去一來——在天未見亮之前和天已斷黑之後——那兒有的是溫暖和輝光，和熱食的蒸氣，有時或者是音樂，或者是一位熟人的面孔，一句慰安的話。攸斐斯一出街的時候，鬧到要把溫娜挾着同走了，他要捉得她很緊，而走得很快。可憐他是想要溫娜知道酒中的樂趣——這事情真是使他想得發狂；而事却有欠公平，因為溫娜從來不沾染酒杯，所以她也不知那其中的樂趣。有時候在絕望的時候，他定想使她學習喝酒，要那樣可以免得在她的面前慚愧。他們可以一道喝，一道從恐怖中逃出——逃出得一瞬時，儘管在後來會怎樣。

就這樣攸斐斯的意識上的生活差不多全部都是在和想喝酒的欲求作戰。他會發怪脾氣，恨溫娜以及他的全家，因為他們阻礙他的去路。他真是一位傻角要討甚麼老婆；他自己把自己束縛着，成爲了一個奴隸。就完成因為討了老婆，所以他才不能不釘死在那屠場；假使不是那樣，他很可以像約納斯一樣跑掉，讓那裏屠業主去鬧甚麼鬼魅，在肥料工廠的工人是沒有好幾個的，——而那些工人都是爲準備逃走才在那兒隱忍做工。同時他們在做工的時候也有時想到的實情——那時想到前一次他們喝了酒的事情，更想到下一次喝酒時的快樂。攸斐斯呢，他是想把一分一元都帶回家裏；他連中飯時都不能和工友們同去——他是坐在一些肥料堆上吃他的中飯。

他的情緒不消說也不是每常都是這樣；他依然是愛

他的家族的。不過目前正好是考驗的時期。例如可憐的小安達南斯——那從前一笑便可以把他獲得的——那小安達南斯到目前也不肯笑了，周身遍體都漲着一面的紅腫包瘡。他接二連三的把嬰兒所應有的病症都害交了，在頭一年是猩紅熱，耳下浮腫，百日咳，目前呢他又得着麻疹。除柯屈林娜之外沒有人看護他，也沒有醫生來爲他飄治。因爲他們是太窮了，而孩子們也不會死於麻疹——至少不是常見的事體。柯屈林娜時而要來啜泣一下這孩子的苦況，但是大半的時間都是讓他一人，縛在那床上。地板是透風的，萬一他着了涼那便只好叙命。在這裏也是縛着的。因爲家裏人在拚死拚命的一天的勢頓之後睡癱了時，怕他蹴開被條。他睡着一定會哭，哭得幾點鐘都不止息，哭到快要驚風的樣子。繼後他一疲倦了，又只好低聲低氣的在那兒啜泣。他的周身四體都和燒着的一樣，兩隻眼睛也爛了：在白天那真是一種難看的物件，一面的紅斑油汗簡直是一個可憐的紫色的大浮腫。

情形儘管是這樣，然而小安達南斯在這家庭中並不是不幸的一個。他把所有的災難都能够支持得着——一切病痛就好像是他的健康的尺度一樣。他是他雙親的青春和愉悅的結晶；他長出來就像魔術師手中的薔薇一樣，世租完般都是他的屏障。他終日總是帶着一個瘦削而飢餓的面孔在廚房裏爬去爬來——一家人所分派給他的嗅食，總像是不夠的，而他總是還要要求。安達南斯僅僅只有一歲多點，但除他父親之外已經沒人能够制服

他了。

他好像把他母親全部的精力都奪取了——沒有再剩絲毫給他後繼者的光景。溫娜現在又有孕了，這一想起來都是駭人聽聞的事體；就是攸斐斯自己，儘管他是蒙木而絕望，他曉得這又是一些死活的難關當前，他想着這些都要發抖。

溫娜呢很明白的是行將解體了。第一件她是得了喀嗽病，和那把安達南斯老爹殺死了的同樣的病症。這病的徵候自從那次遇難的清早，那貪婪的電車把她趕下車來在雨天中步行着的時候便有了；但是現在是更嚴重起來，夜間她都會咯醒。更壞的是她所得到的那十分厲害的神經上的症候；她的頭痛得難耐，時常是無原無故的哭；有時她在夜裏發着抖一面呻喚着走回來，把身一挺在床上她便放聲大哭。有好些次她完全是失掉主宰成了歇斯迭里；那時攸斐斯一定會駭得成爲半狂的形勢。埃爾池邊達會告訴他那是無可如何的，一位女人一有孕大概是有這樣的情形；但是他是不能放心的，總要追問究竟是甚麼原由，他總要說，她從前又不見這樣——那很奇怪不可思議那是她所生活着的生活，她所工作着的工作，逐漸的殺害了他。她是吃不下那樣的苦的——沒有一位女子能夠吃下，沒有一位女子可以叫她去做那樣的工作；假使世間定要叫她們那樣，上然便不許生存，那最好是一次把她們屠殺了的好。她們是不該結婚——不該養孩子的；沒有一個工人是應該結婚——假使他，攸斐斯，早曉得女子是一種

甚麼東西，那他早就把自己的眼睛挖掉了。就那樣進行着他自己也成爲了半歇斯迭里，一位大男子漢成爲那樣時真是怪可憐見的；溫娜便會好起來，投身在他的懷裏，求他不要發作，求他安靜，那她便會好起來，一切都不會有甚麼了。於是她便會倚着他的肩頭哀切的啜泣，而攸斐斯看着她，自己就像中了暗箭的一匹野獸一樣，無能爲力。

15.

這些怪狀的開始是在夏天；每次溫娜都要在語聲中含着恐怖說她以後再不了——但終是無效。每次的發作都使攸斐斯愈見受驚，愈見不能信認埃爾池邊遠的安慰，他相信那兒一定有甚麼兇事不想讓他知道的。在這種爆發中有一兩次他釘着溫娜的眼睛，那就像被獵着的野獸的眼睛一樣；時而有些斷續的驚懼和絕望的單語；在她那狂氣的哀哭之中。關於這層她也沒有更加追究，那也只因爲攸斐斯是蒙木了，墜落了的原故。但都他也永想不到那上面來，除掉他都被強迫着拉去——他只是像在重擔之下活着的不說話的牲畜一下，他也不思前想後，只知道他所存在着的一瞬間。

冬天又來了，比以前的更駭人更嚴酷。十月，年關前的忙期已經開始。屠宰機要爲聖誕節的晨餐準備食品，每晚的作夜都要遲到夜深；瑪利亞，埃爾池邊遠，溫娜，都是這機器上的一部分，一天要做十五六個鐘頭。那是不能由

你的好惡的——假如你想保存地位，只好照着你手裏的工作做好；而且在收入上也可以多少有點增加，所以大家拖着重擔也只好拜命的走。大家每早七點鐘便去上工，中午時份吃飯，吃了飯之後又要空着肚子做到夜裏十點或十一點鐘。攸斐斯想等她們，在晚上回家時可以幫助，但是她們不贊成；肥料工廠是不超過時間的，除在一家酒店之內也沒地方讓他好等。每人蹬出黑夜裏來，蹬到一處街角上相會：假如別的人是已經走了，那便只好坐上電車，總要吃不少的苦力才能讓自己不至睡下去。走到家裏時，她們是疲倦得連吃飯脫衣裳的力量都沒有了；她們一定是連鞋也不脫便鑽進被裏去，睡得就給一棟木材一樣。她們萬一略有差池，那便只好失業：她們能夠熬着呢，在冬天也就可以找得出那一筆炭錢。

在報恩節的前一兩天，暴風雪起來了。那是下午開始的，在晚上便積到了二英寸厚。攸斐斯想等她們，但是走進一家酒店裏去取暖，他喝了兩杯酒便跑回家來，想逃掉那個惡魔（想再喝喝酒的那種誘惑——譯者註），他在家裏睡着等她們，立地便睡熟了。他睜開眼睛時，是在半醒半睡的夢迷中，他看見埃爾池邊遠在搖他，在哭：他起初還不解她說的是甚麼意義——溫娜沒有回家。是甚麼時候了，他問。清早了——該上工的時候了。溫娜一夜都沒有回家！而那是嚴寒的深夜，地上積雪二尺。

攸斐斯一躍而起。瑪利亞發恐而哀號，孩子們也同聲哀哭——更加上施丹尼士孩子，因為那怕害病又襲來了。

攸斐斯除套上鞋子和上衣之外甚麼也沒披上，只有半分鐘工夫他便跑出門去了。但是他想到了他無須着急，他並不知道他該走向那方。天是依然黑得如同夜半一樣的，厚的雪片飛下——在萬籟無聲之中他可以聽見那雪片落下時的搓擦的聲音。他立在那兒躊躇了幾秒鐘他全身已經翻向了。

他一沖跑向屠場去，在有些開着門的酒店前面便停着去探聽一下。溫娜大約是在路上倒了，再不然便是在機械上發生了甚麼變故。他走到了她工作着的地方，他找了一位守衛向他探聽——那人說，就他所曉得的，並沒有起過甚麼變故。他看見本部的事務處已經開了門，那書記告訴他溫娜的名牌是翻轉了的，那表示她已經放工回家。

嗣後他除等待之外無法可施了，在雪地裏走來走去，熬受着自己的凍飢。屠場快要達到滿潮了；遠方來的牲畜已經下了車，在黑暗中覺得已經有“扛脚”把二百磅重的牛排扛上冷藏車去。在晨光未破之前已經來了一大羣場工人，發着抖，提着中飯的乾糧湧來。攸斐斯是立的事務處的窗邊上的，就只有那兒有一線光亮可以讓他去看；雪又下得太密，就逼緊看，也不知道溫娜究竟曾否過身。

七點鐘了，這是大屠宰機開工的時候。攸斐斯也不能不到肥料工廠去了；但是如在臨死的恐怖之中，他依然在等待溫娜。七點十五分鐘了，他看見雪中有一個影子迸出來，他叫着跳上前去。那的確是她，在風快的跑着；待她看見他時，她踉蹌的倒在他展着的懷中。

“是怎麼一回事？”他擔心着叫出。“你到那兒去了？”

費了幾秒鐘的工夫她才把氣息調勻起來回答他。“我不能走回呢，”她說。“那雪——那電車已經停了。”

“但你到那兒去了呢？”他問着。

“我到了一位朋友家裏，”她喘息着——“和雅杜危遯同路。”

攸斐斯才深深的抽了一口氣；但是繼後他又注意到她在啜泣，在發抖——好像那神經的發作又要起來的一樣。“但這是怎樣一回事？”他叫着。“遇着甚麼事體呢？”

“哦，攸斐斯，我真害怕！”她說着，緊緊的吊着他。“我真受驚不小！”

他們是立在那鐘錶臺的窗畔的，上工的人都凝視着他們。攸斐斯讓她走着。“你說的是什麼意思？”他狐疑地問着。

“我害怕——我真是害怕！”溫娜啜泣着。“我曉得你是不知道我在那兒的，我不曉得你會怎樣。我拚命的想回家，但我實在是疲了。哦，攸斐斯呀，攸斐斯！”

他高興的她已經回來，更沒想到其他的事體。她是那樣的張皇，他也不覺得奇怪；她一切的驚慌，一切言語的支離都不算是怎麼一回事，因為他已經得到了她的回來。他讓她把她的恐怖哭出；哭到快要八點鐘了，他們再要遲延，便會要又失掉一個鐘點，他便和她分手，讓她立在那屠場門首，帶着一個慘白的面孔和充滿了驚怖的被獵的

眼光。

又稍稍隔了一會了。聖誕節已經快來；雪依然還在下着，寒意是特別嚴厲的，每朝每朝攸斐斯差不多是抱着他的女人一樣引她去上工，和着她在那黑暗中苦奔；直到後來，有一天晚上，告了一個終結。

到聖誕節只差三天了。在夜半時分瑪利亞和埃爾迪邊達回到家裏來，又警告着說，她們沒有找到溫娜。她們兩人約過等她的，等了一會，走到她的做工房裏去問，聽說包裝火腿的女工在一點鐘前便回去了。那晚並未下雪，也並不十分冷；然而溫娜依然沒有回來！這一回必定有甚麼更嚴重的意外了。

她們把攸斐斯喚醒，攸斐斯坐起來聽她們說。他說：「她一定又和雅杜危迦同路去了；雅杜危迦的住處離屠場只兩箭路遠，她或者又是疲倦了。她不會遇着甚麼事的——就算有甚麼事情遇着，不等到天亮，萬事都沒有辦法。攸斐斯一翻身又倒下去了，兩人還沒走出門去他已經又呼起了鼾聲。」

但是在早晨他比平常早一點鐘起床出了門。雅杜危迦馬清苦司是居在屠場的那一邊的，在赫斯塔達街的那一面，和她的母親妹子們同住，僅僅住在一間的地層室裏，——因為米戈拉斯最近又受傷化膿失掉了一隻手膊，他們的結婚便永遠的無期延期了。房門是在屋後的，要通過一個狹窄的中庭，攸斐斯看見窗內有光，在他過身時聽

見有甚麼煎煮的聲音；他扣門，一半希望着溫娜會來應門。

來應門的却是雅杜危迦的一位小妹子，他從門縫裏凝視着攸斐斯。“溫娜呢？”他發問；那孩子奇怪地望着他，說道“溫娜？”

“是的，”攸斐斯說，“她不在這兒嗎？”

“不，”孩子回答着，攸斐斯大吃了一驚。一分鐘後雅杜危迦走來，在孩子的頭上伸過來看，她看見他是誰，便趕快躲開了，因為她還沒穿好衣裳。她請攸斐斯又原諒他，她媽媽很不好——

“溫娜不在這兒嗎？”攸斐斯是驚駭得太厲害了，不得她的話說完便發問。

“甚麼，不，”雅杜危迦說。“你何以想到她會在我這兒？她說過要到我這兒來嗎？”

“沒有，”他回答着。“但她沒有回家——我以為她一定和前回一樣到了這兒。”

“和前回一樣？”雅杜危迦疑惑地返響着。

“她在這兒過過一次夜，”攸斐斯說。

“那一定會有甚麼錯誤的，”雅杜危迦趕快的回答。“溫娜決不會在這兒過過夜”

他差不多有一半是摸捉不着頭腦。“甚麼——甚麼——”他叫着。“在兩禮拜前呢，雅杜危迦！她那樣告訴我的——那晚下雪，她不能夠回家。”

“這一定有甚麼錯誤，”那姑娘又說；“她不會到過這

兒。”

他是靠在那門口的；雅杜危迦擔起心來——因為她喜歡溫娜——便把門大大的打開，把上衫蒙着頸子。“你的確是沒聽錯她所說的嗎？”他叫着。“她怕一定說的是別處。她——”

“她說的是這兒，”攸斐斯固執着。“她把你的情形都告訴了我，她說你是怎樣，你對她說過甚麼話。你不錯嗎？你不是忘記了的嗎？你不曾走到別處去過嗎？”

“不，不！”她說着——那時屋裏起了一聲不平的聲音——“雅杜危迦，你會把嬰兒凍涼了。把門關上！”攸斐斯又立了半分鐘的光景，從一英寸的八分之一的縫隙裏吃格着自己的驚疑；繼後覺得再無話可說了，他便告了罪離開了。

他半昏半沉的走着，也不知道自己該走向那兒。溫娜是欺騙了他！她向他扯了謊！他到底是什麼意義呢？——她那回到底是在那兒？現在又向那兒去了？他實在摩捉不着——更說上要得到要領；但是有一百樣的胡思亂想襲來，一種臨頭的災難的豫感壓倒了他。

因為無法可施，他又只好到事務處去等。他等過七點鐘後將近一點鐘，又走到溫娜做工的地方，去探問溫娜的“婦長”。他才曉得那“婦長”還沒有來；從下場來的各路的電車都停了電，——因為發電所裏生了障礙，從昨夜起便沒有電車了。然而包裝部的女工們是依然工做着的，另外有一個人人在監都她們。那答應攸斐斯的女工是很忙的，

她一面說話，一面都擔心着有人在監視。繼後來了一位男工，推着一乘輸運車走來；他知道攸斐斯是溫娜的丈夫，這場秘密他覺倒很有趣。

“或許是和停電有甚麼關係罷，”他暗啖着說——“她或許是到下場去了。”

“不會，”攸斐斯說，“她絕不會到下場去。”

“或許也不會，”那工人又說。

攸斐斯覺得看見他在說話的時候，給了那位女工一個眼色，他便趕快的追問，“你怎麼知道她會往下場去？”

但是那工人看見那工頭兒在監視看他；他又推着他的車子走了。“我並不知道甚麼，”他回頭丟下這一句話。“我怎麼會曉得他的老婆到那兒去了呢？”

於是攸斐斯又走開了，在那工場前面走去走來。一個上午他都停在那裏，全沒有想到自己的工作。中午時候他到警察署去探問，回頭又轉來心焦氣急的候等。後來到下午的半中間，他又走回家去。

他在亞緒朗德路上走。電車已經恢復了，有幾台跑過身去，滿車滿載的連車口上都吊的是人。看見了電車，攸斐斯又想起了那位男工最後的一句俏皮話；半分不介意地他覺得自己在注視那電車——結果是他突然發出一聲絕叫，在街道上停止了一會。

接着他個大跑起來。跑了一箭路，他趕上了電車，僅僅只隔幾步遠。那有一朵萎縮着的紅花的舊黑帽，那可不會是溫娜，不過有幾分相像而已。回頭他又想到便使是溫

娜，那她再前兩箭路便應該下車的，他便把脚步緩下來，讓那電車跑過了。

她下來了；她剛好走進那橫街，攸斐斯一突頭又狂奔起來。猜疑是已經在他心中成熟了，他去尾隨她並不以為羞恥了；他看見她轉過了接近他們住家的街角，他又跑動起來，看見她走上了那房子的門道。他回轉身，在路上走來走去的走了五分鐘，他的拳頭握得緊緊的，嘴唇嚴閉着，他的心中在大起湧騰。繼後他又走回家，進去了。

在他開門時，他看見埃爾池邊達，她也在找溫娜，剛好才回來的。她輕腳細爪的走來，放一個指頭在嘴唇上。攸斐斯等她走近身來。

她慌慌忙忙的情說着，“不要響動。”

“爲甚麼？”他問。

“溫娜睡熟了，”她喘息着說。“她病得很厲害。我怕她的心子是走了，攸斐斯。她一夜都在街上昏迷着，我剛好把她安靜了下去。”

“她幾時回來的？”他問。

“在你清早離家之後不久，”埃爾池邊達說。

“她隨後又出去過嗎？”

“不，不消說她不能出去。她太寡了，攸斐斯，她——”

“他把自己的牙關咬得管緊。“你在騙我，”他說。

埃爾池邊達大吃一驚，臉色翻白。“甚麼！”她喘息着。“你說的甚麼？”

但是攸斐斯沒有回答。他把她沖開，大踏步的走向睡

房，把門打開來。

溫娜是坐在床上的。當他進門時，她驚惶地望着他。他把門在埃爾池邊達的面前關上他，走到他的女人身旁。“你到啥地方去來？”他問。

她把手緊緊的握在膝頭上，他看見她的臉就和紙一樣雪白，沈痛得歪斜起來。她要想回答他，連連的抽了一兩口氣，又才低聲的，很快的說，“攸斐斯，我——我怕我是走了神。我昨天晚上回家，竟至找不着路。我走——我走了一個通夜，我想——我只好走回家來——在這天清早，”

“你應該休息一下，”他說，聲音很硬。“你爲甚麼又要走出去？”

他靦面的緊釘着她，。可以看有突然的恐怖和慌亂不定得神氣跳進她的眼中。“我——我該往——往店裏去，”她喘息着，差不多就和耳語一樣，“我該往——”

“你在騙我，”攸斐斯說。

於是他握緊自己的拳頭，向她走進一步。“你爲甚麼要騙我？他惡狠的叫。“你到底做了甚麼事情，你非騙我不可？”

“攸斐斯呀！”她驚着站起來發叫。“哦，攸斐斯你怎能那樣？”

“我說，你騙了我！”他叫着。“你前回說你在雅杜危迦家裏過夜，你沒那回事。昨晚你到的地方——是在下塲，因爲我親自看見你下車。你到了甚麼地方？”

那就好像有一把鋼刀插進了她的心裏。她好像全身要瓦解了。她立了有半秒鐘的工夫，左搖右擺地，兩眼滿含着驚懼的凝視着他，繼後，發出一聲悲號，把兩手伸開，踉蹌地想去抱他。

但他讓在一邊，存心讓她倒去。她勉強支持着了床邊，沈下去了，兩手把面孔蒙着，狂氣地痛哭起來。

那常常苦惱着她的歇斯迭里的發作又起來了。溫娜哀哭着，她的恐怖和她的焦愁積聚起來達到了它的最高峯頂。一陣陣的情緒的狂飈掃蕩而來，就如暴風搖撼山木一樣，搖震着她；她的全身的瘦骨都在颼搖而波盪——那好像有甚麼凶咎在她胸中起來，把捉着了她，把她拷打着，凌遲着。這東西在前是使攸斐斯萬分不安的；但是今天他把嘴唇嚴閉着，兩手緊握着——任你會哭上天，哭到死，但他這回連動也不動——不動一分一釐，不動一絲一忽。因為那聲音使他的血液翻冷起來，他的嘴唇不自主地發戰，他高興得以發散了一下，當那埃爾池邊達奶奶，駭得慘無人色，把門推開闖進來的時候；但他回頭向她，給她一聲大罵。“滾出去！”他叫着，“滾出去！”她立着在躊躇，想說些甚麼的時候，他走上去捉着了她的手，一半是把她強拉出房門，把門關嚴，更用一張台桌來抵上了。回頭他又轉向着溫娜，叫着說——“好，你答應我！”

她依然沒聽見他——她依然是在那病魔的掌握中的。攸斐斯看見他張開着的兩手搖着，把着，在床上任意的翻來覆去，就好象活的東西；他可以看見那瘦癯的發抖

一陣陣竄入她的全身，通遍她的四肢。她一面吸息着，一面要斷氣的光景——那一個喉嚨要發出那麼多的聲音未免是太多了的一樣，那些聲音互相疊接，就好像海上的波瀾。接着她的聲音轉成了哀抖，逐漸的高，逐漸的高，高到破成一連荒亂的狂笑的連峯。攸斐斯弄到再不能忍耐了，他跳上前去，捉着她的背膀，搖她，在她耳邊上叫：“停止了罷，喂！停止！”

她在慘苦之中抬起頭來望着他，她又到在他的脚下。任他怎樣想走開，她都緊緊的把他促着，面孔伏在地板上哭。那哭聲使攸斐斯的咽喉都要梗塞了的一樣，他再叫一聲，比前次的還要猛惡：“我叫你停止！”

這回她聽見了，把氣息熬着靜止了下來，只剩下一陣陣怪難受的抽噎絞結着她的全身。她睡覺好一會完全不見動靜，睡到一種一種冰冷的恐怖捉着了她的丈夫，以為她是快要死了。但是突然他聽見了她的聲音，微弱地叫着：“攸斐斯！攸斐斯！”

“甚麼呀？”他答應着。

他不能不俯身去就她，她是太衰弱了。她斷斷續續的向他辯解，明白地說出：“請你相信我！你相信我！”

“相信什麼！”他叫着。

“相信我，我是——我頂知道得明白——我是愛你！你請不要問我——你做了甚麼。哦，攸斐斯呀，我央求你，央求你！那最好是——那——”

他又想說話了，但她又狂氣的衝斷着他，搶先的說。

你只是那樣就好！你只是那樣——只是相信我罷！那並不是我的罪過——我是無法——那都是一樣，——那並沒有甚麼——那沒有甚麼傷害。哦，攸斐斯呀，我央求你，央求你！”

她捉着他很想掙起來看他；他感覺着她的兩手在顫，和他挨接着她的胸部在戰。她支持着捉着他的一隻手，癢癢般地緊握着他，拉到自己臉上，在她的眼淚中沐浴。“哦，你信我，信我！”她又哀懇着；而他怒吼着說，“我不信！”

但是她依然扭着他，在她的絕望之中愈見高聲的哀懇：“哦，攸斐斯，你要思索一下！你這樣做會使我們破滅——會使我們破滅！哦，不，你不要那樣！不，不要那樣，不要那樣做。你必不可那樣！我是癲了——那是無所謂的。你實在用不着要知道底細。我們會平安的——我們還是和平常一樣彼此相愛。哦，我央求你，央求你，請你相信我！”

她的話接一連二把他逼橫了。他把自己的手拖開，把她推在一邊。“你答應我，”他叫着。“遭天譴的，我叫你——答應我！”

她倒在地板上，又開始哀號起來。那真好像是聽着遭了天譴的人的哀號，攸斐斯不能忍耐了。他一拳打在桌上，又向她叫道：“你答應我！”

她開始放聲的號陶，就像是甚麼野獸的聲音一樣：“啊！啊！我不能夠！我不能夠答應！”

“爲甚麼不能夠？”他叫。

“我不曉得怎樣。”

他跳去捉着她的手，把她提起來，釘着她的面孔。“你告訴我，你昨晚是在那兒！”他喘息着。“快，你趕快說出！”

於是她才低聲地一字一字的說：“我——是在——一家——下場——”

“一家甚麼？你說的甚麼？”

她想把眼睛避開，但他捉着她。“在密司亨德生家裏。”她從牙縫裏漏了出來。

他起初還不懂得。只是回響一聲“在密司亨德生家裏。”繼後他突然的醒悟了起來，就好像一聲炸彈使他發出叫聲驚得打退。他自己在牆壁上靠着了，把手放在額上，向周圍凝視，而低聲的說，“天！我前天！”

回頭他又跳在她身上去，那時她是睡在他的脚下匍匐。他捉着她的喉嚨。“好，你告訴我！”他的聲音壓着。“趕快！誰個使你到了那步田地？”

她想逃掉，却使他愈見兇猛起來；他以爲那是她害怕，或者是他捉得太痛——他不知道她實在是在和着恥作絕死的血鬩。她依然也答應了他，“是孔諾爾。”

“孔諾爾，”他喘息着。“那個孔諾爾？”

“那工頭兒，”她答應着。“那位漢子——”

他氣得發慌，把指頭愈見捉緊起來，等他看見她的眼睛要閉攏了，他才知道她像要斷氣。他又才把手指放鬆了，埋下去，等她睜開眼臉。他的呼息熱烘烘的打在她

的臉上。

“你告訴我，”後來他低聲的說，“你把那事情告訴我。”

她睡覺完全不動，他要想聽她的聲音都只好只好把自己的氣息縮着。“我是不存心——那樣做的，”她說；“我幾次——我幾次都想不。我爲打救我們——我才做了。那是我們唯一的生路。”

息了一會，除掉攸斐斯的喘息之下又沒有甚麼聲息。溫娜的眼睛緊閉着，在她開口又說話的時候，她也沒有睜開。“他告訴我——他要打掉我的位置。他告訴我他要——打掉我一家人的位置。我們在這兒——再不會——得到甚麼工作做。他——他說——他要使我們一家人零落。”

攸斐斯的手腕震動起來，使他幾乎不能夠支持着自己，在他傾聽的時候，他時而想向前倒。“幾時——幾時起頭的？”他喘息着。

“在那當初，”她說。她就像中了催眠術的一樣。“那一切——一切都是他們的圈套——密司亨德生的圈套。她恨我。而他——他想我。他愛向我說話——在那外邊的月台上。後來他就——他就開始愛我。他求我——他說他愛我。後來他威駭我。他曉得我家裏的情形，他曉得我們要餓飯。他認識我的工頭兒——他認識瑪利亞的。他要把我們逼死，他說——後來他說假使我——假使我肯——我們便不會失掉工作——永需不會。後來有一天他捉着我

——他不放我——他——他——”

“那是在甚麼地方？”

“是在廊道上。——晚間——每個人都走盡了之後，我便沒有辦法。我想到你——想到嬰兒——想到母親和她的兒女。我怕他——我怕叫出。”

一分鐘前她的臉色是慘白的，現在又轉得緋紅。她又呼吸得很困難起來了。攸斐斯不作聲息。

“那是兩個月以前。後來他要我去——到他家裏去。他要我留在那兒。他說我們一家人——我們一家人都要失掉工作。他叫我每晚都到那兒。我告訴你——你以為我是在工場裏的。後來——有一晚上下雪，我不能回家。昨晚上——是電車停了。那只是這樣一點小事——便害了我們一家人。我想走路，但我不能，我不想要你知道。那會好的——那會沒事的。我們一家人都可以撐持——和平常一樣——你也用不着要知道。他把我厭了的時候，——不久他便會把我放鬆的。我要養孩子了——我長不好看了。他那樣告訴我——兩次，在昨天晚上。昨天晚上——他也——蹴我。你現在呢——可以去殺他——你——你會去殺他——而我們呢就死。”

這些話她說得來沒有一點抑揚；她睡着靜靜的就和死了一樣，連眼皮都沒動一下。而攸斐斯呢，也沒說一句話。他自己撐着床沿，勉強的站立了造來。他不能再看她一眼了，但只走到門口去把門開開。他沒看見埃爾池邊，是駭荒了弓在一個角落裏的。他帽子也沒戴便走出街

去，連街門也廠在自己背後。他一脚踏上了街道，便奔命的跑起來。

他跑得如像着了魔的人一樣，盲目地，兇猛地，不顧前後左右。疲乏在逼得他不能不放鬆腳步的時候，他已在在亞緒朗德路上了，那時他看見一乘電車，便衝上去一步跳上車去。他的兩眼兇猛，他的毛髮亂翻，他的呼吸促急，就像一匹受了傷他牯牛；但是那車上的人却沒有十分注意——或者在他們看來是理所當然的，因為像攸斐斯那樣臭的人正好配有那樣的面孔。他們照例是讓路給他，車掌接着他的車錢，都是滿不願意地用自己的指尖去勾，而讓他一人留在月台上。攸斐斯是連沒有注意到這些上來的——他的思想只是在趕快抱劑。在他奇腦中就好像有一座洪爐；他立着在等待，等待，等待時機到來便是一跳。

電車到屠場門首時來的呼吸恰好復恢，他跳下車來，又開始放全速度的奔跑，人都回頭來凝視着他。但他沒看見甚麼人——工場到了，在闖進門去跳下廊道。他知道溫娜做工的地方，他知道孔諾爾，那外面力行的工頭。他跳進房裏去找這個人。

車脚們正在苦工，在把新包好的箱籠上載。攸斐斯的眼光在月台上四射——那人不在那兒。但回頭他忽然聽見廊道上有一種聲音，他一納頭跑向那兒。再隔一分鐘他便在那工頭兒的面前。

他是肥大的紅臉的愛爾蘭人，身體滿魁梧，滿帶着酒臭。他看見攸斐斯闖進門來，他的臉色轉青了。他躊躇了一秒鐘，好像是想逃走；到第二秒鐘他的仇人已經趕上。他把兩手來護着臉，但攸斐斯舉起他全身全肘的力量，一拳正打中在他的眉間，把他打倒在地。再是一分鐘他便跨在他的身上，把手指插進他的咽喉。

在攸斐斯看來這男子的全身都在發散着他所犯的全部罪惡；他觸着他的身體都使自己發了狂——使自己全身的神經發戰，激起了他心中的一切的兇神。這匹萬惡的野獸，它凌弱了溫娜，——現在他捉着了它，他把它捉着了！現在是該他的輪次了！萬象都在血中浮動，他發狂的狂叫，舉起他的犧牲把他的頭顱在地面上搗碎。

當場不消說是天翻地覆了；女人們駭得快斷氣，拚命的吶喊，男子們闖進來。攸斐斯是埋着頭在做他的工作的，他自己不辨前後，他還不知道那些人要來阻礙他；等有五六個人走來捉着他的肩頭捉着他的腿要拖開他，他才知道他要失掉他的掌中物了。他又拚命的撲下去。一口咬那工頭兒的臉皮；等他們把他拖開的時候他是滴着血，口裏吊着一條人皮。

他們把他拉到在地上，反剪着他的雙手雙腳都還不容易制服。他就和猛虎一樣奮戰，亂動亂拚，幾乎把那些人都拚脫了，又衝上他失掉了知覺的敵人身上。但是又有別的人衝來，弄到手挽手脚挽脚人重人的成了一個小山，推來盪去的在場中打轉。結局是靠大家的重量把他摔脫

了氣，他們才把他送到公司的警署裏去，他睡在那兒不動直到他們招呼了一乘護送車來，把他載去。

16.

攸斐斯再起來的時候，他已經十分平靜了。他是已經力盡筋疲，而半分昏暈，而他又看見那穿青色制服的警丁。他裝在護送車裏是有五六名警丁護送的；但是因為他很臭，所以都儘可能的遠離着他。繼後他立在警官的台前寫了名姓和住址，他看見是受了殺人未遂的傷害罪告發了的。在他進監房的途中一位蠻大的警察說他把廊道走錯了譴罵了他，回頭又說他走得太慢蹴了一腳；然而，攸斐斯却連眼睛都沒有抬舉一下——他在培京頓已經住了兩年又半，警察是甚麼東西他早是知道了的。在他們的羅網中你若要抵觸他們，那你便會要命。會有五六個巡警一下走來重在你身上，把你的面孔打翻，在那混打中他假如把頭打破了，那並不稀奇——在那時候他們報告出去，說你是喝得爛醉，把頭跌破了，誰也不會有人調查一下。

於是一道鐵格子門在他後面掩上了，攸斐斯便坐在一枝板凳上，用兩手把面孔埋着。他是一個人；一個整的下午和整夜都是一個人。

在初就像吃飽了的野獸一樣；他是滿足得昏昏沉沉的。他已經把那忘八蛋懲治得有點樣子——他們假如再

縱容得他一分鐘，那一定把他結果了，但是已有點程度了，反正都一樣；他的指頭已經觸着了那忘八蛋的喉管。但是回頭一點一點的他的力量恢復了轉來，他的意識清醒了，他開始想到了他的暫時的滿足以外；他看到他幾乎把那工頭兒殺了而無補於溫娜——她所身受着的驚恐不會減少，那無日無夜苦惱着她的記憶不會消失。那不能補助她糊口養家；她一定也會失掉工作，而他呢——那會成爲怎樣只有上帝知道。

夜半他在監房中徘徊，一面和着這種惡幻苦戰；他弄到疲倦了又才橫下去，想睡，但他在一生中才第一次感覺着他的腦筋才有那樣過多的思慮。他的隣室是一位打老嫗的醉鬼，更隔一室是一位叫囂着的急燥狂。在夜半他們打開這拘留所供給那無家可歸的游民，那在門外徘徊，在夜寒中戰抖着的，他們都擁集到監房門外的廊道。有的拉長在右面的地基上便扯其鼾聲來；別的又坐着。笑，談，詛罵，口角。空氣爲他們的呼吸攪臭了。然而在那臭氣中他們也有人嗅着攸裴斯而罵他是臭鬼；而他睡在監房的遠角上，計數着他自已前額上的脈搏。

他們把晚餐給他送了來，那名叫“乾麵和菜”——在鍍鐵盤裏兩團乾麪包，和名叫“藥”的咖啡，因爲那配得有一點睡藥使囚犯得以安眠。攸裴斯不知道這點，不然他在絕望中定然把這物什吞下了的；因爲不知道，他的全身的神經在爲羞辱與憤恨戰慄着。到天亮時，所中沉靜了下來，他起來又在監房裏盤旋；於是在他的心中跳出了一個

紅眼的惡鬼，把他的心筋脈絡抓亂着。

那不是因爲他目前是在受難——在達爾翠牟公司的肥料工廠做過工的人，誰個還會介意到世間上要加之以甚麼待遇！監房的殘忍，比起過去的殘忍，那一次遇着便始終不會忘記的東西，那永遠不能消失的記憶，還有甚麼呢！那過往的恐怖使他欲狂；他把兩手向天伸出，向天求救——而無救星到來，就是天上也沒有力量來消除他的既往。那是一個殺不倒的鬼；那跟隨着他，捉着他，把他打倒在地下。啊，假使他只要能預先見到——但是那時，他只要不是傻瓜，他是會預先見到的！他用手打自己的前額，詛咒自己，因爲他允許了溫娜在那樣地方去做工，因爲在她和那種運命之間，那誰都知道是常有的事體，而他沒有盡保障的責任。他們就算是倒塌，餓倒在支考哥街路上的溝道裏，他也該得把她從那兒引開的！而今——啊，那難以相信爲真，那是太奇離，太可怕。

那是一種不敢觀面的東西；一種新的戰慄只要他一想到每次都來捉着他。否，沒有人能擔負得起這種重擔。在這下邊沒人會有生命。溫娜是會不能支持的——他知道儘管他能夠容恕她，他能夠跪着在她面前辯解，然而她是決不會再見他一面，決不會再做他的妻室的。那事體的羞辱會殺死她——那簡直是無法解救，只有她的死或許會是最好的方法。

這是簡單而明瞭的，然而却是有殘忍的執拗性，他要想放下不想，而溫娜餓死的幻影又來苦擾着他使他哀叫。

他們把他丟進牢獄裏了，大約期限是很長，總有好幾年。溫娜的確是不會再去上工的，她已經墜落得來那樣了。埃爾池邊達和瑪利亞，也是會失掉工作的——假使那惡鬼孔諾爾忍得下心，他一定要剝奪掉她們的工作，還要驅逐她們。他就不下那一道毒手，她們也無法生存的——就是孩子們都不上學，沒有他和溫娜，他們都把一切的債務支持不下來。他們是只有幾塊錢了——房金是一禮拜前才付了的，付的時候已經遲了兩個禮拜。所以有效的便只有一個禮拜了！他們再沒有錢來付的——在他們長久是粉身碎骨的掙扎後的結果，依然是把房子失掉。代理人向他警告過三次，說以後是再不許他們遲延的了。攸斐斯心中正有無限的不能說出的苦楚，而他却能想到房子上來的，或者也正為這個原故；但是他為這房子是受苦了多少，他一家人又是受苦了多少！那是他們存命之中的唯一的安樂窩；他們把所有的錢都送進去了——他們是工人，是窮人，他們的錢是自己的氣力，自己的血汗，自己的身心，是有之則生活無之則死的事物。

而他們會把那一切失掉；會被人趕到街頭，在何處的冰窖裏躲藏一下，或生或死的聽隨他們自便！攸斯攸一個通夜——一連好幾個通夜——都是想的這件事體，他把情形看得很詳細，他把它——都活現出來，就好像他是住在那兒的一樣。他們是只好賣家具的，繼後是拖欠着各家店舖的賬，繼後是別人不再贖欠；他們會向采德危拉斯的店裏去借一點的，而那飲食店是瀕在行將破產的危險；隣

里也會湊積一些來幫助他們——那可憐的，有病的雅杜危迦也會把她節省下的幾個片尼送來的，大凡有人要餓死時她總是那樣，而佗摩丘士呢會把他每晚拉絃子的成果通同帶來。就那樣他們或者可掙持到他的出獄——不知道他們曉不曉得他是任獄裏，不知道他們能不能探聽得一些兒他的消息？他們可以得到准許來探望嗎——或者他的罪過也應該罰處以和家庭的消息絕離？

他的心是懸掛在一些最壞的可然事上的；他看見溫娜病了在受苦，瑪利亞失掉了位置，施丹尼士孩子因為怕雪不敢去上工，一家人都趕出了街頭。全能的上帝！他們一定要讓他們倒在街頭餓死嗎？到頭是無法可救——他們是只好在雪裏徘徊凍成冰塊的嗎？攸斐斯不曾親眼看見過在街頭有死人，但他是看見有些人遭了追放而消滅了，不知道到了甚麼地方；雖然市廳也有它的救濟局，雖然在屠場區域內也有一個慈善團體的機關，但他從不曾聽見有人談及。他們又並不登出廣告，不要廣告的職業他們正是迎接不下的。

——就那樣想到清早。於是他又坐上了一駕護送車，和着那打老婆的醉鬼，和那燥性的狂人，還有幾位酒徒和酒場的坯棍，一位強盜，兩位被告發了的向屠宰場偷肉的工人。跟着他們一同送到了一座白墜的大房子裏面，有些穢臭，也擁集了不少的人。正面在一段高的壇上，隔着一條欄干，坐着一位肥胖的赭紅面孔，當中有一個大紅酒精鼻子。

我們的朋友泛泛的知道他是要過堂的。他不知道他的罪名是甚麼——也不知道他的仇人是死是活，萬一是死了，也不知道他們會怎樣處治他。或者吊死他，或者是把他打死——在不知道法律的攸斐斯，他怎麼也不害怕。那過他也時常道聽過一些塗說，使他也能够推察到坐在不高座上發出大聲的人，是那有名的閻羅法官尅辣狠，屠場區的人提起他的名字都不敢出氣的。

綽號“黑閃”的尅辣狠——又綽號“霹靂”的黑閃，在他未做法官之前早就馳名——他的出身是一位牛肉販子的徒弟，是地方上有名的拳鬥家：在他剛在學說英語時便跳進了政界，在他住到了着選舉權之前他一時便設出了兩座事務所。屠場主拴束一般工人有一隻無形的手，那手的指假使是施古里，那尅辣狠便要算是次指了。支考哥的政客沒一人的信用會比他高；他是很有長久的閱歷的——在好些年辰以前，支考哥全市在公賣的時候，他做過那位獨手興家的商人老達爾罕牟的代理人，當過市會的參議。霹靂黑閃老早便把這種事務所的生活拋棄了——他只專一的留心黨務，行有餘力則以監督其所私營酒窟和私窩。但是近年來因為他的兒女長成了，他不好不注重一下觀瞻，自己任命自己為判事；這個地位是和他十分相趁的，因為他有絕端頑固的保守思想和徹底的排外感情。

攸斐斯坐着東張西望的有一兩個鐘頭；他的希望是想他家裏有一個人來，但是結底是失望了。後來他被招喚至欄杆前面，公司有一位律師是來告發他的。律師簡單的

說，孔諾爾還在醫生的調治之下，希望閣下把犯人保留一個禮拜——那閣下立地回答道，“三百元”

攸斐斯沒名其妙的從判事又看到律師。“你有甚麼人可以担保嗎？”判事問他，攸斐斯手拐旁邊的一位書記替他翻譯了出來。攸斐斯搖頭，在他剛好了然，警丁已經又把他引出去了。他們把他引到一間房裏，那兒有別的犯人在等待着，他在這兒留到閉庭，於是乎又坐上一架護送車，路途很長，寒風很凜烈的把他送到郊外的監牢，在支考哥市的北方，離屠場區有十英里遠的光景。

在這兒他們搜查攸斐斯，只讓他留下了幾個錢一共是一角五分。於是他們把他放進一間房裏叫他洗澡；洗後他又走進了一條長廊，兩面都是有鐵格子門的牢獄。在獄中的囚人們每天看見有精赤裸裸的人走過門前，那真是一件大事。他們是要請譴雜出的。攸斐斯奉命入浴的時間比誰都要長，意思是想使他脫掉那燐臭酸臭，然而無效。囚人是二人同一室的，但是那天剩下一人是奇零，他便是這一個。

牢房是駢列着的，門道向着中廊。他的牢房有五尺寬七尺深的大小，在右面的地基上立着一條不能移動的木樑。沒有窗戶——只從那外廳一端的屋頂近旁有些光線射入。有兩架床，一上一下的疊着，每架上有條草氈，兩張灰色的毛氈——那油膩得就像兩張硬板，是臭虫，跳蚤，虱子的王國。攸斐斯把一床草氈揭起一看，他看見那下邊有一大羣偷油婆，差不多都驚惶得來就和他自己一樣。

在這兒他們又給他送了“乾麵和藥”來，加上了一大碗湯。許多犯人的飲食都是從外面的菜館裏叫來的，但是攸斐斯沒錢來辦。有些有書可讀，有牌可打，夜裏有燭可點，然而攸斐斯是一人丟在黑暗與沈默中。他又不能睡眠了；有同樣的狂思一串一條就像皮鞭一樣打在他的光赤的背上。天黑下來了，他便在半房裏徘徊，就像在那鐵格子上把牙齒咬斷了的一匹野獸一樣。時而在他的狂怒之中他會把他的身子去撞壁頭。把兩手去打那牆壁。那牆壁便打破他的手。撞破他的頭——那牆壁是冷酷的，無情的。和那建築它的人是一樣。

遠處有一座教堂的鐘樓，要一東二冬地報告着時辰。到夜半時，攸斐斯是睡在地板上，把兩手捧着頭傾聽。想聽到那最後的一鐘，鐘聲突然的亂響起來。攸斐斯把頭舉起來了；那是甚麼意義——是有火災嗎？天！假使那火災是在這牢裏起的！然而他立地聽出一派抑揚的音調那是歌聲。那好像要把全市的人喚醒一樣——遠近四週都是鐘聲，搖着狂亂的非樂；攸斐斯吃驚得呆了整整一分鐘，繼後他突然才曉得了——那是所謂聖誕節的前夜！

聖誕節的前夜——他已經全然忘記了！這兒的潮水又衝破一道閘門，新的記憶新的哀愁激盪着衝進他的胸中。在立陶宛的故鄉他們是要慶祝聖誕節的；那就好像還是昨天的事——他自己是一位小兒同他死了的哥哥死了的父親同住在那沈黑的森林裏的小屋，那兒終日終夜有

雪飛颺，把他們和世界隔絕。在那立陶宛的故鄉，於聖誕老人自然是路程太遠（意謂無禮物之贈送——譯者注），然而於人間的平和善意，於聖子的神光幻影，相隔並不迢遙。就在這培京頓的屠場，他們也沒有把它忘記——它的飄忽的神光總可以照破他們的黑暗。去年的聖誕前夜和聖誕節的一天攸斐斯是在屠床上做工，溫娜在包火腿，他們也還有餘力可以領着孩子在街路上閑行，看賞街頭的店家在玻窗中裝飾着聖誕樹點着千點萬點的電光。在一家玻窗中養着活的家鴨，在別家又有糖製的精工——紅白的大棒滿够饕餮神的狼餐，在那大棒上面有凝着天使的稠點；第三家是掛着幾排肥而黃的火雞，上面插着玫瑰，還有是兔子和松鼠；第四家是玩偶的天鄉——可愛的偶人兒穿着紅色的衣裳，還有綿羊、小鼓和軍帽。他們也並不是徒入寶山空手回的。去年他們是買了一大鉛桶的東西——一團豬肉，一團黃芽菜，一些萊麥面包，一雙溫娜用的棉手套，一個能够叫的橡皮人兒，一隻裝滿了糖點的綠色的小羊角，掛在瓦斯管上，被瞻仰以五六雙渴望的眼睛。

就是半年來的香腸機器和肥料磨坊也不曾在他們心中把聖誕節的觀念消滅；攸斐斯的喉嚨梗咽了起來，他想到了就是溫娜沒有回家的那一天晚上，埃爾池邊達把他引在一邊去悄悄把一張舊的凡倫廷卡片給他看，她是費了三分錢在一家紙店裏買來的——已經靡了，被殘蠶了，然而顏色還光明，又有天使和白鴿的圖畫。她把那所有的

污點都洗乾淨了，準備供在爐簷上，讓孩子們好看。想到這兒攸斐斯不免大大的傷心起來——他們的聖誕節一定是在顛連和絕望裏過的，他是坐了監，溫娜是病，一家人是失了業。啊，這是太殘忍了！爲甚麼到了這樣他們都還不肯放鬆一些兒——爲甚麼已經把他丟了監，還要把聖誕節的歌聲嘔啞進他的耳裏！

但是，否，他們的鐘聲並不是爲他奏的——他們的聖誕節並沒有意識到他，他們根本是沒有把他算數的。他算得甚麼——他只是拋棄了的一片廢物，一條小耗子的死屍。可怕，真是可怕！他的老婆會丟命，他的嬰兒會餓死，他的全家會凍殭——而在這時節他們在高奏他們的聖誕節的天音！這真是怎樣苛刻的一種俏皮，——而這都是對於他的刑罰！他們把他投進一個地方，雪不能打他，寒不能乾他的骨；他們爲他送飲食來——啊，天，他們真正要罰他，爲甚麼不把他的一家人送進監來，不把他一個人逐放出去——爲甚麼他們找不出一條別的方法來罰他，定要讓他丟下三個病弱的婦人六個無依無靠的小兒去餓死凍死？

那便是他們的法律，那便是他們的公道！攸斐斯站立起來了，憤激得發抖，他握着拳頭把手伸起來，他的全心全靈都爲憎恨與敵意而燃燒。混賬忘八蛋的你們，混賬忘八蛋的你們的法律！你們的正義——狗屁，狗屁，天大的狗屁，你們扯下一個瀾天瀾地的黑誑來騙人害人。你們那死不害羞令人作嘔的空門頭。這兒沒有正義，沒有公

道，隨處都沒有——有的只是暴力，專橫，無限制無忌憚的豪強任性！你們把人踏在了腳下，你們擄取了他的五臟心肝；你們屠殺了他的老父，你們怙姦他的妻子，你們把他的一家人拳打腳蹴；你們現在甚麼都做盡了，你們不要他了，——因為他攪擾了你們，干犯了你們一下，你們便給他這樣重的一個報酬！你們把他丟在監裏，就如像一條走獸，一條無意識無理性無權利無欲望無感情的東西。哼，你們待得他比待野獸還要厲害！世間上有那一位關野獸的人，會把它的獸兒獸子關在欄外讓它們去餓死的嗎？

這些夜半的時間對於攸斐斯真是難受；在這些時間裏面便有他叛逆的起源，有他的叛法，他的叛教。他沒有聰明智力去追索那社會罪惡的來源——他說不出來那別人把他倒滅了的，就是所命名為的“制度”，就是那些屠業主，他的主人，那把這國法買了來，坐在那正義的高座上施行他們的獸慾。他只知道他是誤了，而社會是誤了他；那法律，那社會，和它所有的一切權力，都宣明了是他的仇人。他的精神與時俱進的愈見黑下了來，他每時每刻都在幻着新夢，幻着復仇，反抗，憤恨的新夢。

“萬惡之行如彼毒草兮，
在此牢獄之中倍易滋榮；
若惟人心中之善根兮
則至此而蠹蝕消磨罄盡；

蒼白之深憂兮把重門，
牢子之名兮曰絕望老人。”

有一位詩人這樣歌詠着，而世上的所謂正義在他
是——

“余不知法之果爲正兮，
抑不知法之果或爲邪枉；
余所知乃彼獄中人兮
周禮有嚴峻接天之高牆。
世人光善於掩匿其地獄兮
誰得知獄中之形象？
牆高人目固所能逾兮，
天目亦正瞶瞶而不張！”

17.

第二天清早七點鐘，攸斐斯放出來取水洗牢房——這項責任他很忠實的盡行了，但是別的大多數的囚人是要躲閃的，把牢房弄得極髒，讓牢子來咒罵。接着他又得了一餐“乾麵和藝”，吃後有三點鐘的運動是在一條用水門汀的圍牆圍着的長廳裏，屋頂是玻璃。囚人們全部都集在這兒。在廳的一端有觀覽席，用兩層厚的鋼絲網隔着

網與網之間相隔一尺，那樣是不能送物什給囚人們的；攸斐斯在這兒也很焦急的盼望，但是並沒有人來看他。

回頭又回到自己牢房裏了，牢子把門打開又另外放一個人進來。他是一位漂亮的年青人，有點宗黃色的淺鬚，碧眼，長軀。他向攸斐斯點一下頭，等牢子把牢門關上之後，開始向周圍詳細的估量。

“噯，朋友，”在他的眼光遇着攸斐斯時，他又說，“你好。”

“你好，”攸斐斯應答他。

“好個聖誕節的賀禮拉，噯？”那人又說。

攸斐斯點頭。

新來者走向床邊去檢點毛氈；他揭起草氈，又發出一大叫聲連忙放下。“我的天，”他說，“那東西要算最壞了。”

他又看了攸斐斯一人。“昨晚我看你怕沒有睡熟。那怕熱不着罷，噯？”

“昨晚我並沒有睡覺，”攸斐斯說。

“你是甚麼時候進來的？”

“昨天”。

那人又向周圍看了一下，把鼻子幾纒。“這兒有一種怪嗅味，”他突然的說。“到底是甚麼？”

“是我，”攸斐斯說。

“你？”

“是的，是我。”

“他們叫你洗澡嗎。”

“洗了的，但這洗不掉。”

“是甚麼？”

“肥料啦。”

“肥料？糟糕！你是甚麼人？”

“我在屠場裏做工——是一直做到了前兩天的啦。那浸在我的衣裳裏了。”

“那倒是一個新的見識啦，”新來者說。‘我從前以為是甚麼都經驗過的。你因甚麼事體進來？’

“我打了工頭兒。”

“哦——是那麼的，你為甚打他？”

“他——他待我苛刻。”

“我看。你倒是他們所說的誠實的工人！”

“你是甚麼呢？”攸斐斯問他。

“我？”那人笑着。“他們叫我是炸藥手，”他說。

“那炸甚麼呢？”攸斐斯又問。

“金庫一類的東西啦，”那人回答他。

“哦，”攸斐斯吃驚着說，瞞目的看着那人。“你是說你把那些炸開嗎——你——你——”

“是的，”那人又笑，他們是那說樣啦。”

她看來不過二十二三，但隨後攸斐斯才曉得她已經三十歲了。她說話是像一位受過教育的人。就像世間所說的一位“紳士”。

“你是因為那樣進來嗎？”攸斐斯探詢着。

“不是，”那人的回答，“我是爲因爲違犯了警律。他們急爲發瘋，因爲找不出證據來”

“你叫甚麼名字？”那青年停了一會又接着說。“我的名字是都頑——傑克都頑。我有一打以上的名字，但這是我的公名”。他坐在地板上，背靠着壁頭，兩腳掖着，接着又隨意的談下去；他立地和攸斐斯親熱起來——他顯然是久經世故的人，和一位工人談話她也不以爲辱沒。他把攸斐斯的心事導引了出來，聽他談說出他一生的事績——只是除掉了那一件說不來的事情；接着他又說他自己的身世。他講起來要算是波瀾重疊的一生，但不必是最正派的一種。投監下獄那顯然無傷於他的快心；她在前是“坐滿”過兩次，他好像是高興來坐監的。一個人在酒色耽樂之後也該得時時走來休息。

由這位牢友的到來，牢房生活在攸斐斯身上自然變了。他不能再面牆去沈悶了，別人向他說話他定當回答；而他在和都頑的會話中也不能不感覺趣味——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對話的有教育的人。那人談到他半夜的冒險。危機一髮的逃亡，談到一夜之間的荒淫耗廢時，他怎能不傾耳靜聽呢？那青年有意的譏誚攸斐斯，說他是一匹馴良的騾子，他自己亦受過世間的虐待，但他并不忍受，他把它報復轉去，嚴烈的報復。他是無時無刻都在戰鬥着的——那是他和社會之間的戰爭。他不一定常常都得着勝利，但失敗的意義并不是虛無，一個人用不着落膽。

總之他是一位有良心的人——那看去看來總是那

樣。他的身世談出來並不是在頭一天；也並不是在第二天，但是在那無聊的長時間中；在那時他們除說話而外無事可做，而除自己的身世以外又無事可談。

傑克都頑是從近東來的。他是一位大學畢業生——學的是電氣機械學。後來他父親的實業遭了失敗，自殺了；剩下他一位母親，一位年青的兄弟和妹妹。又說都頑氏是有一種發明的；那攸斐斯不大明白，但那是關於電信機的發明；很重要——那一發明了是很大一筆財喜，可以找好幾百萬塊錢。而都頑却被一家大公司給他偷去了，他一起訴失敗，把錢花費得一個乾淨。後來有一個人教了他一點買馬卷的辦法，他又想借他人的錢來發自己的財，鬧到後來又只好逃走，以後的事情便從這兒來的。對手問他怎麼又會做起探囊取篋的事情來——這事情在攸斐斯看來未免兇暴。他說，他遇着一位人是一位牢友——水浪是相波及的。攸斐斯問他有時還念不念家庭。他說，有時是念的，但不常念——攸自己不容許。你就念也不會更好起來，你在世間上要帶着一個家庭決不會做出甚麼事業，你早遲總會丟掉耍單人獨馬的幹。

攸斐斯是毫無隔閡的把自己表示了，所以他的牢友在他的面前也坦白得和大兒一樣；他向攸斐斯說話是很愉快的，因為攸斐斯聽着他的冒險滿是驚嘆而佩服，而對於美洲是那樣沒有經驗的人。都頑連一切真實人名地名都沒有隱瞞——他說出他一切的成功和失敗，戀愛和悲傷。他又把許多犯人介紹了給攸斐斯，差不多有一半他是

認識他的名字的。那一羣人已經替攸斐斯取了一個綽號——他們叫他“臭鬼阿三。”這名字未免苛刻，然而他們是並無惡意的，攸斐斯也苦笑着好心的接受了。

我們的朋友在前也時而聞見過在他所居處之下的陰溝的水味，但他這回才是第一次由那臭水濺滿了一身。牢獄是都市黑幕的諾亞的方舟——這兒有殺人犯，有“剝皮仙人”，有強盜，騙子，詐欺，假造貨幣，有重婚，“萬引”，“私造印信”，小偷，扒手，博徒和皮條客，有竊棍，流氓，乞丐和醉鬼，有黑人白人，老人青年人，美國人和其他世界各國的人。有的是積惡宿犯。有的是無辜的過失可憐窮得不能拿出罰金；有的老人有的真還是十幾歲的孩子。他們是社會的大爛瘡上的膿巾血布，看也難看，談也難談。一切的生活在他們是變成膿潰腐爛——愛情是獸慾，歡樂是陷阱，上帝是一位亡八。他們在那廳堂中走來走去，攸斐斯便留心傾聽他們。他是無知，而他們是熟手，他們四處都到過而且四事都幹過，他們都盡了一切的黑幕，把都市的心肝五臟都翻弄了出來，在那兒甚麼正義和名譽，女人的身體和男子的靈魂，都可以在市場上拍賣，人形的兩足獸就像陷阱中的一羣豹狼，你害我我害你，在相傾相軋，相鬥相殺；在那兒貪慾便是烈火，人類便是薪炭，人類在自已的腐爛中化膿，薰蒸，打滾。他們是無法生在了這種的野獸的混沌中，不得已而擔任了那罪惡的一部分；他們坐監倒也並不是恥辱，因為那賭博本來就不公平，骰子本來就是作了假的。他們是一文兩文；一角

兩角的小偷小盜，要被那幾百萬元的大強盜趕掉打倒，那是理所當然。

這大部分的話攸斐斯是想不聽的。他們用粗鄙的話來俏皮他；在這時候他一心只是想念着他所鍾愛着的人們。在那種談話之中他的心想時而念飛颺，眼淚便會跑進他的眼裏——而他一定又會爲他同伴的嘻笑叫轉來的。

在這樣的伴侶之中他住了一禮拜，在那一禮拜中他沒得到他家中的絲毫的消息。他從他一角五分錢中分了一分錢來買郵片，他的朋友爲他寫了一張家書，報告他是住在那兒，幾時受審。但是沒有回信來，最後到了新年的前一天，攸斐斯只傑克都顏告別。都顏把住址告訴了他，或者着他蜜昔司的住址，並且要攸斐斯去訪問他。他說，“或者有一天我可以把你從一個陷阱中救出來，”更說他的一走使他淒涼。攸斐斯坐上護送車又回到剋辣狠判事的法庭去受審。

他進法庭時第一眼看見的是埃爾池邊達和柯屈林娜，她們慘白而驚惶地坐在遠處的角上。他的心疼痛起來，但是他不敢向她們作一下手勢，埃爾池邊達也不敢。他坐在犯人的席上，在無可如何的沉痛中呆望着她們。他看見溫娜沒有同來，那使他可以生出種種的豫想。他費三十分鐘來沉思——繼而他突然的挺立了起來，他的血風潮到了臉上。一位人走進來了——那裏着一頭的綳帶攸斐斯看不清他的面容，但他是知道那身材的，那是孔諾

爾！他震顫起來，他的四肢就像上了發條立地要跳上去的一樣。接着突然有一隻手握着他的領子，聽見一種聲音發自他的背後：“坐下！你這一個——！”

他服從了，但他的眼睛從不曾離開他的仇人。那亡八蛋依然是活着的，那終竟是一個絕望；然而也還好，愉快的是看見他受着徵罰的外傷。他和爲他辯護的公司的律師走來坐在判事的闌干裏面；一分鐘過後書記喚攸斐斯的姓名，警丁用腳蹴他，引他到闌干的面前，緊緊的扭着他的手膊，怕他去撲打那工頭兒。

攸斐斯聽着那位忘八走入見證席，宣誓，報告他的事情。犯人的妻室是他隣部的一位女工，因爲侮慢了他，開消了。半點鐘後他便遭了毒打，打倒在地，幾乎掩氣至死。他已經帶了證人來——

“見證人等倒用不着了，”判事說，回頭他又向着攸斐斯。“你打原告是實嗎？”他問。

“他嗎？”攸斐斯指着工頭兒反問起來。

“是的。”判事說。

“不錯，我打了他的，先生，”攸斐斯說。

“你應該稱大人，”扭着他臂膀的老爺告訴他。

“大人，”攸斐斯聽從着說，

“你想使他斷氣嗎？”

“是的，先生，大人。”

“從前犯過罪嗎？”

“沒有，先生，大人。”

“你自己有甚麼話好說？”

攸斐斯躊躇着。你說甚麼話好呢？兩年半中他學了一些日常應用的英語，但是這些英語中並沒有包含着那樣的陳述說有人脅迫了她的妻子，蹂躪了她的貞操。他想說，說了一兩次，都格格吃吃的說不成條理，那使那爲肥料的奇臭所熏蒸着的判事好不耐煩。最後那犯人表明出他的語彙是不够，有一位漂亮的青年，鬚髮塗着香膏的，告訴他儘他用他所知道的話來說。

攸斐斯說起來了；他以爲他滿有餘裕，便詳細的陳述出那工頭兒是怎樣的利用了他妻子的弱點，恫嚇她要開除她的位置。譯者通譯了出來，法官的公事是山積着的，而他的汽車只能等一定的時間，他插下一句注意說：“好，我懂了。假如他真是愛了你的老頭，她爲甚麼不去稟告監督，或者是下工呢？”

攸斐斯稍稍吃了一驚，躊躇了起來；他又說明他們是很窮——而工作是很難找到手的——

“我懂了，”判事尅辣狠說，“所以你便以爲可以把他打倒啦。”他又轉向原告，問道：“孔諾爾君他所說的話是真的嗎？”

“絲毫也不是呢，閣下，”工頭兒回答說。“那是很不好聽的話，——在你一開除一位女工，他們就要放出那樣的謠言——”

“是的，我知道的，”判事說。“這事情我早就聽過不少。這家伙像把你打得很厲害。三十天和庭費。好，第二

案。”

攸斐斯沒名其妙的聽着。那扭着他的手膊的警丁要把他拖開時，他才曉得他的判斷是下了。他慌忙的向周圍四看。“三十天！”他喘息着——他又扭到判事的面前。“我的一家人會怎樣？”他狂亂地叫着。“我有一個老婆和吃奶的孩子，先生，他們又沒有錢——我的天，他們是會餓死的！”

“在你鬧下亂子之前，這事情你早就應該好生思索一下的，”判事冷酷地說，他各自又去審問第二位犯人去了。

攸斐斯是想再說的，但是警丁捉着了他的領子把他扭轉來，又惡兇兇的來了第二的一位警察。於是他就讓他們引着。在那堂中的遠僻處他看見埃爾池邊達和柯屈林娜站立了起來，驚惶地看着他；他想奔到她們那兒去，但在頸子上又來了一扭，他也就埋下頭不再掙扎了。他們把他丟在一間房裏，那兒是有別的囚人在等待着的；等法庭一閉他們又把他和那些人一道引進護送車的“黑瑪利亞號”，跑去了。

這回攸斐斯是要關在“布來得惠爾”的，那是庫克區的犯人受刑的一個小監獄。那比前回的區卡還要骯髒，還要擁擠；大凡區卡中的小犯人——小偷，小騙子，流氓，乞丐之類都送到這兒來。這回的牢友是一位賣水菓的意大利人，他是因為沒向警丁行賄，罪名是帶着一柄大的

手刀子；因為他不懂得一句英國語，所以在他退獄的時候，攸斐斯到反覺高興。承繼他的是一位諾爾威人的水夫，因為喝酒打架已經有半邊耳朵是打聾了，這家伙顯然是愛鬧事的，他罵攸斐斯，罵他在床上動，把偷油鑊臭虫之類抖了下來。和這樣一位野獸同住在一間牢房裏，那真是够你煎熬的，然而好在他們每天都要拉出去打石頭。

攸斐斯的三十天的刑期在全未得到家中的消息裏便過了十天；後來有一天來了一位牢子，他說有人來會他。攸斐斯把臉色都翻白了，兩腿軟了下來，幾乎走不出牢房。

那牢子引他走下一條廊道，登上幾步階梯，走進了那囚人會面室，那和牢房一樣是有鐵欄的。通過那鐵欄攸斐斯可以看見有一人坐在一隻椅上；他走進房裏時那人站了起來，他看出是施丹尼士孩子。一看見他家裏來了一位親人，這魁梧的漢子就像要解體的一樣——他只好一手撐在椅上，又用一手撐着前額，好像自己要化爲煙霧而飛去。他很微弱的說，“好的，怎樣？”

施丹尼士孩子也是在發抖，他是驚駭得說不出話來。“他們——他們叫我來告訴你——”他說着又吞了一口氣。

“好的，怎樣？”攸斐斯又說一遍。

他追着那樣孩子的眼光，知道他是怕那站在那兒看守着的牢子。“你不要怕，”攸斐斯着急地叫。“他們怎樣

了？”

“溫娜病得很厲害，”施丹尼士說；“而我們呢也快會餓死了。我們支持不下去；我們想你總可以設法。”

攸斐斯把椅子捉得更緊；在他的前額上湧出了一串一串的汗水出來，他的手震動着。“我沒有法——可設，”他說。

“溫娜整天的便睡在她的房裏，”那孩子又脫氣脫氣的說。“她也不想吃甚麼，她一天只是哭。她也不說出是甚麼原因，她也不去做工。好幾天以前人來要房租。那人冒起了火來。他前禮拜又來了。他說，他要把我們趕出去。繼後瑪利亞——”

孩子傷心起來，說不成話了。

“瑪利亞怎樣了？”攸斐斯叫着。

“她把手割了！”那孩子說。“她割得很厲害，這回比前次厲害得多。她不能做工。那完全化了膿，公司的醫生告訴她，說她最好是把手割下來。瑪利亞每天只是哭——她的錢也快用干淨了，我們給不出房錢和利息；我們也買不起炭，買不起吃食，店裡的人說——”

孩子又停止着，哭起來了。

“你說罷！”攸斐斯狂氣的喘息着——“你說！，

“我——我想，”施丹尼士哭着。“這一向是凍得很厲害的。前禮拜日又下雪——很深很厚的雪——我——我不能夠去上工。”

“啊，天！”攸斐斯叫了起來，她向那孩子走一步上去。

說到雪上來他們是有舊嫌的——自從那回很凍的一天清早施丹尼士凍壞了自己的指頭以來，攸斐斯不打他，他是不去上工的。這回他舉起手來，好像隔着鐵欄便要打那孩子。“你這小魂！”他叫着，“你總不試一試！”

“我試過——我拚命的試過！”施丹尼士駭得發抖地大叫。“我試了一天——兩天。埃爾池邊達和我一道去，而牠也不能夠。我們都不能夠走路，雪是太深了。我們又沒有東西吃，啊，天又太冷！我試，試到第三天，溫娜和我同去——”

“溫哪！”

“是的。她說她也要去上工。她是不能不去。我們都餓得要死。但是她的工作已經失掉了——”

攸斐斯頭暈了，嘆了一口大氣。他叫道：“她又回到她那項工作去的嗎？”

“她去試來，”施丹尼士說着，疑惑地望着他。“攸斐斯，她不該去嗎？”

攸斐斯很苦地喘了三四口氣。繼後他又喘着說，“好的，往下說。”

“我同她一道去，”施丹尼士說，“但是密司亨德生不讓她轉去。孔諾爾看見她，咒罵了她。他還是綁着繃帶的——攸斐斯，你爲甚麼打他的？（那孩子所知道的，總是有說不出來的怪事在裏面，但他未能澈底明白。）

攸斐斯不能說話，他只是釘着，他的兩眼像要爆出一樣。那孩子又說，“她也又去找別的工作，但她體子太弱

了，她支持不來。我的工頭他不讓我復工了——溫娜說他是認識孔諾爾的，那就是不讓我復工的理由，他們現在聯結起來懲治我們。所以我也就只好到下場去和兄弟們和柯屈林娜去賣報——”

“柯屈林娜！”

“是的，她去賣報去了。她的生意最好，因為她是姑娘。只是冷得太厲害——晚上回家的時候實在够受呢，攸斐斯。有時候他們都不能够回家——昨晚我又出去找他們，和他們睡在一道，時候太遲，回家的路實在太遠了。我到這兒是走來的、而我地方不熟悉——我也找不着路回去。只是媽媽說我非來不可，因為你想知道家裏的情形，別人就把你丟在牢裏讓你不能做工，那或者總還有人幫幫你的家族。我走了一天路走來——我只有清早吃道一片麪包呢，攸斐斯。母親也沒有工作做，因為那臘腸工廠關了門；她走出去挨門挨戶去討化，別人便給她一點殘食。但是昨天她也沒有得到甚麼；她的指頭是凍得太厲害了，她今天便在哭——”

施丹尼士孩子便那樣說下去，一面哭一面說；而攸斐斯立着；緊緊撐着台子，說不出一句話來，只覺得自己的頭就要爆的一樣；就好像有千鈞的重量壓在頭上，一層又一層的壓來，要把他的命根命脈都要掙脫。他在他自己心中掙扎抵觸，就好像在半醒之間的惡夢裏的一樣。在那夢中受着死一般的苦痛，然而你手也舉不起來，口也不能叫，只覺得你會要發狂，你的腦髓在焚燒着——

到了螺旋再一扭便只好斷氣的那樣的時候，施丹尼士孩子才停止着了。他脫氣的說：“你不能設法嗎？”

攸斐斯搖頭。

“這兒的人不把一點甚麼給你嗎？”

他又搖頭。

“你幾時可以出來？”

“還要三個禮拜，攸斐斯答應他。

那孩子好像魂不附體的向周圍看了一下。他說，“那嗎我怕只好走了。”

攸斐斯點頭。回頭，他突然的想起來，他把手伸進衣包裹去，抽了出來，抖着。“哦，”他說，把那一角五分錢伸出去。“你把這點拿回去。”

施丹尼士接着了，又躊躇了一下才走向門口去。“攸斐斯，再見，”他說，而攸斐斯看見他飄飄忽忽的走着，走出他的眼界外去了。

攸斐斯還扶着椅子立了一分點的光景，他的頭在發暈；牢子走來搖他，他又轉身回去打他的石頭。

18.

攸斐斐之得出“布來得惠爾”，並不恰如他所期待着的那樣快。他的判決上是還有“庭費”二個字的，那是一圓五角錢——是說他要出這一筆把他投進牢獄的手續費，而他拿不出來，那便只好還要多做三天的苦工。沒人費神

把這話告訴他——他只是摺算他的日期，拖長頸子死等着在獄時期的告終，到了他所期待着可以出獄的時間，而他依然要打石頭，他提出抗議時還遭了恥笑。於是他以為他一定是算錯了；但等到第二天過了，他還是沒有希望——他陷在絕望的深底裏去了。一天清早早飯過後，一位牢子走來告訴他，他的刑期已滿。於是他便脫下牢衣。換上了他的肥料工人的衣服，聽見牢門在他身後關閉的聲音。

他立在階段上，狐疑；他難於相信那是真實的一樣，——青天又在他的頭上，廠街又在他的面前了；他又成爲了一位自由的人。但是寒意透進了他的衣裳來，他趕快的走動。

下過了很大的雪，現在是溶化的時候；又有綿綿的雨霰在翻飛，被寒風送着侵入攸斐斯的骨髓。他沒有停步，因爲他的外衣在“懲治”孔諾爾的時候脫下了，所以他在護送車裏便受過了很聽的經驗，他的衣裳又舊又破薄，一點也保不着體溫。等他現在一闖進雨中立地便被濕透了；側街上有六寸深的水雪，雖然鞋上並沒有孔穴，不一會也便要濕透了。

攸斐斯在牢裏是有充分的食物的，自從他到支考哥以來也沒做過那樣輕便的工作；然而那邊沒有使他強健得起來——他心上的愁慘把他磨折了。現在他一面避着雨走，把兩手揣進衣包裹，挾緊着兩個肩頭。布來得惠爾是在郊外，周圍的人家是寥落荒涼的，一邊是一條大

小溝，一邊又是一片零亂的搖車鐵軌，所以風是全無遮攔。

走了一程，攸斐斯遇着了一位頑童，他招呼着他；
“喂，小伙計！”

那孩子用一隻眼睛來眇他——他看見斐攸斯的毛髮蓬蓬便知道他是一位滿期的囚犯。他返問道：“你叫做啥格？”

“你到屠場區是怎樣去？”攸斐斯問他。

“我不到屠場區去；”那小孩子回答。

攸斐斯碰着釘子，躊躇了一下。接着他又說，“我是問你路怎樣走？”

“你爲甚麼不那樣直說？”那孩子回答，指着北西的方向橫過那鐵軌網。“走那邊。”

“有好遠呢？”攸斐斯問。

“我無懂，”孩子說，“怕有二十哩路。”

“二十哩！”攸斐斯返響，他的頭垂下了來。他只得一步一步的走去，因爲別人把他趕出監來，他身上是一錢沒名的。

然而等他又再走，他的血走緩和起來了，在他的沈思之中他也忘記了一切。在牢房中蓄積着的許多可怕的想像都一齊的闖進他的心來。那死命的掙扎差不多快完了——他是去弔訪那遺跡的；他走着把拳頭握在衣包中，隨着他的飛越的心機，自己差不多是在奔跑。溫娜——小孩子——家裏人——房子——那一切成了怎樣，他是知道

的！而他現在要去打救他們——他又自由了！他的手是他自己的，他可以幫助他們，他可以爲他們和世界作戰。

他這樣跑了有一點鐘的光景，他又才向他周圍瞭望。他好像和城市完全離開了的一樣。街道變成了一條鄉路，引向着西方；兩面都是雪覆着的田野。不一會他遇着一位農夫趕着一乘二頭的馬車來，車上積着麥草。他停止着說

“這是走向屠場區的路嗎？”他扣問。

農夫搔搔腦壳。“我無知得清楚，”他說。“我只知道那是在城裏，你是走了死路，和城背着走。”

攸斐斯吃驚起來。他說。“是別人教我走這條路的。”

“誰個教你？”

“一位小囡囡。”

“哈，他怕在和你開玩笑。你頂好走回頭路，你走進了場口，你好去問一位警官老爺。我本可以把你載去，不過我的路還長，載子又太重啦。對不住！”

於是攸斐斯聽他的話又才轉回頭去，走到中午時分他又才看見了支考哥。走過了無盡藏的那兩層的街房，沿着一些木板面的側街和泥爛的道路。走不幾箭路總有一條鐵軌橫過，那和側道一樣平，貨車衝上來總是全不打招呼的，你總要等它們割東拍黨的走過了又才能够過去，攸斐斯在這時便只是等得發慌，在那兒步去步來。有時候那貨車又要停過幾分鐘，於是大車子，電車便都擁集起來等候，趕車的人互相痛罵，或者是把雨傘掙起來避雨；在這樣的時候攸斐斯一定要冒險攢進那閘門，由貨車與貨車

的中間潛過。

他走過了一條長橋，河水是凍結着的，上面浮有冰雪。就是河岸上雪也不是白的——雨水和着煤煙流下，攸斐斯的手和面孔都起了一根一根的黑條。他又走到市街的商業區來了，那兒的街道是流着黑水的陽溝，馬蹄亂踐亂踏，婦女和孩子們便驚得向街側亂竄。這些街道是由高塔嶙峋的烏烟大廈所形成的深溪大壑，車馬的轟隆，御者的喊叫，激起回響的餘音；人在裏面浮動着就和螞蟻一樣——都在惚忙，快要斷氣的神情一樣，誰也不左顧右盼，誰也不盼顧誰。這位孤另的搵樓的外國人，衣裳被雨醮濕了，一個蒙茸的面孔，一雙焦灼的眼睛，他從那千人萬人的羣衆中擦身過，但如像通過了絕塞千里，一樣的孤影悄然不爲人所注目。

一位警警把方向告訴他，還給他說，要走五英里。他又走到了貧民窟裏，走到了酒家和賤商的背街，一條長的骯髒的紅色的工廠，炭山和鐵軌網；於是攸斐斯抬起頭來，就像一條迷失了巢穴的野獸在空氣中嗅吸——嗅吸那遠來的家鄉的嗅味。午後已經都太遲了，他肚子很餓但是從店頭來往食事的招颺却不是爲的是他。

到頭他走到了屠場區，走到了那煤煙的黑火山，轟隆着的牲畜和奇臭。他看見一乘滿載的電車，他便一步跳上去，藏在別人後面，不讓車掌注意到。再隔十分鐘他到了他的街坊，和家屋了。

他轉過那街角時就像一半是在奔跑。總之房子是在

那了的——他又突然的站立着，驚駭起來了。那房子怎麼鬧起了的？

他驚疑着再看一遍；又看那鄰家，又看那鄰家的鄰家——又看那角上的一家酒店。是的，這一點也沒有錯——他並沒有走錯路。但是那房子——那房子的顏色變了！

他再走近了兩步。是的；那在前是灰色的，現在是黃色！窗緣在前是紅色，而現在是綠色！那是完全塗過一遍！那看來是怎樣的新色呀！

攸斐斯再走近一些，但始終在街的這一面。一種恐怖的鐵爪突然來抓着他。他的兩膝在下面發起抖來，他的心就像一股水漩。房子塗了新油漆，舊得來快要爛掉的鎖子板，代理人時常敦促他們的，現在是新的！屋頂上的一個大洞，那自從六個月以來苦惱着他們的頭腦的那個大洞，他沒有錢來蓋上，也沒有時間自己去蓋上，一下雨時便只好拿鍋罐去接，接滿了流出來把望板的粉壁溶解了的——現在不從新蓋好了！破了的玻窗是換了的！窗上還有窗帷！新的，白色的窗帷，紗製的窗帷！

於是那前門突然推開了。攸斐斯立着，他的胸部就像在扯風箏的一樣，怕他快要斷氣。出來的是一位他不認識的男孩子；肥而壯的，頰紅如玫瑰的幼年，這樣的人在他鄉中是從來不曾看見過的。

攸斐斯奇怪的釘着這位孩子。他走下街沿來，吹着口哨，踏着點上的積雪。他停着腳，揀了一些雪起來，靠着欄干在做雪球。停一會他向周圍一看，看見了攸斐斯，他們

的眼睛正對着；那是含着敵意的一瞥，那孩子顯然以攸斐斯爲在疑心他的雪球。攸斐斯慢慢的向着他走過街去，小兒趕快向周圍一看，想躲避，但又堅守着了他的陣地。

攸斐斯一手撐着階沿的欄杆，因爲他是有點飄忽。他脫氣脫氣的說，“你——你在這兒做甚麼子？”

“走開！”小孩子說。

“你——”攸斐斯又問起來。“你到這兒有甚麼事？”

“我？”孩子怒冲冲的回答。“我在這兒住家。”

“你在這兒住家！”攸斐斯喘息着。他的臉色翻白了，把欄杆捉得更緊。“你在這兒住家！那嗎，我家裏人那兒去了？”

那孩子很是驚異。他回響着說，“你家裏人！”

攸斐斯向他走上前去。“我——這是我的房子！”他叫着。

“滾開呀！”孩子說着，上面的房門突然打開了。他叫：“啊，媽！這兒一個人說這是他的房子。”

一位肥胖的愛爾蘭婦人走到階沿邊上來，她問道：“是怎麼的？”

攸斐斯回頭向着她。“我家裏人到那兒去了？”他惡狠狠的叫出。“我留下他們在這兒，這是我的房子！你們在我家裏做甚麼的？”

那婦人大吃一驚地釘着他，她心裏滿以爲他怕是一位瘋子——攸斐斯的外觀看來也很像。“你家裏！”她返響着。

“我家裏啦！”他一半是在叫。“我是住在這兒的，我告訴你。”

“你怕弄錯了罷；”她回答他。“這兒從沒有住過人。這是一座新房子。他們是那樣告訴我們。他們——”

“他們把我家人怎麼樣了？”攸斐斯狂喊着。

女人的心中突然閃出了一點光明來；或者她是懷疑到那“他們”所告訴她的事體。“我不知道你家人怎樣了，”她說。“我是三天前才把這座房子買了的，這兒並沒有人住，他們告訴我說是嶄新的。你的意思是真的租過這間房子嗎？”

“租過的！”攸斐斯喘息着。“我是買了的！我付了房錢！我有這座房子！他們——我的天，不曾告訴你，我家裏人的去向嗎？”

她最後使他了解了她實在是一點也不曉得。攸斐斯的腦筋昏亂得沒法，他幾乎站不穩了。那好像他們把他家人掃蕩乾淨了，好像把他家人化成了夢中的居民，從不會在世界上存在過的一樣。他是完全昏迷——但他突然想到那馬堯斯基納太婆來，她的住家相距只有一箭路遠的。她一定會曉得！他一翻身便向那兒跑去。

馬堯斯基納太婆親自走來應門。她看見攸斐斯便大驚吶喊起來，眼睛睜得滿大，駭得發抖。是的，是的，她能夠告訴他。家族是移動了；他們不能付房錢，便趕出了雪地裏，房子重新塗上一道油漆，在第二禮拜又賣出去了。她不知道他們後來的下落是怎樣，只是聽說他們又回到亞

尼爾，幽克寧媽媽那裏去了，他們初到屠場時住過的地方。攸斐斯不好進去休息一下嗎？那真是太壞了——只要他是不去坐過監房啦——

於是攸斐斯又轉身，蹣跚而去。他不曾走得好遠——剛好轉過街角，他在一家酒店門前坐下了，把兩手蒙着面孔，傷心傷肝地在那兒無聲無淚的乾哭。

他們的住家！他們的住家！他們是失掉了！悲哀，失望，憤怒，壓倒了他——這樣的一種傷心悲慘的際遇——看見不認識的人住在自己的家裏，把他們的窗帷掛在自己的窗上，用含着敵意的眼睛來看他——你有人能想像得到！這真是奇怪，真是不可思議——他們不會做出來——那事情不會是真的！你只想想他爲那房子是受了多少的苦難——他們一家人爲那房子是受了多少的苦難——他是給了怎樣的代價！

長年的愁慘全部奔上了心頭。他們開首的犧牲，那湊積起來的三百塊錢，他們在世界上的唯一的財產，他們介在生與死之間的唯一的保障！其次是他們的苦工，一月二月的月月找來的十二塊錢，還有利息，還有臨時的租稅，還有其他支消賠補，不計其數，他們專心一志的便在房錢的繳納。他們用自己的血淚來繳納房錢——是的，不止血淚，是費了他們自己的生命。安達南斯老爹就爲拚命找錢而癆死——。假如不在達爾罕的那黑窩裏去做工，去找他一份的工錢，他或者還健康地活到了今天。溫娜呢，也是爲賠補房錢把自己的康健和精力犧牲了——還因而

受了凌辱；而他呢也是，他三年前是鐵石一樣的漢子，現在坐在這兒發着抖，零落得不堪，魂都駭脫了地，像一位歇斯迭里的孩子一樣哀哭。啊！他們在這場爭鬥中是把一切都拋擲了；而他們遭了失敗，遭了失敗！他們所付了的錢通通化成了流水——一文也沒有救，房子失掉——他們又回到他們初出馬的地方，投進飢寒中餓死凍死，

攸斐斯現在能夠看出一切的真相——在這全體的事變中他能夠看出他自己來，他是那貪婪的梟鳥的犧牲，那啄食了他的心肝，把他吞了；看清楚了他的仇人們，那拷問他，虐待他，欺騙他，而同時還要在他面前嘲笑。啊，上帝，這事情的毒辣，這樣怪誕，醜惡，魔性的奸險！他和她的一家，可憐無告的女人和小兒女，掙扎着為維持自己的生存，他們是無知，孤獨而無輔——而敵人要引誘他們，埋伏着襲擊他們，而吸他們的血！那最初的一個月份牌的圈套，那花言巧語的代理人！那保險費，那利錢，還有其他一切他們所沒有料到，而不能不付的開消！其次是那全部的屠業主，他的主人們，那支配着他們的暴君們的詭詐，——那停工縮工，時間的不正確，兇惡的速力策進法，迭減薪金，提高物價！他們周圍的天然界的無情，那熱，冷，雨，雪；那都市的殘酷，區政的殘酷，他們所不能了解的法律和習慣的殘酷！這種種一切的東西都合集起來幫助公司，那公司指定了要獵獲他們，而在等着機會的。現在是用着最後的惡辣的毒腕，它的機會來了，那把他們一籃子的便拋出去，把房子奪了，又拿去賣了！而他們做不出甚麼來

——他們的手脚是綁了的——法律要制裁他們，社會的全體的機構對於他們的反對者是唯命是聽！假如你攸斐斯硬敢舉起一隻手去干犯他們，那一定又把他捉去投在他剛才逃出來的野獸的牢裏！

立起來走開便是丟掉，承認失敗，讓那百不相識的一家人去領有；攸斐斯在能這樣斷念之前他儘可以在那雨中發着抖坐上好幾個鐘頭的，假如他不是想着他自己的家庭。那自然一定是還有更壞的消息在那兒的——所以他又站立起來，開步，走着，無力地，一半是昏暈着地。

到亞尼爾家裏，那在屠場背後，整整有兩英里路；這跟離在攸斐斯覺得從不會有這樣長的一樣，在他看見那麼骯髒的灰色的小屋時，他的心臟跳得很快，他跑上階梯，動手捶門。

那老婦人自己走來開門。自從攸斐斯前次看見過她以來，她爲她的留麻欺斯完全病弓了，她那黃的革皮臉凝着他，僅僅比那門柄高得一星星子，看見他駭得一跳。

“溫娜在這兒嗎？”他脫氣的叫着。

“是的，”回答是，“她在這兒。”

“怎樣——”攸斐斯又問，接着停了一下。緊緊的捉着門邊把口封着了。從那屋內來了一聲突然的哀叫，那真是一種狂暴可怕的愁慘的叫聲。而那是溫娜的聲音。

攸斐斯就像駭僵了的一樣立了一分鐘；接着他把老婦人攔開，走進屋去。

那是亞尼爾的廚房，圍在火爐周圍有五六個婦人把臉色駭得碧青的在那兒擁着。攸斐斯進去時，有一位婦人立起來；她是癯了，瘦得怪可怕，一隻手是綁着繃帶的——他差不多不能認出那便是瑪利亞了。他先在找溫娜；沒看見她，他又凝視着婦人們，希望她們說話。但她們都坐着不作聲，回望着他，苦得沒法的神氣；又隔一秒鐘又來了一聲刺心的哀叫。

那是從房子後面來的，是在樓上。攸斐斯轉到一處門口去，那門扇是脫了的，有一乘梯子上樓，他走到那腳下了，他突然聽見他背後有一種聲音，看看瑪利亞跟在他的腳後。她把好的一隻手去捉他的袖子，急喘着說，“不行，不行，攸斐斯！你沒上去！”

“是甚麼意思？”他喘息着。

“你千切不要上去！”她叫着。

攸斐斯又驚又惑的弄得半昏半迷。“是怎麼一回事？”他大吼着。“是甚麼？”

瑪利亞緊緊的扭着他；他可以聽見溫娜在上面的啜泣和呻吟，他抖脫了，上樓，沒等她的回話。“不可，不可，”她衝上來。“攸斐斯呀！你千切不要上去！那是——那是孩子！”

“孩子？”他疑惑地返響着。“安達南斯？”

瑪利亞悄悄的答應他；“新的一個！”

於是攸斐斯爬上樓去，他在梯柱上支持着自己。他凝視着她就像一個鬼魂一樣。“新的一個！”他喘息着。“但還

不是時候啦，”他又慌亂的說。

瑪利亞點頭。“我曉得，”她說，“但是那來了。”

於是又是一聲溫娜的哀叫，那好像一個拳頭打上了他的面孔一樣，使他的面孔變形而轉白。她的聲音延成一種綿延的哀響——他又聽着他的嘆息，“我的上帝——你讓我死罷，讓我死罷！”瑪利亞把兩手吊着他，叫道：“下來！你趕快走開！”

她把他拖進廚房裏來了，一半是抱着他，因為他已經支持不着。那就好像支持着他的精神的支柱都已倒塌了的一樣——他為恐怖所爆破了。在廚房裏他倒坐在一隻椅子上，像片樹葉一樣戰顫，瑪利亞依然是捉着他，婦女們都呆呆的望着他，誰都驚愕得無法可施。

那時溫娜又叫起來了；他在這兒聽得非常明晰，踉蹌着站了起來。“這起了好久了？”他喘息着。

“沒好久！”瑪利亞回答他接着亞尼爾給她一個眼色，她又衝上去：“你走出去，攸斐斯——你在這兒沒有辦法——你走出去，回頭再轉來。那是不妨事的——那是——”

“誰和她任一道？”攸斐斯問着；接着又看見瑪利亞在踉蹌，他又叫道：“誰個在她旁邊？”

“她——她是不妨事的，”她回答。“埃爾池邊達在她旁邊。”

“但是要醫生啦！”他喘息着。“也要懂得內行啦！”

他捉着瑪利亞的手；瑪利亞發起抖來，她回答時她的聲音沉到不能聽見，“我們——我們沒有錢。”她看見他的面孔受了大驚，又想向他明：“那是不妨事，攸斐斯！你不懂得——你出去，——出去！啊；只希望你等一下啦！”

在她的句句的抗議之下，攸斐斯又聽見溫娜的哀叫；他差不多快要失神了。那真是他從不曾經驗的感觸，那樣的慘酷而可怕——那就像雷電打中了他的一樣。小安達南斯生時他在上工；他回家時已經早平安了；現在他實在是不能自持。那些受了驚駭的婦人們弄到心機都用盡了，一個二個的都所勸他，使他了解那是女人的事情。後來她們一半是把他趕出兩天裏去了，他在那兒光着頭狂亂地走去走去。他在街上也可以聽見溫娜的叫聲，他起初很想跑開逃掉那種聲音，但他又跑回來，他是不能不跑回來的，在那一點鐘的末尾十五分鐘，他又衝上戶門口，因為怕他把門打壞，她們又打開了，讓他進來。

沒有話和他論辯。她們不能告訴他說一切都已平安了——她們怎能知道呢！他叫道——啊，她已經要死了，她是渾身都瓦解了！你聽了的聲音罷——你聽！哼，那真奇怪——那是不會有的事體——那總應該設法的！她們去找過醫生嗎？她們可以隨後給錢——她們可以約束

——

“我們不見約束呢，攸斐斯，”瑪利亞辯解着。“我們沒有錢——我們差不多連命都不能活。”

“但是我可以做工啦，”攸斐斯說。“我可以找錢啦！”

“是的，”她回答着——“但是我們想你是牢裏。我們怎能曉得你幾時回來呢？他們沒錢是不肯出力的。”

瑪利亞又說到她們怎樣想去找一位助產婦，而那些助產婦要十元，十五元，甚至二十元，而且還要現金。“而我呢只有兩角五分錢，”她說。“我把我所有的錢——我存在銀行裏的一切都用乾淨了；看要的醫生我都還欠他的錢，他後來不來看了，因為他以爲我會還不起他。我們又欠了亞尼爾兩禮拜的房費，她是差不多快餓死了，又怕的是被人趕出去。我們呢就全靠乞討着生活，現在就連乞討也無從乞討了——”

“孩子們呢！”攸斐斯叫着。

“孩子們三天沒有回家，天氣又這麼壞。他們不知道是怎樣了——這來得突然，比我們所預料到的早了兩個月。”

攸斐斯立在桌旁，走用手撐着自己；他的頭埋下去，手在發抖——他就像要虛脫的神氣接着是亞尼爾突然站立起來，一面在裙子裏搜着，踉蹌地走向着他。她搜出一個骯髒的袋子，在那一隻角上，她有些甚麼纏着

“好，攸斐斯！”她說，“我有一點錢。喂！你請看！”

我把袋子解開，數出來——是三角四分錢。“你現在去罷，”她說，你自己去找一找甚麼人來。別的各位或者也可以幫助你一下——你們，把點錢給他罷；他後日是會還你們的，那使她有點事情在心裏總要好些，不怕他就不能成功。等她轉來時，是會太平了的。”

於是別的女人便都傾囊相助；她們之中的大多數是只有幾個銅板，但是她們都給了她。鄰居的沃爾斯丘司克老板娘，她的老板是熟練的宰牛屠手，然而都是酒徒，給了差不多五角錢，一共湊集起來有一塊二角五分錢。於是攸斐斯把來揣進衣包裏面，而依然緊緊的握在拳頭裏，便一納頭跑出去了。

19.

“浩着德夫人 婦科女醫”

街頭的一家酒樓上掛着這樣一道招牌；在一道側門上也有另外一道，畫着一隻手指着一道骯髒的樓梯。攸斐斯三步一腳地走上去。

浩着德夫人在炒豬肉和洋蔥，把門半開着讓烟子出去。等他一去扣門，那門自便的大廠開來，他看見那夫人正舉起一個黑瓶在向口裏倒灌。於是他更扣得兇猛一些，她吃驚了，把瓶子放下。她是一位荷蘭婦人，肥得要命——她一走起路來就像一隻小波艇在海洋上滾動着的一樣，而碗櫃裡的杯盤便丁東作響。她拴一件骯髒的青圍腰，他的牙齒是黑的。

“啥麼仔事？”她說，在她看見攸斐斯的時候。

他沿路是狂奔起來的，所以他是喘氣不贏，說不出話來。他的頭髮亂蓬，他的兩眼管兇——他就像從墓裡跑出來的人一樣。

“我的老婆！”他喘息着說。“你來，快！”

浩普德夫人把平鍋放在一邊，用圍腰拭手。“你是要請我去收生嗎？”她問着。

“是的，”攸斐斯氣喘着。

“我是才收了生回來，”她說。“我還沒時候來吃飯。也好——假使情勢是很不好——”

“是的——很不好！”攸斐斯叫着。

“好，那嗎，你可——給我多少？”

“我——我——不知道你要多少？”攸斐斯乞格着。

“二十五塊。”

他的臉埋下來了。“我不能給那麼多，”他說。

那婦人逼緊地望着他。她問道，“你能給多少？”

“我目前立刻就要付嗎——立刻？”

“是的；凡是我的主顧都是這樣。”

“我——我沒有多的錢，”攸斐斯惶恐得快要斃命的一樣了。“我才受了——災難——我的錢用盡了。但我會還你——一個錢都不少——我一點也不爽約；我能够做工——”

“你在做麼仔工？”

“我現在失了業。我會找着的。但我——”

“你現在手裡有多少？”

他差不多不好回答出來。等他說出“一元二角五分”的時候，那婦人當面笑起來了。

“一塊二角五分錢那是連要我戴上帽子都不够啦，她

說。

“我只有那麼一點呢，”他辯解着，聲音快要斷的一樣。“我非請一位去不可——我的老婆要死。我沒有辦法——我——”

浩普德夫人又把她的豚肉炒洋蔥放在爐上了。她掉過身來回答他，聲音從那蒸氣與煎響中透出：“你給我十塊錢的現錢，那餘下的你可來個月付。”

“我辦不到呢——我拿不出來！”——攸斐斯理論着。“我對你說過我是只有一塊二角五分錢的。”

婦人各自去做着她的工作。“我不相信你的話，”她說。“那只是想騙我。像你那樣大漢子，啥麼仔會只一塊二角五分錢？”

“我是才從獄裏出來，”攸斐斯叫着，——他快想在那婦人面前跪下了，——“我在前也沒有錢，我一家人幾乎要餓死。”

“你的朋友到啥地方去了，他們怎不幫助你？”

“朋友們都窮，”他回答。“這錢都是他們給我的，我能夠的事情我都做了——”

“你沒甚麼物什可賣嗎？”

“我甚麼物什也沒有，我告訴你——我甚麼物什也沒有，”他發狂一樣地叫着。

“那嗎你不能借嗎？店老板們信不信任你？”等他搖頭時，她接着說：“好的，你聽我說——你要是把我請去了，你一定會歡喜，因為我可以幫你打救你的兒子和老婆，那

在你結果也沒啥好處。你此刻把他們丟掉了，你回頭會怎樣想？我是一位很精明的女人——我可以請你到這鄰近的別家，你看他們會對你說——”

浩普德夫人執拗地向攸斐斯指着她煎炒着的豬肉；但她的話不能夠使他再耐聽得了。他把兩手一拋出來呈出一種失望的姿勢回頭就走。“那沒有辦法，”他說——但是在他背後他突然又聽見那婦人的聲音：——

“你出五塊錢我就去，”

她跟到他背後來和他理論。“這樣便宜的價錢你都不肯出，那你會是傻角啦，”她說。“五元以下像這樣的兩天你誰也找不着的。唉，我一輩子不會這樣便宜的便去收過生。連我的房錢都會給不起——”

攸斐斯暴怒着打斷了她。“我拿不出來，”他吼着，“我怎能給你？見鬼，我只要有，我一定給你，但我說我拿不出來。我拿不出來啦！你沒聽見我說嗎——我拿不出來啦！”

他又轉身走起來。剛好走到半樓，那浩普德夫人又叫他：“等一等！我跟你去！你轉來！”

他又走上樓去。

“想到有人在受苦受難，心裏也難乎為情，”她說，用一種哀婉的聲音。像你給我的那一點錢，我等於是白去的一樣，但我要幫助你。你家有好遠？”

“有三四箭路遠。”

“三四箭！那我會濕透啦！我的媽天，這真是再糟糕也

沒有！一塊二角五分錢，像這樣的雨天！但是你要曉得——你回頭趕快要給我二十五塊的啦！”

“我總盡力的快。”

“大約在月內啦？”

“好的，就在一月內，”可憐的攸斐斯說着。“總之！請你快一點！”

“你的一塊二角五分錢呢？”浩普德夫人毫不放鬆的說。

攸斐斯把錢放在桌上。那婦人數起來揣在懷裏了。於是她又拭她的油手，一面收拾着，一面不息氣的在發牢騷；她是胖得太厲害，要她動起來都覺得很苦，她走一步路都在呻吟，都在喘氣。她解開圍腰時，連抽身背一背攸斐斯都不耐勞，她當着面便套上了她的腰裏肚，穿上了衣裳。其次是戴上一頂黑帽子，那是放得很當心的，雨傘又不知道放在那兒去了，又有種種行頭東一件西一件的要收拾進一個口袋來——你在旁邊等的人真是着急得要死。他們走到街上時，他在她的前面總有四五步遠，總要時時刻刻回頭來等她，他有心是要敦促她的。然而浩普德夫人一脚只能一步，而她那嬾嬾嗚嗚的一步還很要費她調勻一下呼吸。

他們到頭走到家裏來了，走到那廚房中一羣吃驚着的婦人們面前來了。攸斐斯聽說還沒有平安——他聽見溫娜還在哀叫；那時浩普德夫人把帽子揭下來放在壁爐簷上，她從那口袋中先搜出了一套舊衣裳，其次是一杯鴨

子的脂肪，她把來搓自己的兩手。這鴨脂用的次數愈多，那位產婆的運氣便愈好，所以她是拿來放在廚裏的爐簷上，或者是和着她的破衲一道放在櫃裏，要用它幾個月，甚至要用幾年。

於是他們把她引到梯邊，攸斐斯聽見她大驚小怪的吐出一聲不平。“喂呀，我的媽天，像這樣個地方你想我引來做啥格？那梯子我爬不上。我鑽不進那一個籠子洞！我不幹格——喂，我自己會丟命啦。那是啥地方，怎弄一個產婦在屋頂樓，只有一乘梯子上去的；你們自己也會害羞啦！”攸斐斯立在門口聽她嘮叨，一半是昏沉在溫娜的可怕的呻吟和哀叫裏。

後來亞尼爾把她安靜下去了，她才開始上樓；然而等那老婦人向她注意到那屋頂樓的樓板，她又不能不停止着了。那并不真正的樓板——他們只是放了幾片舊木板讓那一家人在那兒睡的；在那睡的地方那倒很牢實很安全，然在屋頂樓的別些地方，那便只有橫梁和天花板的粉壁了，假使你一踏到那兒，那便會糟糕。因為那樓上又黑，所以在上去之前最好是先把一個人點一只燭上去。這一回更驚叫吶喊了一會，使攸斐斯得到一個幻影，看見一雙象的大腿向那籠子洞中消去了，在浩普德夫人走動時他感得那房子也在動搖。於是亞尼爾媽媽突然走來，握着他的手。

“好，”她說，“你可以走了。你聽我的話——你能做的事情已經做了，你現在在這兒反是障礙。你走開，不要停

在這兒。”

“但我走那兒去呢？”攸斐斯怪可憐地發問。

“我可不曉得你走那兒去，”她回答他。“你上街去罷，你假如沒別的地方——你只去好了！一夜都不要回來！”

後來她和瑪利亞把他推出了門，把門關上了。那剛好是日暮時分，天氣轉寒冷起來——天雨變成了雪片，地上的雪水是透冷的。攸斐斯在他單薄的衣被中發抖，他把兩手放進衣包便走動起來。他自從牢裏吃過早飯以來是餓着肚子的，他自己覺得身子很難過；他此時突然想到他從前吃過飯的一家酒店，相隔只不幾箭路遠，他高興起來。他們或者可以哀憐他，他或者也可遇着一位舊友。他惚惚忙忙的趕快走向那兒。

“哦啦，傑克，”當他進店時，那酒店老板叫他——在培京頓地方凡是外國人 和不熟練的工人 都是叫“傑克”的。“你到那兒去來？”

攸斐斯一直走到那櫃台旁邊。“我坐了監來，”他說，“我是剛才出來的。我一直是走回來的，我分文都沒有，從早飯以來便沒吃東西。我的房子是丟掉了，老婆病了，我真倒霉了。”

酒店老板凝視着他，看見他那瘦窶而翻白的面孔，青色而發抖的嘴唇。他便把一大瓶酒推給他。他說，“你斟來喝！”

攸斐斯連瓶子都拿不穩，因為他的手也在發抖。

“你不要怕，”酒店老板說，“你斟來喝！”

於是攸斐斯便喝了一大杯威士忌，他聽從着第二項的勸誘，便轉到食櫃上去。他把他敢吃的東西都連忙的吃滿了一肚子，在他說出了他的道謝之後，他在酒店正中的大紅火爐旁邊去坐下了。

然而好事總是多魔的。等他水濕的衣裳快要烘乾時，一房中又充滿了肥料的臭味了。一點多鐘的光景，屠場便要放工，工人便都會來喝酒的；但他們不會到你有攸斐斯臭味的地方。那天又是禮拜六，再隔兩三點鐘也有提琴和短笛會來，在那酒店的後部，鄰近的家族是要來跳舞，來開宴會，吃着香腸和麥酒鬧到半夜過後三兩點鐘的。那酒店老板咯了兩三次嗽，又才說：“哦，傑克，我怕你是可以走了。”

一人的零落，在這酒店老板是看慣了的；像攸斐斯這樣窳瘦孤凄為飢寒所迫的人，他每晚總要趕掉五六個。不過那些人都是糟透了，不足算數的，而攸斐斯却還在戰鬥中，還有心不承認敗北。當他柔而無力地立起來時，那老板又想到他是一位結實的漢子，他不久又可以做他的主顧。你看，你是很窳啦，”他說。“你到這兒來。”

在酒場的後部有下地底室的階梯。這兒有一道門在上，又有一道在下，都是鎖好了的，那兒是很方便的地方，好收容那還有錢可出的客人，或者是不便躡出門外的政客。

於是攸斐斯便在那兒過夜。威士忌僅僅使他半醒，他儘管是疲勞，而不能睡熟，他才向前方磕了一下，立地又

醒來，冷得發抖，那他又開始追憶了。一點鐘又一點鐘的過去，只聽着室外還有音樂笑聲歌聲，知道天還未亮。後來那些聲音都停了，他想到他會被趕出街去了；但沒人來趕他，他又疑心着或許是別人把他忘了。

到頭他實在忍耐不過那沉默和憂悶了，他起來去捶門；老板走來，一面呵欠連天，一面搓着兩眼。他是一夜都沒關店門，在來客與來客的期間串着磕睡的。

“我要回家去，”攸斐斯說。“我擔心我的老婆——我不能夠再等了。”

“甚麼，你這怪物爲甚麼不早說？”那人說着。“我還以爲你是無家可歸。”

攸斐斯走出去了。那是早上四點鐘，依然還沒天亮。地上有三四寸深的新雪，雪片還愈下愈密，愈下愈快。他轉向亞尼爾家裡的方向，大跑起來。

廚房的窗中有燈光照着，窗帷是下了的。門並沒有關，攸斐斯便衝了進去。

亞尼爾，瑪利亞，和其他的女人們依然在火爐周圍聚着；攸斐斯又看衣添了幾位新來的人——而同時也覺得家裡是沈寂的。

“怎樣？”他說。

沒有人回答他；她們都坐着凝視着他。大家白看一個面孔。他又叫道：“怎樣了？”

接着他借着那昏朦的洋燈光看見了瑪利亞，她是坐得和他最近，她徐徐的搖着頭。她說：“還沒有。”

攸斐斯失地望叫出一聲。“還沒有？”

瑪利亞又搖頭。那可憐的朋友立着呆了。他喘息着！
“我沒聽見他的聲音啦。”

“她沒喘息好一會了，”瑪利亞說。

在這兒沒有第二個間隔——從那屋頂樓上突然叫出了一聲：“喂，你們！”

有好幾位婦人跳進隣室裡，那時瑪利亞跳向攸斐斯面前。“你在這兒等着！”她叫着，兩人都立着，青着面孔打抖傾聽着。幾分鐘後明白了是浩普德夫人下樓，一面又在叫罵，同時梯段也在抗議着發出聲音。再隔一兩分鐘她走下地來，憤怒得快要斷氣的一樣，他們聽見她走進房來。攸斐斯瞥了她一眼，接着便臉色翻白，頭發起暈來。她把外掛脫掉了，就給殺房裏的一位工人一樣。她的手和臂腕都滿塗着血，血又濺到她的衣上和臉上。

她立着喘氣，向周圍凝視；着——一人作聲。

“我是盡了我心力，”她突然說起來。“我再不能做出甚麼了——那已是無法可施。”

又沉寂着了。

“那不是我的過錯，”她說，“你們應該早就找一位醫生，等不得這樣久——我來的時候便已經太遲了。”又是一次死一般的沉寂。瑪利亞是以她健全的一只手用盡全力把攸斐斯捉着的。

於是浩普德夫人突然向着亞尼爾。“你沒甚麼東西可喝嗎，喂？”她問着。“有點白朗地沒？”

亞尼爾搖頭。

“我的天！”浩普德夫人叫着。“你們這些人！你們或者可以給點東西給我吃罷——我從昨天清早到現在還沒有吃過東西，我在這兒累得快要死了。我曉得是這樣的情形，我是絕不會爲你所給我的那一點子錢便來的。”

在這時候向她周圍環視，看見了攸斐斯。她伸出一個指頭在他面前搖。“你記得我！”她說，“你是沒有把錢給足的！你來找我太遲，我不能救活你的老婆，那不是我的過錯。你一個小孩子——一只手先出來，所以我不能救活他，那也不是我的過錯。我幹了一個通夜，在那樣狗都不便生兒的鬼地方，又沒東西吃，我只是吃我自己衣包裹帶來的東西。”

在這兒浩普德夫人停止着息了一口氣；瑪利亞看見攸斐斯額上一珠一串的大汗，覺得他全身都在抖，他發出一聲低低的聲音：“溫娜怎樣？”

“她怎樣嗎？”浩普德夫人反響着。“你留下她，讓她自己那樣自殺，你以爲她會怎樣？我告訴她們，叫她們去請了神甫來。她年紀青，假使處治得當，她是可以熬過，而康健起來的，她拚命奮戰了來，那姑娘——她是還沒有十分斷氣的。”

攸斐斯發出一聲狂叫。“斷氣！”

“她自然是會斷氣的，”那婦人恨恨地說。“孩子是已經早死了。”

屋頂樓中是在木板點着一枝洋燭的；在攸斐斯衝上

樓梯時，那是快要燃盡了，在噓噓着，發烟。他朦朧地看見在一只角上有一捲樓檻和一張舊毯子散在樓板上；腳上有一個十字架，近旁一位神甫在跪着祈禱。在遠的一只角上踞着埃爾池邊遠，在呻吟在哀叫。在那樓檻包上睡着溫娜。

她是由一張毯子蓋着的，但是他能夠看出她的肩頭和一只手，都是裸赤着的；她瘦得來差不多讓他不能認識了——她是只剩下一架骨頭，白得來就和石膏一樣。她的眼皮是閉着的，她睡着和死一樣不動。他踉蹌地挨近她的身旁，跪在膝上，慘切的哀叫！“溫娜！溫娜呀！”

她沒有受驚動。他把她的手握在手中，緊緊的抱着她，又叫：“你看我！你答應我呀！我是攸斐斯，我回來了——你不聽見我嗎？”

眼皮上微微有點閃動，他又狂氣的叫：“溫娜！溫娜呀！”

那時眼皮突然睜開了——只有一瞬間。在那一瞬間之間她看了他——恍惚彼此之間有相認識了的一道閃光，他看見她遠遠的去了，好像是通過一重幽暗的森林一樣，孤影悄然地立着。他把兩手向她伸出去，他絕命地叫她；一種猛烈的憧憬如像洪濤一樣在他心中激盪起來，絕命一般地沉痛着渴慕她，在他心中新生出的宏願，扯斷了他的心絃，拷打着他。但是都是無益——她已經謝了，滑掉了，去了，一種號咷的痛哭從他心中爆發了出來，大的抽咽要絞斷了肝腸，熱淚湧下兩頰落在她的身上。他抓着她

的手，搖她，把她緊緊抱在懷中壓在胸上；但她是冷寂地睡着——她是去了——她是去了！

那句話就像鐘聲一樣響透他的全身，遠遠的在他內心的深處生出返響，振動了那已經忘却了的絃索，激起了陳遠的虛影的恐怖——那對於黑暗的恐怖，對於空漠的恐怖，對於虛無的恐怖，她是死了！她是死了！他不會再看見她，不會再聽見她了！孤凄的一種冰冷的恐怖捉着他；他看見他自己立在一邊，看看全盤的世界從他消去——一個充滿虛影的世界，充滿幻夢的世界。他就像一位大兒，在他的驚懼的悲愁之中；他吶喊，他吶喊，而無一聲回應，而他的絕望的喊聲在四壁中返響過來，使那梯下的婦女們都駭得集緊在一團。他是無法安慰，他是落魄喪心——神甫走來放一只手在他肩頭，向他耳中微語，但他沒聽見甚麼。他自己也是走出去了，踉蹌着透過那虛影，向那消逝了的靈魂摩索。

他就那樣睡着。灰色的破曉走來了，爬進了那座屋頂樓房。神甫走了，婦人們也走了，他一個人伴着那個寂默的白色的姿影——現在鎮靜得一些了，但還呻吟着，戰顫着，和那醜惡的魔鬼掙扎。他時而會抬起頭來，凝視着他面前的白色的面具，又把眼睛閉着，因為他支持不下。死！死！而她還只是一位姑娘，她僅僅十八歲！她的人生才剛好起頭——而她已經睡在這兒被人屠殺——絞絕，拷問以致死！

他起身走下廚房時是上午了——疲憊得不堪，面孔和灰色一樣，頭在起着眩暈。隣居的人更來得多了，她們靜默地望着他，看他向桌旁椅上倒坐下去，把頭埋在兩肘裡。

隔了幾分鐘，前門打開了；一股寒風和雪衝了進來，接着便是小柯屈林娜，她跑得斷氣，冷得碧青。“我又回來了！”她說着。“我差不多——”

繼後她看見了攸斐斯，她驚叫一聲地停止着。她從這個看到那個的，看出是有甚麼變故，她低聲地問：“有甚麼事體嗎！”

在別人未回答之前，攸斐斯站起來；他走向她去，走得飄飄忽忽的。“你到那兒去來？”

“同弟弟們去賣報，”她說。“那雪——”

“你有點錢嗎？”他問。

“是的。”

“好多？”

“差不多三塊呢，攸斐斯。”

“你把給我。”

柯屈林娜爲他的眼光駭怕了，轉望別人。

“你把給我！”他又命令着，她把手伸進衣包裏去搜出一包錢來，緊緊地拴在一個袋子裏面。攸斐斯不作一聲的接受着，出門走上街去了。

隔三家門牌便是一家酒店。“威士克，”在他進門時他這樣叫，酒保送了些來，他用牙齒把錢袋子扯破，拉

出半塊錢來。“一瓶多少錢？”他說。“我要喝他一個醉。”

20.

但你一個大人三塊錢也醉不了好久。那是禮拜日的上午，禮拜一的晚上攸斐斯回家來，人雖清醒而心身都很難過，他纔曉得他一家人所有的一分一厘都用盡了，乃並不曾換得一瞬時的忘機。

溫娜還未掩埋；但已經是知會了警察，他們在明天會把她放在一個火匣裏面，拖去葬在亂葬崗裏。埃爾池邊達現在出去討化去了，從街坊隣近想討得幾個片尼爲溫娜營齋；孩子們在樓上餓得要死，而他，那不出息的亡八，他把一家人的錢才拿去喝了酒。亞尼爾那樣毒口地詛咒他，他要去烤火時，那媽媽又加上一句警告說；她的廚房再沒有空地來容他的磷酸肥料的臭氣。她爲溫娜把她家裏的房客都收進了一間屋子裏，但他現在可以上那屋頂樓房去，那是他的——假使他出不起租錢，就是那兒也不准住。

攸斐斯一言不發地走出廚房，他從隣室睡着的五六位房客的身上踏過，走上樓梯。那上而是黑暗的；他們也點不起燈亮；那兒也差不多和屋外一樣的冷。在一個角落裏，和死屍盡量離隔著，坐着瑪利亞，把小安達南斯抱在她好的一只手裏，她在拍着他去睡。在別一隻角上爬着

那可憐的小約差伯士，因為他一天都沒東西吃正在哭。瑪利亞沒對攸斐斯說一句話；他像一條捱了打的狗子一樣，爬進去坐在那屍首的旁邊。

她或者是可以想到孩子們的餓飯，和自己的壞處的；然而他只想著溫娜，他又投身在過分的悲哀裏了。他沒流眼淚，因為怕哭出了聲音；他坐着不動，而為苦悶震慄。他從不曾想到過他是怎樣的愛溫娜，直到現在她是死了；直到現在他坐在這兒，曉得明天她便要被人抬去，而他便不會再看見她，一生一世都不會看見。他的舊日的愛情，那遭了餓死，遭了打死，現在又復活在他的心裏；記憶的潮門舉起來了——他看見了他們的一生，看見了她就和在立陶宛的一樣，在那市場上的頭一天，在那時她美貌如花，歡歌似鳥。他看見了他才娶她的時候，那千種的溫誠，那靈犀的一點；她曾經說過的每句話都好像在他的耳中響亮，他曾經雪洒過的眼淚都在自己的頰上流連。長期中和災難與飢寒的烈爭苦鬥使他自己頑強了，但始終不曾把她改變過——她那清沖的精神始終都是一樣，一直到最後都還伸出手來抱他，勸解他，央求他的愛隣。她是受了苦難的——那樣殘刻地受了苦難，那樣的死悶，那樣的凌辱——啊，上帝，那些的記憶真是令人難當，他自己是怎樣的一名兇暴無情的怪物！他曾經發出過的每次的怒言都回到心上來，就像快刀一樣宰割；他每次所行動過的自私的動作——現在是加了多少倍的利錢在還付呀！而在他心中所湧着的這樣的虔誠景慕——那現在是永遠

不能說出的，現在是太遲，太遲了！他的心胸要爲這窒息，爲這爆裂；他在這兒的黑暗中在她身旁踞着，伸出手去就她——而她是永遠去了，她是死了！他爲這恐怖而絕望可以大聲的叫出；他死去活來的苦悶着在額上發出汗來，但他也不敢作聲——他甚至連氣都不敢出，因爲他在羞愧着憎恨着自己的存在。

夜深埃爾池邊達回來，她去化了一筆營齋的錢，怕的是拿回家去使用了，她便先拿去付了。她同時也帶了一片討來的硬菜麥麵包回來，她把來分給那孩子們，讓他們睡了。於是她又才走到攸斐斯身邊來，坐下。

她並沒有說一句責備的話——她和瑪利亞兩人是已經約好了的；她是只想勸解他，在他妻子的屍首的旁邊。埃爾池邊達已經封鎖了她的眼淚了，悲愁已經爲恐怖所逼出。她在前埋了她的一個孩子——但她的確是埋過三次的，每次埋了她又起來，不能不爲其餘的孩子們奮鬥。埃爾池邊達就好像條虫一類的原始動物一樣，你就把她寸斷她都還會存活；又如像一隻母雞，你就把她的雞雛一隻一隻的剝奪了，她的母性是依然存在着的。她那樣做，因爲那是她天成的性質——她不問甚麼叫正義，她也不管那零落和死亡所蹂躪着的甚麼生命的價值。

這種舊式的常識的觀念她用力想印在攸斐斯心中，她含着眼淚向他勸解。溫娜是已經死了，但是別的還存活着，他們是非打救不可。她自己的子女是無可無不可的。她和瑪利亞總可以照題得下他們，然而小安達南斯，是他

自己的孩子。溫娜安把達南斯給了他——這小物件是他所有關於她的唯一的紀念，他一定要珍重他，保護他，他一定要表示出他自己是一位漢子。溫娜希望他做甚麼，他是曉得的，在那瀰留的一瞬間假使她能說話，一定會告訴了他。她死得那樣，那真是悲慘；但她的生活實在太苦了，她是非死不可了。他們更連埋葬也不能埋葬，連得不到一天的功夫來哭她，那也真是慘不可言——但是事實是逼到那樣。他們的運命是逼到了臨頭；他們沒有分文，而孩子們快要餓死——他們是非找到一點錢不可。他不肯看到溫娜的分上，又雄糾糾的把元氣恢復起來嗎？只要一忽兒他們便可以脫險——現在他們是把房子失掉了，可以更節省的過活，就拖着小孩子一道做工他們也可以存活，只要他不要零落下去。就那樣很熱誠的埃爾池邊達繼續着說。她現在真是在為生存而苦鬥，她不怕攸斐斯要去喝酒，因為他也沒錢可喝，但她是怕死他會丟掉他們，會如像約納斯一樣逃跑。

但是有溫娜的屍首在自己的面前，攸斐斯沒功夫想到要騙自己的兒子。是他，他說，他是要幹的‘看在安達南斯的分上。他一定要為那孩子給一個機會——他要立地去就工，是的，就在明天，連溫娜的埋葬都不用等待。他們可以相信他，無論怎麼，他是不失信的。

就那樣第二天清早天不見亮他便跑出去了，頭也在痛，心也在痛，一切都在病。他一直跑到達爾罕的肥料工場，看他還可不可以復工，但是工頭兒一看見他便搖頭

——沒有了，他的地位老早就填補了，那兒沒位置給他。

“隨後可會有罷？”攸斐斯問着。“我可以等。”

“不行，”工頭兒說，“那用不着你費心等——這兒沒有甚麼給你的。”

攸斐斯狐疑地立着望他。“怎麼的呢？”他問。“我不會做工嗎？”

工頭兒冷冷淡淡的也望着他，答道：“我已經告訴過你，這兒沒有甚麼給你的。”

攸斐斯疑惑到了這是那場災難的嚴重的結果，他沉悶着又只好走開。他走去和那一羣失業的飢民立在鐘樓前面的雪中。他餓着早飯在那兒立了兩個鐘頭，立到那羣衆受警丁的棍棒打散的時候。那天是沒有找着工作的。

攸斐斯在屠場裏的長期的服務中，他結交了不少的人——有酒店老板信賴他可以讓他喝酒吃挾肉麪包，有些工會上的舊友在無法時也可以借給他一角兩角。所以目前在他倒不是甚麼死活問題；他可以一天到晚的去找工作，一天沒有第二天又來，就那樣和別的整千整萬的失業者一樣，吊了他幾個禮拜。在那期間，埃爾池邊遠便出去討化，討遍了那海德公園的區域，孩子們呢也很可以找些回來不讓亞尼爾說話，他們勉強存活着過去。

那樣的在烈風中等待，徘徊，或者是在酒店中浮浪的鬧了一禮拜，在那一禮拜的終末，攸斐斯碰到了一個機會，是在約翰大屠場的地窖中之一。他看見工頭兒走過那廠開着的門，他向他敬禮求一個工作。

“會推輪運車嗎？”那人問他，問得差不多連語尾都還未落腳，攸斐斯連忙答道“會的，老板。”

“你叫啥名字？”那人又問。

“叫攸斐斯，路德庫士。”

“以前在屠場裏做過工嗎？”

“做過”

“啥地方？”

“有兩處——布隆公司的屠床和達爾罕牟的肥料廠。”

“爲甚下了工？”

“頭一次是受了場，第二次是坐了一個月的牢房。”

“唔。我看，你可以試一試。你明天一早來，找安默司老輕。”

“攸斐斯得着這個吉報衝回家去——那死陣的重圍是已經破了。家裏餘下的人在那晚大家慶賀了一番；清早攸斐斯在公司開門前的三十分鐘便跳去上工。那工頭兒不一會便走來了，看見攸斐斯便把額頭縳起來。

“哦，”他說，“我昨天許過你的工作啦？”

“是的，老板，”攸斐斯說。

“可惜，我對不住，我弄錯了。我不能用你。”

攸斐斯呆的望着他。“是怎麼的呢？”他喘息着，

“不怎麼，”那人回答，“只是我不能用你。”

有一種同樣的冷酷而含敵意的眼光，就和他從肥料廠的工頭兒所得來的一樣。他知道說也無益，便只好轉身

還開了。

在外邊的酒店裏，一般的工人們可，以告訴他那是甚麼意思；他們把可憐的眼光望着他——他可憐的鬼，他是上了黑表了！你做過啥事體來——他們問他——打倒了工頭？好高的天，他現在可以睡得了？難怪得，你在培京頓要想找一個工作，那比想做支考哥的市長還要難。他爲甚還要費時間去找呢？在這兒無論大大小小的事務所都有一張黑表，他是登記上了的。他們把他的名字在這時候已經通斥到了聖路易，紐育，奧馬哈，波斯頓，廉塞斯市，和聖約塞府。他是不過公堂已經遭了審判；他永不會再做一位屠業工人——在他們所支配着的地方你就要去打掃牛牢，推輸運車，都辦不到。他不相信時儘可以去試，有好幾百人都試過，試到頭來才明白了的。他決不會說到那件事情上來；他決不會得到一種對付像他剛才所得的那樣還要滿足。但是只等時候一來，他到頭是沒事可做。他改名換姓也是沒中用的，反正是一樣——因爲正爲這個目設有“私探”，他在培京頓決不會做上三天的工作。屠業主的們要嚴守着黑表的行使，正是對於工人們的一種威駭手段，對於工會的煽動和政治的不平的一種彈壓手段。

攸斐斯又把這凶報帶回家去商量。那是最殘酷的事情了；儘管是怎樣，這兒的區域是他的家鄉這兒他是習慣了的，他有他相識的朋友——而一切的雇主才對他關在了門外。在培京頓這屠場區除掉屠場之外是沒有甚麼的，所以這結果是等於把他從家鄉中逐放了的一樣。

他和那兩位婦人費了一天半夜的工夫來討論。下場是孩子們找錢的地方，那在他們是便利，但是瑪利亞又快恢復了，她還有在屠場裏做工的希望；雖然她現在因為他們的窮困，一月只能看見一次她的舊時的情人，然而她還不能夠決心便把他拋棄。其次是埃爾池邊達也聽說達爾罕的事務所裏需要掃地的人，所以她每天都在等待着消息。後來是決意，攸斐斯一人走到下場去開出一條血路，而她們要等他找到工作之後決定。他在那兒是無人可賞借了，要討口又怕被警察拘留，那便決定在下場去他每天總可以遇着一個孩子，從他們那裏分用一毛五分錢來熬着過活。於是整天他便和那整千整萬的無家可歸的浪人，在每家的街店，倉庫，和工場去找求工作；夜裏便在某處的門道裏或者是輪運車下蹣跚着藏到夜半，到那時他可以跑進拘留所去，在地上面一張報紙，在一大羣的流氓和乞丐中睡着，薰蒸着菸酒的臭味，糾纏着虱子與病菌。

21.

攸斐斯在那大市中的街頭巷陌淨浪了十天，又病又餓，想找一些工作。他去找過店家，找過事務所，找過餐館，找過旅店，輪船碼頭，鐵路貨棧，倉庫，磨坊，工廠，差不多凡處都找交了。有時也有一兩處缺口——但是一個缺口總有一百人在候補；論不到他名下來，晚上他爬進小屋，地窟，門道，凡是可遮蔽風雨的地方——一直到那殘冬

的天氣又施下它的呪文，有暴風起來，在日暮以後一夜的寒暖計都在零下五度。於是攸斐斯便和野獸一樣死活地，奔到哈里森街的警卡，在一個廊道中，和兩個其他的人同睡在一個梯段上。

這幾天以來他都在熬戰——要在工廠門前戰取一個挨近的地位，接着又要和一群流浪到街頭。例如他找着了一件為旅客搬運行李上車站的事情，那是有先來後來的——他一接到手，總有八九位大人和孩子要來爭搶；逼得他扛着奔命。警察是要來干涉的，不消說他們沒希望得到他的保護。

攸斐斯之不曾致於餓死就全靠那小孩子們給他的一點可憐錢，就是那一點都不是常常可靠的。因為冷得太厲害，孩子們也不能支持；而他們同樣的也是有競爭的對手，要毆打他們的。法律也在禁止他們——例如小菲里馬士，他已經十一歲了，但看起來僅有八歲，他在街上被一位嚴格的戴着眼鏡的老太婆捉着，說他太年青了不該做工，假如他還要賣報，他要去找一位警官來跟他。又有一天晚上是有一位怪人捉着了柯屈林娜的手，把她拉進一處黑暗的地道裏去要打算說服她，那場經驗使他駭得來幾乎連生意都不敢做了。

後來攸斐斯在南支考哥的鋼鐵大工廠的一坐作坊裏找着了一個面鐵軌的工作，那兒離他住家有十五英里。每天上工要他跑兩點鐘的路，而一個禮拜只能找一塊二角錢。因為這是太不合算，他便把自己的被條捆着一卷帶着

法：他有一位工友替他介紹了一位波蘭人的旋棧：他在那兒可以得到一種便宜，便是給一角錢在地板上睡一夜。他的飯食是在外邊隨便吃一點的，每禮拜六的晚上他帶着他的被條和一切回家，把他大部分的錢交給家裏人。

他上工的第四天，攸斐斯看見一個人倒了，因為火車輾斷了他的脚，他還沒住上三禮拜又看見一次更凶的災難。有一排磚爐，那裏是熔化着鋼鐵的，從那每個縫隙中都漏出白光。那有些是膨脹得很危險的，然而人們也還是要在那面前工作，每次帶着青色眼鏡去關閉那爐門。有天清早攸斐斯走過身時，有一架爐子爆了彈了一股溶火在兩位工人身上。因為他們叫着在地上死活的打滾，攸斐斯便跑去幫助他們，結果是把自己的手板皮燒壞了。公司的醫生加上繃帶，然而並沒有甚麼人向地道謝一聲，使他自己有八天工夫不能做工，也沒得到一個工錢。

在這時候，最幸運的是埃爾池邊達得到她長久等待着的那個機會，她在每早五點鐘去掃一家屠業主掃事務室。攸斐斯因家來，用毯子裹着身體取暖，把他的時間分送在睡眠與和小安達南斯玩耍裏面。約差伯士大約是在垃圾堆裏過混時候的，埃爾池邊達和馬利亞便更去找別的工作。

安達南斯現在已經一歲半了，他真是一個話匣子。他學話很快，攸斐斯每禮拜回家時，都好像是另外一個孩子一樣。他一定要坐下，聽他，凝視着他，高興的叫道，——“哦啦！姆媽！你是我的爸爸！”這小物件的確是攸斐斯在

這世上的唯一的珍寶——他的唯一的希望，唯一的勝利了，多謝上帝，安達南斯是一位男孩！而他結實得來就和一個松子一樣”口胃就像一匹豺狼。沒東西傷他，沒東西能夠傷他；她無恙地通過了種種的災難和困苦——只是聲音更剛，執着更强罷了。他真是難於駕御的一位孩子，但他的父親並不以為異——他一定要看守着他，而私下覺得滿足。他要愈做愈好——他要長大成人那是非熬戰不可的。

攸斐斯得到一個習慣只要他一有錢。他便買一張“禮拜日”的報紙，那頂有趣的報才僅僅費五分錢，而有一大抱，滿載着出號大字的世界新聞；攸斐斯得着孩子們的幫助，遇着長的字他漫漫的在那兒拼音。有鬥爭有殺人有頓死——他們怎麼會知道有這樣多希奇古怪的事情，那真是令人費解；記事都是真確的，因為沒人能夠把那樣的東西想像得出來，而加以又有詳細的插畫；就和活的一樣。那一張報紙就如像一廠馬戲，又如像一廠牛飲——那在工人分上的確是一廠盛燕，他們是疲倦而昏聩的，從得不着受教育的機會，他們的工作是一種悶人的死磨房，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得不着看一眼的青草原，也得不着一點鐘的晏菜，而除掉酒精之外也無物得以激刺他們的想像。在許多別的事物之中，這報紙是滿載着許多有趣的圖畫的，而這些便是安達南斯的生活中最重要的快樂。他把它們寶重起來，有時抽出，要教他父親講解；各種各樣的動物都是有的，安達南斯會把全部的名字都記得，在地

板上整幾個鐘頭的睡着，用他短胖的指頭指出。故事如是十分平明，攸斐斯也能看懂時，安達南斯定要叫他反覆幾遍。繼後他記着，把那些有趣的文句和其他的故事雜在一道，怪可愛地談說出來。還有他那很奇妙的發音，那也是一家人的快樂——他要學揀着一些話語來記着，那頂奇詭而難於說出的外國語！第一次那小流氓銳出了一句“遭天譴”的時候，他的父親真是高興得滾下了椅子來；但是到後他又悲觀起來了，因為安達南斯無論遇着何事何人都給你一個“遭天譴！”

在攸斐斯的手可以用時，他又拿着他的被條回到他的面鐵軌的工作。已經是四月了，冰雪禪位於冷雨了，亞尼爾家前未面石板的街道化成了運河。攸斐斯回家是非涉過那運河不可的，假使時候太遲，那他很容易陷於泥濘裏‘陷到腰部’但是他沒有十分介意——因為夏天是快來了的。瑪利亞呢現在在一家小屠店裏切牛肉！而他告訴他自己，他是受够了教訓來的，他不會再遇着甚麼意外了——那樣他們到頭總有苦盡甘來的一天的希望。他們又可以存錢了，到來年的冬天來時，他們可以找一個舒適一點的地方；孩子們也可以離棄街頭而再回學校，他們的生活也可以漸漸的培養到從前的傾心和和睦的習慣。於是攸斐斯又在計畫着，夢想着了。

繼後有一天禮拜六的晚上，他跳上電車回家，在泥濘的街頭洒了一潮大雨的雲頭，低低的漏出了白光。天上有

一道彩虹，他心中也有一道——因為有三十六點鐘的休息在他面前，而又有回去看家裏人的一個機會。於是到他突然看見他的房子時，看見有一羣人集在門口。他跑上幾，走把路衝開進去，看見亞尼爾的廚房中聚集着一些興奮着的婦人，那立地使他回想到他出獄回家，遇着溫娜臨死時的光景，他的心臟差不多停止着不動了。“是怎麼一回事？”他叫着。

一種死的沉寂落在屋中，他看見她們都在凝視着他。“是怎麼一回事？”他又問。

在這時他聽見屋頂樓上有哭泣的聲音，那是瑪利亞的聲息。他走去爬樓——亞尼爾捉着他的手。“不，不可！”她說，“你不可上去！”

“是甚麼？”他叫着。

老婦人答應他說，微弱地：“那是安達南斯。他死了。他是在街上淹死了！”

22.

攸斐斯以特殊的態度接受了這個消息。他的面無人色，但他支持着了他自己，他在房中立了半分鐘，緊緊的捏着自己的手，咬着牙齒。繼後他把亞尼爾推開，踏進隣室，爬上了樓梯。

屋角上是一張毛氈，有一種形體在那下面透視出來，旁邊睡着埃爾池邊達，是在哭是斷了氣，攸斐斯却攔不住的。

確。瑪利亞是在房裏走着，一面哭，一面擺手。他的手握得更緊，他的聲音說話時也很硬。

“怎麼鬧到那樣的？”他問。

瑪利亞心痛得沒有聽見他。他又再問一聲，聲音更高，更粗暴。“他滾下那街沿去了！”她哭着。家前的街沿是半腐的木板所做的高台，比那沉下去的街心怕要高五尺。

“他怎麼跑到那兒去了呢？”他問。

“他去——他去玩。”瑪利亞嗚咽着，她的聲音說不成話。“我們不能夠停止他。他便陷在泥窖裏去了！”

“你真曉得他是死了嗎？”他又問。

“唉！唉！”她哭着。“是的；我們請過醫生。”

於是攸斐斯立着，震閃着。他沒流一珠眼淚。他又向那毛氈下有小形體的看了一眼，回頭便突然的跑下樓去了。在他進房來時又是一番沉寂。他一直走出門，出去了，跑下街去了。

在他老婆死時，攸斐斯跑到了最近的酒家，但他這回沒有去，雖然他有一禮拜的工錢在他衣包裹。他走，走，沒看見甚麼，在泥水裏亂竄。停一會他坐在一個階級上，把面孔藏在兩手裏，就那樣不動地坐了半點多鐘。時而他會向自己私語：“死了！死了！”

後來他站起來又走。是日落時分，他走，走，走到天黑下來了，他那時被停止在一處鐵軌的交叉點。柵門下了；

一長串的貨車哄隆隆地滾過。他立着看它；突然有一種狂亂的衝動捉着他，有一種曾經在他心中誘引過的想念，在未成言語，未被認識之前便突然活躍了起來。他沿着鐵軌走下，在他走過了那柵門看守的小屋時，他向前一跳，投身上了一架車箱。

漸漸的那貨車又停止了，攸斐斯跳下來，從車下跑過，又藏在運輸車裏。他坐在這兒，等到貨車再來，他在和自己的靈魂作戰。他握着手，咬緊牙關——他沒有哭，也不想哭——不想哭出一珠眼淚！事情是已經過去了，他是哭够了——他要卸下雙肩，就從那晚起，把一切事情都丟掉，自由起來。那就好像是一場噩夢，一到清早他便是一位新人。一種優柔的回憶，一珠眼淚的痕跡——這樣的想念要來襲擊他，他便立起來怒罵，把它搗成粉碎。

他在為他的生活苦鬥：他絕望地緊緊咬着自己的牙關。他在前是一位傻角，傻角！他把一生消耗了，由他自己可詛咒的優柔破壞了自己；現在他已經了結了——他要把它從自己拔出來，連根帶蒂的！再沒有一珠眼淚——也再沒有一點優柔；他已經受够了——眼淚優柔把他賣成了奴隸！他現在是要走向自由了，把枷鎖搗壞，站起來作戰。他高興那結果是來了——那早遲是會來的，而來得恰當時候。世界不是婦人和孩子的世界，他們是愈快離開，愈好。無論安達南斯會在甚麼地方去受苦，他受的苦終不會再比這人世上所受的厲害。而同時他的父親曾經為他想過了最後的想念，他現在要為自己設想，要為自己作戰，對

着那打擊他虐待他的世界作戰！

他那樣繼續下去，把他靈魂的花園中的花通通扯碎，而用力的蹂躪。火車雷鳴起來，一股烟塵的暴風吹到他的臉上；那雖然一夜之中時而在停止，他是踞着沒動的——他是要死吊着那兒，一直讓他被趕出去，因為每離開培京頓一哩路，那是便減少他他心頭的一種負擔。

車子停着的時候總有一股暖風向他吹來，帶着新鮮的田野的清香，三葉草的清香，忍冬的清香。他嗅吸着它，那使他的心臟亂打——他是又到田園裏來了！他要在鄉村裏過活！清晨來時他以如饑似渴的眼光窺視出去，他瞥見了牧場林木和山河。迄後他到底忍耐不着，車子停時他便爬了出來。車頭上的掣動手看見他，把拳頭舉起來向他詛咒；攸斐斯高興得足搖手擺的，走過那鄉村去了。

你只消想想他平生本是一位鄉下人；而三年以來他從不曾看見過鄉村間的光景，從不曾聽見鄉村間的鳥音！他初出獄時本來也走過一次，但那時他是太擔心了，不曾看見甚麼，在他失業的那個冬天，有幾次他也在市裏的公園內休息過，但他委實連一根樹木都不曾看見！而現在他覺得就像一隻鳥，乘着了一股大風在天上翱翔；他停停步貪看每一樣的新景，——看看一羣牛，看看一草坪的野菊，看了那一籬棚的粉棠，又看看有些鳥兒在樹上歌唱。

接着他走到一家農莊，他找了一隻棍子做武器，便走攏去，農人在倉庫之前塗擦車油。攸斐斯走向他去，說道：

“我想要點早飯吃，請關照一下。”

“你想找工作做嗎？”那農夫問他。

“不，”攸斐斯說，“我不。”

“那嗎你在這兒便得不到甚麼，”對手回復他一句。

“我是說把錢給你買，”攸斐斯說。

“哦”那農夫說着，又俏皮地加上一句“我們是七點鐘以後便不備早飯的。”

“我現在餓得很厲害，”攸斐斯認真地說；“請多少賣一點給我罷。”

“你去問女人，”農夫說着，反身向他把頭點了一下。這位“女人”是更容易對付一些，攸斐斯花了一角錢得了兩片夾肉麵包，一片蒸餅，兩個蘋果，他一面走一面先吃蒸餅，因為那是不便攜帶的。幾分鐘後他走到了一條小溪，他攀過一個籬柵，沿着一條林徑，向河邊走去。漸漸找到了一個舒適的地方，他在那兒吃了他的餐事，又喝了河裏的清水。於是他便在那兒耽了好幾個鐘頭，盡性的觀賞，盡興的呼吸，直到他有些睡意了，他便睡在一籠灌木的陰裏。

他醒來時太陽照在他的臉上。他坐來起，把兩手伸開，看着那下方靜瀉着的流水。就在他的下邊有一個深潭，上面有林木陰覆着，水很平靜，突然有一種妙想向他襲來。他可以沐浴一次！水是自由的，他可以跳進去——任隨你跳進那兒都可以！自從離開立陶宛以來，能够自由的行水，這要算是第一次！

攸斐斯初到屠場時，他是和任何工友所能辦到的一樣清潔的。但不久，有那接連來的病苦，飢寒失望，工作的不潔，家裏的臭蟲，在冬天是不能沐浴的，在夏天也只好在一個盆子裏面沖洗一下。在監牢裏行過一次漏斗浴，但自從那次以後便沒見水了——而他現在可以泳游！

水是暖的，他就像一個孩子一樣，在裏面高興得亂跳。後來他坐在岸邊上的水裏，開始他身上的掃除——真率地，合法地，用砂來在他周身磨擦。既動手磨擦，他要磨擦盡頭，看到底可以脫掉幾層皮甲，他甚至於用砂來擦頭，用指頭來梳理自己的長而黑的頭髮，把那俗稱為“麪包渣滓”的虱子，梳理下來，他儘他的腦壳在水裏浸着，看他究竟能夠殺死得好多。回頭他看見那太陽還有威力，他便把他的衣裳從岸上取來，一件一件的清洗；他看見污垢和油脂浮到下流去了。他高興得響著喉嚨，又來清洗，他的意思是想把那肥料也洗掉。

他把來掛起，在晒的時候，他便在太陽光裏又睡他一次長覺。在他醒來時，那衣裳上部乾得來就像幾枚硬板，在那下部還有點蒸汽；但因為肚子餓了，他便穿上身又走。他沒有小刀，費了一點力找到一根可以護身的棍子，他便拿着又走起來。

不遠他便走到一家農莊，他轉向那小路上去。正好是吃晚飯的時候，農人在廚房門口洗手。“對不住，老板，”攸斐斯說，“我可以得點東西吃不？我會給錢。”那農人立地回答他道：“我們和花子沒緣。你走開！”

攸斐斯沒作一聲便走；但等他走過了那倉房時他找到一段新過了犁鋤的地面，農夫是種了些小桃樹在那兒的，他一面走一面給他私拔出來，折成兩節，等他走過那段地面時他怕折了一百根子上。那便是他的回答，那表示出了他的心境；他從此以後是要爭鬥的，你們那個要打他，他便每次都要還手。

走過果樹園，攸斐斯又通過了一條林徑，其次是一畝小麥，他又走到別條路上。不久他又看見了一家農莊，已經在起暮靄了，他去求食兼求投宿。他看見那農人有點狐疑，他便說：“我便在倉裏睡也高興。”

“好，我倒拿不定，”那農夫說。“你吃烟的嗎？”

“有時候是吃，”攸斐斯說，“但是我吸的時候要走到外邊來的。”他看見農夫答應了，他便問道：“我該付你多少錢呢？我是沒多錢的。”

“晚餐我們收你兩角錢，”那農夫回答。“你在倉房睡我們不要你出錢的。”

於是攸斐斯便走進去，和農夫的老板娘和半打的兒女同桌。那是豐富的一餐——有炒豆，有芋酥，有切煮的龍鬚菜，有一盆莓子，幾大厚片的麵包，一罐牛奶。攸斐斯自從他的婚禮以來，不曾享受過這樣的盛餐，他便努力加箸想不辜負他的兩角。

他們都很餓沒談話的時間；但是回頭他們坐到階沿上吸起烟來。那農夫便問他的客人。攸斐斯說明他是從支考哥來的一位工人，說他不知道現在該到甚麼地方去，那

人又問他，“你好不留在這兒幫我做工？”

“我現在還不想找工作做，”攸斐斯回答他。

“我多給你的工錢啦，”那人看見他魁梧又說——“一塊錢一天還供宿食。這周圍附近人手真是太少。”

“冬天初夏天一樣嗎？”攸斐斯趕快的問。

“唔——不格，”那農夫說；“十一月後我們便不要人手的——我們沒有那樣大的地面。”

“好的，”攸斐斯說，“我也正在想。一到了秋涼過後，你怕會把你的馬匹趕到雪地裏去凍死罷？”（攸斐斯近來是在這樣作想。）

“那可兩樣啦，”農夫答應他，正是對針着。“像你這樣強壯的人在冬天你可以隨處都找得着工作，在城裏或者是別的地方。”

“是的，”攸斐斯說，“那大家都在那樣想；所以在大家也都向城市裏跑去，待你在那兒要乞討偷生的時候，他們又會向你說，你爲甚麼不到鄉下去，那兒正缺人手。”

農夫思索了一下。

“你的錢用盡了之後怎樣呢？”他後來又問。“到那時你不還是要做嗎？”

攸斐斯說道，“等它用完了之後再說。”

他在倉房裏睡了很長一覺，回頭又吃了一餐豐厚的早餐，咖啡，麪包，糠麥糜，煮楊梅，吃了他們只收了他一角五分錢，或者也怕是受了他的議論的影響。他便告辭了，又走着他的路去了。

就這樣開始了他的放浪生活。像這次的農夫那樣優待他，那是很難得的，所以後來他不找人家，寧肯在田地裏睡了。下雨時他一定要找一家破屋，假使沒破屋，他便等到夜黑，拿着一枝手杖，偷向倉房去。他大抵是走不進倉房，便會被狗嗅着的，那時他便要藏在草堆裏，靜靜的待到天亮；要不然，那狗便要攻擊他，他便立起身來邊逃邊打。攸斐斯並不像他從前那樣壯健了，但他的兩臂依然有力，有些鄉犬是只够他一擊的。

不久他又走到紅楊梅，黑楊梅的地方，那使他省下了飯錢；果樹園裏有的是萍果，地裏有的是番薯——他在白天記着那些地方，到晚來去裝滿幾衣囊。有兩次他甚至去搶了兩隻仔雞，有一回是在一家破倉裏煮吃的，還有一回便是在河邊上的一處僻靜地方。這些東西都得不到手時，他便當心着使用自己的錢，但是也不顧恤——因為他曉得他只要高興隨時都可以找得更多的錢。他只要雄糾糾的砍得三十分鐘的柴便會找着一餐吃食，農人一看見他在做工，便有時想買賄他望他留下。

但是攸斐斯是不肯留下的。他現在是一位自由人，一名海賊。古代的“王得樂”(Wanderlust逍遙遊)灌進了他的血裏，那不羈的生活，無限制的尋求，無限制的希望，真使他不亦樂乎。時而是有些小災難和不便——但至少總常常是些新的東西；你的消想一想，一個人被憂患焦勞釘死在一個地方，每天除掉自己的狗窩和工場之外看不見

甚麼的，而他突然解放到那青天白日之下，解放到這青山綠水之間，隨時都是新地新人，你想他會怎樣！一個人一生一世每天都是陷死在一種工作上面，累得來力盡筋疲只是倒下去睡到天亮的——而他現在能夠自己作主，高興時便做做工，不高興時他隨時都可以去冒險！

現在，他的健康也恢復了，他一切失掉了的青春，他哀悼而忘記了的快樂和力量都恢復了轉來。那是突然地一湧而來的，使他自己都驚駭着；那就好像他死去了的童年，高笑着，歡呼着，向他跑來了的一樣！他有充分的吃食，充分的新鮮空氣，只要他高興時也有相當的運動，在他一睡醒之後起身，每每覺得一身的精力無處應用，他要撐開兩臂，高笑着，歡唱着，他故國的古歌，時而不消說他也不能不追憶到那安達南斯孩子，那他永遠不能再見，永遠不能再聽他的聲音的；那時他便要用力克服自己。有時在晚上他會夢想到溫娜，把手伸出去抱她，眼淚把地皮哭濕，但是到清早來他一定要搖身一起，又去和世間作戰。

他永不管他到底是在那兒，或者是到那兒；他知道鄉村是很大，他不會有走盡了頭的危險。自然他也常常會遇着同伴——隨處都有他那樣生活着的人，願意讓他結伴的。他在這項生活上本是外行，但他們也並不排外，他們把所有的方略告訴他，——甚麼村甚麼莊是頂好不要去照顧，籬上有怎樣的機巧，甚麼時候該去求，甚麼時候該去偷，甚麼時候又好二害並進，他們笑他要出錢，要用勞力去償付——因為他們不費這些手續的。時而攸斐斯要和

着他們的一團在林子裏露營，到晚來向隣近去徵發。在他們之中有的人特別要和他去流浪一禮拜，交換着種種的追憶，讓他“打磨”出來。

這種專門的遊民有許多不消說一生都是浮而無實的。然而有一大部分都是工人，就和攸斐斯一樣他們是苦戰了來，結果是打敗了，落了伍。後來他又遇着些別種性質的人，那恰好是這種遊民團的母體，他們是無家可歸四處浮浪，然而依然在找尋工作——在秋收時分找尋工作。這是一股大軍，是社會上的勞動過剩的一股大軍；在嚴峻的自然法則之下被遣喚出來做零餘的工作，而那工作是一時性的不規則的。然而也不能不做。他們自然也並不知道他們就是這樣的，他們只知道是在找工作，而工作是浮泛不定。在初夏他們是會在迭克塞司州的，收穫期一過他們又隨着時節流到北方。和秋天一道停止在曼尼安巴。在那兒他們會找着那忙碌的伐木工作。那是在冬期動工的；假使這工作沒找到手，他們便只好進城，靠自己節省下的錢過活，隨時做點散工，——譬如輪船貨車等的上貨下貨，掘濠溝和剷雪之類。假使人多事太少，那弱者便只好凍死餓死，依然是遵守着那嚴峻的自然法則。

已經是七月下旬了，攸斐斯正走到了米梭里州，正來在收穫的時候。這兒的收穫你須得做到三四個月，而你如在一兩個禮拜之內找不着人手來幫忙，那便會全盤失掉。所以在那時那全州都是須要人手的時候——有些代理人派出去在城裏招工，就是大學生都用火車運來，狂暴的農

人們成羣結黨的要來把火車停着，用貨車把工人們搶奪去。工錢也並不是便宜——每個人都可以找兩錢塊一天，而火食還在外，頂好的還可以得到兩塊半，或者三塊。

收穫熱正當風頭，只要還有點精氣的人，到這兒沒一人不感染的。攸斐斯夥着一團人，從清早做到黑，一天十八點鐘，做了兩禮拜沒斷氣，於是他便找到了一筆錢，在他從前窮困時那定要以為是大財喜的——然而他現在拿來湊甚麼用？為安全計他可以把它存在銀行裏，假使銀行不倒閉他隨時要，可以隨時取。但是攸斐斯現在是無室無家的人，在浮浪着北大美洲；你銀行，存款票簿，信券，於他有何用處？他要把錢帶在身上，那到頭是被人偷去；所以除掉他把它用來享樂之外，那留着有什麼用？有天禮拜六的晚上他和着朋友們走進一座鄉村；天在下雨，別無躲雨的地方，他們便走進一家酒店。有的請他，有的他請，有的是笑，是唱，是高興；從那酒場後部露出一位姑娘的面孔，桃紅的兩頰，滿面的愛嬌，向着攸斐斯微笑，攸斐斯的心臟突然跳到喉嚨裏來。他點頭招呼她，她便走來坐在他的旁邊，他們更吃了一些酒，於是他便和她上樓，走進一座房間，那野獸便在他的心中醒來咆哮，就像那在原始時代的曠野中咆哮着的一樣。因為他有心事在懷，也怕害羞，在別的男和女都來夥着的時候，他也就高興了；他們更醉更鬧，荒淫浪蕩的鬧了一個穿夜。在這過剩的工人軍的後部，總時常是跟着一種別的軍隊，娘子軍，她們也是在嚴峻的自然法則之下掙扎着自己的生存的。因為有有

錢的人要尋快樂，在她們還年青美貌的時候那是很出色當行；不久，有更年青更美貌的人來擠掉她們，她們便只好跟着工人們的後隊了。有時她們是自己來，酒店主人便和她們分利；有時她們是有幫口的，那和勞動軍完全一樣。收穫期中她們到鄉村來，冬期是在伐林營的近處，或者和工人們同到城裏；假如有一旅團兵士駐紮，或者是面鐵路，或者是鑿運河，或者是博覽會，那成羣結黨的女人便會走來，住在陋房，酒店，或者是便宜的賃居，有時一間房屋中有八人十人同住。

早上起來攸斐斯已經沒有一個銅板，他又走上路去。他心裏很難過，但照着他的新生活法，他把他的感情消滅了。他自己當了一次傻瓜，然而也無可挽回了——他所能他到的是下次不要再來。所以他又走着，等運動和新鮮空氣把他的頭痛消去，他的力氣和快活又恢復了轉來。這樣的情形是每常有的，因為攸斐斯依然還是一個衝動性的人，而他的快樂也還沒有成爲職業。他要像那大多數的途上浮浪着的人們一樣，專爲酒色的目的去做工，得到的工錢便消耗於酒色，完全成爲一個酒色的奴隸，那他在根底還太淺了。

反之，倒是儘管他想硬下心腸，而攸斐斯終爲他自己的良心弄得可慘。那是打不倒的鬼魂。在極所不意之間那良心會起來——有時會逼着他飲淚吞聲（原文爲to drink

飲酒——與上下文不屬，疑有誤，暫譯作飲淚吞聲——譯者注）

有一夜他是遇了雷雨，他在一家小房子裏面躲避，那恰好是在鎮外。那是一位工人的房子，房主是和他一樣的斯拉夫人，是才從白俄來的新的移民；他用故鄉的話來歡迎攸斐斯，叫他進廚房去向火烤衣裳。他沒有床給他，但是屋頂樓有的是麥草，他可以熬過去。老板娘在做餐事，孩子們便在地板上玩耍。攸斐斯坐着和主人談到故鄉的事體，談到他們從前做過工作的地方。繼後他們吃飯，吃了又坐着吸煙，談到美洲，談到他們彼此的感想。然而在有一句話中，攸斐斯是停止着了，他看見那老板娘打了一大盆水來，準備洗那最少的一個嬰兒。其餘的都攢進他們睡的地方去了，但是嬰兒是要洗一次澡的，那工人說。有幾晚天氣很涼，他的母親，因為不知道美洲的氣候，便把他當冬天一樣包纏着；後來天氣又轉熱了，那孩子便出了一些紅斑。醫生告訴她要每晚沐浴一次，那蠢的老板娘便信了他的話。

攸斐斯沒有聽那說明；他是在看着那孩子。他有一歲光景，是一位結實的小物件，有的肥而胖的脚圓鼓着的肚子，黑炭一般的眼睛。他的孢瘡也好像并不苦他。他很高興洗澡，又在蹴，又在拌，又在笑，時而扯他母親的面皮，時而又扯自己的脚趾。她把他放在盆中，他坐着發笑，把水淋在自己的頭上，叫得就像一匹小豬仔的一樣。他說俄國話，攸斐斯也懂得一點；他說的就純全是那種小兒的語調——每個字都使攸斐斯想到了他自己死了的孩兒，就像有刀在刺他的心子一樣。他坐着一點也不動，也不作

聲，只是把手緊緊的捏着，那時他胸中起着一股暴風，一片浪濤湧到了他的眼後。到頭他遏勒不着，他把頭埋在手裏，痛哭起來，使他的主人大大的出乎意外。介在這害羞和悲苦之間，攸斐斯終竟支持不着，他立起身來，跑進雨天裏去了。

他走，走沿着路走下去，走到了一座黑的森林，他藏在那兒哭，就像他的心肝要哭碎的一樣。啊，那是怎樣的苦悶，怎樣的失望喇，當那記憶的坟墓裂開，舊生活的鬼魂出來苦惱他的時候！那是怎樣的可怖，使他看見以前是而現在永不能再是的一——看見了溫娜和他的孩子和他死去了的自我伸出手來向他，叫他渡過一道無底的鴻溝——知道了那些都永遠離開了他，他在自己的惡行的泥淖裏窒息着，旋回着！

23.

在初秋時分攸斐斯又回到支考哥去。你一個人在草堆裏不能尋暖時，浮浪生活便不是再有趣味的；和其他整千整萬的人一樣，他是謬想着以為早些回來便可以免掉雜稽。他有十五塊錢在身上，藏在自己的鞋底下邊，這一筆數目得以免掉繳納給那酒家，不是由於他的良心，是怕的冬季在城裏找不着工作。

他和別的幾人同坐火車。藏在貨車裏，他們是冒着危險的，萬一被人發現，那不管火車跑得怎快，便要被人拋

出車來。他一到了支考哥，便和餘人分離了，因為他有錢而他們沒有，他想在這一戰裏把自己救出。他從實地中所得來的種種經驗，在這一回他要全部運用出來，別人就會倒，而他要撐持着。在天氣好的晚上他要睡在公園裏，或者是運輸上，或者是一隻空箱，一隻空桶，一下雨或冷的時候他便花一角錢去投鷄茅店，或者是出三分錢在貧民窟裏去坐一晚上。吃是吃五分錢的便飯，決不更多費一文——那樣他可以支持兩個月以上，在那期間他總可以找到一個工作。他自然要向他的夏季的清潔告別，因他必然在頭一晚上住鷄茅店之後便要帶一身的虱子。在城裏沒有他洗臉的地方，除非他要去走到湖邊——然而那湖水都會要冰結着的。

他找着一個工作是鑿隧道；但接着他便斷了一隻手，送進了一家病院，剛好半好便趕出院來，在一種最嚴重的情形之下。外邊是很冷的，濃重的雪落着，打着他的面孔。他沒有外衣，也沒地方可去，衣包裹只有兩塊六角五分錢。還有可靠的是他在二三個月之內決不能再找分文。雪的意義是告訴他沒有機緣；他一定要走着，看見別人孔武有力地割掘——而他是把左手吊在一邊！就是裝貨車的零工他都是沒有望的；他也不能賣報或者提行李，因為他現在是搶不贏別人。他心裏的恐怖實在無話來形容，只有他自己身當其境的人知道。他就像森林中的一條受了傷的野獸；他是被逼着在不平等的條件之下和他的敵人對抗了。別人不能因為他弱了便寬容他——他就可憐，也沒誰

會來幫他，讓他輕省一點激戰。作與他，就去討口，他也不會佔便宜，那各種原因他後來自會了解。

在初他不能想甚麼，只是想免掉那可怕的嚴寒。他走進一家他每常去照顧的一家酒店，飲了一杯酒，便去立在火爐旁發抖，等到別人叫他出去。酒場的不成文法，是喝了一杯酒便可以在那兒躊躇片時的；你把時間過了，便當再買一杯，不則出去。攸斐斯是一位老主顧那使他可以多留片時；然而他已經有兩禮拜不來，而他顯然又成了殘廢。他自然可以談出他的災難，然而那並喚不起甚麼同情；一位酒店老板假使那樣便可以動心，那他的門前，像在那樣的天日便會有“活潑”（hobo浮浪人）成市。

所以攸斐斯又只好走進別處去，又花費了一點錢。他這次餓得太厲害，他不能不買一片熟蒸牛肉來吃，這一種耽擱又減短了他烤火的時間。他又被人請走的時候，他走到一家私窩窩的鬧熱場去，他時而和一位鼠眼的波赫米亞人的工友，去找一位女人的。他希望的是那管事可以讓他當一位“坐客”揩油，然而沒有辦到。在下等的地方，在嚴寒的冬天，有些酒店老板是每每要容許一兩個怪可憐見的畢三，渾身都是雪，或者被雨淋濕了的，他進去坐在爐旁，以那怪可憐見的外觀招引來客。工人進來，他是高興着他的一天的工作過了，在自己的鼻子下面抵着有那樣可憐的人那是不好喝酒的；他便會叫道：“喂，兄弟，你怎攪的？你看來是很背時的一樣啦！”於是那位便會傾吐出的一些災難的話頭來；那工人便會說：“你來喝一杯罷，或

者你可以振作振作。”於是他們便會一道喝，假使那畢三真畢得有點有點程度，或者是騙局很任行，那他們還可以喝到兩杯；假使他們是同鄉，或着是同住在一座城市，或者同行道做工，那他們還會坐下喫飯，暢談一二點鐘——他們的把戲做定，那店老板會有一塊錢的進項。這些事情顯然是一種騙局，然而老板是說與己無干。他是和那釀酒業者要滲假酒的情形是一樣。假使你不做，別人要做；你酒店老板，除非是一位市會議員，不然你就只好欠下釀酒業者的債，而遭競賣的危險。

但是“坐客”的市口那天下午已經滿了，沒有攸斐斯加入的餘地。就在那樣可怕的一天，他食找一個避風雨的地方總共費了六個鏰板，（五分錢，意謂已喝酒六次——譯者注）而天才剛好黑下來，拘留所是要等到夜半才開門的！然而在最後的一家酒店，那坐櫃的認識他，喜歡他，讓他在一張桌面上假寐了一下，等到那老板的回來；在他走出去時，那人也給了他一點指示，——再不一箭路有甚麼宗教上的祈禱會，有說教，有唱歌，有很多的“活潑”已經走到那兒去託庇取暖去了。

攸斐斯一直走去，看見有一道牌示掛着，說七點三十分鐘開門，於是他又走，差不多是半跑，跑了一箭路，在一處門道裏躲避了一下，接着又跑，直跑到了那個時間。後來他差不多是完全凍了，和其餘的羣衆爭搶着進了門（冒着使手再斷的危險），而擠到了那大火爐的近處。

在八點鐘的時候會場已經擠得水息不通，弄得那說

教的人們真是不亦樂乎；兩廊通有一半是擠滿了的，門道上密集着的人頭你可以在那上面走過。壇上有三位老一點的紳士穿着黑衣，壇前有一位年青的淑女在彈鋼琴。他們開首唱了一首聖歌，繼後是三人中之一，身體很高，面孔剃得很光滑，而很瘦削，帶着黑眼鏡的人，宣佈開會。攸斐斯斷斷續續的聽他說了一些，因為他怕睡下去，他是愛扯呼齧的。萬一睡下去了。那會把他趕出去於他有生命的危險。

聖徒的說教是“罪惡與贖罪”，說的上帝的無限的慈悲與對於人世罪惡的赦免。他是十二萬分認真的，說也還會說，但是攸斐斯在聽的時候，一腔都是憎恨。他那兒會知道甚麼罪惡和受難——他穿着那樣漂亮的黑袍，帶着滿塗了粉的白領，他的身子是溫和，肚子是飽滿，錢是充滿衣包——他在向着拚死拚命的工人們說教，在向着困於饑寒日日與死為隣的工人們說教！——這自然是不客處；但是攸斐斯覺得這些人和他們所討論着的人生並未接觸，他們實在不配來解決這個問題；否，他們自身實在就是問題的一部分——他們就是那種組織的一部分，那建設來把工人們打倒的！他們是勝利者，是無慈悲的佔有者；他們有一座大堂，有火，有吃，有穿，有錢，有工夫來向着餓着飯的人說教，而餓着飯的人一定要謙謙恭恭的去聽他！他們打算要救他們的靈魂——靈魂的污毀是因為肉體上得不着正當的生存，他們難道是那樣的傻瓜，連這點都看不透嗎？

十一點鐘時候閉了會，可憐的聽衆又趕進外面的冰天雪地裏，他們口口聲聲詛罵着那幾位騙子，那口裏要說幾句懺悔才登壇說教的。拘留所的門還要等一點鐘才能開，而攸斐斯沒有外套——而又因久病衰弱了”在那一點鐘之內地幾乎倒了下去。他只好跑着保持着自己的血夜不要停止——等他跑回到拘留所時又看見門外都堆滿了不；那是一九〇四年的正月，全美正是大恐慌的時候，報上差不多每天都有工場倒閉的消息——不到開春會有一百五六十萬工人失業。所以市內可以藏身的地方都塞滿了，拘留所的門前你爭我奪你拉我扯的就像一羣野獸，等那所裏一塞滿了，人們又閉在門外，總還剩下一半的光景；攸斐斯帶着一枝病手就在這些人羣裏面。他現在沒法，只好又去找鷄茅店，又花費他一角錢。已經十二點半了，他苦心慘淡的在會場上在街上滯延了時間而結果便是不能不來搭店，那真使他心臟都要破了。七點鐘他便會由鷄茅店裏趕出來——因為那寢床的本板是可以活動的，你到時不起床那人們便要把你扔在地上。

這是一天，而那寒威繼續到了十四天。在後來的六天，攸斐斯的錢是分文都沒有了；於是他便走到街頭上乞討營生，

他的乞討是要在市廠活動之前。從酒店裏窮聳地走出，先向周圍看看有無警察之後，然後才向擦身過的有指望的人走去，把自己的災難告訴他祈求得一角半角。於是等他得一個，他便向街角一轉，又回到自己的大本營去取

媛給了錢的人看見他那樣行動，一定要罵着走開，說以後不再把一個錢給乞丐。那施主自然也決不肯追問攸斐斯在那種情急勢迫之下是無處可走的——他不能走到那施主所走的地方。在煙店裏攸斐斯不僅可以得到更多的吃食和更好的吃食，比那施主在隨處的餐館用同樣多的錢所能買得的一樣，而且還可以得一杯酒煖身。他在火爐旁邊還可以找一個適意的坐位，同伙伴們暢談，談到自己烘得就得麪包一樣。在這酒店裏，他也覺得如像在家裏。酒店老板的職業的一部分便是給乞丐們備些膳宿和他們所化來的錢交換；全市中一定有別人會施舍的——你施主不是才施舍了嗎？

可憐的攸斐斯，他有希望做一位成功的乞丐。他是才從病院裏出來，很帶一個病容，而又有一隻不能動的手，身上又沒有外套，抖得怪煞可憐。但是，可憐的是在這兒也和那正派的商人是一樣，他自己造出貨真價實的物品總要為作假的商人排擦。攸斐斯做一位乞丐，比較起有組織的科學的專門家，實在是一位可憐的外行。他是才從病院出來——但是這話是已經陳腐了，他拿甚麼來證明？他的手是引着的——然而那種門頭連一位正規乞丐的小兒都是看不起。他的臉色慘白而在發抖——但他們還使用化粧術，他們研究到了牙關的發響。說到他是沒有大衫，那在他們之中你還可以遇着一些人是只穿一件樓檻的襯衫也一條布褲子，除此而外真可以說是一絲不掛——然而他們總明，事實上是在下邊塞了幾套毛織衣的。

像這些專門的花子他們是**有家有室**，有幾千元的存款在銀行裏面；有些把錢找了之後回去，又來料理別人，或者是把做着工作的孩子妝着去做生意。有的把兩手緊拴在身上，塞兩棟木頭在袖子裏，另外雇一位病兒替他拿碗，有的是沒有腳，在有輪子的台上自己轉——有的又幸虧目盲，讓一匹可愛的小犬來牽着。福分更淺的人便把自己弄成殘廢，自己來製造火傷，或則是用些化學藥品來弄得身子管痛；你可以立地看見在街上有一人把指頭伸給你，那是由惡疽腐爛了變了顏色的——或者是有人帶着緋紅的傷一半由骯髒的綑帶裏露出，這些怪相便是都市的泥渣中的沉澱，夜裏便聚集在貧民窟的水濕的地底室裏，或者是賣酸臭皮酒的地方，或者是賣淫婦的最下一層階段所聚集着的大煙館——那些婦人是中國老包着的，結局是投到死地裏。每天每天警察網會從街頭撈得幾百那樣的人送到施療病院你可以去看的，那一同聚集在一個小規模的地獄裏，可憎惡的獸牲的面孔，浮腫癩皮，又在笑，又在叫，又在呻吟，看他們醉的尺度是怎樣；有的又像狗一樣狂吠，像猴子一樣咬牙露齒，在癲症發作之中狂亂，亂扯自己的身子。

24.

當着有這樣的折扣在面前，所以攸斐斯不能不在凍死的威脅之下每隔一點鐘或者兩點鐘去找一夜的棧房費

和一杯酒錢，在那樣北極般的冰天中他每天每天都在浮浪，他的靈魂爲苦痛與絕望所充滿了。他現在把這文明社會看得比從前更清楚了；那是一種社會除蠻橫的強權之外沒有甚麼東西，那是一個組織是佔有它的人建設來制服那不能佔有者的。他便是這不能佔有者中的一個；一切的字宙，一切的人生，在他看來便是一個龐大的監牢而他便像一條關閉着的老虎，在柙中走來走去，試試這根鐵柱又去試試那根，結果是根根他都無能爲力。他在這貧婪之激戰中戰敗了，所以便規定了只等滅亡；而一旦的社會正忙着要看見他不能逃出他的定讞。任向那一方走去都是鐵欄，都有仇視的眼睛追着；那吃得滿好的滑頭的巡捕，你一看見他的毒眼便要胆寒，他們只要一看見你就好像要用棒來更加痛打的一樣；酒店老板在你坐在他們店裏時他們是時常留心着的，只要一把錢給了之後，他們便怕你多在那兒羈延時間；街頭流瀉着的惚忙的人衆，對你的懇求是龔的，對你的存在是瞎的——你要執拗着去追求結果是一陣臭罵了事的。他們有他們的事體，在他們之中沒他的存在，隨處都沒有他的地方——他的眼睛任隨轉到那一方去，這個事實都襲迫着他。一切物什對他都有那樣的表示：豪貴的第宅有嚴重的牆壁夫上銷的窗，地底室的窗戶都有鐵格；百貨駢真的大商家是鐵甲門把護着，有恒河沙數金銀財寶的銀行，一切都藏在鋼鐵庫裏。

後來有一天來了一次攸斐斯一生之中的惟一的冒

險。夜分已經深了，他是沒找到一夜的棧房錢。在下雪，他在外邊站得太久，一身都雪蒙了，冷透了骨髓。他是在向戲場的人羣裏做工作，闖到這兒闖到那兒，他倒滿想讓巡捕來把他拘引起去了。然而在他看見一位穿青服的巡捕，他又心驚胆戰起來，奔命的向橫街裏一跑，跑了兩三箭路。在他停腳時，他看見一位人向他走來，他擋着了他的去路。

“老板，對不住，”他用他照常的方式開起口來，“你肯賞我一筆棧房錢麼？我的手斷了，我不能做工，我包裹一文錢也沒。老板，我是一位誠實的工人，我在前是不曾乞討過的。老板，那不是我的罪過——”

攸斐斯照例訴述着要等到被人切斷他的話頭，但是這位人却沒有切斷，讓他說：說得幾乎斷氣。那人停了一下，攸斐斯突然看見他有點不能站穩的神氣。“你在說啥格？”那人突然的問，聲音是變的。

攸斐斯又更慢的，更清楚的把話重說一遍，他還沒說到一半，那人便伸出一隻手來放在他的肩上。“可憐的老伙計！”他說。“唉，你掙持不來嗎？”

他蹣跚的走向攸斐斯走了兩步，在肩頭上的手變成他頸子上的一隻臂膊了。“老朋友，我也掙持不住啦，”他說。“這是一個難纏的世界。”

他們是逼近一處燈桿的，攸斐斯瞥了那人一眼。他是一位年青人——還不上十八歲，有一個整齊的童子的面孔。他戴着一頂大禮帽，一件有皮領的闊綽的大衣；他很

表同情地向攸斐斯微笑。“我的好朋友，我也在過難關呢，”他說。“我的兩老太厲害了，不然我可以幫助你。你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我進了病院。”

“病院！”那青年人叫着，依然在甜蜜的微笑，那是太壞了！我的伯母坡利也是一樣——啊——我的伯母坡利也是在病院裏——她產了雙生子呢！你是怎麼的？”

“我是斷了一隻手——”攸斐斯又說。

“哦，”那孩子同情着。“那倒還好——你會好起來的。我倒希望有人打斷我的手呢，老伙計——你想。那樣他們或者可以把我待好一點——哦——你把我摺起來，老伙計！你想要甚麼？”

“我肚子餓了，老板，”攸斐斯說。

“餓了！你爲甚麼不吃東西？”

“我沒錢呢，老板。”

“沒錢！好，好——讓我們做朋友，老伙計——你剛好和我一樣！我也沒錢呢，——一文沒有！你又爲甚麼和我一樣不回家去呢？”

“我並沒有家，”攸斐斯說。

“沒有家是才到城裏來的人嗎。喂？好天，那糟糕啦！你頂好同我來——唉，那你來，和我同去，你可以有地方睡，有飯吃。家裏怪冷靜——一個人都沒有！老頭子到外國去了——伯比大哥在新婚旅行——坡利生了雙生子——每條鬼都走乾淨了！嚇——你不喝酒簡直沒辦法。只是一位

老罕牟立在旁邊——端起盤子來侍候你——看你怎樣吃！我每天是可以到俱樂部去的啦，喂，朋友。然而他們不讓我在那兒過夜，老頭子是命令過的——我每晚上便不能不回家。你聽見過有這樣的事情嗎？“我每天清早回來不可嗎？”我問他。他說，‘不行，要每天晚上，那是不許可的。’那便是我的老頭子——硬得和鐵釘一樣啦！他叫老罕牟也監視我，——還有下人們要探偵我——朋友，你說怎樣？像我這樣一位穩慎的——唉——真是好性情的年青人，他的老頭子不能放心讓他到歐洲去——嚇！——那不是羞恥嗎？而我要限於每晚上回家，丟掉一切的快活，啊！我現在在這兒——那就是這個原故了！我把克蒂丟了走開——唉——她在哭呢——老伙計‘你怎樣？我說‘克蒂央呀，讓我走了罷，——‘我回頭一早又來——我要走，唉，這責任叫我走的。再見，再見，我的至誠的情種——再見，再再見，我一的一至一誠一的一愛一人！’”

末尾的是在唱歌，那年青紳士吊着攸斐斯的頸子，他的聲音哀惋起來。長長的拖着。攸斐斯焦急地向周圍看，怕的是有甚麼人走來。但是他們依然是只有兩個人。

“但是我是來得真好，真好，”那年青反抗地又繼續着說。“我只要走，我——唉——我是能夠走的呀——我佛雷爹。約翰司看來倒是一位難于駕御的人！我說，‘唉不，決不，我也不要甚麼幫助，我自個回去——唉，你想幫助我嗎？你不以為我是醉了嗎？——我曉得你！但我並不像你那樣醉啦，克蒂央，’我向她說。回頭她說，‘真的，佛雷

爹乖乖，（她真聰明呢，她克蒂），‘但是我是不出門的，而你要走到冷的冷的夜地裏啦！’我說，‘乖乖‘你做一首詩罷。’她說，‘沒笑談呢，佛雷爹，我的乖乖。讓我們叫一乘馬車來罷，喲，你聽說些，——‘但是我能够自己叫馬車，你沒作弄我——我自己曉得做自己的事，你可以打賭！，哦，朋友，你說怎樣——你不想同我回家去吃一餐飯嗎？說來，沒遲疑，你就像一位好朋友一樣！你和我一樣背了時，我們是同病和憐；你的心真好——來，老兄，我們回家去把燈亮點起來，我們來大吃大醉，我們鬧，鬧得一個地轉天翻！我只要一住家裏我是可以隨便鬧的——老頭子的吩咐是那樣啦，啊，我的媽天！哼！哼！”

兩人手挽手地走下街去，那青年半昏沈地衝着攸斐斯在走。攸斐斯在想他怎做的好——他知道到人衆多的地方，他和着這位新伴同走，一定要被人注意，被人扣留着的。但只因天在下雪，所以過路的人都沒注意到有甚麼錯誤。

因此突然之間攸斐斯停止着了。他問道，“路很遠嗎？”

“不很遠，”那青年回答。“不過，你怕疲乏了罷？好的，我們坐車——你說怎樣？好！叫一部馬車！”

於是那青年緊緊的以一手握着攸斐斯，以一手在衣包裏面搜索。“你叫罷，老哥，我給錢，”他暗示着。“喂，怎麼樣呢？”

他便一手拖出了一大捲鈔票出來。那怕比攸斐斯有

生以來所見見過的鈔票還要多，他瞪目地釘着它

“你看很不少罷，唉？”佛雷爹少爺把錢玩弄着。“騙你一下的啦，老兄——這些都是小錢啦！老實說罷——只消一禮拜便會用得精光。我的老頭子吩咐過——不等到來月初一，那是一個錢也不給我的啦——唔，不給我一個錢的！真够使你發狂啦，今天下午我纔給他打了一個海底電報去——那也又是我所以要回去的原因。我的電文是說：‘行將餓學，念在門第——唉——賜我麵包。飢寒逼我，我將渡海相從。——佛雷爺。’那便是我的電文，唉，我的意思是說——我要逃學啦，天，假使他不送我點甚麼來。”

就依這樣的章法，那青年沿路囁啾着——在那時攸斐斯是興奮得發抖。他可以把那大捲鈔票奪來，在那少年還在昏曠之前他可以向黑地裏逃去。他該那樣做嗎？他再等待一下，又會有怎樣更好的事情出來？但是攸斐斯在一生之中從不曾犯過法的，現在他可躊躇了半秒鐘。自稱“佛雷爹”抽了一張出來，把其餘的又揣進褲包裹去了。

“喂，老哥，”他說，“你接着。”他拿着在他面前搖動。他們剛好走到一家酒店前面；借着窗內漏出的燈光，攸斐斯看出是一張百元的鈔票！

“你接受着，”那人又反覆說一遍。“你把馬車錢給了，剩下的你拿着——唉，我是不管事的！老頭子時常那樣說，老頭也曉得——老頭子是一位事務家啦。你要相信。‘對的，老頭子，’我告訴他。你開戲園，我來買票啦！’所以

他便叫坡利伯母監督我——唉——而現在坡利又進病院去生了雙生子，而我呢就得到自由！吡啦，那駕！你叫着它！”

有部馬車趕過；攸斐斯便跳去喊着，那轉了一個圓弧回來。佛雷爹少爺好不容易才爬上了車去，攸斐斯要想跟着上車時，那車夫喝着：“喂，你敢你！——走開！”

攸斐斯躊躇了，一半是帖服着；但他的伴侶叫出來了：“怎攪的？喂，你啥事體？”

車夫不敢作聲，攸斐斯便爬上車去。佛雷爹便把湖畔別邸的門牌告訴了，馬車便跑動起來。那少年背靠着攸斐斯，向他喃喃了一會：半分鐘間他睡熟了。攸斐斯坐着在發抖，在想着他到底還是拿不拿那一大捲紙票，但是，他是怕伸手進他伴侶的褲包裹；而且那車夫也會留心着他。他安穩地有那一百塊錢，他也可以滿足了。

有半點鐘光景馬車停住了。他們是到了湖濱；從東方有一有股冰風由凍結着的湖面吹來“好，到了，”車夫叫着，攸斐斯搖醒了他的同伴。

“哦啦！”他說。“我們到了啥地方？怎麼的？你是誰，唉？哦，是格，的確不錯！我是忘了你——啊——老哥！我們攏了家？唉！布魯魯魯——好冷！是的——到了——是到了我的家——唉——那總是這樣寒冷的啦！”

在他們前面聳立着一座龐大的大理石的堆積，那從街頭退進，佔領了廣袤一箭路遠的地面。借着街頭的燈光。

攸斐斯看出是尖塔，有大的破風，就中世紀的城廓一樣。他想那青年怕一定是弄錯了——他覺得是很難相信的，任何人都不會有一座家好像一間大旅館或者一座宮殿。但是他默默地跟着他他們手挽着手走上了長的石階。

“那兒有一個按扣呢，老哥，”佛雷爹少爺說。“你扶着我的手，我要找它！捉緊一點咧，喂——好，尋着了！救命菩薩！”

鈴子一聲響了，幾秒鐘後門便打開了來。一位穿着青色制服的人立着撐着門，他凝視着前面，就像彫塑一樣不動。

兩人眩於燈光暫時立了一會。接着攸斐斯便覺得他的同伴在拉他，他走進去，青色的自動機器把門關上了。攸斐斯的心臟亂跳起來；他做的事情真胆大——那是闖進了一座甚麼地方，他全不曉得的。亞拉丁(Aladdin)闖進了魔窟時，恐怕都沒有他那樣興奮。

他所立的地方是暗淡的；但他能夠看出一個大廳，有些圓柱向上面的暗處消逝了，一個大的階段口開在那遠遠的絕底。地板是大理石嵌花，平如鏡面，牆頭有種種奇異的形象浮出，交織在那光彩陸離的大絨氈裡，或者是從繪畫中輝耀出來，在薄明中呈出種種珍奇神秘的形態，或紫或紅或如金色，就像落日在濃陰的森林中燃燒。

穿制服的人徐徐的在他們背後移動；佛雷爹少爺揭下帽子交給他，其次把攸斐斯的手丟開。想脫大衣。試了兩三次得着下人的幫助纔成了功；在那時又來了一位漢子，

很高很壯。嚴肅得就和一位劊子手一樣。他一直向攸斐斯走去，他已經在畏縮着的，他不說一句話一把捉着他，把他拉到門口去。那時突然來了佛雷爹少爺的聲音：“哈米爾頓！我的朋友是和我一道的。”

那人停止着，一半放鬆了攸斐斯。

“你來，老哥，”佛雷爹說着，攸斐斯向他走去。

“佛雷德里克少老爺呀！”那漢子叫着。

“你去看那車夫——唉——那是給了錢的，”回話就是這樣。他便挽着了攸斐斯的手。攸斐斯是想說，“錢還在我身上，”但又自制着了。那穿制服的結實漢子向那人目示了一下，那出去照管車夫去了，他便跟着攸斐斯和他的少老爺。

他們走過了那大廳，接着把路頭轉了一下。在他前面是兩道大門

“哈米爾頓呀！”佛雷爹少爺呼喚。

“在，少爺？”那人回答。

“那餐室的門是怎樣的？”

“不怎樣的，少爺？”

“那嗎爲甚麼不打開？”

那漢子便去推開；在那昏蒙之中又是一種靈境。“上燈，”佛雷爹少爺命令着；那管事便把電扣一按，一股燦爛的燈光的洪水由上面湧出，把攸斐斯的眼睛奪了一半。他呆看着，漸漸的看出了一間大餐堂屋頂是圓的，燈光便從那兒倒瀉下來，四壁是一面大的畫圖，有泉本的女神森林

女神在百花爛漫的林地中跳舞——麥雅娜神（Dtana月神）帶着她的獵犬和獵馬從一條溪澗奔馳上來——一羣少女在林泉中沐浴——都是等身大的畫像，而且畫得逼真，那使攸斐斯以為是甚麼幻術，他是走入了甚麼幻境。接着他的眼睛又抹到堂中的長餐桌上，那台桌和烏木一樣的黑。金銀的食器在放輝光。桌的中央有一個彫刻的大碗，插放着燦爛的羊齒，紅紫的珍蘭，在那當中有暗藏着的電光照射。

“這便是食堂，”佛雷麥少爺說，“你喜不喜歡，喂，老哥？”

他總是要有句回話來應答他的，他靠着攸斐斯的肩頭，向着他面孔微笑。攸斐斯喜歡他這微笑。

“這個瘟地方要叫你一個人來吃飯啦”佛雷麥注解着——“瘟得和地獄一樣！你覺得怎樣呢，嚇；”回頭又有別外一種想法來了，他又說，沒有等待：“你在前——暗——怕從不曾看見過這樣的地方罷？喂，老哥？”

“不會的，”攸斐斯說。

“你怕是從鄉下來的——暗？”

“是的，”攸斐斯說。

“啊哈！我想是那樣！一位鄉下人是從沒有看見過這樣的地方的。老頭子高興帶他們來——不要錢——來看馬戲啦！他們回去便告訴他們家裏人。約翰司老人的地方——屠業主約翰司——牛肉脫拉斯的大王。那個老亡八，他都是用肥豬來建設的啦。現在我們曉得我們的錢是到

那兒去了的——而且他還有私人鐵道呢——嚇！不過，總算是好地方——值得一看！你聽見講過沒有，屠業主約翰司啦，喂，老哥？”

攸斐斯不自主地吃了一驚：對手的犀利的眼光是沒把甚麼看掉，他便追問：“怎的，唉？你聽見過嗎？”

攸斐斯勉強地吃格着說：“我在屠場裏替他做過工。”

“甚麼！”佛雷爹少爺大爺叫喊着“你？在屠場；好，好！怎麼說，真好！我們握手罷，老哥——喂！老頭子是在家——一定高興來會面的。老頭子很廣交遊——工人也好，資本家也好，趣味的團體也好——唉，都是一樣啦這個世界上不很有趣嗎，唉，老哥！哈密爾頓，讓我來介紹——這是我們家裏的友誼——老頭子的舊交——在屠場裏做過工作的啦。他來到我家裏過夜，哈密爾頓呀——我們要鬧熱一下。老哥，唉，足下叫甚麼尊名啦，我的朋友！請把你的姓名告訴我。”

“路德庫士——攸斐斯，路德庫士。”

“好朋友，魯德諾斯君，哈密爾頓呀——你握手。”

那威嚴的管家把頭埋下，但沒作一聲；佛雷爹少爺突然伸出一個着急的指頭向着他。“我曉得你的來歷啦，哈密爾頓——我可以放一塊錢來打賭！你以為——唉——你以為我是醉了！唉，是麼！”

那管家又把頭埋一下。“是的，少爺，”他說，佛雷爹少爺聽着便把攸斐斯的頸子緊緊吊着，大笑笑來，“哈密爾頓，你這老亡八，”他咆哮着，“你那樣暴慢，我要開銷你

的，你怕我不肯幹嗎！哈，哈，哈！我是醉了！哈，哈！”

兩人等着他笑完，又再看他會做出甚麼把戲。“你想做甚麼呢？，他突然問着。“你想觀光嗎，老哥？我來學學老頭子——引你四處去看一下罷？大廳堂——路易式的酒杯——路易式的家具——一套椅子值三千塊錢。茶廳——馬亮特納式——牧羊人舞的名畫——柳司德爾的——二萬三千！跳舞廳——露臺的元柱——唉——是外國來的——特種船——六萬八千！羅馬的望板畫——那家伙是啥名字呢，哈米爾頓——馬它通尼，馬加隆尼？其次是這兒——銀椀——本芬奴妥，采里尼——那瘟不死的意大利太公！還有這風琴——三萬塊，——喂，哈米爾頓，你彈一曲，讓萊德諾斯先生鑒賞鑒賞。哦哈——沒想到——完全忘記了——他說他肚子餓了啦，哈米爾頓——弄點夜飯來。只是——不要弄到這兒——弄到我上邊去，老哥——我那個地方很不錯。總之——要當心，沒在地板上滑倒。哈米爾頓，我們要弄點清淡的東西還要弄點小酌——沒忘了啦，啊。我們要喝一八三〇年的馬太拉。懂到嗎？，

“是，少爺，”管家說，“但是呢，佛雪德里克少爺，令尊大人的吩咐是——”

佛雷德里克少爺聽着，立地便把身子昂起來了。“我令尊大人的吩咐是交給我的——唉——不是交給你，”他說。接着便緊緊的捉着攸斐斯的頸子，蹣跚步出食堂；在路上又有一種想念起來了，他問道；“有甚麼——唉——海底電信給我的沒有，哈米爾頓；，”

“沒有，少爺，那管事回答。

“老頭子一定是在旅行拉。還有那雙生子怎樣了，哈米爾頓！，

“他們都好呢，少爺。”

“好的！佛雷爹少爺說；接又着熱狂的加上一句；上帝你祝福他們，那一雙小羔子！，

他們走上那大階梯，一步一頓的；走到那頂上時從暗影中有在水邊臨踞着的泉神向他們現示出來，那嫵媚嬌豔的姿態令人勾魂，肉是溫柔，血是生動着的一樣。上面是一座廳子，有圓形的屋蓋，各種房門開在那兒。管家在下面留了幾分鐘去吩咐，回頭跟着他們上來；這回他又按一個電鈕，廳中光輝耀爛起來了。他在他們面前開開一道門，於是又按了一個電鈕，在他們走進那房門的當時。

那是書齋的形式。正中一座紅木的台子，上面是書籍、吸菸的家具；壁上是大學的校旗，各色的萬國旗，郵片，照片，玩具——庭球棍，划坎諾衣的槳片，打哥爾夫的拐棍，打坡羅球的手杖。一個大麋鹿頭，角與角之間有六英尺，正對着反對壁上的野牛頭，有熊皮虎皮面在那打磨了的地板上。有睡椅，有梭發，窗邊的座位上有柔軟的靠枕，上有異樣的花紋；有一隻屋角上是配飾成波斯風的，一張大壁氈，一盞百寶蓮華燈。其外一道測門開向寢室，又其外是一個極清潔的大理石的浴池，那要管四萬塊錢。

佛雷爹少爺立着向周圍看了一兩分鐘；接着從隣室裏走出了一隻狗來，是一匹蠻大的布爾狗，那是攸斐斯有

生以來所曾看見過的最可憎恨的東西。那狗打了呵欠，口一張開就像一條龍的大口；他搖着尾爬走向那少年面前。“哈囉，杜威！”他的主人叫他，“你在這睡嗎，大狗兒？喂，喂——哦啦。你做甚麼？”（那狗在向着攸斐斯哼鼻子。）“喂，杜威——那是我的朋友，萊德諾斯君啦——是老頭子的舊交啦！這是萊德諾斯君，這是杜威元帥，好，你們握手。這家伙倒不錯呢——在紐育的賽會上他得着頭等的青巾帶——價值是八千五百元！你覺得怎樣，喂？”

說話的人倒在一架安樂椅上坐下去，杜威元帥便匍在他的脚下；他不再哼鼻子了，但他始終是釘着攸斐斯。他是清醒的，他這位海陸空軍大元帥。

管家把門關了，他便立在旁邊，每一秒鐘都在監視着攸斐斯。門外有腳步聲音了，他把門打開，一位穿制服的男子帶着一張疊折式的台面來，後面又跟着兩人，端着覆蓋着的盤餐。爲首的在調整台面時，兩人立着就像塑像一樣，等他一件一件的取出。是冷的肉饅頭，薄切的肉片，小麵包和去皮的牛酪桑得威齊，一碗牛乳桃膊（在正月時分），精巧的點心，桃紅草綠金黃雪白，半打冰凍的葡萄酒。

“這就是替你辦的！”佛雷爹少爺一看見了時便張皇的說。“來，老哥，動手。”

他便就起席來；侍者拔開一瓶，他接着酒瓶便傾了三杯接連吞下喉去。於是他又長嘆了一聲，他又叫攸斐斯坐攏去。

管家提了一張椅在桌對面；攸斐斯以為那是不要讓他去坐的；但後來那管家敦請，他又才曉得是叫他去坐，他惶恐地狐疑地坐下。佛雷爹少爺看見那些下人使他惶恐，他便向他們頷指了一下，“你們可以出去。”

他們走出去了，只剩着管家一人，

“你也出去罷，哈米爾頓，”他說。

“佛雷德里克少爺——”那人想要說話。

“你去！”少年憤憤地叫着。“你亡八，你沒聽見嗎？”

那人走出去了，把門關上；攸斐斯是很尖細的，他看見他把門上的鑰匙抽了，好從那穴孔中來窺伺。

佛雷德里克少爺又回到席上。“好”他說，“我們動手”攸斐斯狐疑地望着他。

“吃呀！”那少年又叫。加懷的吃，老哥！”

“你不吃甚麼嗎？”攸斐斯問他。

回答是“我不餓——只是口渴。吉蒂和我兩個喫了一些點心——你可以吃。”

於是攸斐斯便再不遲疑地動起手來。他吃，就像在使用着鐵割一樣，他一隻手拿着肉叉，一隻手拿着小刀；他的狼餐一動起手便是一個盡致，他差不多不息一口氣的便把各盤都一掃精光了。

“好厲害啦！”那少年看着他，真不勝驚佩。於是他把酒瓶向攸斐斯。他說：“你喝一點酒罷，”攸斐斯便接着酒瓶向口裏倒，一種形容不出來的天國的翻醞味倒下了他的

喉嚨，使他每一枝神經都感受着清涼，而全身都在歡樂中發戰。他飲到一滴無存之後，又才長嘆了一口氣“啊！”

“酒還不錯罷，啖？”佛雷爹說着，表示着滿腔的同情；他是靠在那張大安樂椅上，把兩手當着枕頭，在凝視着攸斐斯。

攸斐斯也凝視着他。那少年穿着極漂亮的夜會服，面孔很標緻——他本來是一位美男子，有清淡的金髮和安迭魯司(Ant'uons)的頭。他親密地向着攸斐斯微笑，又用他那無邪猜的口調敘述起來。這次他一口氣說了十分鐘，他是把他自己的家世向攸斐斯告訴了。他的大哥查理同一位可憐的姑娘發生了戀愛，那姑娘是扮演那“康察迦酋長”的一劇中的那“小明眸”的女優。他差不多快要和她結婚了，而他的“老頭子”才說要廢他的承繼權，他費了很多的錢把那種想像蹂躪，同時也蹂躪了那位，小明眸”的真操。後來查理便由大學退了學，他駕起他的汽車又和稍次一點的寶貝去蜜月旅行去了。“老頭子”又曾恫嚇過他的姊姊昂朵倫，說要斷絕父女的關係，姊姊是嫁給一位意大利的侯爵，那是有一長串官銜和無數決鬥的紀錄的。他們住在侯爵的城裏，或者倒是曾經住過，住到有一次那侯爵把早餐的杯盤來打她；她便打了海底電報來求援，老頭子就為這件事情去的。要看那侯爵的條件怎樣。因此他便留佛雷爹一個人在家裏，在他衣包才僅僅有兩千塊錢不足。佛雷爹是債台高積，而且情形很嚴重，他們想到後來萬一是無法得到一筆匯款，他打算讓他的“吉蒂央”

打電去，說她要嫁他，再看下文怎樣。

就那樣那愉快的少年談說着，談到他精疲力盡了。他向攸斐斯笑出他最甘美的微笑，便沈沈地閉着自己的眼睛。回頭他又把眼睛睜開來，又微笑一次，結局是緊閉着，忘記睜開了。

有幾分鐘光景攸斐斯一點也不動的坐着，看着他，委身在那香檳酒的奇怪的風味裏。他有一次把身子動了一下，狗便哼了起來；繼後他又差不多氣都不出地坐着——直到那房門輕輕的打開，管家走了進來。

他輕腳細爪地走向攸斐斯，向他蹙着額；攸斐斯站立起來，往後退，也把額頭蹙着。等他退到了牆壁，那管家逼攏來，把門口指着。他低聲的說，“你出去！”

攸斐斯躊躇着，向佛雷麥看了一眼，他是和緩地在扯着呼聲。“你亡八，你假如耍賊，”那管家噓着他，“我不等你走出門，要把你的面孔打成粉碎！”

攸斐斯又躊躇着只一瞬間。他看見“杜威大元帥”向那人的背後走來，微微地的哼着，做了那管家的後盾。於是他才轉身向那門口走去。

他們走出去沒作一聲，走下那返響着的大階梯，通過了那黑暗的大堂。走到前門他停止了，那管家逼近身來。

“舉起手來，”他稜視着。

攸斐斯向後退了一步，握緊着他好的一個拳頭。

“甚麼？”他叫；回頭又才曉得那家伙要搜他，他答

道：“我要叫你見鬼。”

“你是想坐牢房嗎？”那管家威駭着問。“我要叫巡捕——”

“你叫罷！”攸斐斯猛力的大吼。“但你在叫之前你不准把手伸到我身上來！我在你這鬼房裏沒摩過甚麼東西，你的鬼手也不許來摩我！”

那管家是怕把他的少老爺叫醒，他突然走上門去，把它打開。“你出去！”他說；等攸斐斯走過了那門道，他在後面給他猛力的一腳，把他蹴竄下那大石梯段，而在雪地上

25.

攸斐斯怒不可遏地爬了起來；但是門已經閉了，那龐大的宮城森然而聳立。於是寒風的冰齒又咬着他，他一轉身便放開脚步大跑。

在他止步時他已經走到了通常的街道上，他怕的是惹人注意。他儘管是受了那樣的侮辱，然而他心中依然快活而感着勝利。他是制了機先的！他時時把手伸進禪包，去探索那一百元的鈔票，那依然還存在。

然而他是陷於難境，等他一想到時，他是愈想愈感有天大的困難。他除那百元的一張鈔票之外是一分一厘也沒有的！他那晚應該找一個宿處——而他須得兌換小錢！

攸斐斯一面走一面費了三十分鐘來想這個問題，那是沒人可以幫助他的——一切要靠他自己動手。他要拿

到下榻處去兌換，那會要他的命——不等到清早他一定會被人搶去，甚至還要遭人殺害。他可以走到一家大旅館或者是停車場去要求兌換；然而他們一定會疑心，看見他一名花子爲甚有百元的鈔票？假使他要去，說不定會被巡捕抓去；那時他怎麼扯謊呢？明天佛雷爹，約翰司一發覺了他的損失，那一定會來找他的，而他一定會把錢失掉。唯一的別的方法他想是只好在酒店去試。萬一不能掉換， he 可以和他們兌酒。

他沿路走就去窺看那些地方；他走過好幾家都是塞滿着的——後來碰着一家只有一位掌櫃的在那兒，他突然決心着把手捏緊了一下，走進去。

“你能爲我掉換一張百元紙幣嗎？”他問。

掌櫃是魁梧的大漢子，一個牙巴就像一位鬥拳師一樣，鬍子是有三禮拜沒剃的。他凝視着攸斐斯。“你說的甚麼？”他返問。

“我說，你能不能和我掉換一張百元的紙幣？”

“你從那兒得來的？”那人疑心地問着他。

“你沒管，”攸斐斯說；“我是有一張，我要掉換。假使你能够，我便和你兌酒。”

那人愈見凝視得他緊緊的。“你把我看看，”他說。

“你能兌換嗎？”攸斐斯在衣包中緊緊的捉着又問。

“我怎曉得你那是真是假啦？”那掌櫃回答“你把我當成一個啥東西的啦？”

於是攸斐斯便慢慢的留心的挨近他；他把鈔票拿出

來，翻來覆去的弄了一會，而那人隔着櫃台含着敵意的望着他。繼後他交過手去。

那人接到手去檢驗；他用指頭來撿，提起來照光，翻過來，又倒過去，又看側邊。那是新而頗牢實的，那使他懷疑。在那時攸斐斯就像一匹貓子一樣看着他。

“唔，”他最後說一聲，而他凝視着攸斐斯，在估量他——一位藍縷發奇臭的乞丐，身上沒件外套，吊着一隻斷手——而有百元鈔票一張！“你想買甚麼嗎？”他問。

“是的，”攸斐斯說，“我想買一杯啤酒。”

“好的，”那人說，“我和你免。”他把鈔票揣進衣包裏去了，倒了一杯啤酒，放在櫃上。回頭他向錢櫃去，把五分錢的機鈕按了一下，從抽斗中把錢取出來。最後他當到攸斐斯面前數出——兩角，一個兩角五，一個五角。“好，”他說。

攸斐斯等了他一秒鐘，希望他還有錢數出來。“我的九十九塊呢？”他問。

“甚麼九十九塊？”那掌櫃的返問。

“我的找頭！”他叫着——“我一百元的零頭！”

“你走罷，”那掌櫃說，“你真發了瘋！”

攸斐斯兇猛的看着他。立刻有恐怖來捉着了——黑色的，使人麻痺的，兇惡的恐怖，緊緊抓着他的心臟；接着是來了一股怒氣，就像撼地而來的一股黑潮——他大聲的吶喊，捉着那杯子便向對手打去。那人把頭一埋，只爭半寸光景，杯子飛過去了；他又抬起頭來對着攸斐

斯，他以他一隻獨手想撐上櫃台，那人當面給他一拳便仰倒下地去。接着等攸斐斯爬起來，要轉向櫃台後邊去，他破開喉嚨的大叫：“救命呀！救命呀！”

當他跑的時候攸斐斯從櫃台上捉着一隻酒瓶；敵人向他跳來，他用盡全身的力量向他投去。那剛好擦過了他的頭，打到門上，打成粉碎。於是攸斐斯又躍起衝上前去，那人正立在酒店的中央。這時他怒得發昏了，連酒瓶都沒有拿，那正是敵人所期待着的——他半途迎頭上來，剛好在眉間給攸斐斯一鐵拳打得一突坐。回頭滑門梭開，有兩個人衝進來——正當攸斐斯又站立起來，滿口大罵着，想扯破他斷了的一隻手的綑帶。

“當心呀！”掌櫃的叫着。“那家伙有一把刀！”接着，看見那兩個人也有援手的意思，他又再向攸斐斯衝去，把他無力的抵抗封鎖着，又打他一突坐；三個人便跳上去，拳腳交加地打得他在地上亂滾。

再隔一秒鐘一位巡捕衝進來，那掌櫃的又吶喊一聲，——“當心他有刀在身上！”攸斐斯一半是跪在地上打，巡捕一看見他，便撒臉給他一棒。那一棒雖然打得他踉蹌，但是野獸般的怒火又衝動着他，他喘着氣又站立起來。回頭又是一棒，那正打到他的腦袋，他就像一棟木材一樣倒下去了。

巡捕把手棒支着亢在他的身上，等他再起身來；在這時掌櫃站起來，把手放在頭上。“我的救世主！”他說着，“我以爲那一下是被他幹了。他斫傷了我嗎？”

“倒沒看見甚麼啦，傑克，”巡捕說着。“他是怎麼一回事？”

“吃得爛酒了。”那掌櫃說，“一個獨手獨腳的家伙——不過他幾乎把我陷在那櫃台下面去了。畢里，怕最好叫一部馬車罷。”

“不要，”警官說。“我覺得，他不會再打你的——他只消走一箭路就行了。”他把手扭着攸斐斯的領子，撞他。“喂，你起來！”他命令着。

但是攸斐斯沒動，掌櫃的走到櫃台後面去，把那百元鈔票藏好在一個安全的地方之後，他倒了一杯水來潑在攸斐斯的臉上。攸斐斯又才微弱地開始呻吟，巡捕把他拉起來，拉出了酒店。拘留所就只消轉一個街角，幾分鐘後攸斐斯被投在牢裏。

他人事不省地在那兒睡了半夜，後來又才在痛苦中呻吟起來，頭痛得發昏，喉渴得要命。他時而大喊着要水，但也沒人管他。在那同一座的警署中有別人也是同樣的頭痛口渴，在芝加哥全市更不知道有好幾百，在美國全國更不知道有好幾萬，任你是誰，誰也沒人管你的。

清早，攸斐斯得到了一杯水和一片麵包，回頭便丟進護送車，送從鄰近的公堂。他和二三十個人同坐在一室裏，等候自己的輪次。

那拳術高明的掌櫃也叫了來過堂。他宣了誓，陳述了出來。夜半過後犯人進他店裏來喝酒，已經是吃得爛醉的，他叫了一杯啤酒，拿出一塊錢的紙幣來付賬。我給了

他九角五分錢的找頭，他要問我再給九十九塊，在原告還未回話之前，他便提着酒杯打來，接着又投了一個酒瓶，把酒吧幾乎打得一個稀爛。

接着是犯人宣誓——真是一個可憐的形狀，衣裳又襤褸，頭又沒剃，一隻斷手吊着骯髒的綑帶，一頭一臉都是傷痕血跡，一隻眼睛打得紫黑，腫來不能睜開。“你自己有甚話說？”判事問他。

“大人，”攸斐斯說，“我進他的酒店問那人能不能找補我一張百元的鈔票。他說只要我喝一杯酒便可以。我便把鈔票給他，他不把找頭給我。”

判事疑惑地凝視着他。“你給他一張百元的鈔票！”他喝着。

“是的，大人，”攸斐斯又說。

“你從那兒得來的？”

“是一個人給我的，大人。”

“一個人？甚麼人，爲甚給你？”

“一位年青人，我在街上遇着的呢，大人。我向他討錢。”

旁聽席中有嗤嗤的笑聲；捉着攸斐斯兩手的警官把手放了來掩着自己的微笑，而判事微笑着並沒加以掩飾。

“那是真的呢，大人！”攸斐斯情急的發叫。

“你昨晚上討了錢又喝醉了酒，是不是？”判事問他。

“不是，大人——”攸斐斯抗辯着。“我——”

“你一點都沒渴嗎”

“甚麼，大人，我是——”

“你是甚麼？”

“我是喝了一瓶甚麼——我不曉得那是甚麼——有點燒口的——”

庭中四處又起了一次笑聲，判事一抬起頭來，把額頭一蹙，便突然停止着了。

“你在前受過拘留過嗎？”他突然的問。

這個質問把攸斐斯着難着了。他吃格着，“我——我——”

“你要說出實話！”判事嚴厲地命令着。

“是的，大人，”攸斐斯說。

“多少次？”

“只有一次，大人。”

“因甚事體？”

“因為把工頭兒打了，大人。我是在屠場區做工，他是——”

“好的，”大人說；“我已經明白了。你假如不能自制，你今後應該不要喝酒。十天和庭費。第二案。”

攸斐斯發出絕望的悲鳴，但突然又被扭着他領子的巡捕扼止着了。他從法庭裏被推送了出來，和一些判決了的囚人投進一間室裏，他在那兒因為過於悲憤，就像一位小兒一樣，坐着痛哭起來。巡捕和法官把他的話和掌櫃的比較起來就像是沒有說的一樣，他真是覺得奇怪；可憐的攸斐斯他不知道那酒店老板每禮拜是要捐給巡捕五塊

錢，好讓他在禮拜日開門，而得到一般的便宜的——他也不知道那拳鬥大家的掌櫃正是那兒民主黨首領的最所信賴的爪牙之一，才不幾月前他幫助了判事以破紀錄的票數當選，戰勝了那一些帶羊皮手套的改良家。

攸斐斯第二次又被送到布來得惠爾。在他的混打之中他又把他的腕打傷了，所以不僅不能苦工，而且還不能不找醫生。他的頭他的眼便都纏縛了起來——所以在他到來的第二天他是完全變了相的，他走進運動廳去遇着了——傑克，都頑。

那青年看見攸斐斯快活得幾乎跑去抱着他。“哦啦天，你這不是，臭鬼阿三，！”他叫道。“怎的——你被臘腸機軋倒了嗎？”

“不是，”攸斐斯說，“我是在鐵路工作上遭了難，又打了架火。”於是等到別的囚人都聚集攏來了，他談到他的奇緣；大部分的人都不肯相信，但是都頑知道攸斐斯是絕對編不出這樣的假話的。

“你真受了災難啦，老兄，”衆人都散去了之後，都頑對他說，“不過你又算長了一番經驗。”

“我自從前回看見過你之後我倒得了不少的經驗呢，”攸斐斯淒涼地說。於是他便說明他在夏天是怎樣的過活，照俗語來說是怎樣去“活潑了一下”。“你呢？”他隨後又問。“你自從那時便丟到這兒來了嗎？”

“哦，決是不！”那都頑回答他。“我是大前天才進來

的。“我由警官捏造的罪名被捕，這回是第二次了——我運氣不好，賠不出他們的罰款。攸斐斯，你不想和我一道離開支考哥嗎？”

“我沒地方可去呀，”攸斐斯悲觀着說。

“我也一樣沒有的，”對手輕輕的笑着回答他——“但是我們要等一下，等出去再說。”

在布來得惠爾中攸斐斯差不多沒遇着前回在獄的一，但他這回又遇着一批新的，或老或少，和從前的正是人個模型。那就像打到岸頭的波瀾一樣；每次雖是新水，而總是一樣的波紋。他在他們裏面走動和他們講話，有些頂大的罪犯便誇講着自己的威光，比較弱的，或者比較年輕的沒經驗的人便圍在他們周圍，欽佩着洗耳傾聽。前回他在這兒的時候，攸斐斯是只想着自己的家庭的；但是現在他是自由自在地聽着他們說話，而覺得自己是他們之中的一人了，——他們的觀點就是他的觀點，他們在世上生存的遺路便正是他將來所想走的道路。

所以當他從監裏放出時，他身上沒有分文，便一直去找傑克·都頑。他是以十分的謙遜和謝意去的；因為都頑是一位紳士，而且是一位專門名家——而他自己本是一介的工人，他甚且還做過流氓和乞丐，那是不可以和他分庭抗禮的。攸斐斯不理會他自己能夠怎樣的幫助他；他也不理會像他自己那樣的人——他那樣的一飯千金知恩必報的——不僅在罪犯子，在是在一般的級階中都很少見。

攸斐斯所訪問的住們是猶太人區域的一間屋頂樓

房，是一位小巧的法國姑娘的住家，那都頑的情婦，她是一天到晚都在縫鞋，夜裏便靠着賣淫營生。她告訴攸斐斯，說都頑到別處去了——因為警察太嚴，他現在是留在那兒。新的住所是一家地底室的蝸居，那屋主說他不知道有甚麼人叫都頑；但是等他和攸斐斯問答了一番，他才把他引到後門的梯口，那是通向一家當舖的後部的“要塞”，那兒有好幾間藏身的房間，都頑是在那裏面的一間中藏着的。

都頑看見他來真是高興；他也一錢沒名，他說是正在等攸斐斯來攔助他找一點的。他說明了他的計畫——事實上他是費了一天工夫把都市的罪惡世界爲他友人指明了出來，指教他怎樣去營求一個生活。他又只一隻手，警察又很嚴，在那一冬之中地一定很吃苦；然而只要他留心，在未被他們發覺的期中，他是安全的。這兒是漢松“爸爸”的家（他們是這樣稱呼那窩戶的老頭子的），在這兒很安全，因為漢松“爸爸”是“方正的”——只要付錢他總保護你，警察要來他在一點鐘前便給你通知了。當舖的主人，羅生施太爺，你無論甚麼東西他都以三分之一的原價給你買，而且要保管一年之後再賣。

房中的碗廚裏有一架煤油爐，他們弄了一些晚飯來吃，夜裏十一點鐘時分他們從一條間道一同走出，都頑帶了一管手槍。他們走到了一處公館的區域，都頑跳上去把街燈熄滅了，兩人便躲進一家門道的夜陰裏，靜靜的藏着。

不一會走過一個人，是工人——他們讓他走過了。其次隔了好一會又來了一次很沉重的警察的脚步聲，他們閉着氣讓他走過去。雖然凍得半死，他們嗣後還等了足足二十五分鐘——那時又來了一次脚步聲，走得很活潑，都頑向攸斐斯知會，等那人過身時他們起來。都頑都跟影子一樣輕腳細爪地偷出去，只隔一分鐘攸斐斯聽見一聲打撲，又有沉悶的叫聲。攸斐斯只隔幾步路在後面，他一跳上前去封着了那人的口，都頑便封着了那人的手，他們是約好了的。但是這家伙是一位草包，看看便有要倒的神氣了，所以攸斐斯便僅僅捉着他的領子，而都頑便腳快手快的搜他的衣包，——起初是外套，其次是上衣，其次是坎肩，裏外都搜得一個乾淨，把內容轉進自己的衣包裏。後來他又捫過了那人的手指和領帶，都頑低聲說：“完事了！”他們把那人拉進夜陰處，丟在那兒。於是兩人便各自分途，很快的走開。

都頑先回到寓處，攸斐斯回來時看見他在檢點“贓物”。是一架金錶，有金鍊子和裝飾；一隻銀的鉛筆，一個火柴匣，一把小錢，最後是名片篋子。這篋子都頑火速的開開來——有信有紅票有兩張戲場券，而最後在背柙裏是一疊鈔票。他數出來——二十元票一張，十元票五張，五元票四張，一元票三張。都頑才安心的嘆了一口氣。他說：“我們可以過活了！”

檢驗了好一會，他們把那皮篋和它的內容，只是除掉了鈔票，通同燒掉了，錶鍊上裝飾着的一張小姑娘的像片

也燒掉了。於是都頑把鑊和其他的東西拿下去當了十六元回來。“那老烏龜說鑊是鑊金的啦，”他說。“自然是假話，但他曉得我是要錢的。”

他們把贓分了，攸斐斯得到他自己的一份是五十五塊和一些散錢。他抗議着說那未免太多，然而對手總要和他平分。都頑說：這一次運氣還好，在通常的平均數之上。

他們到清早起來，攸斐斯被遣出去買報；犯罪者的快樂之一是犯了罪後看報上登的消息。“我在前是有一位火伴，他時常賣報，”都頑說，一面笑着——“後來有一天他讀到報上載着在他殺死了的受害者的身上，在坎肩的裏面懷包裏還剩下三千元，他便不再看報了。”

報上在社會欄內把盜災的詳細情形差不多登了半面——報上說在鄰近顯有夥盜猖獗，本週中已出現三次，這真表現得警察的無力。被難者是一位保險公司的勸誘員，損失了不屬於他的錢一百一十塊。他的姓名是綉在襯衣上的，不然會認不出他是甚麼人。強盜打得他太重，他是起了腦震盪；而在他被發現時也凍得半僵，右手的三個指頭或者會失掉。那高明的新聞記者還把這些消息通同去報道了他的家族，他敘述出那家族接受消息時是怎樣的情形。

因為攸斐斯是初犯，這些詳細的記載自然使他起了些內咎；但是都頑冷冷地發笑——犯賭的事情是這樣，那是沒有辦法的。隔不久攸斐斯便會泰然起來，他會覺得和在屠場裏搥牛不相上下。他說，“那不是你死便是我活，但

是我說，我們死的時時總多。”

“可是你，”攸斐斯反射地說，“那人並沒干犯我們啦。”

“他總是拚命的干犯了別人，那倒可以保險，”他的朋友回答他。

都頑已經和攸斐斯說明了，像他們那一種行道的人，一被發覺了，便始終要受警察的招呼的。所以攸斐斯最好是藏着沒出去，不要在外面和他一道。然而攸斐斯藏不許久便厭倦了。有兩禮拜來景他覺得強健了起來，可以用自己的手了，他便再也不能忍耐了。都頑自己是有一些工作在手裏的，他和各方面串通了起來，把他的情婦，那小巧的法蘭西姑娘瑪利，引來和攸斐斯同住；但就是那樣他也不能再支持，結果是不再費唇舌，都頑便把攸斐斯引出去遊遊酒店和遊戲場，那些地方是重罪犯人和綁票擄上的人出沒之所。

於是攸斐斯便得以觀光到支考哥的高等犯犯的世界。爲大產業家的寡頭政治所佔有着的這座都市，名義上是爲人民所支配着的，所以在這權力的授受上便有一樁賄賂的大組織的必要。一年春秋二季的選舉，有數百萬的金錢由產業家供給出來，由這項大軍隊；會使用開，聘請消說家，有音樂，有花砲，有酒宴，有各種印刷物的分配，幾萬的投票便由現金購買。這項賄賂的大軍不消說是要年俸來支持的。領導者和組織者們直接是由產業家供養

——就由賄賂得到市會議員和立法委員的位置，以運動費的力量得到黨內的要差，於月薪的名義之下充當顧問和社會公用律師，或者是靠着工作當交易所的董事，或者是靠着部下當工會的老板，或者是靠着廣告當報紙的董事或主筆。但那全部的官佐士兵，那是靠市來供給，或者直接任民衆上生活。這兒有警察的組織，有消防隊的組織，有水道的組織，和那全市政的職員表，下而最下級的公家童僕，上而一市的首領市長，都是那賄賂的大軍；在這些之中還有位置不下的人那便有罪惡公行的世界，那兒公然的認可着拐騙，要欺，豪強，佔奪。法律是禁止禮拜日賣酒的：這把酒店主人移交到警察的手裏使兩者之間適當的調和了起來。法律禁止私娼；這是使那些“太太”連成一致行動。賭博場和球場也是一樣，一切干預着“賄賂”的男女凡願意獻納一部分的人都是一樣：博徒，仙人跳，扒手，小偷，贓物販子，賣壞牛奶壞水菓瘟肉的販子，不衛生的鷄茅店主人，假充的醫生大利盤剝，乞丐，大道行商，拳鬥打賭，賣力殺人，競馬行頭，皮條客，白奴買賣，小女誘拐。諸如此類都結成一團，和政客巡警之類的東西是同胞兄弟；甚至於很有時候他們是一手包辦——警察廳長同時是一家窑子的龜頭，黨國要人便是一家酒店老板。有名的“新記丁克，”或者“約翰澡堂”或者其他的酒店主人，都是支考哥的極黑暗的魔窟經營者，而同時也是市會的“白狼”，他們把市街分割與產業家們；平時以作奸犯科的博徒痞棍爲自己的爪牙，利用一些黑搨綠搨把全市弄

成一個恐怖世界。在選舉期中這些罪惡的各種勢力便成爲一個勢力；全分區的投票他們可以操縱到九分九厘，只要一點鐘的工夫他們便可以把形勢改變。

一個月前攸斐斯差不多是要餓死在街頭的；而現在由魔術的鑰匙的力量他突然走進了一個世界，那兒錢財快樂一切都是自由。他由他的朋友介紹給一位名叫哈羅郎，綽號“山羊”的愛爾蘭人，他是一位黨員，一切內幕都是明白的。這人和攸斐斯談了一下，便告訴他說，他有一件小事情須得一位像工人的人來幹，那很容易找錢；但那是一件私事，須得保守祕密。攸斐斯表示他自己適當，那人在那天下午（那是禮拜六）把他引到一個地方，那是工人們在那兒領薪的。攸斐斯照着他的指示走去，頂充一個名字叫“米海爾，奧佛黑迭，”便領了一嚮薪金，他拿着轉一個彎去交給哈羅郎，他是在一家酒店裏等着他的。回頭他又去，頂一個名字叫“約翰，緒米德，”第二次是“塞吉。雷鳩捏次克。”米羅哈給了一名單的想像的工人，攸斐斯便每人都去騙得一包薪水。爲這工作他得到五塊錢，告訴他叫他每禮拜都可這樣做，只要他不洩漏。攸斐斯是很能保守祕密的，所以不久他便得到“山羊”哈羅郎的信任，他又轉被介紹給別人，作爲是可靠的朋友。

這項交際對於他又發生了別的效用；不久之間攸斐斯便明白了那所謂“貪綠”的意義了，那剛好就是工頭兒孔諾爾，拳鬥師的那位掌櫃，所以把他投進了獄裏的原故。有一天晚上有一次舞蹈會，那是爲“獨眼龍拉里”開

的，這人是一位跛子的四絃琴師，在克拉克街的上等的大私娼家裏周旋的，是一位滑稽家，廣有交遊的人物。這舞蹈會是開設在一家很大的跳舞廳，這是一個機會，凡是市裏有力的流氓痞棍今天要鬧得一個天昏地暗。攸斐斯出了席，醉得一個半狂，他爲着一位姑娘便和人口角起來；他的手是已經好了，他便想一打天下太平，打到後來被抓去關在拘留所裏。拘留所是連門道都塞滿了的，而又滿是叫花子的臭味，所以攸斐斯便不耐煩在那兒過夜，他送話給哈羅郎，哈羅郎便去會那一區的老頭子，在早上四點鐘攸斐斯便得到電話通知，保釋出獄了。那天上午他受審的時候老頭子已經去會了那法庭的書記，說攸斐斯，路德庫士是一位正派人，只是稍稍喝多了酒；所以攸斐斯便只受了十元的罰金，而且那罰金還是“猶豫”的——那是他暫不交出，假使將來沒有人告發他他可永不交出。

在攸斐斯目前所共同生活着的人們中，金錢的標準和屠場區的工人們是完全兩樣，然而奇怪的是他這時比做工人時還少喝酒。他沒有從前那樣的疲勞和絕望的教唆；他現在是有些工作在手裏，是在鬥爭詩的。他不久便覺得只要他關照着自己的周圍，他隨時都有新的機會；而他本來是一位活動家，他不僅自己少喝酒，連他的朋友，那太和酒色打交道的，他都要干涉。

一事又轉生別事。在攸斐斯會着“山羊”哈羅郎的那家酒店中，有一天晚上他和都頑兩人坐到夜深了，有一位“鄉下老”（那是進城來買貨的商人）進來，吃得已經有

點半醉。除掌櫃而外酒店中並無別人，當那人出去時，攸斐斯和都頑便去跟他；他轉過街角，走進了高橋鐵道和一座空房子的夜陰裏，攸斐斯一步跳上前去，掙出一管手槍在他鼻下，都頑便把他帽子拉下去罩着了眼睛，用輕快的手搜那人的衣包。他們得到他的錶和他的“荷包”，不等那商人叫出之前，便又轉過了街角走向酒店裏，掌櫃是知風色的，把地窖的門打開，他們消逝了。由一條間道又走進鄰舍的私娼家裏。從這兒的屋頂有三條路可以通到外面的同樣的地方。由這些門徑任隨那一家的客人遇着有巡捕追跟的時候便可以脫逃；當然爲保護姑娘起見這些連絡也是必要的。幾千的女人看見報上的廣告“招女僕”“招女工，都跑到支考哥來，結局才被一些萬惡的薦頭行通融到魔窟中受着監禁。大抵是只要剝掉了衣裳，她們便會服從的；但有時也須得用“醉藥”或監禁幾個禮拜；在這期中她們的父母會電知警察，或者親自來質問爲甚沒有着落。有時爲滿足他們起見，那是要讓他們親自來檢查他們的女兒所曾踐履過的地點的。

因爲得他在這一件小工事上的幫功，那掌櫃從那兩人奪來的一百三十元中得到二十元；這不消說便把他們結成了朋友，幾天之後，他爲他們介紹了那位矮小的猶太人哥德伯格，他是那私窩戶的龜頭之一，他們那晚所藏匿過的地方。喝不幾杯酒那哥德伯格便帶着幾分躊躇的意思談出他爲他最漂亮的一位姑娘怎樣和一位專門迦假牌的人口角，那人打了他的牙巴。那家火是一位支考哥的生

手，假使他在那一天晚上被人打破腦壳，那是沒人管的。攸斐斯在這時候怕很高興去打破那支考哥市中一切博徒的腦壳的，他問道打破了之後會怎樣；聽他這一問那猶太人便更加親密起來，他說他得到了一些新奧爾倫司的競馬場的黑幕。他是直接從警察區長聽得來的，那區長在微賤時是曾經被他救過的人，他和那馬主們組織了一個大新幾克特。都頑是一提便醒的人，然而攸斐斯便完全不明白競馬的情形，不等到別人爲他說明，他不知道這樣的一個機會的重要。

支考哥有一個蠻大的競馬托拉斯。他們每州都有競馬場，每州的立法部都是由他們支配着的；他們甚至有大的機關報，製造輿論——全國中怕沒有勢力可以和它對抗的，假使它不是一座賭場托拉斯。他們在全國中建設有宏大的競馬場，用着沒大的資本把民衆誘來，於是便組織着一個大規模的賭博，每年他們由那兒騙取去好幾千萬塊錢。競馬在前是一種遊戲，然而在現在是一種商業了；一條馬可以加藥工，可以醫治，可以減練，可以過練，隨時都可以使它倒——或者是它的步調可以由鞭子的一提便被打破，那在一般的觀客看來以爲是拚命地要叫它努力前進。像這樣的門頭真是詭計多端；有時是馬主那樣做去弄錢，有時是練馬的人和騎手，有時是局外人，他買賄了他們——但大部分是那托拉斯的領袖們。例如目前他們在新奧爾倫司要舉行冬季賽馬，一個新幾克特便每天都有日程發出，它的支店便在北部諸州去擷取賽球房。

消息是在每次賽馬之前趕着用暗號用長距離電話打的；有誰能夠探聽到這個秘密的那立地會得一筆大錢。那矮小的猶太人說，假使攸斐斯不信，他可以去試——他們明天便可以到某一家賭場去，去試驗一個明白。攸斐斯大有意思，都頑也是一樣，所以他們便到了一家高級的賭場，那是一些買辦和商人賭博着的地方（在私室裏是有社交婦人的），他們每人都出十塊錢賭着一匹馬名叫“黑美人”的，一舉便得到勝利。到得了那樣的一個秘密，他們自然得到了一筆大錢——但是第二天哥德伯格告訴他們說那干犯了他的博徒得到他的風聞，已經逃走了。

買賣是有昇沈和盛衰的；但這兒也正是生活的常軌，不是出獄，便是入獄。四月初頭要舉行市的選舉，那是說對於一切賄賂的機關正是蕃榮的時候。攸斐斯時常在地底室，賭場，私窩裏徘徊，遇着那兩大政黨的勸誘員，從他們的話頭中得以了解得那項賭博的一出一入，他把詳細的情形都聽到耳裏，覺得到選舉來時他也可以來幹點事體。綽號山羊的哈囉郎是一位民主黨，所以斐攸斯也就成爲一位民主黨了；但他並不是恨共和黨——共和黨裏也有些好朋友，聽說這次來的選舉更要出一筆大錢。在前回的選舉，民主黨每票三元，共和黨是四塊；山羊哈囉郎有一晚上同斐攸斯和另外一人在打骨牌，那人告訴他，哈囉郎在前經手過一項工作，是要運動一團三十七人的新移民的意大利人投票，那人說他遇着一位共和黨的運動員也

是以同樣的目的來的，他們三人便定好一個交易，怎樣的把那羣意大利人分成兩半，每人給了他們一杯啤酒，而他們三人私下把錢分了！

嗣後不久，斐攸斯覺得那雜亂的犯罪行爲未免危險而易破滅，他便想改行轉入政治活動。剛好在那時又起了一次輿論的大沸騰，那是攻擊警察和犯罪者私行勾結的。因爲那犯罪上的賄賂是另外一件事，那和產業家是沒有直接關係的——那可以說是警察一方面幹的“枝線”。公開的賭博和婦女買賣那是使“商務”繁盛的，但是強盜和剽劫那却不然。有一天晚上傑克都頑在一家洋服店裏偷破金庫，他在當場被一位更夫捉着，交給了一位警察，那警察適逢其會是都頑的朋友，便公然便讓他逃走了，這樣的事情爲新聞記者所探悉，便在報上嘩噪起來，結果是都頑該受逮捕，他在危機一髮之中才勉強逃出支考哥去了。

就在那件事情之後，攸斐斯偶然被介紹到一位名叫黑拔的人，那人他立地認出便是布隆公司的那位更夫，那是使他成爲美國市民的人，在他初到支考哥的那一年。黑拔也高興這場奇遇，但他不記得攸斐斯——因爲他那時是和不少的新來人打交道的，他說。他和攸斐斯同哈囉郎同坐在一家跳舞場裏，他們彼此交換經驗，談到了半夜過後的一二點鐘。他的話很長，說他怎樣和他那部的監督口角，他現在怎樣成了一位通常的工人，而同時也是一位忠實的工員會。但這和監督口角的話是做作，事實上黑拔是在工會裏做偵探，每禮拜由屠業主那兒在領二十元的薪

水，這在幾個月以後攸斐斯才明白了的。那人說，像一位工會員的口吻說，屠場現在是已經煽動得要沸騰了。屠場區的工友們實在是忍到忍無可忍，每個禮拜都像有一次同盟罷工快要爆發的一樣。

在這節談論之後他向攸斐斯問了一些，繼後隔兩天他來會他，提出一個有趣的條件。他說，他雖然不能說定，但他以為他可以保他得一筆正規的薪水，只要他回到屠場區去依照着他的吩咐做，而保守祕密。黑拔——綽號叫“雜木”的黑拔——他是那屠場區的民主黨的大工頭兒埋克，施古里的一枝右膀；在方來的選舉中是有一件特殊的情形的。有一位富豪的釀酒家，那是住在那區境的大街上的；他希望一個大徽章和市會議員“老爺”的徽號，他向施古里提議，可否舉他為議員。這位釀酒家是一位猶太人，是沒頭腦的。但他是無所謂的人，他很願出一筆很大的費用。施古里接受了這個提議，又把一個條件提向共和黨去‘他是不能保定他能不能駕御那位猶太人，他也不願意要讓他得到甚麼機會：她讓共和黨指名一位施古里的朋友。雖然曖昧但很溫和的人。那人現在是在亞緒朗德路的一家酒店的地下室中開設着投棒勝負的，施古里可以用猶太人的錢來替他運動選舉，讓共和黨得到名譽，那比他們用別的方法所能得到的還要佔便宜。但這來年選舉，施古里自己又要出馬的時候，共和黨人要不立競爭選舉者以為報酬。這個條件共和黨人立地便接受了；但是棘手的是——黑拔那樣說——共和黨的人都是笨伯——施古

里是屠場區的王，你一個人要去當共和黨的自然笨伯，共和黨人不知道怎樣工作，民主黨的工人不消說又不同，民主派的戰哄掃的歷歷諸公，誰個肯公然去支持一位共和黨呢？但只這點還不算什麼難事，另有一種情形是屠場區的政治運動的傾向近一兩年來大有進展，有一種新的團體突然出現了。那是社會主義者，雜木頭黑拔說，那是一羣惡魔。這“社會主義者”一個字使攸斐斯連想起來了一位人物來，是那可憐的矮小的侏摩丘士，他自己說他是一位社會主義者，在禮拜六的晚上他定要和一兩位朋友扛着一個洋鐵箱到街頭去演說，把自己的喉嚨吼嘎。侏摩丘士曾經向攸斐斯解說過，想勸誘他，但是攸斐斯是沒有想像力的人，他從不曾完全了解；在目前他是很滿足他的同伴的說明，說那社會主義者是北美合眾國的仇敵——你用金錢不能買收，他和任何的團體也不合作。埋克，施古里依他近來的經驗為這事情是很担心的——屠場區的民主黨滿不高興要送一位大有錢的資本家來做候補者，你要叫他們去選舉共和黨的人，他們便說與其舉一位共和黨的痞子倒不如舉一位殺人放火的社會黨好些，所以在這兒剛好有一件事情讓攸斐斯來顯身手，雜木頭黑拔說明着，攸斐斯在前是一位工會的會友，他在屠場區誰都知道是一位工人，他一定有好幾百人的相識，他從來也沒和他們談過政治上的事情，所以他現在就出來做一位共和黨員也不會引草別人的疑惑。能够担任這項事務的人，他有成箱成籠的銀錢使用，攸斐斯可以信賴着埋克施

古里，他是從不曾賣過朋友的。到底是要怎樣做的啦？攸斐斯帶着幾分疑惑地發問，黑拔爲他詳細的說明。他第一須得回屠場去做工，他是不可厭嫌的；但是他除正份的薪水之外，餘的同樣歸他。他其次是該再回工會去活動，說不定他還該像他一樣做一位職員；他應該向他一切的朋友宣傳共和黨的候補朵奕爾君的美點，而破口指摘那猶太人的惡德；繼後施古里會供給一個會場，他可以發起一個“青年共和黨同盟”，或者是那一類的名目，把那有錢的釀酒家的頂好的啤酒運來大吃大喝，同時也放火炮，開開演說，就給戰哄幫上的人們一樣，攸斐斯一定有幾百朋友是高興鬧那樣的玩意兒的；自然有真正的共和黨的頭目們和工人們要來幫助他，他們在選舉的一天便可以以大多數選當。

攸斐斯把這些說明聽完了之後，他問道：“但我怎能回屠場區去做工呢？我是上了黑表的。”

那“雜木頭”黑拔聽着大笑起來。他說，“好的，你讓我來替你經營罷。”

攸斐斯便回答道：“好的，讓我來試辦一次；我甘願做你的下手。”

於是攸斐斯又回到屠場去，被介紹到那一區的政治的頭領，支考哥市長的老頭子。那是施古里，是那製磚廠，地窖，冰蕩的主人——雖然攸斐斯不曾知道。那是施古里，是那街上不面地板，讓攸斐斯的孩子溺死了的罪魁；那是施古里，是安置那位判事，而那位判事是把攸斐斯投

進監獄裡的人；那是施古里，是那建築公司的大股東，那把破爛的房子賣給他，結果是把他搶了的。但是這些事情攸斐斯全不知道——他所知道的施古里總不單是屠業主的一個工具或者紙人。在他看來施古里在他所曾會見過的人物中是一個大勢力，是最大的“偉人”。

施古里是一位矮小的乾臘的愛爾蘭人，他的手是發抖的。他和他的訪問者短短的談了一席話，用他那耗子一樣的眼光看着他，在他身上打算；繼後他給他一張條子送到哈爾蒙，是達爾罕卑公司的董事之一：——

“來人攸斐斯，路德庫士乃余之一殊友，余因有要公，欲兄台妥為安置。渠前曾失慎，有所犯觸，但兄台宏惠，當能諒之。”

哈爾蒙君一面讀着這張條子，不解地望着他。他問道：“這‘失慎’，是什麼意思？”

“我是上了黑表的人呢。”“閣下，”攸斐斯說。

對手把額頭縳着。“上黑表？”他說。“你這是什麼意思？”

攸斐斯狼狽得把臉紅起來，他忘記了那黑表是不存在的。“我——那是——我難得找着工作，”他吞吞吐吐的說。

“是什麼原故呢？”

“我和管事口角過”——不是我自己的工頭老板啦，閣下——我打過他。”

“好的，”那人說着思索了一下。“你想做甚麼事體？”他問。

“什麼都好呢，閣下，”攸斐斯說——“只是我在冬天才斷過一隻手，我要留心它一下。”

“你做一位更夫怎樣，那不妨事嗎？”

“那是不行的，閣下。我在晚上是要和工友們一道才行。”

“哈哈——政治工做啦。好的，你去照管豬罷？”

“好的，閣下，”攸斐斯說。

哈爾蒙便叫了一位記錄時間的書記來，說，“你把這個人引去見拔陀，麥非，告訴他把他安置一下。”

於是攸斐斯便向殺豬房進行，這兒在前他是來求過工做的。現在他得意揚揚的走着，看見那錄時書記說話時，那工頭兒臉上的響聲，他禁不着向自己微笑。“哈爾蒙先生要你安置這位人。”他的部中正人滿為患，剛好弄出一個記錄存試辦期中而又介紹一位人來，但他沒三句話好說，只聲“好的。”

於是攸斐斯又成了一位工人；他一直便去找着他的舊友們，又和工會連絡起來。爲蘇格蘭人朶奕爾扶植勢力。他說，朶奕爾有恩於他，的確是很好的一位家伙；朶奕爾自己也是一位工人，他會代表工人的意見的——他們爲甚麼要投那一位大富豪臭猶太人的票，埋克，施古里是見了甚麼鬼要叫他們始終去支持那一位候補？那時攸斐斯又從埋克，施古里手中得到一張條子，介紹到當地的共和黨的頭目，他到那兒去，會着他的一些同事。他們使

用着那位釀酒家的錢已經租了一座大會堂，每晚攸斐斯都要介紹一打的新會員來進“朵奕爾共和黨聯盟”。不久便舉行了一個盛大的開會式；有一組音樂隊在市中進行。在會堂前面有火炮花燭；人衆太多，分成前後兩次開會——那蒼白的戰巍巍的候補者把施古里的參謀之一所擬的演說稿，費了一個月的工夫來暗記了的，拿去朗讀了三遍。美國頂有名的大雄辯家上院議員施拔爾向克士，下一次的大總統候補者，坐着汽車跑來，演說美國市之神聖的權利‘美國工人之保障與安榮。他的名演說在第二天的報紙上都登載了半而，同時報上又說，據某處確實的消息云共和黨擁立朵奕爾市會議員候補竟如此大得民心，使那民主黨市黨部的主席施古里君不免甚深焦慮云云。

那主席還更加心痛的聽說是朵奕爾的共和黨聯盟的盟友們都紅帽紅衣，舉起燈籠火把的在街上大遊行，區中的每個人投票都有慰勞的啤酒——而那啤酒聽說是自有競爭選舉以來所不曾見過的最醇良的超等上品。在這些行列中，在那無數的街頭演說中，攸斐斯是孜孜不息的工作着的。他並不曾演說；——演說的另外有律師有別的專家——但是他要指揮編排一切：或者散傳單，或者是貼標語，或者是召集羣衆；在開會期中他或者是放花炮，或者是分配啤酒。就這樣他在運動中用了那位希伯來人的釀酒家好幾千塊大錢，而他是極純真極正直的態度操持着的。但到後來他覺得他是遭了其餘的運動員的怨恨，因為他們總沒他的熱鬧，或者是鬧的時並不用甚麼飲食。嗣

後攸斐斯便盡力的去買他們的歡心，盡力的周旋，他發現出那選舉的費用爭差了一個大洞。

他也買得了埋克，施古里的歡心。在選舉的那天上午他四點鐘便出去集收散票；他坐在一乘兩頭的馬車上，挨門挨戶去訪問他的朋友，堂堂地把他們引到選舉場來。他自己投了半打的票，又督些朋友們也同樣的投法：他一羣一羣的領帶一些新來的外國人來——立陶宛人，波蘭人，波赫米亞人，斯拉夫人——他把他們使用了一遍又轉交給別人送往別處的投票場去。攸斐斯第一次送去時，區內的頭目給了他一百元，同在同一天之中他得到三次一百元，而他自己的衣包裏每次都剩不下二十五塊。餘下的錢都用到買票上去了，在民主黨的總崩潰之中人衆都選舉了蘇格蘭人的榮奕爾，竟以一千票的大差得到勝利——從午後五點鐘起，到夜半過後三點鐘止，攸斐斯把他自己的身子用成了一個最不值錢的破銅爛鐵了。然而差不多一般的人都在那樣做，因為對於這回民衆政治的勝利大家都在狂喜，以為民衆的力量把那傲慢的金權政治打破了。

26.

選舉過後攸斐斯還是留在屠場區裏做工。外界對於警察庇護罪人的攻擊是依然繼續着的，他在目前最好怕還是“韜晦，爲是。他將近有三百元的存款，他儘可以休息一休息了；但是他手裏的工作很輕鬆，習慣的力量也拘束

着他。再者他去向埋克·施古里商量時，施古里勸他稍安無燥，不久會有“轉機”。

攸斐斯是和幾位意趣相投的朋友住在一家寄宿舍裏的。他已經去訪問過亞尼爾，知道埃爾池邊達和他的家裏人都到下場去了，他也就沒有再去過問他們。他現在是另外一批新雨，都是年青的沒結婚的人，都是一些“玩友”。攸斐斯已經老早便把他那肥料臭的衣裳換掉了，他自從參加政治以來也就帶了一片硬領，拴上一根油膩的紅領帶。他是儘可以講究一下他的衣履的，因為他每禮拜找十一塊錢，他把三分之二來花費，銀行的存款是絲毫不動的。

有時他和一羣朋友們坐車往下場去進廉價的戲場，音樂館，和其他他們所常往的遊戲場。培京頓的酒店有很多都是有球盤，有的還有球場。有這項勝負他晚上的時間便够消磨了。同時也有骨牌和骰子可以賭博。有一次在禮拜六的晚上攸斐斯賭錢連局連勝，因為他是陽氣的人不肯贏了便走，結果支持到禮拜日的下午，弄到反輸出二十多塊。在禮拜六的晚上四處也是有舞蹈會的；每人都把他的“姑娘”引去花半塊錢買票，再加幾塊錢還可以吃喝，假使不打架熄台，那一直要鬧到第二天清早的三四點鐘。在這長的時間中，那一對男女始終的跳着，由淫蕩和酒醉弄得一個半昏。

不久攸斐斯明白了施古里所說的“轉機”了。五月中

屠業主和工會間的合同滿期，須得重新訂一合同。交涉是繼續着的，屠場滿充斥着同盟罷工的言論。舊的規約是以熟練工人為基準定出的；而牛肉工會的會友三分之二是不熟練的工人。他們這些人在支考哥賣力。大部分是一角八分五厘錢一點鐘，在工會的意思到來年是想把這訂成一般的通價。這看來倒也並不是好高的工價——在交涉的途中工會的職員調查上了一萬元的支薪表，他們發現了那最高的工錢是一禮拜十四元，最低的是兩元五角，平均起來總共只有六元六角五分。六元六角五分那是很難得供家養口的。更念到過去五年間肉價差不多增漲到一半，而牛價却同樣的減少，由這情形看來屠業主是該得接受工會的要求的；然而屠業主方面不贊成——他們拒絕了工會的要求，所提出的意旨是，在合同滿期後的一兩禮拜中他們要把一千人的工價降到一角六分五厘，還聽說那約翰司老人在外放言，說他不等到期滿之前便要把工錢降到一角五分。全國中有一百五十萬失業的工人，單是支考哥也足足有十萬；屠業主難道肯讓那些工會流氓來佔領他們的位置，要定下一個合同來縛束着自己，讓自己在一年之中每天要損失幾千元嗎？決不會的！

事情是在六月；不久問題便由工會投票定奪，決議實行同盟罷工。全國的屠場都一致舉行！於是報章和輿論想到方來的肉類的大饑荒便突然喚醒起來。要求再行考慮的各種請願運動都做盡了，但是屠業主們是頑強到底；在那期間他們減少工資，減少牲畜的輸入，大車小載的把睡

墊寢台搬進屠場。這使工人們沸騰起來了，有一夜電報由工會本部報向各處的大屠殺中心地，——如聖保羅，南奧馬哈，西克司城，聖約塞府，康塞司城，東聖路易，紐育等——第二天正午五六十萬人把工服脫掉，走出工場，“牛肉大同盟罷工”開始了。

攸斐斯走去吃中飯，飯後他又走去看埋克，施古里，他是住在一家很闊的公館裏面，他那一條街就爲他個人的便宜街面和電燈都是設備得上好的。施古里已入半隱的情況中，他看來是很焦燥，很憂慮的。他看見攸斐斯，便問道：“你要做什麼？”

“在這罷工期中我來看我有沒有事情可做，”攸斐斯回答着。

施古里把眉頭縐起來，眇眼看着他。在那天早晨的報上攸斐斯看見施古里對於屠業主們有一篇很嚴烈的宣言，他說他們假如不把工人的待遇改良，市廳要毀破他們的全體的工業。所以攸斐斯聽見他問他一句時，真不免吃了一驚，他突然的問他：“路德庫士，我看，你爲甚不照常做着你的工作？”

攸斐斯驚愕着。他叫道：“叫我做一位工賊嗎？”

“爲甚麼不？”施古里又問。“罷工於你有甚麼？”

“但是呢——但是——”攸斐斯吞吐着。他是覺得他應該和工會一致行動的。

“屠業主需要良好的工人，在目前特別要。”施古里

接着說：“只要幫忙他們的人，他們一定是要優待的。你爲甚麼不捉着這個機會把自己固定下去？”

“但是呢”，攸斐斯說，“這在政治工作上——於你是有甚麼用處呢？”

“有沒有你都沒管，”施古里突口的說。

“爲甚麼沒管？”攸斐斯問他。

“你這亡八蛋！”施古里叫起來。“你不知道你是一位共和黨嗎？你以爲我時常是要選舉一位共和黨人嗎？那位釀酒家早就知道我是怎樣的對付了他，我現在正氣着難境啦。”

攸斐斯大吃一驚。他是從不曾豫想到這樣的事情的。“我可以坐一位民主黨啦，”他說。

“自然可以，”那人回答他，“但立刻辦不道；一個人的政治活動不能每天換一次的。並且我現在也不用你——這兒也沒事情讓你做。等到選舉總還有很長的時候；你在這些時想做什麼？”

“我想我是要靠着你的，”攸斐斯說。

“自然，”施古里回答他。“你可以的——我從不曾賣過朋友。但是我替你介紹了一個地方你要丟掉，又來找我介紹別一個，天地間有這樣的理性嗎？今天已經有一百個人來找我，我可怎樣？我已經安置了十七個人在這一禮拜內做清道夫，你以爲那樣的事情是可以長久的嗎？我現在告訴你的話，我是不曾告訴過別人的，但你是參預內部工作的人，你又不同，你應該睜開眼睛來自己想想。同盟罷工

於你會得着什麼？”

“我是沒想到的，”攸斐斯說。

“正是啦，”施古里說，“我看你想到的好。你聽我的話，我對你說，那同盟罷工是支持不了幾天的，工人們一定會失敗；在那時候你找着的東西是歸你的啦。你想想看？”

攸斐斯聽得了。他跑回屠場去，走進工房。工人們走乾淨了，剩一長串豬在種種未完畢的處治之下，工頭兒在指揮着二三十個文弱的書記、打字生，和聽差的孩子在收拾那工作，送進冷室去。攸斐斯一直跑上去對他說：“麥菲老板，我來復工來了。”

工頭兒的面孔高興起來。“哦，好朋友！”他叫着。“你來！”

“可等一下，”攸斐斯說，抑止着那工頭兒的激賞。“我想我應該多找一點工錢。”

“好的，”麥菲回答，“那是自然。你要怎樣呢？”

攸斐斯思索了一下。他的神經現在是差不多昏亂了，他只握着自己的手。他說，“我想三塊錢一天！”

“那很好，”工頭兒切然的回答，但不等天黑我們的朋友發現了那些書記生，打字生，聽差的童子，都是五塊錢一天，他又只好跌跌自己了。

攸斐斯就這樣成了一位新的“亞美利加的英雄”，他的品行剛好和勒克新達與福奇谷的那些殉教者的品行相

像。但這相像不消說是不完全一致的，因為攸斐斯有飽滿的工錢，有愜意的衣服，有鋼絲床的設備，有柔軟的寢褥，一日有不缺的三餐；並且他是很安全的，除掉他自己想走出屠廠門去喝杯啤酒是要冒犯一點危險之外，所有一切的身體髮膚都是有保障的。就是要出門喝酒他也並不是全無保護；那支考哥的不充分的警察勢力會突然拋棄它搜查罪犯的工作，而趕來爲他効命。

警察，和罷工的工人，都決定了不生暴動；但是有另外一種團體，他們的性趣是和此相反的——那是罷界。在他的一生成爲工賊的頭一天，攸斐斯早早的下了工，他滿得意的挑唆着他相熟的三個人同出去喝酒。他們承應了，從那哈斯特達街的大門走出，那兒有幾位警察守門，同時也有些工人糾察隊，嚴重的監視着那一進一出的人。攸斐斯和他的同伴在哈斯特達街上向着南走，走過旅館了，突然有五六個人橫街走向他們來，糾責着他們的態度爭論起來。爭論一到激烈處，工友們便恫駭他們：有一位突然把那四人之中的一人的帽子奪來投過了牆去。那人趕上去，於是一聲“工賊！”便有十二三個人從附近的酒店和門道裏跑出，又一個人膽怯了，便跟着跑去。攸斐斯和另外一人掙持着和衆人交換鉄拳，他們也跑起來了，從旅館的後門又逃回屠廠。那時警察不消說是跟着在跑的，因爲羣衆愈集愈多，便吹起了緊急的哨子來。攸斐斯一點也不知道這些情形，但等他回到“屠戶路”，在那“中央時鐘樓”前他看見他同伴的一人很興奮的在脫氣脫氣的說，說給愈

集愈多的一羣人聽，說他們四人是怎樣被一羣兇猛的暴徒襲擊，幾乎打成粉碎。他立着傾睡，一面發着諷皮的微笑，有幾位瀟洒的青年立在那兒手中拿着鈔本，挨後不上兩點鐘攸斐斯看見賣報的孩子手中抱着一大捲報在奔跑，印着出號的紅色和黑色的大字：——

屠場中發生暴動！

工賊被憤怒之羣衆圍攻！

假使他能够買盡第二天的全北美合衆國的報紙，他可以發現他那一廠想喝啤酒的冒險談任由二千萬的讀者熱心捧讀，國內的堅實的實業家的報紙有一半是把這件事情用成社論的材料。

在時間進行中攸斐斯還要更多看些這樣的事情。因為現在他的工作是完畢了，他可以直接由屠廠坐火車，坐進城裏去，不取分文，或者是睡在那排列着的鋼絲床上，在房中過夜。他是高興這第二項的；然而遺憾的是，那些工賊先生總要連夜連晚都要進進出出。像這種工作稍微優級一點的工人是不肯幹的，這新式的美國英雄的標本所包含着的品類是罪犯。城裏的流氓痞棍，還有便是黑奴，最低級的外國人——希臘人，羅馬尼亞人，西西里亞人，斯拉夫人。他們所高興的不在工錢高，只在搗亂；他們把一夜都弄得不安，又在唱歌，又在吵鬧，快要到開工的時候了他們又才睡下去。

清早，在攸斐斯還未用完他的早餐前，麥非命令他到一位監督那兒去，那人問他在宰牛房裏做工作的經驗。他的心臟高興得狂跳起來，因為他立地感覺到他的時運是來了——他要成爲一個工頭兒！

有些工頭兒是工會上的人，很多不是的也同工人們取了共同的行動。屠牛部是屠業家所最注重的，這兒的工作他們至少是要顧全；肉的熏製，裝罐，鹽鹵可以等待，其他的一切副產物就腐敗了也是無妨事的——但是鮮肉是定要有，不然餐館旅館和上流社會的大公館便要打饑荒，於是輿論便會沸騰起來。

這樣的一個機會，人生中是不會有二次到手的；攸斐斯把它捉着了。是的，他懂那項工作，全部都懂，他可以指教別人。但是他假使接受了這項工作，他希望保持到抵——公司是否到罷工了結束之後又要換他？對於這層那監督說他是可以替達爾罕牟公司保證的——公司要給工會一個懲戒，最要嚴重的是那些背叛了他們的工頭。攸斐斯的薪水在罷工期間是五塊錢一天，罷工解決後是二十五塊錢一禮拜。

於是我們的朋友便買了一雙長統套鞋，和棉布的短褂，從事起工作來，屠牛場真是一個怪像——一羣蠢笨的黑奴，和全不識一句英國話的外國人，混着一些臉色蒼白縮頸弓頭的販簿先生和司書，爲那赤道般的炎熱和鮮血的奇腥弄得快要斷氣——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強屠宰了一二十條牛，在那兒僅僅在二十四點鐘前，那熟練

的老屠手，用他們的嚴整到不可思議的秩序，每點鐘要屠殺四百條牛出來！

黑奴和賣淫窟來的痞棍是並不想做工作的，隔不幾分鐘有些家伙便要休息一下養養原神。兩天之內達爾罕車公司又安好了風扇以清涼他們，甚至於還為他們備了休息的睡椅；同時他們又可以走出去找些陰涼的地方來睡睡午覺，各人又沒有特定的地點，沒有組織。工頭兒在發現出他們之前要費幾點鐘工夫。說到那可憐的那些事務員，他們是受着威駭在出死力的；在頭一天清早因為拒絕上工，便有三十名遭了開除，此外還有女書記和打字娘，她們便用成女工。

攸斐斯所當指揮的便是這樣的一種勢力。他東跑西跑的拚命地把他們排列起來，指教他們以工作的方法；他自有生以來是從不曾命令過人的，但是很見識了不少，他立刻便沾戴了那種精神，就像老手一樣咆哮生風了。然而他的徒弟們却是極難處治，“喂，老板，”一位高大的黑奴繚繞叫着“社鹿”的開始說，“你要那樣的叫我就不幹，請你另外找人來幹。”有一羣人便都聚集攏來聽，哇啦哇啦的恫駭着。早飯過後差不多每一把鋼刀都不見了，每位黑奴一人拿一把，磨得鋒快的藏在鞋統裏。

攸斐斯頓時發覺到在這樣的一種混沌中是無法維持秩序的；他也就感染着了那種精神——你一人拚命的吶喊一陣終然無益的。假使牛皮和內臟鑿破了弄到不能用，那也無法去追求那負責的人；假使有一個工人睡熟了不

見轉來，你也不好丟下衆人去找他，因為你一丟下那衆人便都會跑去。在罷工的期間一切都只好聽便，而公司出着大錢。由那休息的習慣教壞了一些聰明的人，他們在兩處報名上工，每天得到五元以上的薪水，這個情形不久才被攸斐斯知道了。他一捉着了這樣的人，他便剷除他，但是適逢其會是在背避的地方，那人便送他一張十元票又給他一個眼色，他接受着了。自然這種習慣不久便蔓延了起來，攸斐斯也就找了一筆很大的進款。

儘管有這樣多的虧吃，然而屠業主計算起他們能殺掉那把脚桿搬運斷了的牛，和有病蔓延的豬，他們還是有利可圖的。在二三日的路程中，天氣又炎熱，又沒水進口，有些豬便會得霍亂症而死掉；在他還未斷氣之前別的豬一定要來攻擊他，等車子打開的時候，他會只剩着一些骨頭。這一載的豬假使不一下屠完，那便會有烈病蔓延通同死掉，結果是只好做或豚脂。牛也是一樣，那得了潰瘍要死的，或者是骨頭斷了插進了肉裏——那是非殺不可的，就作興是買辦和買主和監督都要脫掉自己的衣裳來動手趕，殺，剝皮。而同時屠業主的差遣在遠方的南部諸州去招集黑奴，許他們一天五塊錢而且還有宿食，留心着不說出有同盟罷工的情形；已經有幾載在途中，以特殊的速率由鐵道運來，一切的交通都控制着讓他們儘先運轉，許多的城鎮都利用這個機會把監獄和流民工藝所的人通同放出——在德陀羅奕特的判事准許一切罪人在二十四點鐘之內離開市鎮，屠業主的差遣便直到法庭來引渡犯人。而

同時有種供給品的火車連絡起來，有威士忌，有啤酒，誘引着一般人免使逃遁，他們在清齊那迭又雇了三十名的年青的姑娘來“摘果實”，她們一到便放在罐頭部去裝肥胞牛肉的罐頭，把她們的床安放在男工所通行的通道上。這些人羣在警察的護衛之下晝夜都有到來，到後把他們安置在不用的工房或者儲貨房裡，或着是車庫，在那兒擁擠得水息不通，床與床互相連接。有些地方睡吃都是在一處夜間工人會聲自己的床搬在桌上，以避免耗子的攻擊。

但是儘管這樣廢盡了心力，而屠業主們也不免有些狼狽。百分之九十的工人走出去了；屠業主們不能不來重新編遣他們的勞動軍——肉價漲到了百分之三十，一般的輿論在希望罷工的解決。他們便表示退步，一切的問題都讓第三者來調停；在第十天上工會接受了這個提議，同盟罷工便算解決了。條件是一切的工人在四十五天之內都要全部復工，“工會的工友不得歧視。”

這在攸斐斯是一個担心的時候。假使工人全無歧視地收回，他便要失掉他目前的位置。他去找着了那位監督，那人陰狠地笑對他說：“你等等看罷”。達爾罕車是素來優待罷工破壞者（工賊）的。

那種“協定”是屠業主們為得到時間的優裕上的詭計，還是他們真的要把罷工解決而使工會失掉勢力，這雖不得而知；但是就在那天晚上由達爾罕車公司的事務所有一通電報打到各地的大屠業的中心區，“不得採用工會頭目。”第二天清早兩萬的工人聚集在屠場門前，帶着他

們飯匣子和工作表，攸斐斯立在他罷工前做過工的宰豬房門次，看見有一羣焦急着的人，着三四十名的巡捕監視着；看見一位監督在那排列之前走來走去，把他所喜歡的工人挑選出來，站在那頭一線的有些工人却總不見挑選——他們大抵是工會的職員和代表，攸斐斯看見他們在街頭演說過的。每次不消說羣衆中都有更高聲的不平和更發怒的面孔。在宰牛房那一方面，攸斐斯更聽見羣衆在怒號，他便跑到那兒去。一位身材高大的屠手，他是屠業工會的主席，他經過五次都沒被監督選到，工人們便都冒起火來；他們舉了三人做代表團，進去見監督，代表團想進去三次，三次都被警察打退不能進門。於是衆人便大叫大喊‘喊到那監督走出門來。’‘我們要一同復工，不則一道不幹！’有一百種的聲音在叫。監督把拳頭舉起來在他們面前揮動，說道，“你們出工場時像一羣牛，入工場時好當得和牛一樣。”

於是那身材高大的屠牛主席跳上一堆石塊上叫道“兄弟們，我們沒用處了。我們又一道走！”於是那屠牛工人又立地宣告一次新的罷工；同樣的詭計對於別的工場也是施行着的，便又得到他們的同情者，他們高歌喊吶走下屠場街，街頭是擁集着一大羣的工人的。已經進了殺房做工的工人又把屠刀放下去連結起來；有的騎在馬背上東跑西跑的傳佈這個消息，在三十分鐘間全屠場區繼又續同盟罷工而加以憤恨。

嗣後培京頓的情形完全改變了——周遭成了一座激情的大融爐，“工賊”們每每要遭危險。這樣的事變每天差不多有一兩次，報紙上詳細的登載着。而常常是攻擊工會。但是還在十年前，在培京頓還沒工會的時候，那時有一次同盟罷工，竟鬧到國家的軍隊都動了員，在夜間靠着燃燒着的貨車雙方作了幾次戰火。培京頓時常是一個橫暴的中心；在“威士克尖端”，那兒有一百家酒店和一家製膠工廠的，那兒時常都有鬥毆，而且在熱天的時候總愈見多。那年的夏間假使有人費一下心去調查那拘留所的紀錄，總會發見比歷年的暴力行動還要減少的，——而這時是有兩風的工人失了業，終日無事可做只想着一些難受的事情。工會的領導者們在這時是費盡了怎樣的苦心，那是筆墨所不能形容的——他們要使這樣龐大的軍隊就緒，要使他們不要鬥毆不要爭奪，在飢餓貧困絕望的將近一個半月的長時期中，要領導着使用十二種國語以上的十萬大衆！

這時候屠業主們已經着手另行組織一個新的勞動軍的編遣。每晚都有一二千的工人帶來，分配在各種的工廠。其中有些是有經驗的工人，——各支店送來的屠手，店員和管事，以及由別的城市逐放了的少數的工會員；但大部分是由遠處的南部諸州種棉的地方採集來的“青的；黑奴，他們一羣一羣的就和羊子一樣送進屠場。法律上是規則着的，凡非經認可的地方不能任意利用何等房屋以爲宿舍，那種地方是應該要有適當的窗戶，樓口，避火口

等的設備的；但是這兒，在一間油漆房裏，只由一個封閉着的升降機可以上下的，是僅有一個戶口而毫無窗眼的房間，在那兒地板上面着睡墊有一百的工人擁集着。約翰司的“豬房”的三層樓上是一間貨房，沒有一堵窗戶，在那兒睡着七百人，睡在那鋼絲床的彈網上，而且到白天又有第二批人來和他們交替。輿論攻擊得太厲害，主張調查這些情形，市長被迫到不能不執行法律了，屠業主們便找到一位法官發出一道緊急令禁止他實施！

正在那時候市長是在自己吹噓說他把支考哥的賭博和鬥拳根絕了的；但是這兒有一羣專門的博徒在警察的保護之下把工賊們當成魚肉；並且每天晚上在布隆公司前面的大廣場裏，你可以看見有些黑奴打着一個赤膊，卯着錢在那兒賽打，在那周圍有三四千的叫號着的羣衆圍集着，有男的，有女的，有由鄉間誘拐來的年青的白色人種的姑娘，和那靴統中藏着匕首的大黑奴們肩摩踵接着，一邊在周圍的工廠樓上每個窗眼中都有幾排茸毛頭俯瞰着。這些黑色人種的祖先本是非洲的野蠻人；自從他們成爲黑奴以後便受着鎖練，或者是奴隸制度的支配之下匍匐着。現在他們才第一次自由了起來——自由地滿足他們的蠻橫，自由地破壞他們自己。他們是被人找來破壞罷工的，等罷工一破壞了他們又會被人送走，他們目前的主人從不會再看他們一眼；所以威士克和婦人們滿車滿載的送來買給他們，地獄是在屠場內開放了的。每天晚上都有動刀動槍的事件；據說屠業主是得到了口頭的許可

的，他們可以不驚動官家便把死屍運送出城去。他們把男男女女都同放在一個地方；到晚上那兒自然便有淫蕩的荒亂——那種光景在美洲是從來不曾見過。婦女們是支考哥賈淫窟裏的最下乘，男人們大部分是鄉下的無知的黑奴，無名的惡病立地便會成熟；而在那兒有食品料理出來要送到文明世界的每個村鄉。

這座“屠殺總場”本不是一個好玩的地方；而現在不僅是一些屠殺房的總匯，更是一兩萬人形走獸的軍隊的露營。整天整日有焦灼的中夏的太陽照臨着那一哩四方的地獄：照臨着幾萬頭的牛畜羣集在牢中，牢底的木板薰蒸着發射着瘟疫；照臨着那赤驟的刺目的渣滓縱橫的鐵軌，那一大堆骯髒的牛肉工場，那兒的迷宮般的通道禁止你有絲微的新鮮的風息侵入；那兒不止是有熱血的洪流，有鮮肉的山積，有藥槽，有肥皂溶爐，有製膠廠，有肥料塘，臭得來就和地獄的噴火口一樣——還有好幾噸的垃圾在太陽光裏化膿，工人們的一些油膩的衣裳掛在外面亮晒，食堂有食品狼藉，有蒼蠅漆黑，洗面所是一些公開的毛房。

其次是到了晚上，在那時這一羣人傾吐出街頭去遊蕩——鬥毆，賭博，飲酒，饕餮，詛咒，叫號，高笑，唱歌，彈“邦厥”(Baujo)而跳舞！他們一禮拜七天都是在屠場裏做工，而每禮拜日的晚上還要鬥拳擲骰；但你轉一個角你又看見有一枝炬火燃着，一位年老髮白的女黑奴，瘦臘得和妖婆一樣，頭髮亂飛，眼睛起火，喊唱着那沈淪的孽

火和“羔是”的血歌，男的女的便睡在一旁的地下在恐怖與後悔的震動中呻吟號叫。

罷工中的屠場就是這樣；而一面的工會們則在沉悶的絕望中監視着，而全國就如孩子思食的一樣在要豬牛肉的供給，而屠業主們冷酷地走着他們的路。他們每天都加上新的工人，對於舊來的能夠更加虐待——能夠放他們做散工，假使跟不上速度便開除他們了。攸斐斯在這項過程中便是他們的代理人之一；他可以一天一天的感覺着變化，就像一座大機器的徐徐的開動一樣。他已經習慣於做工人們的老板了；因為那天氣的酷熱。那工場的奇臭，而他自己又知道自己是“工賊”不免咎心，他便好起酒來，脾胃長得滿壞，他暴躁如雷，他咒罵鞭打他的工人，把他們趕得來疲於奔命。

在八月下旬的一天，一位監督跑進來，吶喊着攸斐斯和他的一幫人，叫把工作放下出去。他們跟着他走出，走到一羣密集着的人衆當中，那兒有幾駕兩頭馬的貨車等待着，有三駕護送車裝着巡捕。攸斐斯和他的工人跳上一部貨車。車夫向羣衆發叫。他們就如像轉雷一樣跑動起來。有幾匹牛恰好從屠場中逃脫了，罷工的工人們捉到了手。那兒有一場架火好打！

他們跑出了亞緒朗德路的街口，更向“垃圾塘”的方向跑去。他們一被人看見時，立刻便有一種叫聲發出，男男女女都從他們跑過的酒店和人家中衝出。然而貨車中

是有十來名警察的，直到他們跑到一個地方，那街頭爲羣衆所塞斷時，一路都無阻礙。乘在那如飛的貨車上的人便嘯喝一聲，羣衆如蜂四散，丟下一條牛睡在地上一身都是血。在那周圍正有很多屠牛夫，無工作可做，一家的兒女都在啼飢；所以有的便搥死了那條牛——一位高級的工人搥殺一條牛剝掉它，那是只要兩分鐘的，有好些大腿肉和胸脯肉都已經割去了。這自然是要受罰的；警察由貨車上跳下來開始去干涉，提起哭喪棒見着人的腦壳便打。一聲聲的怒號痛叫。受着驚愕的人衆都向人家和店舖裏竄去，或者是惶惶的向下街奔跑。攸斐斯和他的一攏也來參戰，每個人都去扭着一個對手，想把他扣着打他。他要竄進一家人家，他的追手總要把那顏門打破一直追上樓去，凡是接近的人便拳打腳蹴，最後是把那哀叫着的犧牲或者是從床下，或者是從衣櫃裏的一堆破襪的衣服中拉出。

攸斐斯和兩位警察把幾個人逐進了一家酒店。有一人藏在那櫃台背後，警察跑去把他逼着，舉起棒子一陣的在他的背上肩上亂打，把那人打昏倒在地之後又去打他的腦壳。其餘的人迴避着另外一位肥胖的警察，跳過了後面的一道圍牆；等那警察回轉身來，一面的冒火，一面的亂罵，碰着一位肥胖的波蘭女人，那酒店的老板娘，她吶喊着衝上來，他在肚子上給她一掌，便一突坐昏倒在地上。攸斐斯是一位實際家，在那時他正靠在那酒櫃台上；那第一名的警察把他手下的人打得人事不省之後，便走

來陪着他，更拿出了好幾瓶酒來，自己還向衣包裏塞滿了幾瓶在他離開櫃台時，還用他手中的棍棒來，把喝納不完的酒瓶打得一個落花流水。玻璃的粉碎聲把那胖子波蘭婦人甦醒了又立起身來，另外的一位警察跑到她的後邊來，把膝頭抵着她的背，把手蒙着她的眼——於是他又叫他的夥計，那人又轉身把錢櫃打開，又把那內容來塞滿了他的各個衣包。於是那三人又才走出去，那捉婦人的一位又給她一推，自己各自衝出。一掃工人已經把死牛裝在車上，那羣人便又趕着車子飛跑起來，受着躲藏着的敵人們的叫罵，詛咒，和一些石頭磚塊的暴雨。這些石頭磚塊便會構成出一個“暴動”的名詞，在一兩點鐘內有四五千種的新聞紙上會登上；但是那酒店錢櫃金鐔脫壳的一段插話，除在培京頓的斷腸的哀話中還有留存之外，永不會再被人提起了。

他們轉來時已經是向晚時分，他們處理了那條牛的殘餘，又把街上被殺了的另外的兩條牛也處理了之外，他們便把那天的工事完結了。攸斐斯到下場去晚餐，和着三位朋友，那是乘着另外一駕貨車的人，他們在途中便互相表白功績。等他們到一家賭場去逛了一轉之後，賭錢的運氣總不好的攸斐斯，又輸掉了十五塊錢。爲要安慰自己他又不得不喝了一肚子，到夜半兩點鐘才回到培京頓，他在這一次外出真是再糟糕也沒有，結果是把他所應受的災難全部都放出了。

在他要回到自己的下宿處時，他碰着一位臉和粉牆一樣的婦人，穿着一件骯髒的“綺靡諾”，(Kimono日本服，漢字爲“着物”，——譯者注)，那女人用一隻手來扶着他的腰部；他們正想走進一間黑暗的房間裏——但是他們沒走上兩步有一道門便突然敞開了，一個人提着一盞燈進來。“是那個呀？”，那人尖銳的叫。攸斐斯正想回答；但是在這同一的瞬間那人舉起了燈來，那光便照到他的臉上，於是他立地便認出了他。攸斐斯驚得呆立着，他的心臟就像發狂的一樣亂跳。那人是孔諾爾！

孔諾爾，那力行的工頭兒！這人是凌辱過他的妻子——把他送進了牢房，把他的一家，把他的一生一世都弄得殘敗了！他立在那兒，凝視着，臉上滿受着燈光。

攸斐斯自從回到屠場區來，他是常常想着孔諾爾的。但那好像是已經過往了的事情，已經是和他不相干涉了，然而現在等他一看見他，活活的冤家遇着對頭，先年的舊態又同樣來找着他——一股憤怒的血潮在他心中湧騰起來，一種盲目的怒火把他捉着了。他向那人跳去，撲打他的眉間，等把那人打倒後，他又去捉着他的喉管，把他的頭在石上碰。

那婦人開始叫喊，人們都衝了進來。燈是打倒了熄滅了的，黑漆得來甚麼都看不見；但他們聽得見攸斐斯在喘氣，在碰他的犧牲者的頭，他們衝上去想拉開他。這一次也剛好和前回一樣，在攸斐斯離身時，在他的齒間扯掉了一片他敵人的肉；而且也和前回一樣，他也和那干涉他的

人們作鬥，結果是來了一位警察，把他打得人事不省。

剩下的半夜攸斐斯是在屠場內的拘留室裏過的。但是這回他有錢在他的衣包裏，等他恢復原神時他得買得一些飲料來喝，同時也可以找一個人送信去給那“雜木頭”黑拔，但是黑拔沒有出頭，等到後來這罪犯自己覺得很衰弱了，上了法庭，還要了他五百元的保釋金，等待他的犧牲的傷痕的結果。攸斐斯爲這事急得發慌，因爲審他的另外是一位判事，他陳述他從前不曾犯過法，又說他是後出手的——假使當場一有人爲他說句好話說那他立地便可以無罪放免。

但是黑拔說他是住在下場，送信的太來遲了。他問，“是怎麼一回事？”

“我打了一位家伙，”攸斐斯說，“我受了五百元的處罰。”

“我可以替你調停的，”黑拔說——“不過你總得要花幾塊錢。但是是爲甚麼事呢？”

“那是一位家伙，他從前侮辱過我一次，”攸斐斯回答他。

“是誰呢？”

“他是布隆公司的一位管事——或者是從前是罷。他的名字叫孔諾爾。”

黑拔吃了一驚。“孔諾爾！”他叫着。“不是菲爾·孔諾爾罷！”

“是的，”攸斐斯說，“是那傢伙。怎樣呀？”

“噢呀，菩薩！”黑拔說，“那你真够受了，夥計！我不能幫助你！”

“不幫助我！爲甚麼的？”

“甚麼的，他是施古里的左右二膀——他是戰哄幫上的弟兄，他們不久要送他出去做官的！非爾·孔諾爾·好高的天！”

攸斐斯悶坐着不說話了。

“甚麼，假使他要幹，他可以把你送進約里堤的監獄！”黑拔又說。

“在他和我作難之前，我可不可以找找施古里呢？”攸斐斯到頭又這樣發問。

“但是施古里往別處去了，”黑拔回答他。“我連不知道他到了那兒——他是跑開去躲避這場罷工的。”

那樣真是有點着難了。可憐的攸斐斯坐着驚得半呆。他這次是強中更遇着強手，他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了！“但是我怎樣辦呢？”他軟弱問着。

“我怎曉得啦？”黑拔說。“我連保都不敢保你——你想，我是要犯生命的危險的！”

兩人又沉默着了。“你不能爲我設法嗎？攸斐斯說，”“假裝着你是不知道我打的是甚麼人。”

“但是到你對質的時候又有甚麼好處呢？”黑拔問他”於是他又坐着沈思了一兩分鐘。“我看現在只有這一法，”他說。“我呢可以保你；你只要有錢把罰款交了，你可以逃

跑。”

“究竟該交多少錢？”攸斐斯問着，在他得到這項方略的更詳細的一番說明之後。

“我不曉得啦，”黑拔說。“你究竟有多少？”

回答是“我只有三百塊錢。”

“好的，”黑拔回答他，“我也拿不定，總之我可以去試，想把你保出。我爲友情上冒這次險——因爲我不願意看見你被送到州的牢獄去坐一年兩載的。”

於是攸斐斯終把他的銀行存款簿拿了出來——那是縫在他的褲統上的——在“雜木頭”黑拔寫的一張條子上簽了名，把那全部的錢取出。於是黑拔便拿着走去，跑向法院，對判事說明攸斐斯是一位正經人，而且是施古里的一位朋友，他是被一位工賊打了的。於是罰款便減輕到三百元，黑拔自行擔保；然而這話是沒告訴攸斐斯的——審判的一天他也很容易把那罰款的賠償免掉，他自己把那三百元揣進了衣包裏作爲他冒犯了一次衝撞埋克。施古里的危險的報酬，這話不消說他也沒告訴攸斐斯的。他所告訴攸斐斯的話，只是說他沒事了，叫他頂好是趕快逃走；於是攸斐斯便感謝連天的拿着銀行的利息一塊四角錢和昨晚的慶賀後所餘下的兩塊二角五，搭上一部電車，便向支考哥的下場逃走去。

27.

可憐的攸斐斯又成了一位放逐者和流浪者了。他是成了殘廢——真真正正就如像甚麼野獸，失掉了爪牙，或是被人剝掉了皮甲的一樣。走在一刀之下便失掉了那一切的不可思議的武器，他仗恃着可以容易過活，可以逃掉由他的行動所生出的結果的。他不能夠再隨心所欲的命令人做工，他不能夠再任意的偷人——他是只好又和一般的放馬一樣過活了。然而更壞的乃是那一般的牛馬之中他也不能參加——他是只好去躲藏，因為他被人宣告了破滅的。他的舊友們一定會賣他，用以增長他們的勢力；不僅是他所犯的前科會發覺，就是別人幹的事體也會加在自己的身上，就給從前他和都頑兩人幹了那位“鄉下老”的一件，由別的一個可憐的人擔戴了的一樣。

而他要工作也還要受一種限制。他已經習慣了一個生活的新的標準，那是不很容易改變的。在前他一失業，祇要他能在一家門道裏，或者是貨車下面，得以蔽一夕的風雨，只要他一天能找得三杯酒錢，他便會滿足的。現在呢我希望有一切別種的東西，因為不能有那些東西，他便受苦。他時而想喝一杯酒，想吃一杯快樂的酒，那和飯食是分開來的。這種渴望很強，使他不能夠思前想後——雖然他只剩下最後的一個鏢板，他也要把來喝掉，剩下的天日他自然就只好受餓。

攸斐斯又成了一位圍守着工場門的敗兵。但他自到支考哥以來，比目前更難找事的時期是從來不曾有過。第一件是因為經濟界起了恐慌，在春夏之交有一兩百萬的

工人失了業，一直都還無法恢復。其次是在罷工期中，全國有七萬的男女工人白丟了兩個月——支考哥一處是二萬，有不少的人是在市裏四處找尋工作的。雖然不兩天後罷工終止了，有一半的工人復了工，然而也不足以調劑因為有一個工友復工，同時便是有一個‘工賊’失業。那一萬或一萬五千的“青的”黑奴，外國人和罪犯，現在是要由屠場解放出來自己去走自己的路。攸斐斯無論走到何處都要遇着他們，他最怕死的是他們裏面至少有一二個人會知道他是找工作的。他很想逃出支考哥——在他想到時差不多已經不名一錢；而他又想到與其在鄉間過冬倒不如在都市裏坐牢房的舒服。

在十天的尾上攸斐斯只剩下幾片尼了；而他依然沒找着一點工作——就一天的甚麼散工都沒有，連提包袱的事情都沒有。又來一次，就和他從前從病院裏出來了的一樣，他的手和腳都被束縛着，和餓死的瘳惡的幻影靚面。猛烈的，赤裸的恐怖捉着他，一種狂暴的激情永遠不肯把他釋放，所以他比平常缺少吃食的狀態更迅速他消瘦了下來。他是快要餓死了！仇敵向他伸出那有鱗甲的手來——那觸着他，氣息撲在他的臉上；他爲害怕它可以哭叫出來。在夜半他是會突然驚醒來的，渾身都是汗，他又爬起來一陣逃跑。他要走着去找工作，走到他筋疲力盡；他不能够安靜——他要在四處徘徊，憔悴地，不安地向周圍四望。無論他走到那兒去，從支考哥市的這頭走到那頭，隨處都有像他那樣的幾百的別人；隨處都有豪華的

情象——而隨處都有威權的無情的手揮開他們。世間上的監獄是人居在鐵檻的後邊，一切所希望的東西都在外面，而這兒有另外的一種，一切的東西都在鐵檻後邊，而人在外面。

在他只剩下二角五分錢的時候，攸斐斯知道了麵包舖在夜裏閉店之前，剩下的麵包是用半價拍賣的，他便要走到那兒去，用一個銀板去買二塊硬麵包，把來破碎了，塞在自己的衣包裏，時而又啃吃一口。他除掉買這麵包之外是一片尼也不耗費的；再過兩三天，他甚至又節省起麵包來，他便要去在街上一面走，一面佇立着去探檢垃圾堆，時時從那裏面找些東西出來，把灰塵抖掉，苟延殘喘地計算着他到臨終的每分鐘的時間。

那樣掙持了幾天，他和餓殍鬼一樣終日在四處竄走，人愈見瘦，愈見瘦了；接着在一天清早他得到一個難堪的經驗，那差不多使他的心肝都破裂了。他走下一條街，沿街都是貨棧，有一位工頭兒拿一件工作給他做，但等他去做工時，才因為太弱了又被趕掉。他立在旁邊，看見別人替代了他的位置，他便把衣裳檢起來，走開，廢盡了九牛二虎之力纔忍着了免得像小兒一樣哭了出來。他是丟掉了！他是宣佈了死刑！他已經沒有希望了！但是這回他的恐怖突然一個飛躍變成爲憤怒。他開始詛咒起來。天黑來他定要走回去，給那亡八蛋看一看，看他自己究竟還有用沒有！

他還在這樣咒罵的時候，在一處街角上他突然走到一家蔬菜店，店前有一大盆黃芽菜。攸斐斯向周圍瞬視了一下之餘，他立着檢了一顆最大的起來，拿着便轉過街角。接着有一聲喊叫，有一二十個大人和孩子跑去追趕他；但他走到了一個狹巷，回頭又另外穿過一枝，又穿到了另外一條街，在那兒他便把脚步落緩下來，把黃芽菜藏到衣下，不瞅不睬地混在人衆裏面去了。等他走到了安全地帶之後，他才坐下，把那黃芽菜便生燉了一半，把剩下的一半藏在衣包裏等明天再吃。

剛好在這時候有一家支考哥的新聞，那是靠“平民”吃飯的，爲失業者起見，他們開設了一座“施粥廠”。有的人說，他們幹這項事情是因爲好在報上廣告出這種功德，又有的人說他們是怕他們的主顧餓死；理由是怎麼且不管，而粥是濃而且熱的，一天晚上每人可以得到一碗。攸斐斯從一位“活撥”口裏聽得這個消息時，他賭咒說他在天見亮之前他要搶得六七碗；然而事實上是剛好得着了一碗的運氣，因爲有一長串的人立在前面有兩箭路遠，而在施粥廠閉門時還有一半人是關在門外。

這個施粥廠在攸斐斯是在危險的區域內，——在他很熟習的賣淫窟的地帶；但是儘管那樣他也走去，因爲他是絕了望，甚至連布來德惠爾的監獄都覺得是很好的安生立命的地方了。天氣還緩和的時候，他每晚上都在一家空房子裏面睡；但是現在突然有方來的冬季的暗影落下了，一股凜風從北方吹來，夾帶着一場暴雨。那天攸斐斯

買了兩杯酒來避寒，晚來他花了兩個片尼在一家賣酸酒窟裏過夜。這個地方是一位黑奴開的，他每天跑到外邊去，把各家酒店前面丟掉的啤酒桶的脚子收拾了來，加些藥品在表面使它發酵，賣人兩分錢一杯酒，買一杯的可以得一種便宜，和着一大堆失業的亡魂、男男女女，在他的地板上過一夜。

這些一切的悲慘使攸斐斯感覺得愈見難受，因為他時當要把來和他失去了的幸運的時期對照。例如目前又正是選舉時期——在五六個禮拜之內全國中的有權者要選舉出一個大總統；他聽着他的儕輩，那些落魄的人談論着，看見街頭又有標語旗幟一類的東西裝飾着了——有甚麼言說可以來形容這射透攸斐斯心中的悲哀和絕望的痛苦呢！

例如有一晚上，在那寒風凜烈之中。他拚命的乞討了一天，而沒找出一個鬼來贖他，直到傍晚他看見一位老夫人由電車走下，他去幫着她替她拿了雨傘和包袱，又把自己的災難告訴她，在她投了許多賀問，他滿足地回答了之後，她引他到一家飲食店去，替他花了二角五分錢買一頓飯吃，於是他得到一盤湯和麪包，煮牛肉和洋山芋和青荳，點心和咖啡，他吃滿一肚子，走出時就像一隻腳球一樣。回頭他冒着雨在暗中向街頭走下去，他看見有紅燈照耀，聽見有銅鼓的喧闐；他的心發出一跳，他便一納頭向那兒跑去——他無須問便知道那近一個政治的集會。

選舉運動在目前還是“無風帶”的時候，這是新聲紙

上慣用的字眼。不知道是什麼原故，民衆是不輕容易熱狂的，你差不多很難叫他們到會，到了之後也生不出多麼反映。在支考哥所召集的會合從來是很倒籌的，而今晚上的演說家又僅僅是一位副總統的候補，黨部的委員們是在擔心得發抖的。但是可感謝的神天却送來了那樣的狂風冷雨——現在所必要的是放出一點烟火，播出一片鼓音，那無家可歸的破落戶們在一哩丙外的都還傾吐了來塞滿一座會堂！回頭到第二天，報章上便可以得到一個誇張的記載，還可以加上一句到會者都是平民，兩者都明白地證明那傑出的候補者所提出的關悅保護政策是怎樣的得着國民勞動者的歡心。

於是攸斐斯進了一座很大的會堂，是有萬國旗裝飾着的；在主席致過開會辭之後，當晚的演說家在一片鼓掌聲中登場——你想攸斐斯的情緒是怎樣，他看見那人才就是那有名的雄辯家上議院議員施拔爾向克士，他前回是到過屠場區的“朶弈爾共和黨聯盟”的，幫助施古里的爛朋友當選了支考哥市的市會議員的！

一看見這位貴族議員，真的幾乎有眼淚帶進了攸斐斯的眼裏。他回想那過去了的黃金時代，而他也曾經坐在那海樹蔭下過的，那在他是怎樣的一種苦悶的！那時他也和那選民們同在一道，國家是由他們統治的——那時運動選舉的大酒樽是由他親手在管理的！這又是一次大選舉，共和黨員可以找着大錢，假使沒有那一場背時到兆的變故，他又可以得到他的一份，不會零落在這兒！

雄辯的貴族議員在說明保護關稅的系統；是一種很高妙的辦法，由這種辦法工人可以讓實業家提高物價；那他便可以得更高的工錢；就這樣他一隻手從衣包中把錢拿出去，另外一隻手又拿一部分轉來。這個無比的妙案在那上院議員看來就好像是等於宇宙中的至高原理一樣。就因為那樣，所以哥倫比亞（指美國——譯者）才是大洋的珍寶；而她一切的將來的勝利，她在各國中的權力和榮名，就全靠在一切的市民的熱誠，熱誠地援助那些爲此而奮鬥着的人們。這個英雄的結團，它的名字是“偉大的老政黨”——

在這兒音樂隊開始彈奏起來，攸斐斯大吃一驚地跳了一下看來儘管是簡單，攸斐斯要想聽懂那貴族議員所說的話，他很費了一般猛力——要聽懂那所說的甚麼美國的繁榮，美國商業的隆盛，在太平洋，在南美，在其他各地被壓迫民族中的共和國的將來。他想聽的理由只是想避開睡魔。因爲他一睡熟了，他便會鼾聲如雷，他自己是知道的；所以他一定要聽——他是不能不提精神！然而他才吃得那麼飽，他是十分疲倦的，而堂中又那樣的暖和，坐場那樣的舒服！上院議員的英姿說着輸入輸出的數目，在他眼前漸漸模糊，漸漸朦朧，有時像塔一樣高聳，有時又像在舞蹈。他的隣席有一次猛的撞了他的肋骨一下，他驚得一跳，又裝着若無其事的一樣；但回頭他又幹起來了，人們開始不耐煩地釘着他，口中也嘖有煩言起來。

棧是有一位去叫了一警察來，那把攸斐斯的領子捉着，把他抖醒起來，弄得他驚惶失措。有些聽衆掉轉頭來看這項動搖，上院議員施拔爾向克士把演說中止了；但是有一種聲着愉快地叫出：“我們現在趕掉了一名叫花子！先老生，你請繼續講演！”於是羣衆哄笑起來，上院議舉也巧妙地微笑着又繼續着說；在幾秒鐘間攸斐斯挨了一陣的脚蹴，一串的咒罵，又落脚在暴雨裏面了。

他走進一家門道裏去，自己檢點了一下。他沒有受傷，他沒有受拘留——現在這種是求之不得的。他自己詛咒了自己和自己的運命一下，回頭又把他的心機轉到實際的問題上來。他沒有錢，沒地方睡覺；他是非討一次不可。

他走出去，受着冰雨的接觸他把兩肩聳起來一面發抖。有一位女人走下街來碰着他，那穿着很好，打着一把雨傘；他轉身走向那女人旁邊。“太太，”他叫起來，“你好不借一夜的棧房錢給我？我是一位失了業的工人——”

他突然把話頭切斷了。借着街上的燈光，他看出了那婦人的面孔。他認得她。

那是亞侖娜，雅賽梯德，那是在他結婚的筵席上的那位美人！亞侖娜，雅賽梯德，那面容分外的美貌，和那馬車夫拉克丘士，跳舞着像一位女王一樣的！後來攸斐斯只見過她一兩次，因為約塞斯，拉克丘士已經丟了她又愛了別的姑娘，亞侖娜便離開了培京頓，沒人知道她到了那兒。而現在他遇着她！

她也和他一樣受了驚駭。“攸斐斯。路德庫士呀！”她喘息着。“你到底是怎麼做起的？”

“我——我背了時，”他吞吞吐吐的說。“我失了業，我沒有住家，也沒有錢。你呢，亞侖娜——你嫁了人嗎？”

“沒，”她回答着，“我沒嫁人。但我有一個好的位置”

兩人立着互相呆視了好幾分鐘。落尾是亞侖娜又說。“攸斐斯呀，假使我能夠，我定要幫助你，我是不說假話的，但我出門沒帶錢包我實在連一個片尼也沒在身邊。不過可以爲你做一點更好的事情——我能夠告訴們一條出路。我能夠告訴你瑪利亞住的地方。”

攸斐斯吃了一驚。“瑪利亞！”他喘息着。

“是的，”亞侖娜說。“她會幫助你。她得了一個地位，她很好；她會高興看見你的。”

攸斐斯自己覺得就像從監獄中逃走了的一般地離開了培京頓以來已經一年以上了，他是丟下瑪利亞和埃爾池邊達逃走的。然而現在，僅僅一提到她們，他全部的身心都歡叫了起來。他要去着她們：他要走回家去！她們會幫助他的——她們會親愛他的。在一閃光中他把全部的情形想周到了。她離開她們是情有可原——他有失掉了兒子的悲哀；他沒有回家也是情有可原的——因爲事實上她們是離開了培京頓。“好的，”他說，“我要去。”

於是她告訴了他在克拉克街上一個門牌，又說，“我的住址無須乎告訴你，因爲瑪利亞是曉得的。”攸斐斯沒說一句再見的話便走起來了。

他找着了一家棕黃色的石造大廈，大有豪貴的氣象，他按響了地層的門鈴。一位青年的有色的姑娘（黑奴）出來應門，開了一英寸寬的光景，懷疑地凝視着他。

“你要做甚麼？”她問。

“瑪利亞，白清司加是住在這兒的嗎？”他也問她。

“我不曉得，你問她做甚麼呢？”

“我是來看她的，她是我的親戚。”

“那姑娘躊躇了一下。接着她把門打開說，“你進來。”攸斐斯走進了一坐大廳堂，那姑娘又接着說；“我要去看一下。你叫甚麼名？”

“你告訴她我是攸斐斯，”他回答着，那姑娘走上樓去了。一兩分鐘她又轉來，回答道，“這兒沒有那樣的人。”

攸斐斯的心臟落進靴統裏面去了。“別人告訴我說她是住在這兒的啦！”他叫着。

但是那姑娘只是搖頭。她說，“太太說這兒沒有這樣的人。”

他躊躇着立了一點鐘，覺得沒有辦法。他轉身走向門去。但是就在這一個瞬間，門上有扣門聲，姑娘走去打開。攸斐斯聽見一些脚步響聲，接着又聽見那姑娘一聲喊叫，她回頭便跳轉來，從他身邊跑過，她的眼睛該得翻白，一面廠開喉嚨叫着，一面跑上樓去，“巡捕！巡捕！我們破獲了！”

攸斐斯惶惑着立了一秒鐘。接着他看見青色的制服向他衝上來，他跟在那女黑奴後面跑去。她的叫聲是樓上

的一場大動亂的信號；屋中是人住滿了的，他走上廊道，看見那些人在東奔西竄，驚駭得又在哭又在叫。男男女女都有，女的大部分都只圍着一件寢衣，男的是各種各樣的裸體。在一邊攸斐斯看見一間廣廳，有天鵝絨面的坐椅，桌面滿佈着杯盤。玩着的牌四散在地面上——有一張台子是打翻了的，葡萄酒瓶倒了，瓶的內容滔滔的在地氈上流出。有一位年青的姑娘昏暈轉去了，有兩個男子在扶持着她；有十二三個人湧向前門。

但是突然在那門外接連有捶門的聲音，又把那一羣人駭得倒退。就在這一瞬間有一位肥胖的婦人，頰上塗着粉黛，耳上墜着鑽石的跑下樓來，脫氣脫氣的喘說着：“往後門去！趕快！”

她領着路走到一處後樓門，攸斐斯也跟着；在廚房裏她按了一個機關，那梳櫃便自動的移開，現在一條黑路來。“進去！”她向衆人叫着，那現在已經有二三十個人了，他門便通過去。但是在最後一人剛好進去時，前頭的號叫了起來，於是那狼狽的羣衆又傾吐出來，叫着“那兒也有人！我們是受了包圍！”

“上樓去！”婦人叫出，於是大家又是一衝，男的女的又在叫又在罵，爭先恐後的拚上前。一層，二層，三層——在那兒有一個扶梯通上屋頂，有一大羣人集在那梯脚下，一個男子在梯頂上拚命想推開那樓板。但是樓板推不動，那婦人叫他把釘釘拉開，他回答說：“早就拉開了。上面是有人坐着的！”

一分鐘後樓下來了一聲：“你們就也跑沒用處啦，你們。我們這一次不是來作玩的。”

於是衆人都畏縮着了；再隔幾分鐘有幾位巡捕上來，東張西望的凝視着他們的犧牲。在這犧牲中男子們大部分是惶恐着，很循規蹈矩的。女人們是當成笑談，就像她們是習慣了的一樣——不過她們的臉縱使是駭青了，你也看不出來，因為臉上是滿塗着脂粉。有一位黑眼的年青姑娘坐在欄杆上面，她把擣着拖鞋的脚去蹴巡捕的盜帽，蹴到有一位巡捕捉着了她的脚跟，把她拖了下來。在下一層的樓上有四五位別的姑娘坐在廳堂中的大箱上，向着通過她們前面的警察們開玩笑。她們真是喧囂胡鬧，顯然是在喝着酒的；她們裏面有一個人穿着一件緋紅的“綺麗諾”，又在笑又在叫，她的聲音把一堂人的聲音都壓下去了——攸攸斐瞥了她一眼，便吃了一驚，他叫道，“瑪利亞！”

她聽見他，向周圍一看；她也驚得一吃，惶惑着，半站立起來。“攸斐斯！”她喘息着。

兩人立着互相保看一兩秒鐘。

“你怎麼到了這兒來？”瑪利亞問他。

“我來看你的，”他回答。

“幾時來的？”

“剛才。”

“但你怎麼曉得的——誰個告訴你我在這兒？”

“亞倫娜，維賽梯德。我在街上遇着她。”

又沒話說了，兩人又互相保看着。餘的人都望着他們兩人，於是瑪利亞便起身走近他的身旁。

“你呢”攸斐斯問她。“你是住在這兒嗎？”

“是的，”瑪利亞說，“我住在這兒。”

於是在下面突然發出一聲叫聲：“你們現在通把衣服穿好，你們姑娘們，穿好後下來。你們要趕快，不然你們沒後悔——外邊在下雨呀。”

“布嚕嚕嚕”，有的人發起抖來，婦女們都起身走進各座門道，那是駢列在那廊道上的。

“你來！”瑪利亞說，把攸斐斯帶進她的房裏，那是一間小房大概有八尺長六尺寬，有一尊床，一把坐椅，一架穿衣櫃，門後排着幾件衣裳。地板上是衣常狼籍的，四處都亂得沒王法——粉匣，香水瓶，和帽子，與吃殘下的碗盞，一看瓶陳在化妝台上，椅上又放着一雙拖鞋，一架鐘，一隻威士克瓶。

瑪利亞是只穿着一件綺麗諾和一雙絲襪的；然而她在攸斐斯面前就要換衣常，甚至連伸手去關關門都難得費事。他這時才想到他所到的地方是甚麼所在了：自從他離家以後，這樣的地方是看過不少的，他自然不會吃驚——然而瑪利亞會落到這樣的生涯，那不免使他心痛。他們在故鄉時都是清白的良民，他覺得舊時的記意應該還可以支配她。但是他又笑他自己是一位僂角。他自己是甚麼呢？要假裝出甚麼清白？

“你在這兒住了好久了？”他問。

“將近一年了。”她回答。

“你爲甚到這兒來？”

“我爲要活命啦，她說：。我不能時見孩子們餓死。”

他停了一會，望着她。“你是失了業嗎？”他隨後又問。

“我得了病，”她回答說，“繼後我又沒有錢。繼後施丹尼士又死了一一”

“施丹尼士死了！”

“是的，”瑪利亞說，“我忘記了。你還不知道那件事情啦。”

“他是怎麼死的？”

“耗子咬死的，”她回答着。

攸斐斯喘了一口氣。“耗子咬死的！”

“是的，”她說：她弓着腰在套鞋絆。“他在一家榨油工廠裏做工——大人們總要叫他去幫他們買啤酒。他常常担着一根長棒挂着許多酒罐子：他便每罐都喝它一點，有一天他喝得太醉，在一處角落裏便覺熟了，一晚便都關閉了在那兒。後來別人時見他時，耗子咬死了他，把他周身幾乎都吃乾淨了。”

攸斐斯坐着，駭得身子都僵了。瑪利亞接着在套鞋絆。好一會沒話說。

突然有一位胖子警察走到門口來。“趕快，喂，”他說。

“我是在趕快的，”瑪利亞說，她站起來，火速地套上自己的腰包肚。

“剩下的人都還活着的嗎！”攸斐斯隨後又問。

“是的，”她說，

“他們住在那兒？”

“住在這兒不遠。他們現刻都很好。”

“他們在做工嗎？”

“埃爾池邊達是在做的，”瑪利亞，“只要她能夠。我差不多時常都在關照他們的——我現在我的錢很不少。”

攸斐斯默了一會。“他們知道的住在這兒——知道你的生活嗎？”他問。

“埃爾池邊達是知道的，”瑪利亞回答。“我不能向她說假話，孩子們這時會或者也怕明白了。也用不着甚麼害羞——我們我們是無可如何。”

“佗摩丘士呢？他知道嗎？”

瑪利亞把肩頭聳了一下。“我怎會曉得啦？”她說。“我已經一年多沒看見他了。他中了血毒，丟掉一根指頭，便不能再彈四弦琴了；後來他便走了。”

瑪利亞是在穿衣鏡前面鉗着衣服的。攸斐斯坐着呆看着她。他差不多不能相信她是舊日所曾認識的那同一的女人，她那樣的平靜——那樣的鐵石！他看着她，心裏都覺得可怕。

於是她突然又看他一眼。她說，“你的情形看來好像是很受過苦日子來的拉。”

“我受過，”攸斐斯回答她。“我衣包裹沒有一文錢，也沒工作可做。”

“你到那兒去來？”

“甚麼地方都到過。我是活潑過了。後來我又回到屠場——剛好在那罷工之前。”他停了一會，躊躇着。“我去問過你們，”他說。“才曉得你們已經走了，沒人曉得地方。或者你會怪我不存好心，怪我丟了你們跑了罷，瑪利亞——”

“不，”她回答，“我不怪你。我們都不怪你。你是只好那樣——境遇實在太難處了。”她息了一口氣，又說：“我們是太蠢——那便是災難。我們太不會轉環。假如我從前是像現在一樣聰明，我們是掙持過去了的。”

“你那時會到這兒來嗎？”攸斐斯問她。

“會的，”她回答；“但是那不是我所說的意思——我是說——你的態度或者又會不同——你對待溫娜的態度。”

攸斐斯沉默着；他決不會想到過那種觀點上來的。

“一家人在餓飯的時候，”瑪利亞繼續着說，“你有甚麼值錢的東西，是只好拿去賣的。我揣想你現在是會明白，而時候是已經遲了。溫娜在初是在爲我們一家人着想的。”瑪利亞平淡的說，就如像一個人在講買賣一樣。

“我——是的，我在那樣想，”攸斐斯遲疑着回答。他沒說他賠補了三百塊錢和一個工頭兒的位置，爲了要高興再把那菲爾，孔諾爾打倒一次。

在這時那警察又到門口來了。“出來，喂，”他說。“趕快！”

“好的，”瑪利亞回答着。戴上帽子，那帽子滿大可充一位軍樂隊的指揮長，滿插着駝鳥毛。她走出廊道去，攸斐斯跟着她，警察還留在那兒看看床下和門後。

“這是怎麼一回事？”兩人在下樓時，攸斐斯質問。

“你說這搜查嗎？哦，無關礙的——我們每每要遇着這樣的事體。這兒的老板娘和警察有點糾葛；我不知道是甚麼，但不等到明天便會發落的。反正與你無干。他們總是要讓男子們走的。”

“或許會那樣，”攸斐斯回答，“但不會放我走——我恐怕這回丟了。”

“你的是甚麼意思？”

“我是警察的要人，”他說，雖然說的是立陶宛語，都把聲音放低了下來。“我怕他們會送我去關一兩年。”

“見鬼！”瑪利亞說。“那怎麼行。我看我能不能把你放脫。”

下了樓，樓下有一大部分的犯人聚集着，她去找着那位戴鑽石耳墜的胖子婦人，和她悄悄的說了幾句。那婦人走近警察隊長的身邊，他是奉命來擔任道次搜查的。“畢里，”她說，指着攸斐斯，“這位人是來看他妹妹的。你們扣門時，他剛好進來。你不是要捉活潑的，是嗎？”

隊長看着攸斐斯發笑。“對不住，”他說，“但是命令是除掉下人都要。”

所以攸斐斯也就混在餘人裏面，那些人就像嗅着一匹豺狼的羊子一樣，都互相想藏在背後。老人也有，年青

人也有，大學生也有，鬍子白得來可以做他們的祖父的也有；有些是穿着夜會服的——除掉攸斐斯以外，沒一人帶了甚麼窮相。

搜查完畢之後，門道打開了，人衆走出，有三台護送車停在街角，鄰近的人都擁來看這場熱鬧：有不少的俏皮話，一片伸長着的頸子。女人們滿不介意地回盼他們，或者是雜以笑謔，而男子們都把頭埋着，把帽子拉下來遮着面孔。他們聚在護送車中就如像在電車裏的一樣，在周圍的吆喝聲中開動起來。到了拘留所中攸斐斯給的是一個波蘭人的名字，和五六個人關進一間牢房裏；別的人坐着在悄悄的說話時，他自己睡在一隅沉沒在他的思索裏面。

攸斐斯落到社會的陷阨中的絕底去，看過那兒的景象，他已經是習慣了的人。然而在他想到一切的人世都是惡劣可憎恨時，他把他自己所愛的家族是往往除外的；而現在才有這樣突然的可怕的發現——瑪利亞在賣淫，埃爾池邊達和她的兒女在靠着她的淫賣爲生！攸斐斯儘管怎樣自譴，罵他自己最爲下流，要想這些不免是優子——然而他依然克服不過由那場突然的發現所受的驚愕，他爲此怎麼也不能不陷在憂鬱裏。他的魂髓都受着苦厄與動搖，睡眠了很久的記憶，在他以爲是死了的記憶，又在他的心中激盪。往日的生活的記憶——往日的希望，往日的慾求，往日對於清潔與獨立的夢想！他又看見溫娜了，他聽見她溫婉的聲音在勸慰他。他看見小安達南

斯；那是他想把他撫育成人的。他看見了他那戰巍巍的老父，那始終以誠摯的恩愛祝福他的。他又回想到他發現了溫娜被污辱了的那一天——啊，他是怎樣的難受，怎樣的就和一位狂人一樣！那一切在他看來是怎樣惡心；而現今他坐着聽瑪利亞指斥他是一個傻子，而地心裏也一半是承認！是的一——她告訴他應該賣老婆的貞操而靠着過活！——再說到施丹尼士和他的可怖的運命——那場短短的插話，瑪利亞向他說得那樣的冷靜，那樣的死不動心！那可憐的小施丹尼士，指頭是凍僵了的，而又怕雪——他的哀叫的聲音貫澈着攸斐斯的兩耳，在他睡在暗中，直到一顆顆的汗珠湧到額上。時時他要為震恐而發抖，想到施丹尼士孩子關閉在那荒屋，拚死拚命的在和耗子作戰！

這些情緒在攸斐斯的心上都已經成爲稀客；那是好久以來它們便不曾再苦惱過他，在他以爲是永不會再來的了。儘管弄得來是可憐無告，那些情緒於他何補——他要它們來苦惱他！他近來的生活便是專門要打倒它們，把它們驅出心坎去；在他一生之中不再要爲它們受苦，除非它們是突然來襲擊他，在他未作準備之前便把他克服。他聽着他舊日的靈魂的叫聲，他看見了那舊日的鬼魂來招呼他把手伸了出來把他擁抱！但它們都迢遞而朦朧；它們是會在過去的迷霧中再行消逝的。它們的聲音死滅了，他永遠不會再聽見它們——於是他男性的勇氣要在他的靈魂中閃出最後的微光。

早餐後攸斐斯被提到公庭，庭上聚集着犯人和一些人來看熱鬧，或者是來看那一位可以行劫的。男的先提審，一羣的給了一次申斥之後通通遣散了；但是攸斐斯，他駭倒了的，是單獨提審，被認作一個嫌疑犯。他前次受審的也就是這個法庭，他的罰款是還‘懸着，在的；而審他的又是同一的判事，同一的書記。書記現在在凝視着攸斐斯，好像一半在說他是認識他的一樣；而判事則是絲毫不疑——正在那時候他的心想是放在他接受着的從警察區長的一位朋友打來的電話上面，想他該怎樣去發落那位“波蘭人，新普松，那說是‘太太，公館裏的朋友。那時他聽着攸斐斯陳述他是怎樣去看他的妹子的話，他照例的規戒了一番，叫他把他的妹子應該安頓在妥善的地方：於是他把他放走了，而罰那每名姑娘五塊錢，那罰款是一羣由波里太太承當的，他從襪統裏拖出一捲紙幣出來。

攸斐斯在外邊等着和瑪利亞一道走回去。巡捕已經離開了那家公館，那兒已經有了幾位外客，晚間那兒是又要流連起來的，就像並不會起過甚麼事體一樣。在這時候瑪利亞把攸斐斯引到樓上的她的房間裏，兩人坐着談話，在白天攸斐斯可以看出她的臉色並不是從前的那種健康飽滿的自然色了；她的臉色有點像革皮一樣的黃色，而眼下是有一付黑圈。

“你有病嗎？”他問她。

“病？”她說。“見鬼！”（瑪利亞就像漁夫或者馬夫一樣學着一嘴的村話了）“幹着這樣的生活，你不害病能夠怎樣？”

她靜默了一會，愁慘地凝視着前面。‘那是嗎啡呢’繼後她說。“我好像一天一天的用得多了。

“爲甚麼要用呢？”他問。

“就是那樣的話：我也不知道爲甚麼。假使不用呢，那就只好喝酒。姑娘們要不用這些，那怎麼也支持不着的。在她們初來的時候，老板娘便要把藥給她們，她們會高興用的；不然便是因爲頭痛或者肚痛，用久便成了習慣。我曉得我是上了癮；我想丟掉它，但我在這兒的時候我是不戒的。

“你到底要在這兒停好久呢？”他問。

“我不曉得啦，”她說。“我恐怕是永遠。別的我能做甚麼呢？”

“你不能存錢嗎？”

“存錢！”瑪利亞說。“真的再也不會！我想我找的錢很多，但通同要用乾淨。每接一位客人我得一半的錢，是兩塊五角，有時我一晚可以找二十五，或者三十塊錢，你會想我是可以存節一些了！但是我要出我房費，吃食費——價錢的貴你是從不曾聽見過的：此外還有另用，還要喝酒——有些是我喝的，有些見都不曾見過。我的漿洗費——禮拜將近要二十元——你想想看！這樣我還能做甚麼呢？我

不是硬撐便只好走，但在別處依然還是一樣。我所能辦到的便是每禮拜節省十五塊錢來交給埃爾池邊達，那樣她的孩子也就得以上學。”

瑪利亞沉悶着坐了一兩分鐘。“你把你的事情告訴我罷，攸斐斯，”她突然的說。“你到甚麼地方去來？”

他便把他自從逃走後的一長串冒險談告訴了她；他做流氓時的生活，他在隧道上的做工，斷了手的遭難；繼後又說到傑克·都頑，說到他在屠場中的政治運動，他的下台，他的餓飯。瑪利亞是熱心的傾聽着的；他那後來的餓飯一節很容易相信，因為他面孔是表示着的。“你正在難頭上找着了我們啦，”她說。“我是要幫助你的——你要幫助你找到了工作的時候為止。”

“我不想要你——”他說起來。

“甚麼不？因為我在這兒嗎？”

“不，不是那樣，”他說。“但是我要走，我要離開你——”

“好沒意思！”瑪利亞說。“你沒那樣想。我是不怪你的。”

“你怕肚子餓了罷，”她息了一兩分鐘之後又說。“你留在這兒吃中飯——我要叫點東西進房間來。”

她按鈴鉤子，一位有色的婦人走到門口來，接受了她的吩咐。“隨時有人服侍，倒不是壞事體呢，”她說着一笑，倒在床上去睡着。

監裏的早餐是不充分的，所以攸斐斯這次吃得上好，

兩人快活地吃着，一面談着埃爾池邊達，談着孩子們的情形，談着往日。在食事快完之前，又來了一位有色的姑娘送話來，說“太太”要瑪利亞——“立陶宛的瑪利”，那兒的人是這樣稱呼她的。

“那是說你應該走了，”瑪利亞向攸斐斯說。

於是他便起身，瑪利亞把家族的新的住址告訴他，是猶太人區域的一個貧民窟。“你去罷，”她說。“她們很喜歡見你。”

但是攸斐斯立着躊躇。

“我——我不想去。”他說。“真的，瑪利亞，你爲甚不把點錢給我，讓我先去找找工作？”

“你爲甚麼要錢？”是她的回答。“你所須要的不是一個睡覺和吃飯的地方嗎？”

“是的，”他說；但走我既離開了他們，我不好去——而我又沒事體做，而你——你——”

“走罷！”瑪利亞說着給他一推。“你說些甚麼？——我不把錢給你的，”她又說，在她跟着他走到房門的時候，“因爲你會拿去喝掉，戕賊你自己。我現在給你兩角五分錢，你拿去罷，她們是高興你回去的，你用不著要害甚麼羞啦。再見！”

於是攸斐斯走出去了，他思索着這件事情走下街去。他決心是先去找一番工作，於是他把剩下的半天便往四處的工廠貨棧去求事，而沒得到成功。天快要黑了，他又才

決定回家，走動起來；但他走到一家飲食店前，他進去，把那二角五分錢來吃了一頓飯；他走出來時心想又變了——夜景很佳，他可在外邊睡覺，等明天又去找工作，他總可以找到一個。於是他又向別處走去了，他突然向周圍看了一下，才知道他走着的是昨晚走過的那條街，他走過了那座公堂，是昨晚進去聽過政治運動的演說的。那兒沒有煙火，也沒音樂隊了，然而有一道招牌是在召集開會，也的洪流不斷的湧進去。在一閃光之中攸斐斯決心要再進去一趟，去坐下休息着，好打算他自己怎樣進行。沒人收入場券的，那顯然是可以自由聽講。

他進去了。在台上有不少的人，台下每個座位幾乎都坐滿了。他在遠遠的尾上，最末的一排取了一個座位，一直便忘掉了他周圍的一切情形。埃爾迪邊遠會以為他是又回來榨取她的錢的嗎，或者她會了解他是要找一番工作來盡他的一份責任？她會寬待他，還是會責備他呢？在他回家之前總希望能夠找着一項工作啦——希望前天的那位工頭兒還想讓他去上工啦！

——攸斐斯又突然抬起頭來。一陣猛烈的喝彩由羣衆的喉嚨中爆裂了出來，那羣衆在這時已經把會堂塞滿，塞到各個門道裏了。男的女的都立起來，搖着手巾，號着，叫着。演說的人顯然是到了，攸斐斯心裏這樣想；這些人們怎的會這樣蠢！他們從這裏到底可以希望得些什麼——他們要幹什麼選舉，鬧什麼國家的統制？攸斐斯是曾經參預過政治運動的內幕的。

他又回到他自己的思索去，但這回更有一件事情不能不放上念頭——因為他是和閉鎖着的一樣。會堂現在是連門道都塞滿了；等會完畢之後，那是太遲了不能回家，所以他總得要在外邊過夜的。到清早回家，那樣或者也更好，因為那時孩子們上學去了，他和埃爾池邊達兩人更好說話。她時常是容易說話兒人；而他也並不是有心作壞。他總會把她說服的——而且，瑪利亞既是高興，瑪利亞又在出錢。萬一埃爾池邊達不諒解，他會要告訴她許許多多的話。

就那樣攸斐斯在沉思着；等到後來，他在會堂裏坐了一兩點鐘的時候，昨晚鬧過的亂子又有點萌芽在準備起頭了。演說是一道進行着的，聽衆在拍掌，在喝彩，在興奮着叫號；那些聲音漸漸在攸斐斯的耳中模糊起來了，他的思索失掉了頭緒，他的頭沉沉的點串起來。他和往常一樣維持了好幾遍，鼓了幾遍的死勁；但是會堂滿熱而人又多，他走了很長的路，而又吃得很飽——所以到頭他的頭沉了下去，他又睡熟了。

接着又有甚麼人觸醒他，他照舊猛吃一驚地振作起來！不消說，他又是扯過呼廚的！而現在怎樣呢？他把眼睛死釘着前面，死釘着前面的講壇，好像沒有別的東西曾經高興過，或者是在他一生一世沒有東西可以使他高興過的一樣。他揣想一定會有發怒的叫號，一定會有敵愾的眼光；他揣想一定會有警察走來——捉着他的領子。——或者是要等到他下次罷？這一次他們或者可以饒他罷？他

坐着一面發抖，一面在等——

於是在他的耳邊突然來了一種聲音，一種婦人的聲音，溫和而甘脆的，“你假使有心去聽的時候，同志，你或許會感着趣味。”

攸斐斯比他所想像着的受一位警察的抓拏更加吃了一驚。他的眼睛依然凝視着前面沒動；但是他的心臟是跳了一大跳。同志！那是誰，會叫他是“同志”呢？

他等了好久，好久；到後來他保定了沒人再留心他了，他從眼角處偷偷的看了坐在他旁邊的婦人一眼。她年青而又美貌；她穿的衣服也美，是世間上所稱爲“女士”的。而她叫他是“同志”！

他當心地略略轉動了一下，以好更詳細的看她；於是他受着蠱惑地開始觀察她。她顯然把她周圍的事情已經忘記了，一直是望着講壇上的。有一個人在那兒演說——攸斐斯朦朧的聽見了他的聲音；但是他的心思全繫在那婦人的面孔上的。在他凝視着她的時候，他感覺着有一種警告向他襲來。那使他的身中不寒而慄。她是怎麼的，到底當前有甚麼事，能够使人那樣的關心？她坐在那兒就像化了石的一樣，她的兩手緊緊的捏着放在膝頭，捏得真是緊，他可以看出她的腕上的筋絡。她的臉上也有緊張的神情，絕度的緊張，就像一人在猛烈的鬥爭，或者是看着一種鬥爭的一樣。她的鼻翼微微有點震動；時而她很焦燥的舐濕自己的嘴唇。她的胸脯隨着呼吸一漲一落，而她的激昂就好像愈見的增漲，愈見的增漲，漲上去之後又落下

來，就好像一隻波艇在海洋的波濤上顛簸的一樣。那是甚麼？是怎麼一回事？那一定是站在那講台上說話的人有些甚麼妙巧的。他是一種甚麼人？他說的到底是一些甚麼事？——於是突然之間攸斐斯便抬起頭來看那演說者。

那就好像突然之間看見了甚麼自然現象中的極粗暴的光景，——是滿山的林木在暴風中動搖，是一隻海船在洪濤惡浪的大洋中跳躍。攸斐斯得到一種不舒適的顫動，意思是動亂，無秩序，荒暴，不成意義的咆哮。那人又高又瘦，就給他的聽者自身一樣乾癯；稀疏的黑鬚把面孔藏蓋了一半，你只可以看見有一雙黑孔；那是眼睛所在的地方。他的演說很快，十分的激昂；他做出了種種的姿勢——在他說話時他在演台上走來走去，把他的長臂伸出就像要把他聽衆中的每一個人都捉着的一樣。他的聲音沉宏，如像一架風琴；但有時在攸斐斯聽見他的聲音之前——他是爲他是眼睛先捉着了，沒工夫去領會他所說的意義。但是突然之間好像那演說家是一直指着他，好像所說的話是特別對他說的一樣；於是攸斐斯突然地注意到他的聲音，震動着，爲情緒所波盪，懷着沉痛和熱望，懷着一些不能言說的東西。去聽他那便被他束縛着，膠結着，貫澈着了。

“你們聽見這些事情，”那人演說着，“你們說，「是的，事情都不錯，但那是常有的。」你們或者又說，「來或許會來，但不會在我的一代——於我也沒用處。」所以你們依然又回到你們日常的勞苦裏去，你們回到那經濟權力的

世界大的磨坊去受折磨，把你們的一滴血一滴汗都化成紅利！爲別人的便宜整天整日的勞動；住在極菲薄極污穢的家中，在極危險極不衛生的地方勞動；一天到晚和餓癆窮鬼打交道，隨時隨地都可以遇着災難，遇着疾病，遇着死。掙扎一天一天的猛烈，速度一天一天的厲害；手裏的工作一天一天的難當，環境的鐵手一天一天的扣緊在自己的身上。換過幾月，或者是換過幾年——那時你再來看；我會再在這兒向你們勸說，要問貧困和艱難是否玉成了你們，要問橫暴和高壓是否睜開了你們的眼睛？我是還在等待你們的——我只好專心誠意等待你們。沒有一處的荒原我可以從這些現象潛躲，沒有一處的海港我可以從這些現象逃亡；縱然我就走遍地球，由東走到西，由南走到北，隨處都是這個可詛咒的制度，——我看見人性的一切崇高美麗的衝動，詩人的夢幻，殉教者的傷慘，四處都受着了鎖練。在爲一羣有組織的大盜報效，那大盜的名字就叫“貪婪”！所以我不能夠偷安，我不能夠沉默；所以我要丟掉安逸和幸福，健康和名望——我走到了十字街頭，叫出了我精神上的苦痛！所以我不怕貧困和病苦，不怕受人憎恨和唾罵，不怕受人威脅和迫害——不怕牢獄和慘刑，我的舌頭不能沉默——儘管他們是用怎樣的暴力來，在這地上或者天上，過去，現在，未來，所能計畫出的暴力，無論它是甚麼，它不能封閉我的口。我今晚失敗了，我明天再來；我知道那一定是我自己的錯誤——我靈魂中所懷抱的理想——傳到世間，這破壞的渴望——用人間的

言語說出，那一定要打破那極牢固的偏見的柵欄，那一定要把那最懦弱的人們喚起來活動！那要粉碎那絕端的俏皮，那要震悚那絕端的自私；阿諛的聲音要叫它成爲墮子，虛偽詭詐叫它鑽進它的龜窩，只剩着真理的紅光熊熊的照耀！因爲我代表萬衆人的喉舌，我所說的聲音，是萬衆人的無聲的聲音，是萬衆被壓迫而毫無安慰的人！是萬衆被追放者的生命，一生之中沒有希望沒有解救，全世界對於這些人只是一座監牢，一座阿鼻地獄，一座荒塚！我代表的是小兒的聲音，那在南部諸洲的棉花工場，就在今天晚上，就在目前還在做着夜工；筋疲力盡的在踉蹌，死心踏地的木麻，除掉想死而外沒有別的希望！我代表的是母親的聲音，那在貧民窟的望板樓上，借着燭在縫紉衣裳，疲倦了又在哀哭，因爲忍受不住她的嬰兒們一個餓死了的悲哀！我所代表的是年青的姑娘們的聲音，她們就在這個時候，在這可怕的都市的街頭浮動，挨打受餓，結果是只有兩條路，不是淪落娼家，便是跳進湖裏！我代表的是一切一切人的聲音，無論誰也好，也無論他現在何處，他是在“貪婪”大明神的聖輦之下殘喘着的！我代表的是人類要求解放的聲音！代表的一個男性的不滅的靈魂！那從塵垢中起來；打破了他的牢獄——斫斷了壓迫與無知的鎖練——而摩索着他的光明之路！”

演說者停頓了。在這一瞬間的靜默中，人們是把呼吸扼窒着的，接着就像只是一種聲音從千人的口中同時叫出。——在這時候攸斐斯是靜坐着的，筆直地不動，兩眼

釘着那演說的人；忍耐不着所受的驚異，身子在發抖。

突然那人又伸出手來，靜默了，他又開始演說。

“我向你們勸告，”他說，“不管你們是甚麼人，只要你們是在尋求真理；但我最希望的是和工友們說話，對於工友們凡我所刻畫的罪惡，不僅是感傷的材料，他們是無時無刻都身受着的，所以他們或者不會丟開，或者不會忘記——對於工友們我所說的這些是日常生活的殘酷無慈悲的現實，是他們的腳鐐手銬，是他們背上所受的皮鞭，是他們靈魂中所受的網鐵。我是在向你們說話的，工友們！我是在向你所說話的，勞動者所，你們把世界開闢了出來，而你們沒有說話的權利！我是在向你們說話，你們的運命是自己耕種而別人收穫，自己去勞動服從，只能求一點牛馬的報酬而日日苟延殘喘，我是把解放的消息為你們帶了來，我所祈求的是你們。那要你們出多大的犧牲，我是知道的——因為我是一位勞動者，我在過着你們的生活，今晚坐在我前面的人，沒人會比我更知道得清楚。做一位街頭的流浪人，替人塗靴油，靠着麪包脚滓過活，晚上睡在地底室的進口或者是空的貨車下邊，那種生活我是知道的。冒險傾心，描畫出未來的大夢，而看着那些那些夢想幻滅——看着自己的精神上的好花，一朵一朵地被生活的野獸般的蠻橫踐踏成爲塵土，這是我所知道的。工人要找智識要花費多少代價，我是知道的——我花費了我的睡眠和飲食，我花費了我的心力和體力，花費了我的健康，更差不多是花費了我自己的生命；所以我現在來向你

們說出希望和自由；向你們說出創造一個新世界的理想，向你們說出一種敢爲的新的勞動，我看見你們頑固不靈，遲疑不信，我是一點也不驚怪的。我之所以不絕望是因為我也知道都在後面驅逐你們的力量——因為我知道那貧困的猛烈的皮鞭，輕蔑和支配的錐刺，官憲和拍車的殘忍。因為我確實地感覺着在今晚到會的大衆之中，不管有好多是濛昧無知，不管有好多是來閒散，或者是有意來奚落——然而總會有一個人是爲痛苦和受難而絕望，是在偶爾的機會上看見社會的罪惡相恐怖而驟心而警醒的。我的話在他的心中會如像突然的一股閃光對於在暗中行路的人一樣——把他前面的路照出，照出障礙和危險——解決了各種的問題，說明了各種的困難！眼上的蒙蔽會取消，手脚上的鐐銬會脫掉——他會發出一聲感謝便跳起來。他會成爲一個自由人堂堂的前進！一個人從他自造的奴隸制解放出來！一個人他會不再被束縛——沒有甚麼甜言可以誘惑他，沒有甚麼威力可以屈服他；他從今晚上起便邁步前進，不打退轉，他會研究會理解，他會帶上他的劍刀參加進他的同志和同胞的軍隊。他會把好的消息傳遞給別人，就如像我今晚傳遞給他的一樣——自由和光明的無上的禮物不是我的也不是他的，是人類靈魂的遺產！工友們，工友們——同志們！睜開你們的眼睛，向周圍看看！你是在勞苦和炎熱中過活得太久，你的觀感疲鈍了，你的靈魂麻木了；但在你們一生之中請看清楚你們所居處的世界的真相——把一切習慣和傳統的樓盤扯

開——看它的本來面目，看它那醜惡萬狀的髑髏！看清楚它，你們看清楚它！們看正在今晚上，在滿洲的平原中有兩支的敵軍相對——就在現在，我們坐在這兒的目前，有百萬的人形正互相擊破喉嚨，彼此在狂怒中想把彼此扯成粉碎！（此指1904—5年的日俄戰爭——譯者）而現在是二十世紀，是“平和的使者”誕生到地上的一千九百年一千九百年，他的說教已經傳佈了的這些年頭，而有兩軍像森林中的野獸一樣，真相嚙殺！哲學家的理論，豫言者的宣告，詩人的哭訴都是枉然——而這「怪物」依然在橫暴！我們有教育有大學 有報紙有書籍；我們探悉了天文和地理，我們秤量了，實驗了，推論了——然而為的是叫人類來互相摧殘。我們說它是「戰爭」便算了事——但我們沒把它當成家常茶飯一樣忽略過了——請你們跟着我來，跟着我來，我們來認清楚他！我們看那人的軀體被彈丸貫穿，被榴彈打成粉碎！我們聽那刺刀的格殺，穿進人的肉裏；我們聽那悽慘的苦叫和呻吟，我們看那人的面孔為痛苦而變形，為憎恨與憤怒而變成惡魔！你們把手放一隻在那一片肉上——那還是溫暖的，還在顫動——那剛才還是人體上的一部份！這血液還在流！那是從人的心臟迸射出來的！這無須乎再說了——都是系統的，組織的，計畫着的！我們曉得，我們在報上看見，我們不以為驚奇；我們的報紙論說着，我們的刊物不見停止——我們的教會是知道的，而不閉他們的大們——我們民衆是看見的，而不驚恐起來革命！

“滿洲的事情或者未免太遠——來，我們同來看看家鄉。看看那支考哥市。這兒在這市中在今晚有一萬的女人，是關閉在賣淫窟裏的，爲飢寒不能不賣自己的肉體過活。這我們是曉得的，我們把來當成一個笑談！這些婦人的形態是和你們的母親，你們的姊妹，你們的女兒一樣；你們今晚留在家中的孩子，她們的笑眼明天清早會安慰你們的——然而運命已經在等待她們！今晚在支考哥，這兒有一萬的男子，零落得無家可歸，想求一個工作找一個機會，然而挨着飢餓，靚面着這方來的嚴冬的脅威！今晚在支考哥，這兒有十萬的小兒磨盡他們的體力，廢盡他的生命在努力找一點麵包！有十萬的母親生活在貧苦無告之中，拚命的想找些吃食來供養她的兒女！有十萬的老人伶仃孤苦地只等着死來解決他們所身受的苦痛！有一百萬大衆，男工婦女小兒，他們受着工錢妹隸的詛咒；只要他們還能立腳，還能睜開眼睛，每點鐘都在勞動，勉強找一點吃食來糊口；他們的一生是釘死在單調和疲倦上的，注定了是該餓該窮，該受寒受暑，該受污穢和疾病，該無知，該沉淪，該作惡！好，我們來翻開一篇，看這幅圖畫的另一面。這兒有一千——或許有一萬——是只有勞力的奴隸們的主人。他們並不動手便得到他們所有的東西，甚至於連過問都不過問——物品是自會的到他們手裏。他們唯一的操心只是在如何使用。他們住的是王侯宮殿，他們竭盡了他們的奢華和暴殄——那種情狀你沒話來形容，那使你的想像昏迷，使你的精神眩暈。他們費幾百塊錢去買

一雙鞋，買一張手巾，一根皮帶！他們費幾百萬元去買馬買汽車買洋艇，買宮殿和宴會，賣小小的寶石來裝飾他們的身體。他們的生活在他們同輩之中是一種競爭，競爭着虛榮和傲慢的強弱，競爭着破壞有用和必要的物品，競爭着消費同胞的勞力和生命，國民的愁苦，人類的汗淚血！那都是他們的——那去依就他們，剛好就像泉水流入小溪，小溪流入江河，江河流入洋海——那樣地自動的，不可避的，所有一切社會的財富起流向他們。農夫耕種土地，礦夫挖掘地底，織匠織出布帛，石匠打出石頭，聰明人的發明，機敏者的指揮，學問家的研究，天才的謳歌——一切的成果，一切勢力的腦力的成果，都匯集成一條大河滔滔的流向他們的懷裏！社會全體都在他們的掌中，世界的全部的勞力都要仰他們的恩惠——他們就像兇猛的豺狼橫槍武奪，他們就像貪很的鷹隼囫吞粉碎！全人類的全部的威力都屬於他們，永劫不變的屬於他們——他們為所欲為，謀所欲謀，人類為他們而生，為他們而死！他們不僅有社會的勞力，他們還買賄政府；他們隨氣都用他們的醜惡而暗昧的勢力保障自己的利權，把那運河更掘寬更深，好讓紅利的洪流向他們流去！——而你們，工友們，掘友們！你們生來是習慣了的，你們像牛馬一樣奔命，只想着自己的一天和一天的痛苦——但是這兒有一個人，在你們裏面，他會以為這樣的制度會永遠繼續——這兒有一個人，在今晚的聽衆裏面，他能那樣的堅決敢于立在我的面前說，他相信這制度是會永遠繼續社會勞力的成果，

人類存在的意義，會永遠是屬於偷惰坐食的人，為他們的虛榮逸樂而消費——為任何的目的而消費，為任何個人的為所欲為而消費——無論怎樣，無論何時，人種的勞力都會不屬於人類，為人類的目的而利用，由人類的意志而調制的嗎？假使這終會實現，是怎樣實現的——要用什麼力量才可以實現！同志們，你們以為會是你們主人們的工作——他們會把自由的證書開給你們？他們會送你們一把去開拓自由的劍刀？他們會任命你們為遠隊的大元帥統率去造反？他們的財產會為這項目的消費——會建立學校和教堂來教導你們，會印報紙來領導你們行運，會組織政黨來領導你們鬥爭？同志們，那是你們自己的事——要自己去籌劃，自己去解決，自己去執行！那要實現時，要不怕困難，那產業和統治所反對我們的困難——要不怕輕蔑和誹謗，不怕遭厭和迫害，不怕棍棒和牢獄！那要全靠你們自己挺着胸口，去反對那壓迫的暴威！要用自盲目無情的痛苦所受的嚴厲的經驗！要用文盲心理的苦痛的纏索，要用鄙言俚語的微弱吞吐！要用悲愁孤獨的靈魂的饑餓；要尋求，要企圖，要熱望，要傷心和失意，要汗，要血！那要用挨飢受餓節省來的錢，要用犧牲了眠睡得來的智識，要用在斷頭台的陰影之下所交換的思想！那是一種運動，在遠遠的過去便以為是一種不名譽的曖昧的行爲，動輒便受誹謗，動輒便受輕視；不樂人喜歡，而帶着一個不逞可憎的面孔——然而對於你們，對於你們工友，所謂工錢奴隸，那是一種不可抗抵的呼聲——那呼聲，無論你

跑到地球的那一方，你都不能逃避！那有你我一切錯誤的呼聲，你一般祈求的呼聲，你的責任你的希望——在這世間舉凡可以值配於你的一切事物的呼聲！是貧者的聲音，希望貧窮的根斷！是被壓迫者的聲音宣告壓迫的死刑；是威力的聲音，由受難所玉成的威力——是革命的聲，由弱小乃挺而走險的革命——是歡樂和奮勇的聲音，那由焦愁絕望的無底的深淵中所產生出來的歡樂和奮勇！是「勞動」的聲音，那被人侮辱，被人凌虐的；那是一位匍匐着的雄偉的巨人——如連山，如盤古，而盲目，而縲紮，而不自覺其有力。現在有種叛逆的夢想吹噓着他，希望在和恐怖激戰；等到他突然醒動，鐐銬解開——一種信號射進他的心中，傳達到他那偉大的身體的手足四肢，一剎那間夢想便成爲活動！他一動身起來；枷鎖解除了；担子滾開了；他立起——塔一般地，巨人般地；他一跳躍，他叫出他新生的歡呼——”

演說者的聲音突然切止了，他禁受不着自己的感情的激浪；他立着把兩手向他的周圍伸出，他的幻想的力量好像要把他向空中舉起。聽衆起同聲一喝站了起來；男子搖着手，在激昂中高笑。攸斐斯也取了同樣的行動，他叫得要把喉嚨都震破的一樣；他叫是因爲不能不叫，因爲他的感情壓得他也實在不能經受。那不僅是那演說家的言詞，他的雄辯的猛力；那是他自己的存在。是他自己的聲音；一種聲音好像一口洪鐘一樣以異樣的音調響徹了靈台——那就像一隻巨手捉着了聽者的全身，那以突然的

驚愕，那不是地上的所有，是從不曾言說過的精秘是威嚴與恐怖的實現，把來搖動了他，震煉了他。在他面前另外展開了一層眼界，在他的脚下地基龜裂了，在波盪，在洶湧，在震動；他突然感覺着他自己不再是單純的一個人了——在他身心中有不曾夢想過的威力，有魔神般的力量在執扭，多年來的驚異在掙扎準備產生；他坐着為苦痛與歡樂所壓迫，指尖都覺得發麻，呼吸都很促速。這位男子的演說在攸斐斯就像雷霆一樣閃進了他的靈魂；一股情緒的洪流在他內部激漲起來——那是他舊時的希望和欲求，舊時的悲哀和憤怒大絕望。在他一生之中所會感覺過的好像都回復了轉來，而隨伴一種新的情緒，差不多是不能形容的。他定要忍受這樣的壓迫，這樣的恐怖，那已經够壞了；而他還要被這些打倒，還要降服，還要忘懷，而若無其事的生活着——啊，真的那實在不是用言語可以說出的東西，那實在不是一個人所能担戴，那是恐怖和發狂！預言者說：“殺死肉體的兇手，與殺死靈魂的兇手，何足比擬呢？”攸斐斯便是一個靈魂被殺死了的人，他停止了希望和掙扎——他和墮落與失意講了和；而現在，在一個可恐怖的震撼中，那黑色的可憎恨的事突然明瞭了起來！他的靈魂的支柱好像全部都陷入了，頭上的天好像要破裂——他立在那兒，握着拳頭向上撐出，他的兩眼充血，靜脈管在他的臉上的都現成紫色，在咆哮着一種野獸的聲音，夢囈地，繼續地，熱狂地。在他不能再叫的時候，他依然立在那兒喘氣，哽聲地自己向自己微語；“要命！要命！”

要命！”

29.

會散了，聽衆起身走的時候，可憐的攸斐斯還是在不定中掙扎。他是沒想到離開——他想的是那種幻想一定要繼續，他找着了同志和弟兄。但是他現在是要走出去的，情境消滅了，他永不會再找尋着它！他瞠惑地坐在他的座位上；然而同一排的人要走出去，所以他不能不立起來移動。到他移動到了那邊上時，他留心看着那一個二個人；他們都在談說着那演說的內容——但是沒有一個人想來和他兩個談論。他離門很近可以感覺着寒夜的空氣，那時他不免絕望起來。演說的內容他是不大明白的，連演說家的名字都不知道；而他便要走了——不行，不行，那是太奇怪了的，他非試一個人談話不可；他要去找那演說家自己，去告訴他。他一定不會藐視他，雖然他自己是一位猶子！

於是他走進一排空的座位裏，守看着，等到衆稀薄了，他才走向講台。演說家已經走了，但是有一道側門開着，有人進進出出，並沒有人看守。攸斐斯把勇氣提起來，走進去，走下一個廊道，又通到一間房間有許多人聚集着。並沒人理他，他衝進去，在一隻角落上他看見了他所找尋的人。演說家坐在一隻椅上，肩頭縮緊着，眼睛半閉着，他的面容像幽靈一樣蒼白，差不多是帶着綠色的，一隻手無

力地躺在一邊。一位帶着眼鏡的大胖子立在他的身旁，在推開着湧集上來的羣衆，口裏說：“你們讓開一些；你們沒看見同志已經疲倦了嗎？”

於是攸斐斯立着望了十來分鐘。那人時而抬起頭來，和挨近他的人應答一兩句；繼後，來了一個機會，他的眼睛看見了攸斐斯。那裏面好像隱隱含有探詢的意思，一股突然的衝動把攸斐斯捉着了。他走上前去。

“我是向你道謝，先生！”他脫氣脫氣的說。“我不能夠走，在我不會向你說出我——我聽了你的話是怎樣的高興。我——我沒把你所說的全部聽懂——”

那大胖子眼鏡剛才是走開了的，現在又轉來了。“這位同志是太疲乏了，不能和任何那一位說話——”他說着；但是那演說家舉起了手來。

“等一等，”他說。“他是有甚麼話對我講的。”於是他抬起頭來望着攸斐斯的面孔。“你是想多明白一些社會主義的嗎？”他問。

攸斐斯吃了一驚。“我——我——”他吞吐着。“那便是社會主義嗎？我不明白。我是要知道你所說的——我是要求解釋。那些事情我都經過。”

“你住在甚麼地方？”演說者問他。

“我沒有住家，”攸斐斯說，“我是失了業的。”

“你可不是一位外國人嗎？”

“是立陶宛人，先生。”

那人想了一下，回頭又轉向他的朋友。“瓦爾特，沒有

甚麼人嗎？”他問。“有一位奧斯屈林斯奇——但他是一位波蘭人——”

“奧斯屈林斯奇會說立陶宛話的，”那人說。

“好的，那嗎；你好不好去看看他走沒有走？”

瓦爾特走開了，演說家又看着攸斐斯。他有一雙深而黑的眼睛，一個面容滿是溫和又滿是愁苦。“同志，你是要原諒我的，”他說。“我實在太疲了——自從上月來我每天都在演說。我要替你介紹一個人，他能夠幫助你就和我一樣——”

使者還用不着走到門口，他已經帶着了一個人轉來，那人他介紹給攸斐斯說是“奧斯屈林斯奇同志。”奧斯屈林斯奇是一位矮小的人，剛好達到攸斐斯的肩頭，瘦筋臘骨的，異常醜陋，而且腳還有點跛。他穿着一件黑色的燕尾服，衣縫和衣鈕孔都已經翻青了；眼睛一定很弱，因為他戴着一付青色眼鏡，那使他的面容愈見怪。但是他的握手是很懇懇的，他講着立陶宛語，那使攸斐斯和他親熱起來。

“你要想知道社會主義嗎？”他說。“好的。讓我們到外邊去走一走，找一個清靜地方好來談話。”

於是攸斐斯便向那演說家告別，走出去了。奧斯屈林斯奇問他住在那兒，好選定走路的方向；於是他又不得不說明一遍，他是無家可歸。那人又問他，他又說出了他的身世，說他怎樣到美國來，在屠場裏遇着些怎樣的情形，他的一家人怎樣的分散，他怎樣成爲了一位遊民。那矮小

的漢子把一伍一什都聽清楚了，他緊緊的捉着攸斐斯的手。“同志，你是經過了磨練的！”他說。“我們來把你造成一員戰將！”

其次是奧斯屈林斯奇說明自己的情況。他是可以請攸斐斯到他家裏——但他只有兩間房間，他沒舖位給他。他可以把自已的舖位奉讓，然而他的老婆又病了。回頭他聽攸斐斯說就是一條過道也好，他便把廚房的地板提供給他，那他真是再高興也沒有了。“或者明天我們更有法可設，”奧斯屈林斯奇說。“我們是不讓一位同志餓飯的。”

奧斯屈林斯奇的家在猶太人的貧民窟裏，他是住着地底室中的僅僅兩間房間。他們進門時，聽見一個嬰兒在哭，他把那寢室的門關上了。他已經有三個兒女了，他說，剛好又生一個孩子。他把兩把椅子拉近廚房裏的火爐旁邊，又說攸斐斯要原諒他，他家中那樣的沒秩序，因為在那樣的情形之下家政是要紊亂的。廚房的一半是安放着一張工作台，那上面堆着一些衣服，奧斯屈林斯奇說他是一位縫褲子的工人。他把一大捲衣裳帶回家裏來，讓他和他的老婆好縫。他就靠此生活，但生活愈過愈艱難，因為他的眼睛壞了。眼睛一瞎了以後會怎樣，他是不知道的；一個餘錢也沒有的——一個人一天做十三四點鐘的工勉強可以過活。縫一條褲子是不費甚麼手腕的，甚麼人都可以學會，所以縫工便愈攪愈賤。這種是工錢的競爭制度；假使攸斐斯要了解社會主義，那最好是從這兒着手，

工人們是靠着工作一天一天過活的，所以他們便不能不互相排擠，除掉最低的工錢而外沒人能夠更多得一些。所以大多數的民衆總時常是貧苦，在生與死之間掙扎。那就是“競爭”，在找工錢的人，在賣自己的體力的人總是這樣；而在他們頭上的榨取者呢，那又顯然不同——他們人很少，他們聯合起來支配，他們的權力是牢不可破的。所以在全世界上便組織成了兩個階級，兩者之中有不能過渡的一個鴻溝——那是資產階級，佔有着沒大的財產，和無產階級，在無形的鎖練之下束縛成爲奴隸。後者在數上是千與一之比，然而他們無知無力，他們只好仰着榨取者的鼻息過活，要一直等到他們組織了起來——等到他們有了“階級意識”以後。那是一個迂徐而勞苦的進行，然而是在進行着的——那好像冰山的崩潰，一開始起來便沒法停止。每個社會主義者都有他一部分的責任，都生活在“明天有好日子到來”的理想上，——那時勞動者會到各處的選舉場，奪取統治的權力，使私產制度告終正寢。不管你一個人是怎樣的貧，一個人是怎樣的受難，在他一知道了將來的人，他是永不會不幸的；縱使他在一生之中不能看見，他的兒子會看見的，對於一個社會主義者，階級的勝利是他自己的勝利。他也常常得到進步使他勇往邁進；譬如就在這兒的支考哥，這項運動近來是猛烈的膨脹起來了。支考哥是美國的產業中心，現在沒有別處的工會有它這樣強；但工會的組織對於工人也還沒收到多大的利益，因爲雇用主們也是組織好了的；所以同盟罷工總

是失敗，工會一失敗，那工人們便轉換到我們社會主義者的陣營。

奧斯屈林斯奇說明了黨團的組織，那種機械是無產階級借以訓練自己的。每個城鎮都有“支部”，支部又很迅速地更組織到小的地方；一個支部是有六千至一千的黨員，全國中有一千四百個支部，總計有二百五十萬黨員（原書作“二十五萬”恐有錯誤——譯者），出着黨費來支持着這個組織。“苦克郡黨部”，支考哥的市黨部是這樣稱呼的，有八個支部，單是這一處便要好幾千塊錢來維持。黨部有一種英文的週報，又有德文的，波赫米亞文的；在支考哥還有一種月刊，一座協作公社，每年發行一百五十萬部的社會主義的書籍和小冊子。這一些都是近幾年來才發展的——奧斯屈林斯奇初到支考哥的時候，這些差不多都還沒有。

奧斯屈林斯奇是一位波蘭人，有五十歲的光景。他在遂里西亞住過，是遭了迫害的民衆之一，在七十年代的初期（1870年代——譯者）他便參加了無產階級的運動，那時畢士馬克才征服了法蘭西，把他的鐵血政策轉到了“國際”上來。奧斯屈林斯奇自己是住過兩次牢獄的，但他還年青，他不曾介意。他雖然更還慶戰了一些，但因為那時的社會主義破壞了自己的一切的藩籬，成爲了帝國的偉大的政治力量（此指 Lassalle 之變節與畢士馬克勾結而成立國家社會主義——譯者），他才走到美國來，又來從新開始。那時美國差不多每個人都要笑這社會主義的一

種觀念的——因為美國一切的人都是自由。就好像政治的自由使工錢奴隸能夠更耐得一些勞苦！奧斯屈林斯奇這樣說。

這位矮小的裁縫師背靠他的硬板的廚椅，把兩腳伸在沒火的爐上，低聲低氣的說，好像怕擾醒了隣室的人。在攸斐斯看來他和那會場中演說的人是一樣的可驚異的人物；他很窮，是為飢寒所迫的窮漢中的最下乘——然而他的智識是怎樣豐富，他是怎樣的敢行敢爲了過來，他是怎樣的一位豪傑！此外還有很多像他一樣的人——有幾千，而他們都是工友！這種過程的精巧的機械是由他的儕輩所造成的——攸斐斯差不多不能相信，那要你相信實在未免太好了的一樣。

那照常總是那樣的，奧斯屈林斯奇說；一個人起初轉變為社會主義者的時候，他是像一位狂人的，——也不理解別的人是怎樣不理解，他希望在頭一個禮拜便要把世界全體變換過來。隔不一會他會曉得那是怎樣困難的一種工作；好得有新的同志來加入時，也才免得他自己的退轉。就在目前攸斐斯會有很多的機會來滅殺他的激昂的，因為大總統的選舉目前正在進行，每個人都是在高談政治。奧斯屈林斯奇會把他引去參加支黨部的下一次的集會，去介紹他，他可以入黨。黨費是每禮拜五分錢，但是出不起的人是可以免費的。社會黨是一個真正的德摩克拉西的組織——那是絕對由黨員支持，決沒有甚麼包辦的工頭兒老板。奧斯屈林斯奇所說的這些，也就是黨的信

條。你可以說社會主義者的信條只有一個——便是“不妥協”。這是全世界的無產階級運動的核心。一個社會主義者被選舉為議員時，他可以跟着舊有的政治團體作合法的運動，多少可以做些有益於勞動階級的工作，然而他永遠不要忘記，那種協定，儘管那些是怎樣的性質，那和偉大的目的比較起來是毫末不足道的。偉大的目的——便是把勞動階級組織起來革命。

社會黨是每個文明的國度裏都有組織的；那是一種國際的政治團體，奧斯屈林斯奇說，是世界上所曾有的最大的團體。總數的黨員有三千萬，有八百萬的投票權。它的最初的報紙是在日本刊行的，第一次當選為議員是在亞爾然丁；在法國有幾人入過內閣，在意大利和奧地利保持了勢力的平衡組織政府。在德國，那兒社會黨的投票權有帝國全投票權的總數三分之一以上；一切的政黨和勢力在聯合起來和它作戰，奧斯屈林斯奇說，一國的無產者得到勝利是難於支持的，因為別國的軍閥會羣起而攻擊；所以社會主義者的運動是一個世界的運動，是一個全人類的組織去建設自由和同胞愛的。那是人類的新的宗教——或者你可以說，那是舊宗教的實現，因為在基督所說的教旨裏面，字面上大抵是包含着的。

一直到夜半過後好一會，攸斐斯坐着傾聽他的新知的說話。那在他是一種極驚奇的經驗——一種差不多是超自然的經驗。那好像是在和第四空間裏面的人說話，那

人是徹底自由，超過了一個人的一切的界限。攸斐斯是在荒原的深處飄泊零落了四年；而現在突然有一隻手伸下來捉着他，把他超拔了出來，安置在一個山頂上，從那兒他可以俯瞰一切，——可以看出他飄泊過的路程，他陷落過的泥蕩，襲擊過他的猛獸的巢穴。譬如他在培京頓的經驗——那是奧斯屈林斯奇所不能向他說明的經驗！屠業主們之於攸斐斯就等於是運命；奧斯屈林斯奇告訴他那是「牛肉托拉斯」。那是一種龐大的資本的集合，那打倒了一切的反對者，蹂躪了國家的法律，是把民衆當成魚肉的。攸斐斯回想了起來，回到他初到培京頓時，他立在宰豬房裏參觀，看見那是怎樣的殘忍而野蠻，離開時自幸不是一條豬；現在他的新友告訴他，說他正是一條豬，——那屠業主的豬中之一匹。他們所望於豬的，便是從豬身上榨取出一切的紅利；那也就是他們所求於工人，也就是他們所求於一般的公衆。豬是怎樣想，怎樣受罪，那是不管的；勞動者是這樣，消費者也是這樣。那無論在甚麼地方都一樣的真確，在培京頓特別是真確；這兒的工作大約是因為關於屠殺的關係，那特別令人想到殘忍與暴虐——那真是一分一釐都沒有誇張，幾百人的生命在屠業主的企畫中抵不着一文錢的分紅。攸斐斯很迅速地便把社會主義的各種用語了解了，他一了解了之後，便把「牛肉托拉斯」的全盤的光景瞥視了一番，他覺得隨處都是一樣；一樣的是那盲目的不知足的「貪婪」的化身。那是一個怪物有千張口來鯨吞，有千隻蹄子來蹂躪；那是偉大的屠戶

——那是資本主義的精神附上了肉體。在商業的洋海上它航行着像一隻領港的船；它張起了黑化的大旗，向着人類的文明宣戰。買賄和腐化便是它的日常用的法門。在支考哥，這便政府便是它的支店的一個；它公然的偷用市的自來水幾千萬格龍，它指示法庭宣佈罷工的工人以攪亂治安的罪狀。已禁止市長遵守營造法。在首都它有勢力禁止檢查他們的出品，可以假造政府的報告；它敢於犯違法律，一旦有檢查的危險，它便把紀錄燒毀，送它的有罪的代理人出洋。在商業社會中它是大明神的車輪；它每年掃盪去幾千種的商業，它逼遣許多人發狂而自殺。它使牲畜的價格降到極低，幾乎要破壞了牧畜事業，那全國所仰仗的主要的出產；不購買它的成品的屠戶，它不知道破壞了幾千。它把全國分成幾區，把肉價都定成一樣；它有冷藏車，它對於家禽，鷄卵，水菓，蔬菜科以重稅。一禮拜有幾百萬塊錢的進項，它進出到別種權利的支配，鐵路和電軌，瓦斯和電燈等利權——它已經把製革業和穀物貿易都握在手中。民衆看見權利的喪失曾經大起沸騰，然而沒人暗示出一種救濟的方法；教導民衆，組織民衆，等待時候的到來教他們奪取那座號稱為「牛肉托拉斯」的龐大的機械，用來爲人類供給食品，而不是爲一羣海賊堆積錢財，那正是社會主義者的課目。——攸斐斯睡在奧斯屈林斯奇的廚房的地板上時，夜半過後已經好一會了；然而在他睡熟之前還有一點鐘，他沉醉在那種燦爛的未來的榮光中，看見培京頓的民衆進軍，把「屠場」漆

到手裏了！

(終)

譯 後

1. 本書原名爲“jungle”，直譯時當爲“荒荆”或者“榛莽”，自是象徵的名目；譯者嫌其過於文雅，與本作之內容不趁，故直取本書所寫之“屠場”以更易之。
2. 本譯書之藍本乃紐育 Vanguard press 的1927年十月發行的第三版。此書本出世於1906年，自歸 V·p. 印刷後，於一年之間已出三版，其行銷之猛烈殊可想見。惟本版與舊版，自21章以後便大有刪削，特別是最後的結尾，在舊版中尚有30, 31兩章，而本版則全盤刪削了。作家尙存，此等刪削當係作者親筆；以余所見以此刪定本爲佳，其未經刪定者大率皆蛇足，而特以30, 31兩章爲尤

贅。全書中所構成之效果，多爲此二章所破壞，甚不足取。故本譯書即以此新版爲藍本。

3. 本書所含有之力量和意義，在聰明的讀者讀後自會明白。譯者可以自行告白一句，我在譯述的途中爲他這種排京倒海的大力幾乎打倒，我從不曾讀過這樣有力量的作品，恐怕世界上也從未曾產生過。讀了這部書我們感受着一種無上的慰安，無上的鼓勵；我們敢於問：“誰個能有這樣大的力量？”
4. 本譯書乃取逐譯逐印的方式，故於前後譯語每有出入處，而文氣亦恐有不貫的地方，這些是譯者深引以爲遺憾的。在將來有機會時，當盡力更改。又於力量不到處或偶爾疏忽時庸或有誤譯之處，讀者如見到時總望隨時指摘。
5. 本書開端第一章，由瑪利以口中有立陶宛的一節戀歌唱出，因譯者不解立陶宛話，故於譯文中略去，今附錄於下以待能者：

“Sudievkv, letkeli, tu brangiausis; Sudiev,
ir laime, man biednam, Matsu-paskyre
teip Aukszcziausis, Jog vargt ant sviets
reik vienam!”

譯 者

1929年7月30日譯畢

1929 8 30 出版

1930 2 15 再版

3001——5500册



精裝布面實價一元五角

平裝紙面實價一元三角

